

女房东

一百五十元的房租，老柴直到搬进来还不相信恁好的运。卧室、餐室、客厅、浴室 全归他 家具险些儿就够得上考究。还有他自个儿的门 朝后院开 进出和房东各是各。老柴觉得这么好的事几乎像个阴谋 除非这房子的女主人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在着意施舍。

广告上写的是沃克太太。

因此老柴找上门来的那天，把接待他的白人青年一口就叫“沃克先生”。青年马上笑了 说他只是沃克太太的朋友 叫乔治。接待房客来访这类事 沃克太太不便独自来做 就托给了他。

老柴被选中后问乔治：“租这房的人肯定很多？”

乔治说：“没错。可他们都不合沃克太太的标准。”他突然笑了。什么样的笑呢 像是用来瞒住下文 又像及时意识到自己的失口。

标准 老柴心里琢磨 不禁有点轻微的寒栗。这地方太好了，

习惯了“不好”的老柴觉得这“好”里终有什么企图。转念又想 我四十八岁一个穷光蛋还怕什么 吃亏上当、遭人暗算也得有条件。

这时老柴在自己的新居转悠。楼上的一点声音是女房东在跟人讲话。在跟电话讲话 老柴进一步判断。从这地下室到她讲话的地方仅隔一道十级的木楼梯。老柴答应无事决不往上踏。听不清她在讲什么 她嗓音太细。听久了 它变成一个小女孩无意义的呢喃。沃克太太是个小女孩 这假设让老柴觉得荒诞 又荒诞得蛮吸引人。

搬进这房之前 老柴得把一些书先搬进来。开门的是个女人，三十岁样子 老柴放心大胆地招呼：“您好沃克太太！”女人也笑了 也说是受沃克太太之托 她是沃克太太的近邻。

“我就住隔墙的那幢房。有什么事 比如暖气不暖 热水不热之类的 就来找我。”

老柴懵懂地干笑 她马上说：“别去找沃克太太。”

今天老柴就是从这个女邻居家拿了钥匙。

进来时他见门上钉了张素洁的卡片，上面写着欢迎他。桌上放的几颗彩色锡纸包里的巧克力以及一枝新鲜的旱芦苇也是欢迎他的。旱芦苇插在一个扁肚旧陶瓶里 竟那么耐看。老柴没敢碰那几块糖，顿时在自认为属于他的偌大空间里缩手缩脚起来。沃克太太是个很不同的女人 老柴这样想 心里有点畏还有点感动。

老柴想脱下皮鞋 换上拖鞋。行李里有半打拖鞋 全是他从国内带来的 全是他每次住宾馆的纪念。每只鞋上都印有某某宾馆的烫金字样。他给几家宾馆搞园艺设计 房间里吃的喝的他一样不敢碰，一碰就会从他的报酬里碰掉一个相当的百分比。只有这拖鞋白给 今天拿 明天再给。拿白给的东西老柴不认为是贪小便宜。

老柴转念又认为穿拖鞋很不妥。沃克太太随时会顺着那十级木楼梯走下来 看望他。房东和房客假如在整个楼道中只见一面，那也该是今天。她不像是那种对穷房客不屑一见的女房东，她把迎接他很当回事呢。他马上系好皮鞋 站起 延伸着自己极有限的挺拔。怎么可以穿拖鞋 头次会晤 在沃克太太面前的是个半老汉子 穿着寒伧 脚下还是一双公有制拖鞋！

老柴走到浴室 用两根手指刨了刨头发。镜子特别亮 老柴发现只有这么亮的镜子才照得出他额角一小片淡色的老年斑。它们是老婆跟他离婚后出现的。老婆把他办到美国 给了他两千块 就走了。连一觉也没跟他睡。他一直配不上这个老婆的 跟她过的十几年、睡的十几年觉 都该算他白赚 都不该是他名分下的 他名分下不该有这个能干 高头大马 不丑的经济学硕士老婆。

“最后一次……”他对老婆低声下气。

老婆差点把他踢下床 最后了 还想再赚一次？老婆走得非常理粗；我又不是跟别的男人走的。

恰是这一点 最让他想不开 不跟别的男人 何苦要走 难道我比“没男人”还次？

现在都好了 老柴也习惯了没女人。每天晚上五点到十一点，他在一家餐馆做送外卖 白天他上三小时成人大学。学到哪算哪，老柴没野心 而且跟找女人相比 上学本身是次要的。

老柴认为自己在四十八的年龄上模样是不坏了，没有胖也没有秃，几颗老年斑，这样刨刨头发可以遮上，成人大学坚持上下去 总会找着个女人。

一下想到了“标准”。他究竟哪一点合这个年轻 说不定也貌美女房东的“标准”呢 都是些什么样的“标准”老柴知道一些，

比如 标准之一是非艺术家。艺术家糟蹋环境、闹 白天睡晚上来灵感 吸毒、长头发、爱乱招女人进来等等。标准之二是非年轻人又非老人。之三呢，是非女人。

标准之四是关键时刻能忠实勤恳地帮助沃克太太。

什么是关键时刻呢？老柴想，左不过是挪家具、搬重物的时刻。

一百五十元，老柴一想到就一阵幸福。所有窗子都大半截在地面下 偶尔掠过路人形形色色的鞋。又有什么关系 毕竟只要一百五哇。老柴还从女邻居那儿得到规定：只能在早上七点和下午四点用厨房 老柴的地下室没有炊事设备，每早上七点把全部植物从露台上搬进来，下午四点再搬出去 每星期三给植物们浇水，每星期日清早去买份报，放在客厅沙发上，老柴对这些条件都“ Yes ”得爽脆极了。

后来发现他被应允上楼的这些钟点，是从来见不到沃克太太的。有一次他在上到楼梯的最后一级时，听见大门响，她正巧出去。老柴紧迫几步 趴在门的彩色玻璃上往外看 又只赶上一声车门响。老柴认识 那是乔治的车。老柴突然觉得趴在玻璃上、望着车一阵轻烟而去的自己有点惨。

老柴从玻璃上将自己撕下来 钝着眼神 向四周看。沃克太太并不特别阔绰 客厅的陈设都旧了 看得出十分精美的拼凑。木框缎面的一套沙发 颜色败到最顺眼的程度。地毯是浅褐色 呈着细致古雅的东方图案。到处都是灯 每盏灯只光明很小的一个局部。老柴走过去关掉两只沙发夹角间的灯，他受不了白天点灯的恶习。美国电比中国便宜 就不是恶习了？—本书敞开放在灯旁 他

合上了它 却又看见一张纸巾在书的下面。纸巾被轻微地揉过 褶皱那么朦胧。还有些朦胧的湿润 还有一晕浅红。他将纸巾凑到鼻子上 气味很不具体 但存在着。

老柴发现自己捧着带朦胧气息、潮湿和色泽的纸巾在发怔。他忙扔下它 走开 却又马上折回来 将那灯拧亮 书打开 纸巾搁回原位。不懂为什么这纸巾就让他狠狠地心乱一霎。从这纸巾上 他似乎对沃克太太一下子窥视太多，他不愿她发觉这个窥视。

但那纸巾上的红影和湿意，使他几乎看见了那只揉着她的手。由手延上去 臂、肩、颈 再延上去 是涂了浅红唇膏的嘴唇。

他想把神志岔开，便走到窗前去望马路上的人。这是下班时分 人多了 女人也多。都是些涂口红的女人 他发现口红的色泽是按年龄由浅至深的，女学生的唇色几乎是粉银色，而胖大的老女人，都有浓得不透气的一副红嘴唇。

就是说 沃克太太非常年轻。

窗旁的钢琴从未响过。上面有几个镜框：一对老夫妇，一对不太老的夫妇 还有一个年轻男人。沃克太太的祖父母、父母、丈夫，老柴猜。丈夫是出远门还是离异 或者干脆死了 管它呢。最大的相框里是一大群女学生 毕业相 每人都在大笑 笑是那么透彻，让看相片的老柴也渐渐跟着笑了。那个最苗条含蓄的黑发姑娘是沃克太太吗 老柴又想 管它呢。

老柴搬了所有花和植物到露台上，无意朝一个窄窗口瞄一眼。这窗今天竟开着。老柴顿时明白它总是关闭的原因：这是浴室。

浴室整个是淡绿的，一个极大的淡绿浴池 是椭圆形。浴池上方琳琳琅琅的，细看原来是一些女人的小物件垂吊在那儿。两条

粉黄的内裤 肉粉色乳罩 浅紫水蓝的手绢 淡白、银灰、浅棕的长丝袜藤萝似的垂荡着。老柴从未注意到女人的内衣会如此好看。怎么老婆没给他这感觉呢？老婆一向把内衣晾在卧室里，她说要脸的女人不把这些东西示众。他当时觉得挺碍观瞻，那些牵牵绊绊的东西活像用过而洗不净的手术绷带。

怎么会这样好看呢 斜斜地、有致无致垂吊了一杆 每丝小风都摆弄着它们的剔透和精巧……

老柴的嘴半张了许久，一口气衔在那儿 忘了吐 直到舌头被风吹干了。

想到这些细致透顶的东西里会裹着个怎样的女人，老柴猛地缩回舌头 啊呀 坏了。他三下两下搬完花盆 又跑到厨房灶台上 去煮面条。灶台上放了只白瓷盘 端正地盛了块自制核桃蛋糕 似乎是给老柴的。老柴却不敢认为是给他的。面条刚起锅 门外传来一男一女的谈笑。

老柴慌得差点泼掉那一碗面。不知是兴奋还是恐惧——沃克太太终于要出现了。若在一小时前 他会准备一个得体的笑 不卑不亢等在那里 然后打招呼、寒暄。现在却不行了 什么因素使他做不到那样了，仿佛他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女房东突然间接近太多 并且是单方面的不够磊落的接近 他坦荡不了了。他担心这个不坦荡会被她识破。

老柴在沃克太太和乔治进门的一瞬间下楼去了。

许多天老柴都在懊悔他那天失却的机会。当晚他下班回家，见自己楼下餐桌上放着那盘蛋糕 还有张小笺儿：“请尝尝 这一份是专门留给你的。”老柴马上觉得自己太捕风捉影 沃克太太把房东房客的关系处理得很平淡也很正常。她似乎还在楼下逗留了

一会儿，沙发旁一只编织的竹筐被拖出来了，几根线头缠得缤纷一团 耷拉到筐沿外。沙发上的装饰靠枕也被撂到了一侧 她是半卧在这一摞靠枕上的。能想象她的姿态多舒适慵懒，老柴略蹙眉笑了。男人对自己纵容的女人都这样笑。他想沃克太太原来并不太整洁，头次为迎接他整洁了那一回。

这时老柴站在一家大客厅里等小费，突然想到，那天沃克太太倚在那儿 倚着编织着 也许是为等他回来。是不是等他呢 是不是她时常到他楼下转转、看看、顺便等他一会儿呢 这一想 他连小费也数不清了。

老柴回到餐馆 那个东北女生小胡问他：“走吗？”

他才想起，上礼拜约了小胡一同去看电影。小胡除了人不漂亮 什么都漂亮。风衣比店堂里吃饭的女顾客时髦多了 浅栗色，没扣儿 旧金山的雾里 她行走如起航。

在电影院车场停了车，老柴拉拉小胡手。小胡把脸倚到他肩上。老柴开始亲她 边亲边想 小胡小胡 不过你自己叫叫而已了。小胡的裙子又窄又短 老柴手大 怎么也伸不进去。小胡很合作，刷一下撕开拉链。老柴醒了。

这内裤怎么这样脏、旧、粗、陋 腰上的松紧带松弛了 提示着一切因老而松弛的东西。松弛的地方向下垮去，似乎可以无限垮下去 带一种不美好的邀请。老柴想 这女人为什么让自己的内外存在这么大差距呢 外面不惜工本 里面也太得过且过了。

这时老柴满脑子浮现的是沃克太太的内衣。花穗藤萝般的垂挂一杆 是清澈、纯然的另一种邀请。邀人去怜爱和保护它们。邀人向往却不玷污它们。老柴想 女人的内衣 恐怕象征着女人的实质。女人真正的服饰 是内衣 不是外衣。想到这里 他对小胡的兴

致也被扫光了。

看完电影 老柴没按原先相约的那样 带小胡去他的住处。

小胡说：“还没看过你的新居呢？”

老柴说：“新什么 都快两个月了。”

小胡说：“两个月了也没请我去过。”

老柴也纳闷 除小胡之外 他还有一个墨西哥女友 但他从没带她们到他排场 甚至颇雅致的地下室去。总是像今晚一样 在最后一刻他改了主意。

他对小胡叹口气：“以后吧。”

小胡说：“没他妈的以后了。”然后下车回她三人合租的房里去了。

老柴到家已是夜里两点，一辆车停在车房外的车道上。不是沃克太太的车，是辆深蓝的神气十足也雄性十足的VOLVO 740。车房门打开，他仍然无法将车停进去。VOLVO盘踞得太横蛮了。老柴极爱惜自己的车，决不肯让它在路边停一夜。他想这VOLVO实在王八蛋 不禁朝那寒光逼人的车身踹了一脚。再想踹狠些 警报‘呜’的一声钻出来。

老柴猛缩回身子 几家灯亮了。沃克太太卧室的灯也亮了 伸出一个头，并不是沃克太太。

“你是谁？”伸出头的男人问。

“我是沃克太太的……”一急 老柴忘了房客的英文单词。

男人头缩回去。听一阵响动 他已从大门出来了。老柴马上用乱打疙瘩的英语解释了情形。

男人狐疑地：“我怎么可能堵了你的路呢？”

老柴不吱声 心里却抢白 还不是你急着进去风流 车也来不

及停稳当了。

男人身上是一件女人浴袍，刚至大腿。领口露出那么多曲卷浓密的毛。

老柴又想到那些内衣；柔细得似有若无，怎么禁得住这么个毛森森的家伙！

回到地下室 老柴坐在沙发上 也不开灯 身体或内心 不知哪里在作痛。

木楼梯上传来了对话。沃克太太细声细气在问事由，男人噙声噙气地解释。俩人笑。又是开冰箱 瓶盖相击的声音。楼梯顶端一团绒乎乎的光晕。老柴的眼睛下意识盯着它。光晕两头是两盏淡酒 酒杯上是两双传情、挑逗的眸子。接下去 接下去……老柴闭上眼，把那团光晕关闭在知觉之外。

静了。老柴却能感觉静中那隐晦的声响。声响在钝钝地震着楼和老柴。

突然地 老柴跳起来。他从未见过自己如此愤怒 如此绝望。如此没有来由地愤怒和绝望。他几乎冲上楼，对楼上的人们喊：“请在楼梯上装一扇门！”

那是老柴一生中头一次失眠。

接踵而至的失眠之夜使老柴对自己不懂了。

他常看见那辆深蓝 VOLVO 泊在房子附近，有次竟停在本该属于租赁之后的后院。院子那么小 几棵旱芦苇被压倒了 白的芦絮涂了一地。然而，却能感觉到快乐和活泼起来的沃克太太。

深蓝 VOLVO 不再来了，消失得那样断然。老柴买了一些花籽，用了整整两个下午把它们种下去。这事他在交房钱时问过女

邻居。

“你会种花？”

“我是搞园林设计的 在中国……”

“棒极了 沃克太太一定高兴的 她说不定会付你一些钱！”

老柴紧张地笑笑 直说不要钱 不要钱。

老柴在点最后一撮花籽时，听见楼上什么轻轻一响，那是窗子被打开了。老柴脊梁一硬 四肢动作马上变得很夸张。沃克太太在那儿 看他 含着笑。老柴想 这时回头 便会和她照面 最自然不过了。但他对这个“自然”毫无把握。这些天他精神上对她一刻不放松地追踪、盘查，使他不可能不在对她的头一个笑中带出对她的态度。这态度便是对她的干涉。

他干吗要干涉她呢。他们一个房东，一个房客 他有什么权力干涉她呢？

就让她在那里看吧。她怪寂寞的 没蓝VOLVO了。她不会看多久的。果然 当老柴去引水浇花时 开着的窗口空了。

头一批花开了，老柴在院子里发现了一个带浅红唇膏印的杯子。这个浅红印痕非常完整 像个月牙儿。老柴想到沃克太太一定是看着花笑了 白瓷杯子上就印了这个笑。他拿起杯子 直等到下午四点——规定他可以上楼的时间，他才将它搁回厨房。

沃克太太照例不在。老柴已知道她这段时间去洗热水浴，和女伴或者男伴。

老柴搬完植物 听见浴室有滴水声。他同样受不了人糟蹋水。他进去拧紧了水龙头。这是老柴头次走进这里。这里很有趣。老柴也说不上什么有趣。马桶边有个木架，上面插满杂志、女人读物 浴池边有几个玩具 会戏水的那种。但不止这些。一种老柴从

未嗅过的气味，他说不出这气味是好还是不好，他身体深处被它引出晕晕的激动。

这时他看见淡绿的地面上有摊浅粉色，是条半透明的丝质衬裙，但老柴并不知它的名称和功能，只明白它是女人最贴己的物件。淡绿地面上 浅粉像浮在一汪水上。它那么薄 那么柔软 老柴觉得它是一个好看的身体蜕下的膜；那身体一点一点蜕下它，它仍保留着那身体的形与色，那光洁和剔透。

身体深处的激动变成极度的燥热。他觉得应该马上离开这里 否则会有危险了。什么样的危险 他完全不知道 但魅惑与危险总是相距不远。

他却拈起了那条衬裙。它竟是真实的 物质的它竟有质感。它凉滑、缠绵的质感那样不可捉摸 像捧了一捧水 它会从他指缝流走 然而他却不敢用力去捉摸它 生怕毁坏了它。

他不知如何是好地捧着它。那不可名状的危险直逼而来。

等楼下的煞车声，女人哇哇哇的谈笑声进入老柴的感觉时 他对那危险便突然有了种理解。

老柴以全速离开了浴室 回到自己的卧室 并关严房门。定定地站了许久 他才感到自己不是空着手 他手里仍握着它。它不再凉滑 被他的手汗渍湿 皱缩成一团。它不再有挣扎溜走的意思，那样娇憨惹人地待在他的把握之中。老柴忽然想到，自己四十八岁的生命中头次有了这么个东西。他凑近 嗅了嗅它 没错 浴室那令他失常的气味中便是混合了它的气味。

他完了。现在他已经清楚那危险的意味：这是比纯粹的偷窃要糟糕许多的行为。

那天晚上上班，老柴几回把地点跑错。他在想如何把那条衬

裙不露痕迹地送回去。沃克太太不一定记得她在哪里脱下了它，她不是有条理的女人。或许可以把它塞到那个杂志架后面，冒充是被一顺手甩进去的。无论如何，这事得趁早，否则万一和沃克太太照面，他神色一定藏不住他的亏心。

而当晚老柴却收到他离了婚的老婆的明信片，说要来旧金山办事，要到他这儿来和他“挤一挤”。老柴挑准一个她绝对不在家的时间，在她答话机上留了话，告诉她“挤一挤”是不可能的。“挤一挤”他心里对这词的反感和排斥十分强烈。

老婆马上有了反应：“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她“哈罗”都没有，上来就这样问。

“没有。”

“我不信！”

老柴不做声了。他真的没有能称上女朋友的女人。

“知道你闲不住！”老婆说，“我明天下午三点到，给我准备个硬点的枕头。”

老柴急了，脱口而出：“我是有女朋友了！”

“……你们住一起？”

“嗯。”

他让老婆把他损够。“可以住两天旅馆。”他说。

“你出钱？”

“嗯。”

到时他从机场接了老婆，将她送到旅馆。旅馆价低，因为它和任何交通都不沾边。老婆四下看看房间。

“没良心的——把我扔在这老荒地算完啦！”

老柴笑笑，急着要走。

“没良心的——你不准走 你走了我怎么出门？”

老柴赔小心地问：“咱俩不是完了吗？”

“没完 我跟你个没良心的没完！”老婆哭起来。撇下两只嘴角，直着一股嗓门。他从未注意到她的哭声哭相这么恶劣。他想到沃克太太的哭泣，只是一张湿湿的纸巾。

老柴递给她一张纸巾。她用它山响地擤了泡愤怒的鼻涕。

老柴到底还是陪了老婆两天，尽心地为她开了两天车，带她逛商店吃馆子 听她叫了他两天“没良心的”。

老婆临上飞机时间问他：“她什么样儿？”

他两眼空空，心也空的。却奇怪地出来一种美满。

老柴回到家 慌急地去打开壁橱 衬裙却不见了。不会错 他是仔细将它挂在最靠里的角落，并用手抚平了它的所有褶皱。他傻了。他手指抽风一样翻着壁橱里所有衣服 它的确没了。似乎它原本就缥缈地存在，此时便化为了乌有。

老柴发了一身猛汗。他开始里外到处找 想找到张字笺。像她一贯做的那样：“谢谢你种的花！”“谢谢你替我倒垃圾！”“谢谢你修好了车房的灯！”……起码该有张字笺的 就是严苛的斥责或鄙夷的谩骂 被写在这些浅黄、粉蓝、淡红的小笺上 他也会受得了。什么都没有 是他最难接受的完结。

他无意中碰到了那只扁肚陶瓶，早已干了的旱芦苇顿时落下白絮。老柴看着它 它也有知有灵。

老柴找到了女邻居。

“听沃克太太说 你们相处得很好 真高兴 难得有相处很好的房客和房东……”

老柴笑笑。他在肚里措词，怎样把退租的意思讲得肯定而婉转。他闯下的祸 葬送了的确蛮好的一段交往 虽然连正式照面都未来得及。他得识趣走开，不然以后的交往会艰难之极。

女邻居弄懂了老柴的意思后很愕然。

“沃克太太身体很弱 你要谅解她有时脾气古怪……”

“不 她脾气很好！……”

“她真的觉得与你相处得十分开心 你对她很关照 给她这么多安全感……”

老柴惭愧地笑着，仍坚持要退租。

女邻居闷了一会儿。“……他又得找另一个房客。万一处不好？……可怜的，没有多少时候了。”女邻居声音暗下来。

老柴警觉了。女邻居告诉他 沃克太太得的是绝症 已经三次手术了。老柴不知该说什么。怪不得那深蓝 VOLVO 突然就消失了 怪不得那些男友只与她紧密接触 却从没有真正陪伴过她。

老柴很快找到了另一个住处，一星期后就搬过去了。他只祈祷上苍在走前不要让他与沃克太太照面。双方都已明白出了什么事 见面作哪种脸呢 尤其老柴 拿不出任何一种脸去面对她。

下班回来 已是午夜。整个街区的电断了 大概跟晚间那场暴雨有关。老柴摸黑进屋 忽然听见有人叫他 是沃克太太。老柴应着 循声音走过去 发现她坐在楼梯上。

正如他一贯听到的那样 她声音很细 像个小女孩。她说刚才听说他退了租 就要搬走 她下来看看他 却碰上断电 便不敢动了。

“那我回去了。”她说，“真黑呀。”

他向前赶一步 恰巧抓住了她的手。又似乎是被她的手抓住。她手很凉 并有些抖颤。但它纤软光滑 是一只古典而年轻的手。

“哦谢谢。行了 我可以自己走了。很遗憾你要走。”

老柴没有讲话。假如他也说“很遗憾”之类 就要被她看成无耻之徒了。你还遗憾什么 你糟蹋了这机会。他没有勇气张口。两个人都是知道谜底的，她如此说不过是表现一下宽容，她有资格宽容。而他有资格表示什么呢 她不来揭露他 他一张口 便是自我揭露。他心里是真实的遗憾 对自己的人格遗憾 做出一件公认下作的事。而扪心自问，他却没有下作动机的。

她缓慢地拾级登上去。他的视觉已适应了黑暗，开始看清她的影子。果然也是秀丽轻盈的。

他说：“晚安。”

她回道：“晚安 再见了！”

却不知怎么一来 她倒下了。轻得像一片绸子的坠落。四十八岁的老柴竟有如此的敏捷，在她彻底落地前接住了她。她像是昏迷了。

老柴不知所措了一阵 将她抱起来。她的厚晨衣敞开了 里面正是一件随时要消融的、似有若无、魔一般的睡裙。它使它之下的肉体加倍地质感了。老柴的心跳得轰轰烈，两只手吮吸一般汲取那似乎在滑走的肌肤、那似乎会飘逝的触觉。她离他这样近。老柴想起了浴室的气味，那无从推敲的气味中正是混进了这生命淡淡的腥气。

老柴将她抱进她的卧室，搁在她的床上。他觉得自己心的轰鸣就要惊醒她了。他摸摸她的额、鼻子和嘴唇 又摸摸她的脸颊和脖颈，他觉得自己的手决不肯停在她的脖颈上。一股要做蠢事的

冲动使他喉口也哽咽起来。他不会干得太蠢，像所有男人对他们渴望极了的女人那样。他舍不得对她那样干。只是挨着她躺下来，让她身体上每一个柔软的弧度都吻合到他身上，让他毛糙粗硬的手生平惟一次品味那些弧度的细腻，让他的手在这层薄绸上摩挲就够了。

灰色的天空中已能看得见她的长发 她面孔的大致轮廓。他慢慢朝她伏下去，而撑着 he 体重的两臂剧烈地抖起来，他素有的好恶观念在做最后的扯皮。

是老柴打电话叫来了女邻居和乔治。他们告诉他没有关系，她不久会醒的。

老柴回到自己屋 见楼上亮起烛光。他和衣上床 仰面躺着，想不起在哪里爱过 也想不起在哪里失落一个爱。两行泪爬出来，流到两耳的拐角 冰凉地蓄在那里。

他不记得自己是否睡着。直到太阳升得很高，他才疲疲沓沓起床 他开始收拾行李 衣服也不高兴叠 横竖地扔进箱子。他还是把那件 he 从来不舍得穿的毛料大衣仔细从衣架上摘下来，就在这一瞬，里面露出一缕浅红。竟是那件失踪的衬裙。

难道 he 把它藏得太森严 连自己也找不到了 或许 是沃克太太藏的 是她理解、同情、并纵容这行为吗？……不会的，一定是他自己干的 真是自己吗？……

他把行李装上了车 回到屋里做最后巡视时 看见一页字笺：“谢谢你 谢谢你做的一切。别了。”还是那样素洁 却透着一种悲凉。

他像老了一样缓缓转身 缓缓走出去。在他哆嗦的视觉中 还是个如常的太阳。

抢劫犯查理和我

傍晚六点半，我走出校门。比惯常离校的时间晚了半小时。

我突然不知该往哪儿走。城市一半被白天带走，一半让夜晚窝藏着。我呢 在两个一半的中间。不再是惯常多风的芝加哥 风没了 空气中有种不幸。

老师延时下课，这便是我个人历史中不可告人的那个事件的缘起。六点半，这个陌生时段使芝加哥在我的认识中失去了坐标点。

妓女们列在一排公用电话前 都停下电话 朝我关切地看着。愈来愈多的人看出我的迷失。他们看出我观光一样四面八方旋转的颈子其实正如一只嗅别方向的狗，在找路。

在我掉头从一条路走回时，一个少年拦住我。从侧面出来的，有些像袭击。他不是白的 也不是黑的 就像白天与黑夜中这个晦

暗的间歇。他问我要不要他的帮助。他的嗓音和他人一样细致 每个字都吐得精巧。我谢了他，说不。

我回头是因为我没看清他。事后我明白这种时候万万不能回头 尤其为看清一个美少年而回头。三十出头的的一个中国女人 还有这样的不安分，谁还能对接下去她那段不幸负责呢？我这一回头，少年慢慢跟上来。我慌了，连说两声决断的谢谢。

在天黑时我走回了公寓，全黑的芝加哥我是熟识的。公寓共三层 每层有A、B、C三个单元。我掏出钥匙 先去信箱取信。三封是拜伦的 他从来把情话、正事、聊天分开写。就像他的档案柜 里面的层层次次就是他一生的表表里里。

我总有一天会嫁给这个体面的小美国鬼子，用他给我的钥匙 去开一扇屋门 把乞丐、垃圾、旧工厂残墙 以及在大雪天猝然敞开大衣、对我揭示原始雄性证明的男人们关在门外；把我的打餐馆、逛旧货店、买廉价菜的生活锁进档案柜。

拔下钥匙拉开门时，我的胳膊肘狠狠戳在一个人身上。背后竟什么时候有了个人。

“哦 对不起。”我说。并没有去想 这个尾随是否可疑。

他说：“没关系。”

我居然也没去想；我怎么可以把这个尾随放进楼。

他说：“谢谢了。”

声音非常好 柔得有点诗意。又那么轻和怯 对楼梯上黑色的宁静毫无杀伤力。

而正是这声音提醒了我。我抽风一样回头，见一条细长的身影在两尺外。竟也没有太不妙的感觉，这也说明我在那晚的荒唐程度。我想或许并不是同一个少年 这年纪的男孩都细长 多么正

当的事他们都做得像冒险，并是羞答答的冒险。

“你是詹妮弗的朋友？”我问。詹妮弗住二楼B，进这楼的男孩多半归她。

“啊。”他答。

那么他应该停在二楼。却没有，他还在跟我往三楼上。

“哦，那你是詹姆斯的学生？”三楼B住着个画家，收十多个学生，常敲到我们门上却找詹姆斯。

“是的。”他的声音真是好啊，按摩着人的神经。

我却突然停下来。不对了，怎么也不对了。詹姆斯半月前去了东部。这时我们停在二楼与三楼之间，完全暗的。我想和他拉开距离时已太晚。

他从我侧后方伸出细长柔韧的胳膊，卡住我喉管。

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了。

我摸出钱包，里面有近一百元。我把它往身后一掷。他接得很好。我们之间没一个动作是难堪和狼狈的。袭击和缴械都极出色。

“对不起。”他听上去格外典雅柔弱。

他开始在我身上摸。摸到我胸前的项链坠子，他从上到下一抓。这时二楼有人出门，有道别声。他抱得我紧紧的，几乎在寻求保护。从二楼到此地仅隔七八级楼梯，光投过来，只要我跺跺脚就会让人发现他和我的奇特局势。我却一动没动，因为他在我耳朵上痒酥酥地说：“别让我扼死你。”

他还说：“再见了。劳驾等我下楼，你再喊。”

我在他刚一松开手就喊起来，并拼命跺楼板。我不知道喊了些什么，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完全用本能在嚎。当然没把邻居们喊明白，他跑掉了。我狂抖着坐倒在楼梯上，愤慨，还有点感伤。他

多情成那样，仅仅为一个钱包；他把整整一个晚上弄得迷人和失态 仅仅为一个钱包。

警察来的时候 所有邻居都出来了。原来你们没死绝 怎么我孤独无援时从来没邻居？

警察问我 那是几点。

“我怎么会知道？”我说。

“大概几点？”饭桶警察提高嗓门 像我该着他情分。

“八点五分。”詹妮弗答道。

我看她一眼。婊子你是掐着表来听我惨嚎？

一个高胖警察撅着屁股在我小写字台上做记录，裤子绷得马上要绽线了。另一个入眼些的用同样的话训诫了我五遍。邻居们一再向我保证：我看上去气色不错。

人走净 我又痴坐一大阵 才进浴室。脱衣服时 我发现颈口上留着鲜红的抓痕 它印着那只手的宽窄。解开衣服 见痕迹向胸部划去 红色也随之浅淡 均匀地融进肤色。什么落出来 手去接，是被拉断的项链坠子。顺着那道抓痕，它落在我手心像块渐渐冷却下去的陨石。

愤慨没了 感伤却还在。那个少年的优美 他的形体和声音，他操纵整个事端所带有的一种情调 使这事不一般化。对我来说，什么都行 就别一般化。

一早就接到警方电话 核实地点、时间、作案者的装束 丢失的钱数、钱包的尺寸和式样。几天后 还是这一套问答 然后那边挑剔出几处微小误差，到我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步他才饶我。

我有个感觉 警察不完全相信我 他们觉得这事有蹊跷。终有一天 我被叫到警察局。桌上摊开一大本相片簿 每一页都密布着

人脸。警察让我努力 把少年从中认出来。我根本记不清他的脸。那种古典的、近于不真实的美貌，似是而非的肤色都是相片不能记载的。他美的形象是以他的动作和声音体现的 没有这两样 我一无线索。合上相簿，警察和我一道叹了口气。

“你估计他多大？”

“十八 或者十九。”

“头发呢？”

“黑的。很正常的头发，特点就是正常。”

“什么不正常呢？”

“不正常的就是——他有种魔似的温存。能这样说吗 不能。我一个有未婚夫的女人别把气氛造得色迷迷的。“没什么不正常。”我说。他穿一件样式简单的夹克 牛仔裤大概是从“盖普”买的。很正常。却又有什么在他内里 与这正常拧着。我讲不出。别说用英文 用中文 用我写小说的笔 我也讲不出。用语言形容感觉 像用箴箴舀汤 多半都是要漏掉。我也是这样对拜伦说的 在我不决定跟他结婚的时候。

每当我决定结婚 拜伦就会从西部飞来。他怕我从“不决定结婚”变成“决定不结婚”。我带拜伦这个好孩子到一个爵士乐酒吧。他是真的好 非常正常 赞成死刑 容忍同性恋 温和地反战，马路上亮红灯，即使是空荡荡的马路，他也坚定地站在一大群人中等绿灯。来酒吧这样不完全高尚的地方，他是种施舍态度：对我也对这里面的整个阶级。

进酒吧前，我在谈一个月前的那次抢劫。他没听出什么不一般来。一次最普通的少年犯罪啊，干吗我那样失魂落魄地去讲。

酒吧的每张桌子上都有人了。一个少年独坐一张桌，我们同

时看见了对方。我拉拉拜伦，却没有告诉他与我在以目光较量的是谁。拜伦规规矩矩等人来安置我俩。我的眼却像上了子弹的枪一样指住他。他也像进入了枪的瞄准距离的任何猎物，一动不动。

少年坐在这强劲的气氛中，纤长的手指捏了只酒杯，为着心里一个阴谋浅笑着。他微低头啜一口酒，眼从低处往高处看我，脸显得更尖削，出来了狐狸般的俏丽。

拜伦说：“走吧，没位子，别家看看去。”

我已经开始往他的桌走，就这么走过去，坐下了。坐下才发现拜伦和我一同面对他。拜伦似乎还问了句“可以坐吗？”他说当然，请。

他的眼睛很大很大，眼睑的启合决定着整个面容的阴晴。他有着古典肖像上直而窄的鼻梁，嘴唇抿严时，像条愈合的伤口。他的肤色无光泽，像女人套在深色丝袜中的皮肤。我在辨认他，记忆他，下次在密密麻麻的相片中我不会再迷失。

根本听不见拜伦在跟我说什么。心在狩猎，又静又狂喜。只要他动，我就喊。你动一动试试。这么多人挤作一团的时候，人人都会变得勇敢，你逃不掉的。

他真动了，起身朝门口走，身体的某个部分在和爵士乐的节拍，使他的步态带一点下流的典雅。他接近门口，我却一丝儿动作和声音也没有。太意外了，我这是怎么了？他的再度逃生反而让我松一口气似的。

一个黑人爵士乐歌手开始唱，拜伦转过脸去尊重她的表演。拜伦有很多“尊重”，包括刚才尊重我的心神不宁。少年再一次逃了，我再不会遇到他了。我他妈的这份浓烈的遗憾是为没擒住他还是为再见不着他？

少年却又回转来。他竟敢回来。手里还拿了枝发黑的玫瑰蓓蕾。他把这枝值十元钱的花放在我面前。似乎他方才不是逃，只是为我买花去了。贿赂我？他明白先得贿赂拜伦。

他问拜伦：“可以吗？”语调姿态的柔弱谦恭感动了拜伦，他对我笑笑，为我骄傲似的。

谜一样的氛围却仍在我和少年之间，拜伦以为他也参加进来了，其实那仅仅是谈话。他俩谈经济、谈教育经费的缩减、谈中东局势，也谈暴力电影。

他说：“这些电影都是有‘暴’无‘力’，因为内心都没有动作！”

拜伦温和地与他争论，始终是“让你三步棋”的微笑，带蔑视地欣赏着他。

窄窄的小桌上一块蓝红方格的桌布，我的手在那下面被这少年握住了。那手还在得寸进尺地，愈来愈完全地占有我的手。他已扳转了俘与被俘的关系。我知道挣脱他并不难，但能否挣脱自己对他的不可理喻的恋想，我无把握。我对自己变得如此无把握，对自己会在这样的偷欢中沦落到那一步，我全无把握。令我绝望的是，我是这样容易被勾引，我天性中，有这样难以救药的缺陷。

少年走了不久，我们也离开了。

街口，一个鲜花摊子上的墨西哥女孩扯住我，用不连贯的英语嚷，说我的花是她的。

“狗婊子养的，抢了花一下就跑没了！……刚才又回来，对我道了声对不起！”

我感到很恶心，包括我自己，还有这个温和地想挣回面子的拜伦。他说何以见得这玫瑰就是由她那儿抢的。

“当然抢的！今晚我没卖掉一朵花，惟一的，是被那杂种抢去

的！”

拜伦将我手里的花狠狠夺下，又狠狠往卖花女孩面前一杵。女孩却向我们要钱 说花她不要了。她吵闹得像只母鹅 直到我屈服 付了十块钱 她才住嘴。

我和拜伦一路上都没说话。

我知道他心里的那点不清不爽的感觉不会滞留太久，不像我。我则是恐惧了。现在我才明白 那个傍晚我突然的迷失，一直暗暗在我命运中延伸着。地理方向的迷失只是最表面的一个症状 还有种种的迷失 在爱与憎 是与非 以至黑与白之间。

拜伦走时 我对他说我愿意和他结婚。和我结婚吧 我略哽咽地说。不能总这样迷失下去 拜伦 用你的正常领我走出来 医治我吧。据说婚姻能办到许多事情 包括根除那些病一样缠人的 不三不四的情愫。

拜伦买了一只小钻戒给我。将它套在手指上时，我仿佛在受戒。

很快就要毕业了。毕了业我就要结婚去。

毕业作我和电影系的中国女生李梅一块做。我写了剧本由她来拍摄。我和李梅合作对我有益 不然我写着写着就上歧路了。她总用两根手指将我一点 像京剧中的武生：“又来了！……哪 这里！我怎么拍？”她总要把我拉回来 要我通俗些 具体些 人之常情些。

在艺术中，李梅的角色很像拜伦在我的生活中。他们衬出我总是欠那么点正确。

我们在学校的广告栏贴出广告 招志愿演员。女的很快有了，男的却没人肯来演。不付钱的事 在美国的男人是不喜欢做的。两

星期之后 李梅接到一个电话 男角色才算有着落。李梅拉我到西北大学去看这个男演员。按讲好的地址 我们上六楼。走廊一头是个大厅，舞蹈系的教室。暗暗的走廊中可听见一个灰蒙蒙的嗓门在念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节奏绵绵的，单调得怵人。

大厅门开一半，看进去所有人都背朝我们。所有人都穿黑色马裤 质料样式不同 但全是马裤 全是黑色。动作也是绵绵的、单调的。我突然发现这是中国的太极拳 只是走样了不少。每个人都做得入神，大厅里充满阴沉沉的和平。

一个人似乎转身早了，碰了他紧邻的另一个人。一声好听的“对不起”。

我以为我忘了他了，原来什么都鲜淋淋的在那儿。

李梅对我说：“我们学校也在教太极拳。学校开这种班赚外快？”

我从来没注意到太极是这么回事：一个动作中藏着另一个动作；在做头一个动作时已把下一个动作的可能性蕴含进去；每个动作都互为因果。却只有自然 没有必然。永远有余地 永远有后路，永远地往复。我几乎要窒息在这种轮回中了。

黑马裤的腿在我们两侧穿流。我抬起头，李梅已把他带到我面前。

“你好！”我结实地叫一声。

“你好吗？”

他嗓音仍那样。李梅没察觉我和他眼睛的秘密刺探。她几句话就和他聊得烂熟 定下当晚就开始工作。

女演员是中国人 二十四五 两个深酒窝 眼睛空空荡荡却很

多情。进行得还顺利 到周末就拍到结尾一场戏 有个吻得接。

“不行！李梅恶狠狠地说：“活这么大 吻都不会接？！”

其实查理做得极认真。他吻人的样子含蓄得很，就像他的凶抢劫。那女演员要对这么不成功的接吻负责 她跟李梅撒着娇，说她真的从来没有接吻的体验。二十五岁 还没人吻过她 她实在该为此跳楼去。

我站起身，拍拍屁股往场地中间走。

“你干吗？”李梅问我。

“示范。”我走到查理对面，说：“来吧。”

三十出头的接吻老手他奶奶的吻个真格的给你们看看。

查理默然地热烈了。他向我伸出细长而结实的双臂，当我接近他时 他全身紧张了 只有一对眼睑完全松弛下来 松松地罩住他的眼睛。似乎他放弃了所有感知，只把最后那点感知留在嘴唇上。我忽然想到 这是一副入瘾的人的神情 那瘾已带着他所有知觉私奔了。他嘴唇触上来时 我感觉我也染上了他的瘾 享受到了那中间无耻的妙处。他将我越抱越紧 就像头次那样 要扼死我。

结束时有十一点了。李梅说她送女演员和灯光师，让查理送我。

我俩一路走着，谁也不理谁。我当然不会再放他进公寓的楼门。还没等我拔下钥匙 他已挤在了门缝中。我推他 却推不动。他手攥住门把 我用力抠 想抠开它。我抠得他疼了 突然抬起大眼睛看我，像那种最温存的猫遭了莫名其妙一搵子揍，拿眼睛告诉你它的痛楚。

我说：“对不起。”

“没关系。”那嗓音哄着我的理性 像头回一样。

什么都又回来了。我要再不喊 第二个钱包就没了。但他这回没要我的钱包 和我一块进了屋 没有丝毫作歹的迹象。

我们在小餐桌上坐下来，吃我做的香肠蛋炒饭。他吃得很悄然 握勺的手势逸然得体 把一盘简单的蛋炒饭吃得高贵起来。我注意到他的指甲干净整齐 像白色剔透的贝壳。强取豪夺 似乎是他换了另一双手干的。

吃完了，我们仍找不出什么话来谈。他又从桌布下握住了我的手，好像我们中间仍有个拜伦。

“我想 我爱你。”他说。

“胡闹。”你他妈的以为我十三岁？

我撵他走。门口他站住了 说他丢了什么东西 得回去找。

我说：“我告诉你 少耍花招。”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我刀枪不入的表面看到了已对他无法招架的我 他又说：“我爱你。”

“好了 快走吧！”他要再这么说 我真的要喊人了。

他却一下抱住我，就像没有看见我惊慌而愤怒的眼神，或从那里面恰看到趋迎；看到我铤而走险的勇敢和堕落到底的甘愿。由于动作和情绪的激烈，他一绺细致的黑发游散到额前，使他优美的少年形象中带出一种成熟和放浪的气质。一切都恰恰是我要的，一切都在诱发我天性中所有的危险潜伏。

我已被抵在门上。他将我双手固定在一个制约我全身动作的位置上 微笑道：“现在你动不了了。”

我看着他，想他怎么会如此顽劣同时如此腼腆。

他说：“我想对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停顿一刻 让我证实他没有戏言：“你看 你完全动不了了。”

我不讲话，明白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他仔仔细细看我一眼，又那样顽劣而腼腆地微笑了，然后他告诉我他爱我是真的。

我看着他黑不白的肤色，他仍在抽条的细长身材，感到恐怖。我和他之间的一切悬殊让我感到恐怖。

我们居然约会起来了。查理拉着我的手 散漫地走着。我心极快乐 又极重。他不时说一句很中学生的话 看着我笑笑 实际上不知在想什么。我只图活一天是一天 也只有这种出轨的、畸形的感情能给我中学生的战栗、骚乱 中学生的缠绵、激动。

我常在悄悄注视他，他的美该多少抵消这事本质的丑恶和无耻吧。我问他学太极拳是不是为了去教人，挣些钱。

“挣钱？”

“挣钱不是很好吗？”

“哈。”他不知在讥讽谁。

接着他告诉我，他学太极拳是学它的哲学。

它的哲学是什么？我这个中国人请教。

他说：“是圆。”

他说圆是迷失和发现。圆是不灭。圆是无限的可能性。圆什么也不是。

路走尽时，他给我一只小盒，轻轻说：“打开它。”

打开了，里面竟是一只大钻戒，白金托子，维多利亚式样。他说是给我的。要我窝赃吧，要不就是跳蚤市场买来的舞台道具。不管它是什么，我收下了它。收下的是这个少年的郑重。

他将它套在我右手无名指上，让两枚钻戒去决斗。

道德开始无昼夜地刑讯我。因为我把那个钻戒拿到首饰行去

估价 它值一万。无救了 它竟是真的 我把拜伦的那只摘下 生怕它被这只杀伤、杀败。

和李梅的合作很成功。查理的形象、气质、表演使我差不多忘记了 we 相识的真谛。查理也来看了录影带。李梅问查理干吗不去做个演员。查理反问 为什么 李梅瞪眼挑眉 赚钱多啊！

查理几乎是羞怯地说：“我不需要钱。”

他撒谎。他不仅抢劫、偷窃 还撒谎。除了有个好的仪表 他什么也不好。快离开他，我对自己说。

我和查理坐在六月的黄昏。远处是个露天音乐会。我不断窥视他的侧影 那线条很像一只灵秀的小狐狸。有许多次 我几乎脱口问他 你把我的钱包怎么处理 里面还有拜伦的照片呢 至少该把那照片还我吧 你把它烧了、撕碎了 总之 你是怎么把它毁掉的 就用你这双手 这双手的背面是暗色 从每条指缝 却渗出掌心的粉白，那是他身体中两种血液的疆界。就像这个白日与黑夜的疆界。十九岁的查理 你究竟是什么呢？……

“我去买些饮料。”查理站起身。

他去了。从黄昏到傍晚 又到了明与暗之间的那一带 他仍没有回来。他不会再回来了 去永远中买饮料去了。一个最小的行为中藏着最大动机：他逃进了无限的可能性，让我在无限的可能性中痴等。

他不再回来 我俩了了。他穿着什么？一件浅橄榄上衣和一条深橄榄裤子 都宽大 兜满风。他就那样从我眼里走干净了。

也好 也好。等我挺过这不黑不白的一带 我将有个彻底的回归。去和拜伦 和绝大多数人坚定地站在马路此岸 等绿灯 等正常的伦理给我们行与止的许可。

天全黑了 我开始识途。远处炸起的人的叫喊 难听极了。又是谁在呼救 谁在喊捉拿。

一条细影子 灵巧地朝我而来。是查理 他闪了一下 已落座在我身边。他递给我一罐已热了的可口可乐，又从他衬衫兜里拔出一根瘪掉的吸管。我正打开饮料 他突然抱住我 某种绝望给了这拥抱铺天盖地的涵量。

就这时，一群人以一个警察为首 朝我们这边跑来。人群茫然一会儿 其中一个女人叫道：“是他！”她指着查理：“他抢了我的项链！”

查理的眼睛无辜地朝人群眨巴。

“什么？”他转向我，“她说什么？”

女人伸过一只带彩色长指甲的手：“是他没错 他抢的小畜生 看你跑！……”

查理 你这恶棍。

“我一直和你在一起 这女人怎么了？”查理对我说。他的手抚在我背上 手心沁出大量的汗 沁进我的衣服和皮肤。“你们可以问我女朋友 我们一直坐在这儿！”

他嗓音里没有急躁 仍是如常的柔弱多礼。对比之下 叫喊不止的女人显得那么蠢，那么强悍霸道。人们开始相信这个恶棍了 只要女人一叫唤 人群中就有哄笑。

“就是他 就是他！”女人捶胸顿足。有什么用 查理的优雅斯文正在赢。

我知道，我的一句话就能救他或害他。警察终于要我说这句话了。我看上去诚恳朴素 像是离罪恶最远的一种人。查理 从此之后我们两清 我不会给你拖下地狱。一股非生理的恶心出现了，

有了它，我不会再对你着迷。

我做了伪证。查理那只僵死在我背上的手渐渐还了阳。

回家的路 查理仍送我 我决定找个当口把钻戒还他。不必谴责吵骂地分手 好像他还算个什么。他能算什么呢？一个白种人和印度人的后代，一个有犯罪瘾的十九岁男孩。在我生命中 他什么都不算 他甚至不值得我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包括拜伦。

走到我第一次迷路的那一段，他突然停下来。

“查理！……”我觉得这个停顿不妙。四下里的人呢？

我的脖子被他扼住 还那样 从侧后方。他一点也不比第一次客气，扼得我四肢一阵瘫软。我立即把钱包给他，里面只有五块钱。

他却提醒 还有你的戒指。

我摘下来 搁在他摊开的手心。并告诉他 这非常荒谬 它本来就是他的。

他松开我 照例说了声深情的“对不起”又说：“你不懂这当中的快乐。”

他天使般的脸永诀地笑了一下。

查理沓沓地飞跑。我他妈的有这个兴致叫喊或追你？自认多情了 畜生。

我第二天去报案。

警察把同样问题问了五遍之后，又打开那密布人面的相簿。如此排列的人脸是多么令人作呕，即使是好看的人脸。它们都像是从尸首上摄下的 那么呆滞无神。不 查理的脸不可能在其中。查理显然是高一等的贼 混账，一只近乎完美的禽兽。

“他说对不起。”我告诉警察。

“嗯？”警察说。

“他总说对不起。”我试图让他明白查理和这些人脸的区别。

“喔。”警察说，“你在这里签字。”

我说：“得逮住他。”

警察说：“以后没事少出门，我跟我老婆也这么说的。”

我搬到李梅的地下室去了，相信这事瞬间就会过去很久。冬天，最后一趟走出校门，它真的已过去很久了。美国人正在关注刚打响的中东战争。那事真的过去了。

正要下地铁，看见了查理。忙乱纷纷的人群中，他仍以他的静宜突了出来。他仍那样，有种令人销魂的气质。见我，他眼里有了种力量，薄薄的嘴唇也有了点甜。他先叫我的。我一下理清那乱作一团的情绪，它是被我忽略掉的思念。它是乱的，却从未断过。

整个城被反战的示威队伍弄得动荡疯癫。

他拉我进了一家咖啡店，愣愣的。坐了挺大一会儿，他说他应征了，很快就上前线。

“去帮伊拉克打科威特。”他说。

“什么？是去帮科威特打伊拉克！”我纠正他。

他垂下眼睑，一笑。似乎他明知却故意这么说。又似乎笑我的认真，管他娘的谁打谁，难道还真信仰‘得道多助’？

他再抬起眼睛时，乌黑的大眼睛里有种期待。他期待被消灭或消灭谁。我欣赏着他古典肖像似的美貌，想着这美貌将由谁来消灭。

他说他恨这个没有动作的生活。没动作，没有愤怒，日子里的无数可能性都在慢慢死去。生命该有动作，动作是生活的证明，他

又说。

查理曾经的动作 他制造的愤怒 就只为这个证明。现在他终于有无数动作需要他去完成，包括消灭和死亡，这些最彻底的动作。

我突然有种抚摸他的冲动；去摸摸那冷流般的眼睛和毛茸茸的鬓角。不会有比这个抚摸更多的东西留给我了。

“我爱你。”他看着我说。

我点点头 表示心领了。他若知道我多么爱他 会被吓着。所有人都会被吓着，它是我一生中最不见天日的一个秘密。

他说他在我突然搬走后怎样找我；他疯了一样寻找过我。他又在桌布下握住我的手，那美丽的手和美丽的动作诉说他唇上的表白是真的。只有这个是真的。

查理去了大洋那边 没有再回来。大洋不是一块台布 我和他不能再在台布下手握手。

栗色头发

既然你知道所有初到美国来的人都活得不顺心，我就不多介绍什么了。我和所有大陆来的学生无二致；想多挣钱、少付学费，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样的饭。

一切都是他那栗色头发和我这副长相引起的。

我长了这么副模样：小时候人们称它漂亮，大起来人们认为它惹是生非。我估计毛病出在我一双眼睛上：当它们挺凶狠地盯着某人时，人家说我脉脉含情；当它们心不在焉东张西望时，人家说我傲慢自得；当它们纯粹发呆、无所用心时，人家说我孤助无援，极其招人怜爱。

我忘了我这双误会百出的眼睛正处于何种状态，总之我头一眼看见的是一团栗色——一个栗色头发的男人趁我不防已近在咫尺地矗立在我面前。这时的我站在洛杉矶市区一所语言学校门

口等李豪开车来接我。我知道这样闲站着不是好女孩的样子，但我无法抱怨从不准时的李豪，因为他是我女朋友孙燕的男朋友，孙燕是我从北京到洛杉矶的飞机上结识的，虽与她在飞机上过了十几小时吃喝不分的日子，交情毕竟没深到嬉笑怒骂随意的地步。

“栗色头发”长得很高，我认为他俊是因为我小时候单恋过十八世纪的诗人拜伦，记得最牢的是拜伦的栗色头发。

他头句话问我是否来自中国大陆，我赶紧“yes”同时怀疑自己看上去要么土头土脑，要么呆头呆脑。他咕噜了一句话夹有“Japanese”我猜他是说我长得像日本姑娘，不幸的是我没长着一双萝卜腿，它们象征着健壮、富有和征服全世界。

我与“栗色头发”对起话来，因为李豪似乎是不打算出现了。日后我英语进步了，与他熟了，一提我们最初的对话总要笑得喘。

他问：“你来美国多久了，学什么？”

我答：“我的朋友会来接我的，谢谢你，不用你开车送我。”

他说：“你长得非常……特别，非常好看，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理想的古典类型的东方女子。”

我说：“对呀，天是特别热。洛杉矶就是热。不过我的朋友一定会来的，你不必操心。”

他一边微笑一边上下打量我。我一本正经地穿着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丝绸衬衫的纽扣从脖颈一直扣到底，毫不马虎。我后来明白穿着上如此的严谨、繁琐，就被称作“土气”。后来我也根据这点判断谁是大陆的最新来客。

他接着说：“我希望你帮个忙……”

见他停顿下来，我估计他结束了句子，便根据猜测自言自语

起来。到美国十有八九人们都是问我同一些问题，所以我用不着去听懂就顺口背诵。我说我来到美国一个月零七天正在苦学英语。我大学专修中国文学 曾经学过八年舞蹈 四年芭蕾 四年中国古典舞。我把握十足地想 假如他再来下一个问题 我就答家住北京 故乡上海 父母健在 弟兄和睦 等等。

他苦笑起来 被语言的非交流状态折磨得很疲劳。我也笑了，心里恶毒地骂着李豪混账，把我撇给一个陌生老美，让他在一刻钟内榨干我肚里所有英文。

“我是想请你做模特儿。我们的绘画俱乐部，一直在寻找一位典型的东方模特儿。”他很慢很慢地讲 手的动作比嘴的动作剧烈多了。“我们会付你工钱，一小时十五元钱。我希望你会答应。我是个业余画家 职业工程师 是专门设计救火车的……你懂吗？”

我继续答非所问地说：“我 我不想当工程师 我想学文学。”我想 不知这人打算什么时候饶了我。他最后遗憾地耸耸肩 嘴里一再说我美。美我是听得懂的 在中国话里 它也是我懂得最早的一个字眼。告别时他塞给我一张字条，上面是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字。他长时间地看着我 那双我怎么也看不透的灰眼睛静止着，已不像开始那样快乐，却比开始多了太多的内容。我再次倾心他的英俊 并在他递纸片时偶然留意到 他手指上没有戒指。

他离去后我心里有点激动 有点暧昧的快活。不管怎样 这一天比什么都不发生要好些。

他叮嘱了我不止五遍，让我千万别扔了那张字条。而当他一转身 我立刻就扔了它。一辈子中 你会遇到无数给你写下地址但绝没必要重逢的人。那些带有地址的字条若被保存下来，你会想

不起他们是谁；若想起来，你会平添一点惆怅。

而李豪却把那字条拾回来，并说在异国多个地址就多条路，就多个时来运转的机遇。

李豪告诉我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对留学生来说是天方夜谭的美事，干一个月就能挣出半年学费。“你看，”他指那张字条，“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呢，等于合同书，他不敢不兑现！……”我被说动了，心算一小阵，这份工资当然值得李豪大喊大叫。矮小的他每天扶一个身高两米的瘫子走路，一小时才挣七块，孙燕那份每小时五块照看孩子的工作，还是跑细了腿觅来的。

回到住处，孙燕正准备结婚行头，一床的中西礼服都是借来的，租礼服对他们来讲都太奢侈。孙燕和李豪还没有热乎到结婚的地步，但他们的钱不够俩人都以缴学费来维持留学生身份，租两处住房也不合算。孙燕的话是：一碟菜一人吃不嫌多，俩人搭伙也足够，所以她决定牺牲自己，嫁给李豪算了。这样她可以转换成陪读身份，当学生眷属。这间住房是从一群老太太手里租来的，廉价到了让我们难为情的地步。全套家具都是从马路上捡来的，包括李豪那辆车。那辆车常常不动，正如家具件件都会动一样。

帮孙燕试衣服时，我讲起“栗色头发”。她一听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激动地惨叫一声。

第三天我便去了。从孙燕借来的结婚礼服中挑了件宝蓝旗袍，把头发在脑后梳成我外婆年代的发髻。就这样，我钻出李豪那辆撞得扁脸凹腮的车，让自己款款出现在这群美国人面前，我看见“栗色头发”在远处朝我瞠目结舌地望。

然后，我这好看的、会移动的中国古董就被安置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而椅子被搁在凹进地平面的椭圆形浅池中。所有灯全

对准了我。灯后面的一切都变得暗淡了。那椅子高得我不能随意上下，但可以旋转。有人上来把椅子上的我朝四面八方摆弄一遍，不知怎么了，所有人的英语顷刻间变成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上下左右都围着深紫色丝绒，我被孤零零地镶在这片深紫色中，汗水开始在我脊梁上爬。

“李豪……”我喊道，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一大跳。没人应我，李豪早已走了。我真的就这么被撇给一群陌生的异国人。这陌生是实质性的，它来自不同的人种、国籍、语言，当然还有观念。我又唤一声李豪，我听出这叫声中的委屈和哀痛，像只失群的雁。

洋人们笑起来，不知我的哪一点引起了他们的关心。我身体被转向一个方位，脑袋被转向另一个方位，真不懂他们为什么喜欢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这么七弯八扭。我似乎明白椅子之所以这样高的妙处，你既然被搁到上面，要怎样可就由不得你，要逃也妄想。

我听见画笔在纸上移动的沙沙声。

所有的大聚光灯都那么毒。照准席间惟一的一盘菜，就是我。有人问我：“中国现在还有红卫兵吗？”

我只听懂了中国二字。便答我的父母在中国、兄弟在中国，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在中国。说到这些就勾起回忆：离起飞尚有两个多小时，“中国”海关就把我隔离到“中国”人之外去了。父亲似乎一下老得笑也笑不动了，他在最后一刻塞给我一只信封，我不用打开看也知道，那是他仅有的五十五元美金。在此之前，这点钱被我俩打架一般推来推去已推了多日。后来父母在我的央求下离去，所有乘客都登机了，只有我被剩在那间已经与“中国”隔离的

屋里。我偶尔举头发现了父亲，他站在楼上，透过一个奇特的角度与我遥遥相望。我意外极了，向他摆摆手。他的整个表情都表示着他对能否再见到我完全无把握……洋人们仍在热烈地谈论着中国。我听不懂。惟一听懂的是某人酷肖地模仿中国人吐痰，引长颈子先大声清理喉咙，然后响亮地往地上一啐。所有人笑起来。

这时我发现这个模仿者是“栗色头发”。

他一边笑一边朝我顽皮地眨眼。

灯暗下来，“栗色头发”给我一小杯咖啡，并笑着问我他学中国人吐痰学得妙不妙。我们依然东拉西扯，牛头马嘴地对着话。我的姑妈十年前从台湾搬到了美国。那次我到中国，在火车站看见一伙男人互相在头发上翻检，不时从里面找出点什么，后来明白那是虱子。我的理想是在美国学习，同时当个小说家。北京不像我在美国听说的那样脏。好歹我俩能谈下去。而且不久我懂得他的英语还胜于我懂得其他人的。他开始以他的英语来为我翻译其他人的英语。

比如那个话最多的女动物学家对我说：“听说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肉，全国在一夜之间就打死七百三十五万零三条狗，然后全把它们吃了！”

当时他为我翻译得很简单：中国人爱吃狗肉。多日后估计我不再有机会去为自己受伤的民族自尊反唇相讥时，才把原话翻译给我。

话最少的要数那位退休警察。当我与“栗色头发”交谈时，他突然跑过来，将食指竖在嘴上，冲我“嘘”了一声。后来知道，他当班时在任何地方见中国人聊得热闹，他都会跑过去对他们“嘘”一下。

喝咖啡时，我顺便浏览业余画家们作品中的我。我变得千百种怪模怪样。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在大家休息时仍坐在原地不停地画，仍是不断地瞅着屋中央的高椅子，尽管那上面已没了我。我走过去看她的画板，并违心地夸她画得出色。一个残废姑娘嘛。她自信地笑笑说：“中国人长得都这样。”

我不懂她说什么，但她的神态有点令我不快。我逼“栗色头发”翻译。

他这时却不开口，雾一样的灰眼睛凝视着我。

周末他常约我一起出去吃饭，他会在餐桌上，一个小时内数次放下餐具，这样惊讶、痴迷地看着我。见我颠三倒四地舞弄餐具，他会忽然抓住我的手，样子那样激动和忘情。

我这时的脸会僵在一个笑上。然后听他轻柔地说：“你笑起来牙齿真美。不过听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不刷牙。”

在画廊工作到第三个月时，我和老板闹翻了。按他那精确说法也不叫闹翻，不过是双方不愿再合作下去。两个多月，我一周三次来此地，让一帮毫无天赋的狂热的绘画爱好者画上三小时，按韩寒的话说是撞破脑袋也撞不来的大运。韩寒是我语言学校的同学，“托福”已考了六百多分，却仍泡在语言学校，因为他一天少说有十个念头关于换主修科目。他到美国已两年，从二元七角一小时洗盘子起家的。只有我心里知道我这工作的苦楚；当你穿上绣得沉甸甸的厚袍子，像根麻花那样全身拧着筋，被搁在十几只聚光灯下，绝对静止地搔首弄姿三小时，你稍微动一动就会听见不满的咂嘴。还有更多的、更难以解释的苦。

所以在老板对我进一步提出要求时，我决定不干了。而“栗色头发”一听老板叫我，他立刻从画板后面站起。与我一前一后地走

进老板的办公室。经过长长的画廊时 他叫我停下来。廊壁挂着标了价码的画，人们可以在此参观或买画。我看见一幅很平庸的静物上写着他的名字，一个三百元的标价被红笔画去，新价码是一百元。

“画得不好。”他说。

我没说话，笑笑。画得是不好。

“不过我画你会画得好些 会画得像些。”

我依然笑笑。他认为画得像就是好。我想他画救火车的零件一定画得极像。

进了老板的办公室后 老板从椅子上欠起身 对他客套几句，似乎有些阿谀。我当然知道那是因为他花许多钱资助这个画廊。

“你的身材很好 非常美。”老板对我说。他坐在角落里一只沙发上抽烟 这时警觉地看老板一眼。“我可以付你三十元一小时，如果你愿意脱去衣服。”

他顿时站起身 说：“她听不懂。”

我当然听懂了。三个月来我的英文理解力突飞猛进地提高。我知道老板把我当那种漂亮傻瓜了，老板再一次仔细地解释他的意图 我仍沉默。尽管人们正消除对裸体模特儿的成见 但我想，世上有比我合适的女孩来做这高尚工作。做这高尚工作需要麻痹些许的自我意识。老板得不到回答 便把价钱一个劲往上涨。“四十元一小时，怎么样？”他 两眼直闪光 这价钱使他自己都感到惊心动魄。

“我完全不懂您在说什么。”我说。并礼貌地笑笑。这种笑会让人误会我目中无人。

老板求援地看看他。他说他无能为力。老板让我等一会儿 他

去取了合同书给我看 我就会懂。我说不必了 我的功课很紧 没有时间再到此地来工作。

走出老板办公室，他显得轻松而快活。

“你其实听懂了。”他对我说。他的灰眼睛笑起来越发没焦距似的。

“一个字都没听错。”我说。我丢了份颇好的差事他乐的是什么？

“你真不要这笔不错的工资吗？”

“你好像也不想我要。”

“好像。”他稍稍一恼，“我绝对不让你要！”

我想这人凭什么以这种霸道劲头对待我。但他那点霸道让我心里一阵舒服、温热。它让你感到你是被安全珍藏的一个什么玩意儿。我们再次停在画廊里 面面相觑。他想讲什么，长时间潜在我俩东拉西扯、风马牛对话中的一句最切题的话眼看要被道破，但不知什么又使他沉默下来。我有点高兴又有点扫兴。

最后一天，他在我下决心跳下高椅子之前就将我一把抱下来。我看看四周发现人都走空了，就剩下他和我。告别非常简单：我和他盘腿在地上嚼玉米花，过一会儿，俩人对着傻乎乎却又惨兮兮地笑一下。

我们都明白 想的话 我们以后还会相见 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延长我们的相识、相知。但我们都明白 主观与客观上的原因会使我们不想，不愿再见面。人有时会这样；让心里的永远属于心里。

他开车送我回到住处时已近午夜。心被一种不够正派的感觉折磨着。他停下车 面孔极其平淡地朝着前方 等着我开门 钻出

去。突然间他说：“你在骗我，你不会再见我了。”

他倒是看透了我的真实想法。在他开车的一路，在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将怎样帮我摆脱中国人不整洁、不礼貌、不文明的居住环境时，在他提到“中国人”所冒出的独特口吻时，我就决定不再见他。你可别指望我有足够的钱定期往牙医那儿送，也别指望我绝对摒弃响亮吐痰的习惯。谁担保我仅获得民族美德而断净民族缺陷？

他的手轻轻在我脸、脖颈、肩膀上抚过，我看着他，什么也讲不出来。当我讲不出任何话时，我就干脆装着任何话也没听懂。等李豪孙燕一结婚搬到别处去住，我也得另外找窝。他不会再得到我的新地址。这样多么好，心里的就全封存在心里了。

“我何苦要爱你呢？”他苦恼地说。

这时他倒用了个问号。正如我一样，他困惑于我们三个月来发生的感情。这下他可识破了它是爱。但何苦、何故要爱呢？这样爱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经历了一次婚姻数次恋爱的他以及一心一意奔波生计的我都没时间没精力做任何没结果的事，而所能预期的结果正使我们忧心和举步迟疑。

我们没有理由爱，正如我们没有理由不爱一样。

韩寒在等我。一见我就嬉起脸：“他那车真阔，你不是说你不懂车吗？……”

跟男孩子真难相处，要么他吃醋，要么他生怕你榨取他劳动力而躲你远远的。孙燕在帮李豪剃头，等那个头剃出来，李豪就会与韩寒变成双胞胎。自从孙燕从大陆带来一套理发工具，他俩都决定要钱不要模样了。

韩寒特地来告诉我，他女朋友严平决定辞工，我若愿意，明天

就可以去面谈。我停在那里 等着自己拿主意。刚才在楼下 我答应了他 若搬家一定给他新地址。但要是顶替严平 就得在一家香港商人当女佣。虽然韩寒说那家绝无主雇之分，但去海边度假是不可能了。再说 我的自尊也不容他知道我给人当女佣。或许是虚荣不是自尊。管它呢。

淋浴时，孙燕硬要进来和我挤热闹。她关切地问起他与我以后的打算 并说长得好看是不一样。我轻描淡写地哼着歌。她还在细细打听着他的一切。

郭太太爱吃醋，严平告诉我，在郭家最闯不得的祸就是无缘无故地对郭先生笑。到郭家七天，祸事没发生在有艳史的郭先生身上 但它绝对也是难以获得原谅的。这玻璃天花板真不结实 只要一捅 就被我捅得碎如残菊。

听到郭太太在餐厅里与两个孩子讲话，我哆嗦得浑身冰凉，几乎想扔下拖把 就此逃掉。

五分钟之后，郭先生已浑身光鲜地出现在客厅，大着嗓门向所有人道早安，也包括我。我生怕他看见刚被我捅破的厨房天花板 忙痴头痴脑对他一笑 幸而郭太太没看见。

郭太太唤我。我一下子想起我这是在上班。脑子迅速转了弯，我赶紧倒了橙汁给郭先生端去。等他那边饮尽橙汁，我这边得立刻提供烤热的面包，不可以把一顿早饭弄得断断续续，头天我就得到如此教诲。

开冰箱声音颇重，惹郭太太眉心打了个结。留学生住的地方冰箱得死用力才关得上。在那里一切东西都得死用力才能让它们功能正常 车门、房门、壁橱门、抽水马桶拉栓等等。

郭太太平常不上班，除非郭先生在店里忙不过来，或四个店中某女店员告假。她这会儿不会到厨房巡查，先生上班后她马上还回床上睡去。

等郭太太进了卧房，我忙打电话问严平：那天花板原先就破的，还是果真毁在我手里。自我顶替她，不懂处我总打电话问她。比如当我抱着孩子郭先生上来与孩子亲热几乎亲热到我身上，我该怎么办，郭太太揍孩子我该求情还是该装聋作哑等等。

“你可留点神，”严平常在电话里吓我，“郭太太最初就是为甩掉郭先生的一个女店员从香港搬到美国的。你来面谈时，郭太太差点不要你！”

“为什么？”

“你长得太丑啊。”严平大笑。她可以放肆，因为那边整天只有她和两条大狗，她的工作是看房子和遛狗。虽工钱不多，但她与韩寒幽会，狗绝对不会告发。不像我，头天刚捧起书看一会儿，俩孩子中年长的那个就向他妈告状。

他妈妈大声驳他：“你自己不会玩吗？阿姨就不能抽空看会儿书？”

我听见了，发誓赌咒以后不再看书。

年幼的那个好对付一些，受了点亏待也讲不清什么。你只要盯住他，别让他去碰各类电开关，别去拾到什么就往嘴里放，就行。他到了这个岁数：让他自己走路比你抱着他还累；他自己吃饭比你一口口喂他还费时。

大的那个比较烦，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开，看看内部。比如电子或机械玩具、他母亲的首饰盒子、他弟弟的尿布。他已得到下游泳池的应允，但他下水时我必须穿上泳装和救生衣守在池边。

严平韩寒有次来看我 说我的脸被晒花了：“怎么那么傻 挨晒呀？坐到树阴下读你的书！郭太太不是阳光过敏从不到院子来吗？还穿救生衣 你没把自己捂馊啊？！……”

严平说她在郭家从未留心过厨房天花板。看来只有我是祸首了。她随即给我出主意让我请人悄悄来装修一块新的。怎么可能“悄悄”郭太太最近天天在家 因为郭家要卖掉这所房子 弄得家里总是门庭若市，不断有人来参观或与郭太太彬彬有礼又大斧大刀地杀价。郭先生告诉我：他们已买下另一处有五个卧房四个浴室的房子。那么多的卧室浴室的房子在我看来差不多是个汽车旅馆了。不敢想象擦洗四个浴室将是怎样巨大的劳动量。郭太太爱干净，不仅房子外观漆成白色，吩咐我浴室要一块瓷砖一块瓷砖地擦，擦过不但正面看，还要斜下身从侧面看是否光亮才行。郭太太一头应酬着看房的客人，一头还得支使我清扫房内外 不能使任何地方出现灰尘、果皮、纸屑 以及孩子们随穿随脱的衣服，随玩随扔的玩具。别说偷不出空请人来悄悄换下那块碎玻璃，就连偷空让自己不惶恐不紧张，好好想个对策的时间都没有。刚愣着一刹那 郭太太就说：“你干什么老去看天花板？它又不漏！……”

我赶紧将她堵在厨房外，岔开她的视线和思路，免得她真发现它漏了。

“发现又怎样？”严平在电话里鼓动地说，“谁叫她没完没了让你擦地 谁叫她俩儿子那么淘气 谁叫郭先生多事？！……”

自从有回看房子的客人脚上粘了块口香糖，郭太太就吩咐我一天数回地擦地 直到郭先生某天发问：“这样跪着擦地是什么意思呢？”似乎他乍然悟到在他这份颇现代化的家业中竟存在着如

此原始的劳动方式。他亲自从车房找来拖把给我，并关照说老跪在地上会把膝盖跪大，一双蛮好的腿就不再好看了。第二天早晨就听郭太太在卧室大声以英文打趣先生：你很会体贴人啊。

郭先生也用英文回她 让人这样干活 你是谁也雇不来的。

我的英文还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坏。我迅速拉扯着两个男孩离开那卧室门，生怕自己一不当心又偷听到什么。

两个男孩前后跟着我要口香糖，我把糖盒藏了。上午有好几批客人约定要来看房，他们这时要口香糖是休想。俩人被我得罪了 便开始捣乱。大男孩带领小男孩往我的拖把上踩。我一早刚给他们换上雪白的棉袜，等着在客人面前露体面，很快就弄得又脏又湿。我不断躲着他们 他们反而从中取乐 越发疯得厉害。当大男孩脚并拢脚 准备往拖把上跳跃时 我猛然将它抽起。只听天花板一响。

我抬眼一瞅 眼泪顿时涌上来。这种玻璃是很贵的 而且若配不上相同的花纹或厚薄程度，整个厨房的天花板都得换。这样的话 我一个月工资大概不够用来赔偿。并且 在我的工资不够抵消赔偿费用期间 无论我过得怎样不顺心 我不能离开这里。这块玻璃成了我暂时的卖身契。这事我得尽快告诉郭太太，因为很快会有参观房子的客人 若让他们发现去告诉她 我罪过反倒更大。轻手轻脚地，我从车房搬了梯子，不料郭太太恰从卧房出来。

“你要干什么？”她有点吃惊地问。

“我……我想擦擦橱子的顶上面一层。”鬼知道自己怎么这样混账地撒起谎来。我明明知道谎言只要一开头，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这时若不承认事实 只好等事实自己暴露 等事实将我置于无可扭转的被动、尴尬局面。想都不敢想郭太太将会恼成什么

样。

架上梯子，我爬上去用手探探，看它们是否有可能落下来打破谁的脑壳。

郭太太在客厅问：“要不要我帮你扶梯子？”说着便朝厨房走来。

“不用好啦！”我将梯子合拢。当我收拾郭先生餐毕的碗碟时，郭太太进了厨房。我一时紧张害怕得神志也不甚清楚了。我等着她惊叫、发问、开罪。一会儿，她走出来，对我说：“你光着脚试试看，看你今天把地擦得多干净！”她一副心花怒放的样子。

大概被赎罪心理支使，我不仅死命擦地，各处都让我收拾得光鉴照人。她居然没发现破的地方！

这天来看房的客人也没表示任何异议。据说美国人看房偏重厨房厕所，中国人偏重客厅卧房。客人们恰巧是中国人，仅是自我敷衍地往厨房掠一眼。

我捏着两手冷汗听着最后一批客人热热闹闹地告辞了。这一天我总算蒙混过了关。但事情是不可能蒙混到底的：看房的人不是来看这房子哪里好，而是设法看出它哪里不好。尽管他们嘴上与郭太太亲热，眼睛却一刻不停地上下左右地转，毫不掩饰那苛刻和挑剔。要想让天花板上那么大的破绽逃过他们的眼睛，简直是做梦。

第二天郭先生又看见我趴在地上擦地板，并且比以往擦得更卖力，他不懂了。

“不必这样嘛！你这个样子，我们不忍心的。”他说。

我赶紧站起来，因为我知道他晚上回家头一件事是抿上一小杯白兰地，而等他洗澡后，我必须将四碟菜一个汤端上桌。我工作

得如此用心尽力，郭太太满意却有点困惑，尤其当她看见我到处跑着追逐小男孩喂饭。有时他钻到桌下躲避我固执地伸到他嘴边的勺子，我便也跟他钻到桌下。

“没有一个阿姨像你这样耐心对待开文（小男孩的名字），郭太太说，“你这样喂他，开文真的会长高长胖。对不对，开文，邻居哥哥们不会叫我俩小猴子啦！”

我在桌下以勺子撬开开文的嘴时，看见郭太太架着二郎腿的脚丫满意地一晃一晃。她极考究吃，每天四道菜不能在颜色、风味上重复，一个星期内，决不肯吃两皿“荔炒鱿鱼”，尽管它是我烧得顶像样的一个菜。

“开文，出来！”郭先生的脚开始躁动了，似乎要发现开文的所在；“再不出来，你就不要吃饭了。”他的脚寻到了开文，开始将他往外拨，“这样喂他，人不要累死吗？”

“小孩子就这样啊，”郭太太的脚丫不动了，“你没看见吗？这样喂他，才几天开文已经胖些了！”

我赶忙说，只要开文能给我喂胖，我不在乎辛苦。我已钻桌子钻得腰酸背痛，竭力忍住心里的委屈，以乐呵呵的声音逗开文张嘴、咀嚼、咽下。

我一刻不停地让自己忙碌，常常干些不属我分内的事，比如去洗那辆车、扫院子、擦门窗玻璃。当我每天把自己累散了骨头，躺在床上便想：如此不顾死活地满一个月，悄悄留下一个月的工钱和一封信，让信去说明道歉。

“你这样做，郭先生有天半开玩笑对我说，“我们不得不给你加工钱啦！”

这时我跪在门厅，给几件红木家具打蜡。我已很习惯赤脚，蓬

头垢面、邋里邋遢地穿着 以及双膝着地地干这干那。

“其实 你有空自己可以看看功课嘛。真不好意思让你这样为我们做。……”

他还想说什么 我不答。他只有讪讪地进他书房做账去了。郭先生挣钱是认真辛勤的，夜里他的电子计算机键盘被按得“哗哗剥剥”通宵响。某日他会从那上面撩出我的工资数目与天花板装修费用，从中得出盈亏的结论。

三个星期了，他们的房子仍没有卖出去。每当买主走进厨房我的心跳就节奏大乱。天花板上那么触目惊心的破绽居然没被任何人识察。反有一次，一个老美买主突然又跑回来，再次审视厨房。我想这回我怎么也混不过去了。他一旦发现那破了相的天花板，就会杀回客厅找郭太太砍价。

我提着气 心里直祷告 他那绿猫眼可千万别往头顶看。同时又希望着 他干脆看个明白 看出真相 去告诉郭太太 让她撕破脸皮地跟我清算一场：从闯祸到谎言。这样我便可以结束这如履薄冰的日子 心安理得让她辞掉我。老美却盯着我 压低声问 这厨房里有没有蟑螂？

星期日郭太太问我是否可以放弃休息，因为她准备邀些朋友来吃饭。曾经与她协议过 无论如何我每星期有一天半休息。我说我有些亲友需拜访，实际上我总是步行到公共图书馆读一天半的书。英文这样拾拾扔扔，不至于到开学时间变白痴。我爽快的答应 使郭太太有一点意外。

“真没想到你这样肯帮忙 用过不止十个保姆 你最勤快 最肯做。人真是不可貌相 头次见你 我想 这么样个女孩 以后究竟谁服侍谁呢？”她开朗地大笑 对我不仅真诚 甚至有些马屁起来，

“没想到你为人这么厚道！”

我被弄得更不安。终有一天你会说：没想到她干了那么大的坏事还一直敢欺瞒着。

我阅了郭太太的菜谱 准备大干一场。当我做松鼠黄鱼时 郭太太说油放太多是不文明的烹饪。我立刻倾出大半的油。但那只烧洋菜的锅中间高四周低，油一少全淌到凹处，鱼便紧紧粘在干燥无油的锅当中。我急起来，一边护着在膝下绕的开文 使劲一颠锅，油喷泉般溅起来。

我脑子一嗡 并不觉得十分痛。

郭太太郭先生一起跑进厨房，问我怎么了。他们听见我很低却很惨地叫了一声。这时他们见我捂住脸蹲在地上，都伸手来扳我的头。等终于看见我的脸，我也听见了他们的惨叫。

“你眼睛怎么样？”郭先生的声音。

郭太太用餐巾纸拭去我脸上的油，我并没有失明。这时郭先生已准备好冰袋，一下子捂住了我的脸。我求他们不要叫救护车，因为我没买医疗保险。郭太太急了 带哭腔劝我想开点 自己花钱也得保住脸蛋，哪儿还有比女人脸蛋更值钱的东西呢。

我在冰袋下面说我真的没钱。

郭先生说：“你可以从我这里预支你的工资嘛！”

我说不。脸痛得我直想就地打滚。假如我不打碎那块玻璃 我不会答应干这么个额外的星期日，若我不打碎那块玻璃，我不会听郭太太的 以近乎不可能的方法来烧松鼠黄鱼。还有 若不为那块玻璃赎过，也许我已中途辞工了；因为我从来想象不到在这样舒适的房子里我会如此地不愉快。

幸亏客人中有一位懂医。他开车去药房买了种激素药膏，说

敷上可避免脸上落疤痕。这么热的天 若想不落一点疤 大概不可能，他又补充道。

我硬撑着不去照镜子 我怕吓着自己。伤痛得我一夜没睡，一清早电话铃响了。那边刚刚“哈罗”我已知道是谁。我迟疑要不要把电话挂掉。但我的本能先于知觉，已将声音送了出去。

“你好吗？……”

“你不给我地址、电话 我还是找到你了。”他声音很低。

“你好不好？”

“你出事了。”他说 仍不带问号。

我否认。他一口咬定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我的声音泄露了我的伤痛。我结结巴巴地讲了我脸上的烫伤。他果断地说：“我马上去看你！”

“不 请不要来！我不愿他看见我的丑陋、可怜。”你开车到加州要三四天 那么辛苦的一路……”

他一声不吭。

“我的伤没那么严重 真的！……”

他说：“好吧 回见！”

看来刚才的电话铃吵醒了郭太太。她以没有完全走出梦乡的蹒跚步履走到我面前，问我是否感觉好些。看到她神情中那么多的歉意，我如同看到镜子般明白自己的脸糟到了什么程度。

一会儿 她将一沓钞票给我 说今天恰巧是我做足一个月。她要我数。我数时发现多了一百。她说那是她与郭先生对我的歉意和安慰。我说什么也不肯拿 几经推让 她屈服了。然后她叹息着说这房子到现在还没卖出去 或许是因为厕所太小 厨房太老式。

“恐怕，天花板上碎了的玻璃也让它更难看了点。”

我大惊失色 难道她早发现了我的劣迹？

她依旧以叙家常的音调说：“要是我们早点换了它就好喽！”

我却已听出了指责。太突然，我的抱歉还完全没准备。

“四年前 我们搬进来时就想换它 但一直配不到同花纹的玻璃。”郭太太说。

“四年前？”我问：“四年前它就碎了？”

“是啊。因为它碎了 我们买它时讨价还价 把原价杀下来不少呢！”

我借故离开了客厅。木呆呆的我站在草地上，让泪水在我创伤的脸上流着。

我决定辞工。我知道这种事谁都没错，却感到不可名状的伤害。

当晚我收拾衣物书本，打算第二天一早让严平来接我。有人按门铃。等我从最靠里的卧室奔出来，见郭太太正和一个人在门厅里讲话。我一眼看见了栗色头发。

我随他离开时并不介意郭先生郭太太的异样神色。

他开车后便骂咧咧地说中国人都这样，雇佣人就成了奴役人。“怎么这样没礼貌 当着我的面夫妻俩用中国话大声争执 话音听上去太不友善了……天晓得 这些中国人！”

他每发一句牢骚 我便吃惊地看他一眼。他的栗色头发乱了，他的灰眼睛布着血绿，他为了我踏上这条长途。又怎么样？他用“那个‘腔调来讲’中国人”。

他车停在一幢房子门前。

“我不能进去。”我说，“我以为你会把我送到我朋友那儿。”

他将我瞪着 不明白我怎么了。他说：“你会有个很舒服的房

间。”他下了车，又为我打开车门。

“我不会进去的。”我说。

“哦，你会的。”

“在认识你之前，我是个好女孩子。”

“停止这么和我说话！”

“请把我送到我朋友那儿去，求求你。”

“我累得连开一码远都不可能了。”

“我不会进你们美国人的房子的，送我回我的中国朋友那儿去，行吗？”

“我听不懂你的话，对不起。”

现在轮到他装听不懂了。到他父母家来，我本是同意，也颇欣然的。然而那点信赖却不在了。

“我要走，听得懂吗？我并没有答应你来看我，也没有答应……”

他微笑道：“对呀，这房子里有游泳池、有草地、有果树，还有我。”

“我和你什么基础也没有，我是个中国人。”

“这就对了，让我们先喝点什么，然后在院子里坐一会儿，我母亲会很高兴认识你……”他笑得依然平和。

我也不得不笑了。但这不意味那信赖又回来了。第二天一早，我蹑手蹑足提起我的行李，在一张桌上留了字条，便走出了那幢美国人的华厦。

我想着他美好的栗色头发，心里是满满的感激和怨恨。

一年后我在离学校五分钟路程的地方找到了住处。是个免费吃住的差事，学生们顶向往的那种。娄贝尔夫人因此耐着性子挑

选，选掉了上百人最后选上了我。

要是她不丢失她的蓝宝石，我在这里生活得倒还算愉快。我当的差就是清早帮老太太擦个澡。自从她母亲死在浴室，她不再敢独自淋浴，而是躺在长榻的塑料床单上，让个像我这种半使女半护士的角色仔细地每早把她擦洗一遍，再把她从头到脚喷上香水。

当她躺在那儿，闭着眼享受我给予她的擦洗兼按摩时告诉我她上午要去趟首饰铺子，配只蓝宝石耳环。她有成套的蓝宝石项链和耳环 其中一只耳环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她这个“不知什么时候”让我的手顿时静止在那里。

人常常有不做贼也心虚的时候，比如我此时。我真想让老太太睁开眼 把话讲讲清楚 那宝贝究竟何时 我来之前还是之后丢失的。

替老太太穿上衣裳，整整一上午我在课堂上神志恍惚。自搬进娄贝尔夫人家的三个月所有的片片断断记忆此刻都串连了起来 生出了新的意思。

大约一个月前，她准备去参加一个晚会，她兴冲冲叫我看她试裁缝刚送来的新晚装。晚装十分漂亮，米色的底子上有极细的白格子，在臀部偏下的部位缀了只米色缎子的蝴蝶结。她让我猜它的价钱，我敷衍地说出个字码。她笑了，说比我猜的起码贵三倍。然后又让我猜她手上的一只巨大戒指 我使劲往大里说：“一万！”她又笑了 说那是个假的 但她有过一只真的 她死去的律师丈夫送她的 被人夜里撬开门盗了。这是那只真货的仿制品 什么都一模一样 只是不真而已。

还有一次 她忽然问我：“你们中国姑娘都没有耳朵眼吗？”

我答道 我外婆的年代有过 现在又开始有了。但中间有一段空白 女人不仅没耳朵眼儿 也没有脂粉、发式 甚至裙子和辫子。她无限同情地“哦”了一声。

现在我悟到：她也许早就在对我察言观色。我在图书馆里找到李豪 他在这里又吃又住已近一周 因为和孙燕吵架。考试前图书馆夜不闭户 李豪这类人就拿它做免费宿处。他们结婚 我送了一套玻璃茶具和一副对子 本想寻开心写上“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见何必曾相识”自己看着都要掉泪。改为：“宁同万死碎其翼 不忍人间两分张”又嫌蕴意太露 主题太直接。于是想起“休对故人思故国 且将新火试新茶”不仅于一对新人切题 于我们一群远离故乡的穷孩子都切题。他们却从结婚第二天就吵架。

我把老太太前前后后的话都告诉李豪，让他给个主意。他在美国混得最久，成了大陆留学生中相当于帮头的人物，好心眼坏心眼他都有的是。

“我没听出什么不对劲来啊！”他说，一副马瘦毛长的样子仍热中给我当军师，“我告诉你 美国人都是一根筋 从不玩含沙射影那套。老太太要怀疑你 她头天就拿你开问 或立刻撵你走人，才没这个耐心花三个月慢慢琢磨你！这就是跟美国人相处痛快的地方。”这时他看看表 说他该上班了 若我想听更多的开导 就跟他去。

我见他老远走过来，背后的瘫子差不多高他一倍。那是个篮球运动员，一跤摔瘫的。

“这电线杆子涨了我工资，一小时十块了！”李豪大声对我说。瘫子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他身上，本来就矮的他给压成了一疙瘩。

“在大太阳下不停地走，一小时你不累死？”我嚷道。

“谁给他不停地走 我一会儿就找个地方把他撂下 然后我看报去！”

瘫子抱怨他和我用中文谈话，存心不想让他懂。

李豪对他微笑着以英文翻译道：“她说你看上去好帅 我告诉你你是个有名的球星！”

瘫子立刻对我掀掀草帽。

不一会儿工夫 李豪果然把他撂下了 跑来跟我接着聊。他说他有了个帮教授订书稿的工作，抽不出空来关照瘫子，问我愿不愿接着干。我眼顿时瞪起来：让那个身高两米多的瘫子拄着我走路？！

“这有什么！”李豪说：“过去我有个工作更邪 是陪个小白痴，不管他跟你讲什么屎故事，你都得听，然后鼓掌。”

不知过了多久 瘫子大叫起来。李豪赶忙跑回去 刚到跟前就被一掌掴了个踉跄。我吓坏了 李豪却回头嬉皮笑脸对我喊：“说我拿了工钱去和姑娘调情！还说我把姑娘带到他面前，是存心让他嫉妒。你看美国人哪会含沙射影，他们什么都直说。”

我回去，茭贝尔夫人刚要到俱乐部去打牌吃晚餐。她拿了件丝绸麻衫让我熨，同时嘱我晚上浇浇各个房间的花。我的活儿已不知不觉多起来 我真想提醒她 我从她这儿是不挣一分钱的。

当熨斗经过麻衫腋部时，一股体臭蒸腾而上 我一阵反胃。

她和颜悦色地催促我快些 然后说：“你打了两个长途电话，一个是六角，一个是一元二角。”

我说我会马上付钱的。

她又说：“冰箱里的果汁怎么就剩那么点了？”

我告诉她昨天帮她漆房子的两位工人热极了，渴极了，向我

讨饮料 我于心不忍 便给了他们果汁。

“可是 我一个礼拜只给你买一次食品 你必须计划它们。如果你不够 我也不会给你多买一次的。”她依然和颜悦色地说，“至于那些工人 你可以请他们喝水 水龙头里的水足够啊！”

我说：“他们很辛苦。因为你对颜色不满意，他们全部重漆了一遍！”

“他们从我这里赚钱 我恐怕不该再提供他们饮料了吧？”

“我请求他们帮我练习英文口语 我应该给他们饮料的。我可以不喝 不行吗？”我口气已激烈起来。

“可是我付的是他们为我漆房子的钱，并没有付你练口语的钱。清楚了吗？”

我瞪着她。

她耐心地接着讲解：“就是说 他们拿了我的钱 在这段时间里 应该全心全意、集中精力为我工作 而你占用了我付了钱的时间，使他们为你工作。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口吃道：“我一直在帮着他们油漆啊 我并没有要求你付我工钱！……”

“怪不得我昨天觉得漆的质量很差 现在我才明白原因！”

她脸沉下来，告诫我不可再犯这样的错误。然后拿着我熨好的衬衫 迈着典雅的步子，一路轻轻放着小屁 回她房间去了。我一动也动不得 说不上气和委屈 却出来一种严重的挫败感。我使劲克服着挫败感，她连声喊我我都没意识到。

她喊我不为别的，只想从我这儿得几句恭维。比如她说她自己太瘦 你马上说一点也不 正好 是苗条。她若说我 中国姑娘真小巧 那她是需要我的反驳 您更小巧。

她香气袭人地将背朝向我，我替她拉上拉链。她的衣服很少洗，但穿之前必须仔细熨过。这时她问：“听说你们中国人，只有公共澡堂，很少洗澡的。”

我很难再维持平静，脱口道：“我们不用天天洗，因为我们身上不臭。”

她倒没有任何被激怒的反应。

我又说：“欧洲人洗澡的习惯是从东方学的，欧洲人洗澡的历史才一百多年。”

她说没想到你还挺有历史知识。不过现在中国人的每日生活的确不包括洗澡，你不承认这事实吗？

我还有什么说的。这时她从书架上拿出一只装潢得像本大百科全书的匣子，打开，我发现那是个首饰盒。她开着玩笑对我说：现在你知道这个价值连城的秘密啦。等她神采飞扬驾车离去后，我发现我大起大落的情绪压根就没使她分心。没什么值得她为我分心的。我像正经历一次国际外交辩论一样兴奋、好斗、竭尽机智、暗计得失，她呢，全然不在乎。

从俱乐部回来她就高兴地通知我，她请了六位客人来开晚会，吃中餐。我用了一天时间，摆了一大桌中国式冷餐。客人们尽兴离去后，她感激涕零地对我说，他们是她丈夫生前的好友，丈夫故世后，是我帮她恢复了与他们的交往。从这个晚会后，她恢复以往的正常社交。她搂着我说：“你知道你多么重要吗？”

我动心地说：“我很高兴能帮助你……”

“哪里是帮助，你改变了我！”

我有点窘，心里埋怨自己对老太太的挑剔与刻薄。紧接着她说：“上次我俩一块去看那个画展，门票是十元。你记得我当时是

请你客还是说好各自付钱？”

还在情感世界流连忘返，找不着归路的我一时尴尬住了。似乎我做任何反应都太生硬。我似乎不愿承认我听懂了她的话，这样我不至于让兴冲冲忙了一整天的自己太失望和扫兴。然而她有些担心地追问我，是否听懂了她的意思。

我说我会立刻付她五元钱，她这才放心回卧室去。

第二天早晨 我替她擦澡时 把那五元钱放在她床头柜上 并明白地告诉了她。她扭头将它核实一下 又继续闭上眼 回到她素有的安详和耽于享受的表情中。我擦洗着这位七十六岁的富有老妇人，仔细得如同擦拭一具被雕镂得过分精细的摆设。不要投入任何感情 只把它当一件工作 你就会干得愉快得多。你以为这种肌肤厮磨的相处会促出一种情感的滋生，那你就错了。

我努力说服、诱导着自己。

她睁开眼 说我刚来此地时脸看上去很滑稽 现在好多了。那是因为我在郭家被烫伤的瘢痕未褪干净。至今，眉心的一块痂仍不肯脱落。她突然说这块痂长得很是地方 不偏不倚 完全可以镶块宝石进去。

“你长得很安静 镶块蓝宝石进去一定合适极了。”

她在我喷出的香水的雾后悄然笑了。

我决定一旦发现合适住处就离开这里。我受不了她的蓝宝石。下午从学校回来 李豪已等在门口。见他又开起那辆被我喻作“会移动的垃圾箱”的车 我问他花八百块新买的车哪儿去了。

“爆炸了。”他的神情仿佛吹炸了个泡泡糖一样无所谓，“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好好的，引擎突然爆炸了，一路汽车都被我堵下来，我他妈的好出了一阵风头！”

本来已经和他和解的孙燕这下又和他崩了，哭了一夜，说他让她丢尽了脸，还说他花那么多钱买了部车只听一声响。还控诉他到处帮别人忙 忙得日理万机 自己的日子却过得一塌糊涂。

“我差点忘了，”李豪说，“这是给你买的。”他拿出一件花里胡哨的T恤，“一块钱一件 我觉得合算 就给每个朋友买了一件。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这么好的机会买便宜货的。为这事孙燕也跟我哭 说我闲事管得太多。中国人就是各顾各 现在在海外的中国人有钱的有的是 有地位的也有 有没有势力呢 没有。能不能影响美国的政治呢 我看办不到。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 碰到一个好机会就想到大家 那每个人的好机会就多了几十倍 对不对？”

他兴奋地向我张开两只手。

我笑道：“你来是不是叫我到孙燕那儿给你求情？”

他想了一会儿：“我是叫你评评理 我怎么错了 我很痛苦你知道吗 在这个国家，一个人孤独 两个人又打架。我看真叫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天到晚是眼泪 上星期为什么孙燕和我闹得死去活来 就因为我衬衫口袋里放了支圆珠笔 扔进洗衣机一洗 白衣服被划出无数道道，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穿它不嫌丢人 她有什么人可丢？！”

等他钻进车门时对我喊：“某食品店的鸡肉才二角九一磅！……”

傍晚在门外小径上走 发现草丛里有个东西一闪。拾起来 见是一枚蓝宝石。我大喜若狂地给严平打电话 韩寒接的。我说这回老太太不必再以它折磨人了，我也不必敏感，从老太太话里找刺儿往自己心里戳。我从此可以彻底摆脱嫌疑。在这里安生住下去。我恨死找房；从报上密密麻麻的租房启事中找出合适的，再一家

家去看、面谈、讨价还价、搬出搬进。

“慢着慢着，你在哪儿捡的？”韩寒问。

“门外不远，肯定老太太锻炼速走时丢下的！”

“门外就不是她家的地产了。”

“什么意思你？”

“什么意思还不懂，拾金不昧是次要美德，在美国，又不在她家地产上，谁捡了归谁。你是碰巧知道她丢失一个蓝宝石，倘若你不知道呢，你还给谁去？”

“我就是知道嘛，知道不还，不真成偷了？”

“那我不知道。我既不知老太太是谁，也不知蓝宝石是什么。你让我来捡，怎么样，你把它扔回去，我现在就来捡，等我拿到珠宝行去卖完了，咱俩对半分钱。”

“这怎么行，她本来就怀疑我……”

“反正她已经怀疑了，你干吗白担一回罪名，再说你帮她干了三月的免费厨子、清洁工、熨衣娘，加一块儿，也不止这点工钱吧，从道德到法律，你都说得过去！”

我叫他“滚一边去！”

我从来没这样焦灼和喜悦地期盼娄贝尔夫人回来。

我几乎将她堵在门口，就将那颗蓝宝石捧给了她。

她客气地说了声“谢谢”，然后说：“我明天把它带到首饰店去鉴定一下。不过你有把握它的确在门外草地上？”

刹那间，我又回到对这种语言最初的混沌状态。我不懂它，也觉得幸而不懂它。它是一种永远使我感到遥远而陌生的语言。

我在找到蓝宝石的当晚就开始在报上搜寻租房启事。各种各

样的启事 有寻物和寻人启事。忽然有块空白 只有几行字：“假如发现这个启事 请给我回个电话。”我视觉中一下出现已旧去的栗色头发。他在找我！执著而不抱希望地找我！

我翻出这一个月陈报，在每个相同的位置上都找见了这个空白 都有这几行淡泊的苦苦寻找。

我置身于铺天盖地的旧报中，感到他的呼喊包围着我。这呼喊回声四起 湮没着我。

回应吗 我愁苦着。我正无家可归。回应他将是一种归宿。不，也许。某一天，我会回应，那将是我真正听懂这呼喊的语言的一天。

大陆妹

大陆妹当然不叫大陆妹 她名字太好 别让我写糟蹋了。大陆妹长得也好 就怕一写也会写俗掉。能说的就是她悄悄气气 静比动多 动起来也像静。大陆妹得到最大的恭维是“你真不像个大陆妹”。大陆妹一天到晚听到这个赞美。回回她很领情地给个笑。人想 她没笑出多少快活。

大陆妹是半年前从大陆来的。找上门时，自己介绍自己是这家已故某老二房妻的外孙女。没讲完，大陆妹就没信心再往下讲，似乎领悟到：远到这样的亲就让它远得没影拉倒了。

“是我妈叫我来的。”大陆妹在被人提提防防护进门时这样补一句。窘得绝望的她只得抵赖。再找个机会 大陆妹又来一句：“我不会住这里的。”

这话多出来的 没人说过要她住这里。

大陆妹说她有住处，同住的是另外五个大陆妹。从入夜到清晨都有人归来或出走，上床或起床。“就是有点吵。”大陆妹脸有点淡蓝的白，在那些无眠的夜中沓的。

大陆妹进门时，这家正备晚餐。晚餐总要留她吃的。

唐太太是这家女主人，很有章程地在厨房小跑，灶头到水池，水池到案板。自言自语：“菜还要洗啊，还要切啊，八只手脚也不够啊。”见菜已在淘箩里，摆得扎扎实实。大陆妹没声一样说：“菜洗过了。”又看案上黄瓜切得线粉一样。大陆妹一点动作也没有，事情都弄妥了。

晚餐桌上，唐太太对就餐人抱歉：“黄瓜切得太细，吃不出脆头来了。”

“下次粗切切就好啦。”她看看大陆妹，笑得很长辈的。

大陆妹心为那个“下次”涨落一下。弱弱点头，对唐太太给的补过机会示出感激。

大陆妹吃得很细，作用的却是只大碗，还有只大盘。其他人用的是一色青花碗，都像大了些的盅。都说大陆来客一是吃得多些，二或许有病暗里生着，大陆人活得将就，不病出来自己也不知道。因此大陆妹用的碗碟便另一样了。

饭后唐太太说想让大陆妹住几天，家里空得出屋来给她睡的。她记住了大陆妹正开始暑假：“倒是有个墨西哥女人一礼拜来帮我两天，扫扫擦擦，熨熨衣服。上月我请她走了。”

大陆妹没问为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吧——”唐太太严重地瞪着眼，喘息也噎住。

“为什么呢？”大陆妹问。漠然怎么行？

“家里丢掉一只钻戒！”

唐太太眉眼、音调都在讲鬼故事似的。

“唉呀！”大陆妹真心为唐太太心痛一下。

“没几天找到了。”唐太太语气正常下来。“我还是请她走了。那只钻戒让我受得一场惊吓足足够了，我再不想外面请人来做家务。不然老有个人要你防你说烦不烦？”

几天后，大陆妹开始独自在厨房、洗衣房忙。她忙不像唐太太那样有声势，见她闲着就忙完了。唐太太已留她下来，说是每月付她工钱，吃住在“家里”。大陆妹自然肯的。

当晚有十多个客人来吃饭，唐太太头没做，指甲没修，得体衣裳也缺一套。备下一蒸一烤两只大菜，余下的，她对大陆妹一俏皮、一撒娇地笑：“拜托啦。”

“干烧鱼会吧？”

大陆妹说当然。

“讲给我听听，怎么烧？”唐太太一面拔袜蹬鞋，外面唐先生的车引擎轰轰地催。

“先备料，葱、姜、蒜、辣酱豆瓣、香菇、肉……”

“不对耶，”唐太太说，“那是你们大陆的烧法。”她扳着手指，眼朝屋梁上觑起：“要……碎猪肉、香菇、豆瓣辣酱、蒜、姜、葱！”

大陆妹点头，表示两份一模一样的东西，唐太太的仍正确些。

大陆妹在席间出出进进，十来个客人间不断有人问：“大陆来的？——一点不像大陆来的！”

后来住久了，大陆妹一听这话就悄没声一笑。她是对这句因果颠倒的话笑：既然一点不像大陆来的，又凭哪点所有人脱口而出地先断言她“大陆来的？”

这样想时她在熨衣服。

衣服熨得太多 大陆妹就唱歌。唱歌很解闷也解乏。大陆妹当然都唱大陆的歌。什么“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也难留”“四十里那个平川哟 瞭呀么瞭不见个人。”山西民歌、陕北民歌，一根直嗓子捅出来 痛快 有烦有怨也冒掉了。正唱 唐太太的女儿珍妮推开洗衣房门。

“My God! 你们大陆的歌吧？”

珍妮生在台北，念完大学到美国的。

“你唱得好怕人的！”

大陆妹看着她，嘴里一个高亢的尾音被杵回嗓子眼儿。大陆不光是我们的。什么时候成了你们、我们呢 不是这土腥的歌合成的黄土文化，生育出你我今天的国音乡韵？你的父辈离乡时太匆匆 带走的就给了你 不能带走的 便留给了我。带走的也属于我，留下的也属于你。这歌是他留下的 是他想带却力不能及的。这歌就是无垠黄土本身，是泥沙俱下的长河本身。是你所不认识的阔大不尽的穷山恶水很古很痴的抒情……当然，大陆妹没对珍妮说这些。说这些或许会更吓着她。

大陆妹不再唱大陆歌去吓人了。这房子里有的是歌，从邓丽君到蔡琴。

却是珍妮五岁的女儿娜拉有天冒出了一句又直又高的啼噤，惹得全家神经一错位。只有大陆妹听懂了。大陆妹有些感激感动地走到五岁的、只肯讲英语的娜拉身边。

以后就常常见大陆妹待在小小娜拉身边。

娜拉有天在饭桌上仰首翘腭：“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大陆妹眼毛闪闪的，筷子停在她的大碗大盘上。

唐太太与外孙女调侃：“什么是故乡呢？”

“故乡就是故乡嘛！”小女孩受不了外婆的寡知。

“这样子啊！”珍妮诡看大家一眼，“故乡到底是什么呢？”

“故乡是 Mushroom(香菇)”

大家都乐疯了。大陆妹也跟着笑。她懂得凑趣。小娜拉在人笑时溜下她的高凳，钻到大陆妹臂弯中，不时从那里伸出脸，来一句：“花飞花落飞满天”要么：“彩线难收面上珠”甚至：“质本洁来还洁去”。

大陆妹一回两回纠正娜拉，轻轻声地。问是什么，小女孩替大陆妹答：“红楼梦呀？”

珍妮大声地：“这样子啊！”转向大陆妹：“你们大陆的国语有许多声音都怪怪的。垃圾，应该是 Le Se 啊。”

唐先生说：“垃圾、Le Se 都对。”

唐太太：“怎么会！”

珍妮隔桌对女儿叫：“坐到自己位子上，你这样子，阿姨怎么吃饭！”

小娜拉不理睬。听唐太太纠正大陆妹的“垃圾”，头仍钻在大陆妹的臂弯里。人发现娜拉越来越经常地将头这样钻在大陆妹臂弯。直到一天，大陆妹耙净前后院草坪上的落叶回来，一进门，见小娜拉被所有成年人围住。大家站着，娜拉坐着，哭丑了脸。

大陆妹没问。她眼睛却问：“出什么事啦？”

珍妮“哦”了一声，出来张顿开茅塞的脸。她叫大陆妹：“过来过来！”其他人也跟着瞅大陆妹，也跟着开窍地明了眼。

大陆妹想，唉呀，别又没了个钻戒。她在人指定的椅子上坐下，没稳，头发就被人揪起了。

“你看你看，这不就是吗？”珍妮嚷

大陆妹头皮哗哗碌碌 疼得细碎 知道那是发丝被牵起 拔下。

“不像 和娜拉头上的不一样！”唐太太说。

大陆妹不懂他们正讨论的事。她满头是忙乱烦躁的手指。

“怎么会？朱丽班上的老师马上把全部小孩子的头发都检查过了 都没有耶 从哪里得来的呢 娜拉又从来没和邻居小孩子玩过……真要死了，老师不要娜拉去了，要我把她头发上虱子都弄干净 再要张医生证明 才允许她再进幼儿园！”

一些手指头在大陆妹头上发起脾气来。大陆妹突然明白他们在她头发里探勘一样找的是什么。

“我从来没生过头虱！”

“生过也没关系啊！”唐太太一脸劝她想开的慈爱，“美国办法很多的！大陆是大家一块洗澡，也不是天天洗，一人有大家都有了！”

“我……连虱子都没见过！”

“我们也没见过 这次大家都想见啊！”

大陆妹脸血红红。她的勃然大怒就是个血红红的脸。没人看见她的脸 它给头发遮严了。那么多手指在她头上缠丝。最后翻弄她头发的是个治头虱的医生，他在大陆妹头发上什么都没翻出来。

许多日子了。大陆妹开始说“吃饭”是“吡饭”，“垃圾”是“勒色”。大陆妹头发也不再结成一根辫子 而是披散开来。大陆妹早就不唱那些听都听得出土腥的歌。

这天又有客人来吃饭。四对夫妇 都是珍妮的年纪。唐太太早已放心大陆妹全盘统治厨房的文文武武。唐太太夸大陆妹上菜也

颇有样子。上甜食时，大家已谈熟。冷菜谈生意，热菜谈家常，到甜点，人就连篇打诨了。一个年轻太太绷紧指尖戳戳自己先生：“你乖不乖呀，不乖给你找个大陆妹！”

都笑了。大陆妹也笑，不笑多孤立。

收掉麻将桌，洗完消夜碟子，已是凌晨。大陆妹坐下来。客厅在静中大许多似的。衬衫胸前口袋有什么窃笑样地响，大陆妹掏出它。一张二十元美金钞票，新绿新绿。一位客人塞给她的，过意不去她一场辛勤。

无意中，她翻起当天的华文报。有篇文章是纪念一位已故老作家的。是她学文学时最喜爱的一位作家。

他的作品读也读得出土腥，最新鲜的土才有的腥。

大陆妹忽然哭了。不止哭作家的死，死的也似乎不止作家。一切东西都要褪尽泥腥了。她是哭这个吗？也不尽然。

小娜拉已一觉睡醒，这时悄然出现在大客厅那一头。灯光使她的脸挤得很皱。她慢慢走近，好奇着大陆妹脸上的泪。突然，她出来了，又弱又沙的声音：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大陆妹怔了。看着小小的、渐渐走远的女孩，大陆妹的泪竟迅猛起来。

海那边

没人留神王先生也进了冷库。没人看见王先生怎样拉开弓箭步，以骗腿儿上马的姿势在泡的屁股上甩了一下。也没人听见泡摔下去的响声。那其实很响很响，泡手上端的十磅的一块冻虾都摔成了四瓣。泡摔下去时手想去够个什么把稳自己，翻掉了一桶四川辣糊 红艳艳地酱了他一头脸 把个磕碎的脑门也酱在里面。看见泡出来时都不知他在流血 脑门、鼻子、牙 全与辣椒糊红艳到一块了。

泡是个英文名字——Paul。说是这地方有王先生就有泡了。还说是这城里有中国人就有王先生了。不过城里的中国人从来不来吃王先生的餐馆，虽然在餐馆外都跟王先生做朋友。说是王先生的中国菜都不是中国价儿。

王先生叫王杰端，餐馆就叫杰端菜馆。两个字在中文里也是

个意思。没人叫他王老板，似乎王老板听上去是人世间顶小一个老板，倒不如王先生，听着有些来历，有些谱。王先生的来历泡最清楚，一旦王先生跟客人们摆他的谱，讲起他在耶鲁的“想当初”，就拿拇指往身后一戳：“问泡去！”真有人问过泡：“王先生真在耶鲁念过书？”王先生是因为家道中落休学的？泡都把头点得殷切，说：“是、是。”也有人问：“王先生在耶鲁念法律？”泡点头，马上有人驳：“王先生学的是医！”泡仍是点头。泡就是那副痴傻者的诚笃模样，谁叫他，他不是扛着什么就是搬着什么，抬眼看你，像刚解了眼罩从磨上卸下来的驴，还得待一刻才明白东南西北。

刚刚他就搬着那一大块冻虾被王先生叫住的。

没人知道王先生听了两个女学生什么话。这城里从两年前开始出现中国大陆来的女学生。女学生在王先生这里都做不长，很快就找到工作了——在王先生这里的一份事，她们从来不叫“工作”。只有两个一直做了下来，一个戴很厚的眼镜，两只眼像两个靶的靶心；另一个嘴唇上长一圈小胡子。两个女学生每晚下班由泡开车送回家。这天俩人一上班就跟王先生哭去了。

没人知道泡对她俩怎么了。泡是个脑筋残废的人，手脚倒是很听使唤，但只听别人脑筋的使唤，他自己的脑筋支配他的手脚，就出错。出了错，也不该他那个残废脑筋负责。王先生就这样对两个女学生解释的：“报警，我们中国人不找美国人报警。”王先生说。

女学生被王先生各赔偿了一百块钱。

“都是中国人。你叫鬼佬绑走他，他们也没有一百块赔你。”王先生说。

王先生就唤泡进了冷库，紧闭了半尺厚的门。然后就把被“法

办”过的泡指给女学生看了。

女学生们从此不见了，没人知道是她们辞了王先生还是王先生辞了她们。后来的两年里再有大陆女学生来找工，哪怕懂得讲王先生的乡语广东话的女学生，也没被收进“杰瑞菜馆”。收的都是男学生。男学生也做不长，没多久就都发现离这儿一百多里的芝加哥有的是中国人的气候。只有一个没走，他叫李迈克，会讲广东话。没人搞得清他是哪个学校的学生，他留了个社会保险号在求职登记表格上，王先生一看，多了一位数字。王先生没动声色。

李迈克长得瘦小，很干净，相英语凡是该讲的，都讲得纯正。他懂看眼色，摸感觉，往餐桌上添什么撤什么，都不必客人召唤。李迈克也肯干，有时辞工辞得只剩他一人，他仍是方寸不乱地周旋在十来张桌子之间。王先生的妻子王太太这种时候会来帮一帮，她一来，李迈克还分些心照应她，前脚她上错菜，李迈克后脚悄悄给她纠正，代她向顾客道歉。这些王先生都看在眼里。

王先生没给李迈克加过薪；不加薪李迈克也一样会干下去。有时李迈克汗渍在他白衬衫背上画了“地图”，王先生就来一句：“迈克呀，苦到毕业就好了，就做大公司去喽。什么时候毕业呀，迈克？”

李迈克逢这时就作哑。他三十七岁了，从哪儿往哪儿毕业，现在他明白社会保险号码不是想当然写的，多写的那位数，现在锁在王先生档案柜里。

女学生们离开那晚，李迈克恰是头回试工。他见泡从冷库里跌爬出来，跌爬到水池边去洗头脸。所有人都“血呀血”地惊喊，泡却嗡嗡气地说都是辣椒糊。李迈克还见两个女学生相互递着窃窃的笑。

那天夜里关门后，李迈克见泡还在水池边洗脸。

“泡。”他从背后拍了拍泡的背。泡不洗了，却也不转过脸来。

“泡你转过脸来。”他说，手还拍在泡那铺一层傻膘的背上。泡就是不肯转脸。“人都走了，泡。”李迈克说，慢慢将泡的身子扳转向自己，他开始清理泡头上脸上的伤。

隔些时，泡脸上的三个伤口都长愈了，只有鼻梁上那处疤比他肤色浅许多，乍看像鼻梁骨暴露一段。泡不算太丑，落疤后他的样子使他的痴傻带一点凶残。

“泡，那天你对两个女学生做了什么了？”许久了，李迈克才问。

泡瞪起两只马来种大黑眼睛。看着这双眼，谁都会想，不会有比它们更空洞单纯的东西了。白眼球上已有了些浑黄，是肥胖和衰老的症候。泡至少五十了，浓密的头发白了半数，脸上因多肉而不见明显的皱纹，但萎缩了的嘴唇，以及因嘴唇萎缩而延长了的人中使泡有了副类人猿的面孔。

“我忘了。”泡回答。

“你开车送她俩回家的。”李迈克替他开个头，让泡顺着把故事讲下去。

“我忘了。”泡不太耐心地说。

“你忘了什么了？”李迈克企图偷换逻辑。

泡说：“你问王先生去呀。”

“王先生不在……”

“王先生打马球去了。”逻辑让泡给偷换了，不过他不是存心。

每天午饭时间一过，王先生就换上英国式骑装，戴上雪白的手套从餐馆消失了。王太太一向给自己和孩子们在Kmart(美国的

廉价连锁百货店买衣服，而王先生一年四季的Polo衫都是真货。那帮子马球朋友很识真伪，并对真伪很有态度。王先生讲给球友们，他的马球是在耶鲁学的。还说他上耶鲁时期，家里还遣了个仆人料理他生活。仆人也学了马球。为伺候少主人练习，一回被马扔出八码远，救过来脑筋就不做主了。所以他王先生生活一天，就养那废人一天。王先生的球友也来杰瑞菜馆吃过饭，但他们从来没有把王先生的故事与那时而扛着重物进出的泡联系起来。

因此在王先生打马球的时间，餐馆就剩下泡和李迈克。大厨只管做晚餐，其他侍应生要到下午四点才来上班。这段时间泡就用来包春卷，折餐巾。没人在这两桩事情上胜过泡。因为泡不像有脑筋的人们，这类事做不久就烦，一烦就企图在每个细节上生出花样，渐渐使这桩事远离了它的规范。泡一旦被教会这套动作，就好比一台安排好程序的机器，每个细节都被控制得百分之百的精确。抖开餐巾，对角是一丝不苟地相折，再以指尖压线，再折对角，从不多一个动作，也从不省一个动作，即使是可以省。这部人形机器一旦被开动，仿佛就不会停下，即使你抽掉被他操作的实物——或餐巾或春卷，他仍会将这套动作做下去。因此每当泡折完最后一块餐巾，他两只手会在空中不知所措一会儿，才停下。像关闭机器之后的余动余震。

“泡，你对两个女学生做了什么？”李迈克又问。

“王先生记得。你去问王先生。”

“你摸了她们……”

“我没有摸她们，我请她们摸我，你去问王先生——是我请她们！”

李迈克不说话，光吸烟。王先生一回来，他烟就吸不成了。

泡眼睛盯着桌面上整齐密匝的春卷。一线口涎从他松开的下唇垂滴下来，在空中弹了弹，落到一只春卷上。没人留意过他的表情。如泡这类傻人往往有种不与世道一般见识的超脱表情，这表情往往是快乐的，而泡却不是。泡是个最不快乐的傻人。泡明白自己是傻子，就像狗明白自己是狗。而狗乐意做狗，泡做傻子是不乐意的，不得已的，他只是尽心尽力地做这个傻子，因为他知道除了做傻子，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泡甚至明白傻子的意义，其中之首就是傻子不能有女人。王先生惩处他之后对他说：“泡，懂了吧，你那东西拿出来，请她们看，她们就要叫警察。明白了？”

“王先生说，我脱裤，都是她们不好。因为我是傻子。”泡忽然说。

李迈克笑着撸一把泡那油腻发黏的后脖梗。人人都占他傻的便宜，包括他自己。过一刻，李迈克说：“泡，你不傻。”

“我傻！”他瞪起李迈克，不懂那双眼里的陌生东西叫怜悯。“去问王先生！”泡口气急了，似乎李迈克要勾销自己名分下的优势。

“你不那么傻。说不定哪天就有个女人肯做你老婆。”

泡一下子不讲话了。

这时听见王先生在前厅开骂，说四点了门上还挂着关门牌。李迈克赶紧熄了烟头，站起身，准备往前厅去。

泡抬脸问：“哪天呢？”

王先生发现泡一笑起来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这是张不笑的脸，笑的肌肉在形成之前就死去了。因此泡是拿眼睛，其次是拿嘴唇、牙齿来笑。奇怪的是这笑并不难看，因为眼睛笑出来的笑远比

皮肉来得深。尽管泡的笑有模仿成分——人人笑时咧嘴，他便也咧，咧得相当透彻，像早年间的牙膏广告。

王先生偷偷注意他这样对着空无独自笑已好几日了。别是他的痴傻恶化的吧？进入五十的泡很可能再丢失原本就缺乏的脑筋。

“在笑什么，泡。”王先生坐在了泡对面那片空椅中。这是饭店关门后，伙计们吃饭的时间。

泡一点也不笑了，手将一片纸似的东西拙劣而迅速地塞进胸口的衣袋。

“泡，你什么事都不瞒我，是吧？”

王先生带哄诱带威逼地盯着那只衣袋。

泡想把偌大一块胸脯躲出王先生的视野。

“不瞒我？”王先生找着他的眼睛问。

泡不吱声，睫毛抖得像垂死的蛾子翅膀。跟前放着堆尖一大钵饭菜，王先生抓起筷子，往他手上一杵，说：“吃啊。”泡忙感激地慌忙往嘴里扒饭。本来是他名分下的饭，给弄成了王先生格外的赏赐。

王先生对着凶猛进食的泡说：“知道你就是又跟他们赌去了。”

泡忙抬起头，说：“NO!NO”张着的嘴里翻动着白的饭、绿的菜、红的肉，搅拌得不分彼此，很不受看。他舌头在一堆稀烂的食物后面一个劲“NO”好一会儿才“唿隆”咽下，又说：“你不要我去，我就没有去过了！”

王先生忙又说：“吃吧吃吧！”他相信泡，胜过相信他自己。他自己有前头讲了大话，后头忘记了而说不圆的时候。泡不会，凡是王先生讲的话，都是铆进他脑子的。他脑子不容易被铆进东西，

但一旦进去 任何人休想往外搬。整三十年 泡对王先生的忠实，比王先生自己对自己还忠实。王先生三十八岁上讨了王太太，王太太不高兴泡在家里占间地下室，害得她没地方堆破烂，才打发泡出去单住的。

“又是那个娘们借你电话了。”王先生说 前阵泡隔壁搬来一家越南华侨 说是电话坏了 女人天天借泡的电话打。泡收到电话账单时这家人已搬走，那女人整整打掉泡三千块。是王先生费许多事把这家人捉着的。

泡忙否认，说他那半塌的楼上再没住过女人。

“跟你说你命里没女人。”王先生说。

泡不吱声。

王先生手指在空中一点一点 点出他话的板眼：“想 你命里也没有。”

泡忽然念咒般说了声又长又低的“有——”。

王先生眼睛蓦地一大。泡这时又是笨拙而急促地从胸口衣袋挖出那张纸片。王先生一看 是个年轻女郎。女郎顶多十七八。王先生觉得她眼熟 却想不起是谁。相片给汗沤软了 刺鼻的一股泡的体臭。

“它是什么？”王先生问。“迈克给我介绍的。在大陆 我要跟她结婚。”

“什么？！”

“迈克给她写信了 她同意。迈克说总有一天 他有空了 就带我去大陆见她。”

王先生觉得这些个词儿是给填进泡嘴里的。泡从来没有如此有条理地讲过话。“把它给我！”王先生朝相片猛伸手 像要从泡身

上摘走什么。若在平日 泡绝不会有如此凶猛的防御 他甚至连反应都不会有，温顺地任王先生给他或文或武的教训与教诲。泡这次却以自己庞大的躯体护住那臭烘烘的相片。

王先生走开，回头见泡又笑了。这回可是眼睁睁看着泡的笑怎样从他的大黑眼里怒放开来。这笑或许是泡惟一没被痴傻污染掉的那部分灵魂。

李迈克听说王先生要他去经理办公室谈话便料到什么事了。倒没怎么紧张，究竟不是亏理的事。他知道泡为了那两个女学生挨了王先生的惩治。也明白王先生为了泡而不再聘女学生。都是为了泡好，为了泡能够像头阉牲口那样太太平平活到死。

本来李迈克没打这主意 直到那天 餐馆里来了两个洋婆儿。又是王先生去打马球的时间。两女人硬是敲开了餐馆的后门，脸上带着坚贞和无赖的笑。俩人都是办公室小姐的穿扮；肩膀方方的 裙子窄窄的。一个有四十多岁 另一个起码七十了。她们手上都捧一摞教会印的讲义，两只被冻得鲜红欲滴的鼻子在她们发蓝的脸上极触目。她们说明来意 每吐出一个神圣的词汇 嘴里便喷出一圈洁白的雾气。

李迈克很头痛这种传教的女人。因为她们是女人，也因为她们推销的是伟大的精神补剂而不是洗碗液，你不能太粗暴地轰她们出去 往往得听她们把开场白讲完。

一完 李迈克马上笑眯眯说：“好极了 不过我是佛教徒。”

正待关门，年轻的那位已将一条瘦骨嶙峋的腿伸在门与框之间。她红红的鼻尖对李迈克身后的泡一挑：“你呢？”

泡没命点头。

“他不懂……”李迈克想说泡不懂她们这些高尚的事 泡也不

需要信仰，泡会在讲义上印的女人身上画些他想当然的器官。然而来不及了，泡已把个阔大的脸盘向日葵般巴巴地迎向两个女人。

女人们坐定，希望有人邀请她们喝杯热茶。

李迈克忙说：“泡，去沏茶！”他想趁泡离身的那一会儿介绍给两女人，泡是怎么回事，省她们些美好语汇。

不料泡坐着不动，对他喊：“迈克，去沏茶！”

女人们在几句话之后便发现泡的问题了。她们开始尴尬，不断吸溜着她们长形的大鼻孔，似乎闻也闻得出泡的痴傻。

泡却静得跟一堆货似的听着她们，而他视线的投掷部位让她俩烦恼。她们把直往上跑的紧身裙子不断往下拽，却仍打发不掉泡的一双大黑眼。对那裙子下的晦暗，泡毫不掩饰他深沉的无知与困惑。

女人们离去后到处找不见泡。一些刚运到的蔬菜大米需要泡去搬弄。厨房一片喊“泡”的声音，全是骂一样的喊。

李迈克在冷库里发现了泡。泡裸着的下身看上去跟这里冻着的一切东西一样不新鲜。泡的蚌须般的几根长眉上挂着霜，半启的嘴弥留着悲惨的霎时欢乐。

李迈克狠狠将一堆脏衣物砸向泡。他不懂像泡这样一条命干吗还活着。

当晚下班后他请泡到自己公寓。他看着这个痴胖的五十岁男人，发现自己心里有种阴森森的冲动，他几乎忘了他请泡来做什么，似乎“喝一杯”仅是借口。像是他将这傻子诱到这个绝门绝户的地下室来是个阴谋，是想替一切人行行好让这傻子就此没了。也替这傻子行行好。

李迈克安排泡坐在那张地铺上。它是他惟一的家具。当他端两盏带DDT味的劣酒到地铺，泡忽然抬头问：“你老婆呢？”

李迈克一个哆嗦。“在大陆。大陆就在海那边。”

“海那边。”泡说。脸奇怪地出现些向往。

李迈克把酒搁在泡面前的地上，从裤袋掏出钱包，又从钱包抽出一些相片。抽掉相片的钱包只剩了扁薄的一片。他指给泡相片上的三个人：他自己、老婆、女儿。下面的相片就是老婆和女儿两个人的了。女儿一点点变大，一点点变得与李迈克酷似。他告诉泡，老婆和女儿已经整整等了他七年。

泡吃力地在想一个问题。他渐渐想明白了：李迈克的老婆不过也就是一张相片。

那晚上泡从李迈克家离开时，怀里揣了张女郎相片。

王先生的办公室夹在雇员的男女洗手间中间，很小，没窗，所有光源都来自头顶上一支日光灯管。所有进入这里的人立刻成了淡紫色。王先生不知不觉自己的脸色，只认为李迈克那淡紫的脸十分令他生厌。还有他那灵巧、那善解人意的微笑，都在这片淡紫中显得伪气。

王先生将白手套挨着手指往下摘，一会儿又将它们顺指缝理回去。

“王先生……”

王先生看他一眼，基本是以白眼球的动作理会他的存在。王先生没有请李迈克坐。

“你给泡介绍了个女朋友？”王先生问。

“她看上去只有十六七。泡是打定了主意等你带他回大陆，娶

她来做老婆。”王先生说。

隔一会儿李迈克才笑笑：“哪辈子回得去？”

王先生会意地递了一个冷笑，李迈克不往下说了。那多一位数的社会保险号码就锁在那黑色档案柜里。在此地做长些的人都知道泡存了不少钱。王先生在钱上一点不亏着泡，该给红包也给，该涨薪也涨。而泡没有花钱去处，每件衣服都穿成泡的一层皮。泡的最大开销是上当。王先生认为李迈克自然不会为泡白扯这番皮条。

“你们讲好钱数了？”王先生说。

李迈克猛将下巴往前一伸，表示不懂。他心里却是懂的。

王先生又说：“泡傻，我不傻。泡给谁欺诈了，还有我呢。泡就是条狗，他也跟了我三十年了。”

李迈克抢一句：“都是为了泡好啊！”

“你把这个小姑娘给泡，让泡毁了她，不然就是她毁了泡……”王先生脸又紫一成：“我晓得大陆有些女孩想出国，瘸的瞎的都嫁，嫁来了再另打主意。要不就是你在两头瞞，两头得好处！”

李迈克欲启口，王先生手一挥。

“去，跟泡讲清楚，没那女人。是你逗逗他玩的，去告诉他，根本没那女人……”

李迈克突然说：“是没那女人的。”

王先生以为听错了，白手套一举，像是马球场上要求“重来”。

李迈克平和而清楚地说：“没那女人的——相片是我捡来的。不过我不是逗泡玩。”接下去他告诉王先生他在一家中文书店门外捡了这么张相片，不知是哪个不走红的电影明星，大概谁买了，看厌了，便丢弃了。他就这样捡来了它，跟老婆的相片一块塞在钱

包里。他没对王先生讲出口的是 他偶尔也拿出它来看 对着它发生一些联想，这些联想在老婆身上是绝对发生不来的。

王先生不知是释然还是更心闹了。他“刷刷”抽下两只白手套说：“那你骗他 你要带他回大陆 骗他那女孩子同意跟他结婚！还骗他 她写来信了 说会等他 安的什么心哪 泡是个脑筋废掉的人 听了这种谎他会信 会一直想，一直等——到他死 你怎么办 你真带他回大陆？”

李迈克心想 我回不去大陆的 或许永远回不去。因此泡可以永生永世地等 永生永世地有份巴望。但他什么也没对王先生说，让王先生顺畅地把脾气发完。他知道王先生真心为泡好，真心地护着泡直到泡好好地老死。

王先生说：“你是回不去大陆的 对吧？”

李迈克不做声。

“除了给人送回去。”王先生又说 揭露性地笑笑。

“好了，”王先生放大音量、气量，“你出于什么动机 我不计较 就请你马上把相片要回来 撕掉 告诉泡 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

“我不能。”李迈克默然一刻后说。

“为什么？”王先生威吓地压低声。

“去就你去要吧。我不去。对不起 王先生。”

“你一定得把相片给我要回来 撕掉 把话前前后后跟泡讲明白——你编的瞎话，你不去讲明白谁去？怎么忍得下心哄骗这么个人呢？”王先生说。

李迈克看看王先生的脸紫得厉害。他原以为王先生顶懂得泡。

泡见李迈克从王先生办公室出来，整个人都耷拉着。泡喊他：“迈克！”李迈克像没听见，径直往前厅走。泡为李迈克留了一碗虾，不然晚班前的‘垫一垫’就没他份了。

“你吃吧，泡。”

泡郑重地说：“是虾！”

“你吃吧。”

李迈克走开去分布餐巾。泡端着那碗上了红颜料的虾瞅着他。泡觉得这个矮小的身影失去了素有的灵巧，餐巾好几块被摆反了。泡有些怕，却不晓得怕的什么。摸摸胸前衣袋，还在，不放心，抠出来看看，的确还是她，仍是那么个样子朝他瞪着眼，眸子那么乌亮，像刚从嘴里吐出的龙眼核儿。相片很软很软，早失去它原先冷硬光亮的质地，被泡强大的体魄孵成了一块肌肤。泡现在再不看别的娘们，李迈克讲给他道理：“看，他们也不是你的，你有你的了。”

泡走到李迈克跟前，说：“她写信来了。”

李迈克抬头看着泡不再空洞却依旧单纯的眼睛，说：“嗯。”

泡又说：“她等着我。”

李迈克笑一下。他明白泡不在发问，正如他自己早已停止发问——她可还在等？等我到几时？依稀而遥远的妻子早已变得犹如希望本身那样依稀而遥远，而相片是他捉住这希望的惟一凭据。

泡将相片托在他芭蕉叶般圆阔的掌中，说：“她等着你带我回大陆。”泡深沉起来：“大陆很苦哦，她跟了我来，就不苦了。”

李迈克摆完最后一桌的餐巾，伸了伸脊椎，说：“泡你说得

对。”

泡问：“什么时候呢？”他兴奋得轻微发急了。

李迈克说：“唉，泡，想想看，我老婆也在大陆啊。我回去，你就回去，嗯？”

他拍一下那半堵墙似的肩，笑着。泡不懂那笑里的烦重心事。这么恳切的言语，这么肯定的一拍，泡的心神马上休息下来。再看相片，嘴又龇成了个牙膏广告。

里面有人叫泡去搬重大物件，泡应着去了。想想，还是回来端起那碗虾。他得把它藏起，藏给李迈克晚班后吃。毕竟虾在雇员们的晚餐里是稀见的，算一回口福。

当晚餐馆来了两个不打算吃饭的男人。他们从厨房那扇门进来，正撞上扛几十只盘子的泡。他们问泡老板在哪里，泡指给他们男女洗手间中间的办公室。俩人去了。泡数得出王先生所有的朋友，却不认得这俩。想着，泡便斜起身子，观探那办公室的形势。

十分钟后，门开了，王先生唤泡过去。

“去，泡，带这两位先生找李迈克去。”王先生说，朝前厅一摆下巴。

两个先生依次和王先生握手，不笑地说：“谢谢。”

泡直看着王先生，不动。他觉得王先生今天怎么了，眼睛一点不朝他看。

“泡，去呀！”王先生推他一把。

泡看着那两个一般高的男人，还是不动。他越来越觉得王先生今天怎么了，会这么重地推他。

泡还是领两个男人去了。一路，人都为他们闪开道，都在想，这俩人怎么看怎么像秘密警察。只有泡不懂什么东西是秘密警

察。正在前厅与客人讲解菜单的李迈克猛然定在那儿，嘴里还咬着某个字眼。没等泡讲话，两个男人已超过泡，一边一个堵在了李迈克的左右。

泡就这样气也不喘地看着两男人一左一右把李迈克带了朝大门去了。

这时泡想起该去叫王先生，忽又想起正是王先生差他带这两人来的。

追到门外时，李迈克正被两男人推进一辆汽车。李迈克两手间有个锃亮的东西，泡懂它叫手铐。

“迈克！”泡说。

车开动了，从车脊背那块蒙冰的窗子，能看见李迈克吃力扭向泡的脸，嘴动着，或许在告诉泡，海那边的大陆在哪个方位。

泡站在寒冷中，眼泪刚流出便是冷的，挂在他腮上不一会儿便冰得作痛。

餐馆伙计们说：原来那俩真是移民局派的秘密警察。两天过去，泡听所有人说，从此这里便没有这个人了——这个李迈克就此没了。泡不懂什么叫“递解出境”，但他明白，没了李迈克，什么都没了。没有那个“等”了，没有那个等着他泡的女人，等在海那边很苦的叫大陆的地方。这天关门之后，人们还议论着李迈克此人此事，陆续离开了杰瑞菜馆。

泡走进冷库，看见那碗他两天前为李迈克藏的虾。它冻得石头一样。

“泡，在这里做什么？”身后是王先生伸进来关切的脸。

泡像是不懂，碗中血红的汁竟会变得如此死硬。

王先生拍拍他的肩，长嘘口气：“好了，以后再没人耍你……”

泡转过身，拉开那端碗的手臂。红艳艳的一碗东西砸在王先生额上。

王先生捂住脸，从血注中投出伤透了心的目光。

泡跨过王先生倒下的躯体，步出冷库，顺手将半尺厚的门扣上锁。

第二天早上，一个新来找工的学生走进杰瑞菜馆，见人们正在合力搬弄一具雕像般挺拔的人体，头脸红艳艳的。学生听人们叫这具塑像“王先生”。

红罗裙

金晃晃一个秋天，一五〇号的院子里出来个女人。这条街的住户都不爱朝别人家的新奇事伸眼光，这时都找着道理跑出跑进。住户们多半是白种人，邻居二三十年了，相互间从没好意思问过一个“你好”。很例外的，人们朝一五〇院子里这个女人都“Hi！”了一声。女人吓了一跳地朝老远甩起脸，不知这个“Hi！”是叫猫、叫狗，还是叫别的谁。这样一甩脸，不管多远，人都看清了这是个中国女人，有张粉白脸，腰身曲线工整得像把大提琴。

女人没对谁笑，因此所有对她的笑容都无趣地收回了。只知道一五〇的院子是不该有女人的。有的只是一个七十多的父亲和二十几的儿子。父亲是中国人，儿子是美国人，但儿子从哪一点看都绝对是父亲的。

隔一会儿从房里出来一个高高的男孩，但不是一五〇原属的

儿子。男孩对女人叫几声，女人进去了。街坊都不懂他们的中国话，但中国话叫‘妈’，也是‘Ma’。

一五〇是房价，不是街号。十年前它挂过一次出售牌，全街人都打电话问过它的价，回答是“一百五十万”。全街都安分了。出售牌也在两月后消失。

这时人都看着那个女人消失在一五〇银灰的城堡里。

海云被儿子健将扯着，进了二楼一间屋。她做了这房的女主人两个月了，房子的好些地方她没到过。

“妈，你看啊！”健将十六岁，这时朝这间足有四百尺的卧室抡一圈胳膊：“看人家！”

屋内一溜墙的镜子全被打开，里面齐齐地挂满衣裳。下面是鞋架，像小半个鞋店。屋中央是张大床，床有个镶镜子的顶棚。海云不懂那镜子是水晶的。墙上贴满各种轿车和各类女明星。靠窗一架钢琴，上面立一只巨大的标本孔雀。

东西一样样看过，一样样以手指捻过。海云和儿子上了床，朝镜子顶棚傻眼。海云突然对健将说：“你怎么乱碰别人东西！”说着跳下床。

健将对顶棚的镜子跷起二郎腿，完全不是晚饭桌上那个低眉顺眼、陪娘嫁过来吃口白饭的拖油瓶。

“小死人，快给我滚下来！”海云捏起两只小白拳头，空空捶着。

健将知道这一世界妈只对他一人骂，这句‘小死人’是妈的撒娇；妈跟她新婚的丈夫都不撒娇的。半年前远房大姨专程从北京来和妈嘀咕出国的事，大姨说一句在妈肩上推搡一下：“男人比你

大好啊 你跟他好撒娇哇……’不久妈上了北京 回来带回一张相片 是她跟一个男人的。妈问儿子男人看老不看老 儿子说看看有六十 妈喜出望外 说：“死不了他的 还真显十年少相呢！”健将只去看妈手指上的戒指 小灯泡一般晶闪 他不懂那叫钻石。妈眼皮耷拉了 说咱娘俩绑一块也不值它 还说 叫不叫他爸随你 人家自个儿也有儿子 是他前面美国老婆生的 叫卡罗。

到这儿见了卡罗，健将和海云都吃了一惊：他头发长得齐肩，在脑后拴根丝带；皮肤似乎透明，嚼口香糖的牙齿动作清清楚楚显在皮肤上。没人看见他不嚼口香糖的样子 他有发绿的大极了的黑眼睛。那样两只眼，两个月来只在头次跟海云娘俩握手时给予过正视。那天卡罗在门口等候接应他们 欲帮着拎行李 七十二岁的父亲却对他柔声说句什么，他便缩回苍白一双手。后来健将发现每回妈拎垃圾袋出去，卡罗总做帮忙的样子，父亲也总是那句柔声的嘀咕：“这事不用你。”健将便插手帮 海云往往在儿子手背上轻拍一下 瞥一眼丈夫 说：“妈惯坏了你了 你干得了这个吗？”

在这幢房里两个月住下来，健将已不再管七十二岁的周先生叫爸 周先生也不再吃力地每天对他笑两次。健将总是潜伏着 听周先生那辆 ‘BENZ’ 和卡罗那辆 ‘BMW’ 驶出车房 他才开始对这所城堡进行全面占领。

这时健将仍在卡罗床上 身体拉成个“大” 尽量延伸他对这床的侵犯。

海云上来拧儿子的耳朵 要把他扯下床来：“人家的地方 小死人……”海云嘴比手使劲大。

“妈 怎不叫他给你也买个这样的床？”

“你给我好好滚下来！”

“妈，你也得买多多的衣裳！”健将指卡罗那一壁橱。

健将并不是妒忌卡罗在这家里的特权，海云知晓儿子。他十六岁，也够法定的驾驶年龄了。有次海云当着健将的面问周先生：“啥时候也给健将买个车吧？”周先生从报纸上端微笑地看她：“他坐公车不好？”海云马上说：“你儿子十六岁就开上三万块的车了！”周先生不言语，动作斯文地将耳朵里的助听器拔下来。周先生对他要听和不要听的话是可以选择的。

海云起身便走。健将追着她跺脚：“妈，要车就要车，你提卡罗干啥，他是他，我是我，三万块的车，就跟我稀罕似的！”

海云瞪眼看着健将。她见儿子盯着卡罗这、卡罗那，寻思儿子长了点人权、平等的脑筋。

“啥也甭为我要！”健将说，“我缺个啥，我还早呢，以后啥不能有，是你，你有卡罗那些好东西吗，你图他个老东西什么？”

那是海云第一次听儿子叫周先生“老东西”。海云也懂得健将自己也没想清楚、讲清楚的话，三十七岁，这么好看个女人，嫁了这么个“老东西”，能让你享受的，不就是钱了？

海云不是为钱嫁的。海云多半是为儿子嫁的。十年前，她当少校的丈夫死在军事演习的事故里，得信的时候，海云赶紧双手把脸捂住，不让人看见她没哭。海云没爱过那个中级军官，嫁他是为了好有个儿子。来的还真是个儿子，那以后她就再也忍受不住少校那带牲口啃青味的吻。还好健将长得不像少校，也不很像她。像她十四五岁看上的一个篮球中锋，一样的长腿长臂，似乎大可不必那样的长度，走路、行动某些部分都省略着，显得特懒。她的少校丈夫简直想不出健将这副模样从哪儿来的，海云却知道，心里

吓得半死 那不过是她不吱声的单恋 怎么竟印在儿子身上了 健将父亲的死是海云黑洞洞的心底的一个期盼。那期盼从未浮上来 浮到她能认清它的层面。

那夜海云搂着没了爹的健将，才发现那期盼已从黑洞洞的心底蓦然浮现上来了。她突然感到无限安全；五岁的赤条条的儿子就围在她蜷起的怀中，像再次将他装回了子宫。她和他之间不再有那第三者。她看见自己的乳房、腹、腿形成的弧度 正那么恰恰巧巧契合儿子柔弱幼小的身体；母与子的两具肉体如一种完美对称的镶嵌。她流下泪 是幸运的 终于得逞而松下一口气的泪。

海云从没想到过再嫁。十年，她微薄的工资加上一笔亡夫的抚恤金供她和健将拥有一个清寒的天堂。但她常常想出国，出了国健将的没出息、不学无术就会不那么显眼——海云觉得 健将是让亲戚们的孩子给比得没出息了 只要他一出国 将来回来 那就是另一番高低。然后北京的远房大姨就找来个周先生。

一见周先生海云便同意了。周先生瘦瘦的 很文雅。头发是染的 牙齿是假的 这海云都明白。一只很小的塞子堵住周先生的耳朵 街上过救火车 他就把它拔下来 海云当然知道那是个助听器。头顿饭是在不贵不贱的一家馆子吃的 门外过了一回救火车，三回警车，海云很同情周先生不断放下筷子去招呼耳朵眼。

第二天他们便结了婚。在王府饭店开了房，周先生穿得严严实实上了一张床 海云也穿得严严实实上了另一张床。关上灯 海云感到一个人过来了 浑身抚摸她。

“让我自己来脱……”海云说。

那个人不说话。海云脱干净了，感觉一只很干很干的手摸到她小腹上。“不方便吧 让我转个身？”海云又说。

还是没话。海云不知该怎么办。突然想起周先生一颗不缺的两排假牙明灿灿地摆在浴室洗脸台上，他不说话自然是因为没有“口齿”。那手将海云上下摸一遍，又一遍，像是验货，仔细且客气。之后他就回自己床上去了。

海云往往在周先生上班后让健将领她乘公车，再换地铁，到一座大购物中心去。海云身上装有一本支票、两张信用卡，出没在各色衣裳的丛林里，见了实在惹她走不动的衣裙，就买下来。不过她最感到快乐的是把一件件衣裳往身上试，从晚礼服到内衣内裤。

健将在试衣室门口的沙发上坐着，看妈一会儿一个样地走出来。

“穿这太年轻吧？”海云这时是件夕照红的太阳裙，她特意架上墨镜。

健将顿时松开下巴，看着海云圆嘟嘟的两只乳房将裙子胸前的图案撑得走了样。他认为妈这时是绝顶的漂亮；妈的脸鲜亮透红，像刚下去二两六十度烧酒。她对着几面镜子左右拧着身体，双腿匀匀地裹一层脂肪，每动一动，它们就有些细碎的抖颤。

“太年轻了，天爷，这也太不像话了……”海云快乐地皱起眉。

健将仍挂着下巴盯着妈。他得鼓动妈把这件玩意儿买下来。常常地，海云在抽信用卡时会突然一个战栗，撂下一堆衣服便走，逃一样走开。健将便一路跟她发脾气，说凭什么给他省钱，钱都不花他的。妈，你还图个啥？图在那房子里烧饭、打扫、伺候他们老少大爷。海云会反嘴顶儿子，七十几的人了，还在为这个家挣钱，是容易的吗？让几百一件衣裳，他得从早到晚在办公室坐上一天，才

挣出这件衣裳 是容易的吗 你个小死人吃的穿的 不都得他老爷子七点起、八点出门挣来?!

健将从沙发上站起，帮海云理着衣裙背后的褶皱。妈一向放心把自己交给儿子整理。

海云望着镜子里比自己高大半头的儿子，忽然感到满足极了。“健将 你妈还有几年看 啊?”

健将带粗糙指甲的手指顺海云脊背朝两侧移，渐移到她腋窝。“买下了 妈。”他阴狠地说。

海云吓一跳，这个阴狠的健将是她不认识的。她斜一眼儿子：“小死人 你当我家?!”边说边走回试衣间。

健将没言语，两只大手空张在那儿 像一不小心刚放跑一对鸽子。

海云结果并没买下那件夕照红的太阳裙。但它让她在公共汽车上高兴了一路，因为它给了她一个极好的机会让她发现自己原来还余下那么多年华。那尖锐的色彩凿子一般将她三十七岁的表层凿了个缺口 青春哗然涌出。

健将却一路不理睬海云 认为妈背叛了他。妈向着老东西 心疼老东西的时候就是背叛他。也背叛她自己——她的快乐就剩下那么一丁点了。几百块 卡罗一件皮夹克上千!一条领带上百!卡罗有 你凭什么不该有?!

车到站 海云娘俩刚下车，一辆米色小车在路旁边停住 车篷敞着，卡罗“Hi!”了一声摘下脸上风镜。海云和健将都不懂英文，卡罗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海云喜悦地从健将手里夺下一大包刚买的衣服 搁在车后座上。

健将对海云说：“我自己走回去。”扭身已拐上便道。海云只得

对卡罗笑笑，比画着让他开车。

卡罗仍嚼着口香糖，显在腮帮那层透薄的皮肤上的牙齿运动似乎已疲乏透顶，却是务必要嚼下去。卡罗盯着前方，朝着海云的半张脸带一点微笑。是出于礼貌。海云觉得他的另外半张脸一定是不笑的，因为不必浪费礼貌。她从没有与卡罗挨这么近过，近得能嗅到他的口香糖气味。这时她发现他相当的美，尤其眼睛，上下两扇浓而长的睫毛各朝各的方向翻着，使那眼华贵起来。他鼻子与额相连的线条有亚洲人的柔和及欧洲人的鲜明。他是周先生四十八岁时得的儿子，海云见过他母亲的相片，一个粗大的金发妇人。到卡罗，怎么就会出来一个这么优美的杂种？

卡罗猛一个拐弯，海云眼一晕，不禁“哎呀！”一声。卡罗格格地笑起来，然后伸过胳膊，似乎要拦腰拥抱海云，却是替她拉住安全带，系牢。再次对她出声地笑。

从这笑中，海云几乎大喜过望地发现，卡罗也有着与健将相等的没出息。那种公然对学问和才能的轻蔑，就在这笑容中。不同的是卡罗对这分没出息是认清的，健将却毫无认识，因此卡罗的没出息表现出来便是一种脱俗，一种迷人的颓唐情调。卡罗在兜很大一个圈，无非想炫示他和他车的风度。

海云心里突来一阵对这混血青年的恨意。

她的健将有什么？她的健将趴在地上一块块地擦亮大理石，供这杂种少爷潇洒地踏过去；踏进他那寝宫般的卧室，去弹他的钢琴。海云不懂音乐，正如她不懂世上绝大部分事物一样，但她也听出卡罗弹得多么半调子。周先生说卡罗没去上大学是因为几个二流大学没有录取他，所以他在准备考一流的学校。他早出晚归，是去图书馆悬梁刺股。有什么用？认真说他比健将更没出息，因为

他是存心没出息，而健将对自己那分没出息纯粹无辜，纯粹不能自主。

当晚海云将买来的衣服一件件又试穿一遍。她穿着一件深蓝丝绒的晚礼服跑到客厅，那里有面镜子可容她向左转向右转，以及前进后退地打量自己。

周先生和卡罗并排坐一张长沙发，在看电视上的球赛。电视与沙发的角度很妙，第三个人绝对挤不进来。有回健将只是站在一边很受罪地看了一会儿拳术，周先生便客客气气说：“喂，你房间不是也有电视吗？”健将从此被堵回了自己的小房间去看他那十三寸了。从此健将也根决了参加到这对父子中去的单方面愿望。海云从此上哪儿都带上健将，她知道儿子比自己还孤独。

海云看着蓝丝绒夜空般的莫测。周先生和卡罗在谈着什么，各人手里捧一盏玛瑙色的酒。他俩并不在看电视，只是借电视来营造一个只属于他俩的氛围，以这氛围在这家中做一种微妙的划分。

“健将！”海云突然大声喊道。健将跑出来，见母亲微张着双臂，微笑地站在镜前：“来帮妈系一下这根带子！”她以下巴指着腰间。

卡罗瞪眼看着继母在这身不合时宜到极点的装束中显得既滑稽又美丽，口香糖也忘了嚼。

健将熟练地替母亲系上带子，又伸手到裙子里面，去抻平贴身的衬裙。他这套动作十分麻利灵巧，一看便知是常常做，彻底懂得了女性着衣要领和窍门。

“他天天陪你逛女人服装店？”周先生忽然问。

“他不陪我，谁陪我，你陪？”海云半笑地反嘴。

“早看出他没出息！”周先生说。

“你儿子有出息，二十大几了还赖在家里！”

“我的家，我要谁赖谁就赖！”周先生说。一根手指按住耳朵眼上那只塞子，生怕漏听一个字。

“你的家——咱知道。咱娘俩在这顶多是老妈子和小伙计。”

“是你自己讲老妈子！”周先生起立，悲哀得颤颤巍巍，“老妈子敢花那么多钱，天天逛商店？”

“老妈子还不跟你上床呢！”海云噙着饱饱两汪泪，人也凉了。

听到这里，周先生毅然拔下助听器。周先生被卡罗拉到餐室，健将推着海云进了自己卧室。

第二天，海云一早出门，直奔那个购物中心，去买昨天舍弃下的那条夕照红的太阳裙。海云往往留下一两件最贵的衣裳到生气的时候买，不然憋起气来就没得可买来消气了。也只有生气，她才买得下手，才有那股劲头和气魄。

海云是独自去商场的，健将的学校已开学。她在商场迷了途，怎么也找不见那件红裙子了。她从没一个人出过门，总是健将领路。不知怎的，她感到一种可怖的迷乱，眼和手慌慌张张地翻着倾挂的上百、上千种衣裳，像是在找一份性命攸关的文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那件太阳裙，那个在一天前使她快活过的红茸茸的物件不见了。她喘息越来越紧迫，似乎找不见它，往后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海云手空空地回到家。

离烧饭的时间还早，她不知该做什么。电视她是看不懂的音乐，她也是听不懂的。带来的两盘家乡音乐——河北民歌，她却不会用那个比飞机驾驶仪还复杂的组合音响，她也从来不打算学，

这世上绝大部分事她自认是学不会的；她除了长一副漂亮模样和烧一手漂亮菜——这两样天生——其他她都学不会。

海云只有一件事可做 就是将所有买来的 尚未有名目、场合穿出去的衣裳统统再试一遍。

她身子一进入那滑溜的、柔软的衣裙 往客厅大镜前一立 神便定下来，一种愉悦出现了，健将一向是分享她这孤零零的愉悦的。她脱口喊道：“健将 健将……”

“Hi！”

海云抽风般扭转身 见楼梯上出现的是卡罗 卡罗微笑着 刚刚从午觉中被她的叫喊惊醒，脸上是浅睡后的红晕，他已走到海云身边，黑绿的大眼关切地看着她。海云第一次看见他安顿下来的嘴，面颊不再有咀嚼口香糖的轻微曲扭。

海云不知怎的往后撤一大步，像是害怕这个完全不同的卡罗 卡罗竟是如此友善。对于她这三十七岁的继母 卡罗的存在原来是暗暗含着某种意义。

“我帮你？”卡罗用五音不全的中文说道。

海云惊惧地笑笑，摇摇头。双手在背后扯住丝质衣裙的两扇门，只要她一松手，它就会滑出她的控制。

“我会帮。”卡罗逼上一步，“将会的我都会。”将 是他对健将的叫法。

海云没料到他会讲中文，讲英文原来只是在这房子里造成一股势力，一股优越的、排外的势力。现在只有他和她俩人 没什么可排外了。卡罗丝绒一样的目光看进海云眼睛，海云的眼睛快快躲开去，“不用。”她说 依然将双手背在身后 扯紧裙的开关。向后背起的手使她原来就丰润的胸挺送出去。

卡罗微侧头想一会儿说：“为什么？将能做的我也能。”

“不，”海云柔声说，“将是我生的。”海云清清楚楚地说。

卡罗马上收回伸进她眼里的目光。海云第一次见卡罗如此谦卑地一笑。

健将学校的功课很忙，他总是早出晚归，有时全家睡下了他才回来。海云洗衣时嗅出健将所有衣服上都是冲头脑的汗臭。她没去多想，男孩子总是动动就臭烘烘的。

卡罗却像与健将调了位置似的，从早到晚待在家里，海云几乎总在试穿衣服时碰到他。他不再申请帮她，只静静看她一会儿，并不看她身上各种莫名其妙的新衣，而是直朝她眼睛看，直看到海云对他和她是怎么回事渐渐醒悟了。

海云这三十七年没爱过男人，或者她爱的男人都不爱她。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卡罗这样往她眼里死找她。她逐渐不再追问健将每天学校里的事；健将像是不再重要，反正他是她自己的一部分，总会在那跑不了的。

这天卡罗对她说：“我那儿有更大的镜子。”

海云装没听见。卡罗转身走了，海云不知怎的就跟他上了楼。卡罗请她进了自己屋，然后关上门。

海云身上着的是件白色晚装，无袖，从腋下隐隐透出少许腋毛。海云看着自己，眼的余光见卡罗接近了她，步子动作都轻柔得像丝绒。卡罗——你这金子堆大的少爷。海云想着，爱慕地、嫉恨地轻轻咬住牙关。

卡罗的眼睛大大地瞪着。海云突然发现它们也是孤独的，不亚于她自己，不亚于健将。不，海云想，卡罗是她所见到的最孤独

的一缕魂。这孤魂在这幢城堡里徘徊了多少年、多少年 似乎早于他被那个胖大的金发母亲孕育、娩出。

卡罗的手指很轻地顺着她平整、年轻的脖颈滑下。那无听众的钢琴家的手指触摸着她的肩、臂。海云见镜子里的自己已是混沌一团白色 已溶化得没了原形。她从没体会过这个溶化过程 它真值得拿死去换。

海云感到那双无出路的钢琴家的手移向她的腰部。忽然，卡罗以一个令她意外的动作矮了下去。她清理一番视觉和感觉，发现他跪在她双膝间，脸埋在她稀滑的白色裙裾上，浑身虫似的蠕动 拼命躲避他想要去触碰的部位。多没出息 没出息得又如此动人。

“I... love - - You!”他吸溜着鼻涕，口中发出喝粥般的声响。

海云一动不动，但浑身都是邀请。

俩人同时听见车房门启动，周先生回来了。

海云穿着白色晚礼服在厨房烧晚饭，周先生看不透似的看了她一阵 问：“穿的这一身是什么东西？”

海云擂小鼓似的剁着菜刀，一边答：“穿着玩玩啊！”

周先生“哼”了一声 意思是：“花这么些钱就‘玩玩’啊！”

海云轻快地将菜倒进升起烟的油锅，没像以往那样回敬他。现在她不只有健将 还有个卡罗 因此对这个七十多的丈夫 她从此可以不一般见识。

炒到最后一道菜时，健将出现在厨房门口，脸让汗淌得白一道黑一道。

“哎哟小死人放了学哪儿去了你 孔天不照你面!”她边说边欢天喜地搅着炒锅,把妈想得!……她没意识到自己在撒谎 这些天的夜里 她躺在黑暗里 听着周先生斯文的鼾 睁眼闭眼 眼前都是卡罗。

海云甚至没留意儿子的明显消瘦和病马般迟钝的眼神。

“去洗洗脸 疯得你……”她喜悦地责骂儿子 将炒好的菜一翻腕子倒进瓷盘。

晚餐桌上是两个冷菜 四个热菜 气氛远不如往常沉闷。海云顶忙 给健将不断夹菜 又去不时答对卡罗那双眼睛。周先生瞥几眼海云白晚装上罩着花围裙,摇头笑笑,还是决定对妻子的荒诞装束不加干涉。饭吃到一半,电话铃响起来。

卡罗接的 却马上将话筒递给健将 脸上是等看好戏的表情。健将完全木然地捧着话筒,忽然求救地将脸转向母亲。

“怎么回事?”海云问。

健将没说出一个成型的字。

“学校来的电话——他五个礼拜没上学!”卡罗说 以尖而长的拇指点点健将。

健将恶狠狠朝卡罗瞪去。

卡罗像根本意识不到健将的存在 抽出一根口香糖 嚼起来,“学校说 他们正在考虑开除他。”

“根本没这么说 你狗日的瞎编!”健将对卡罗吼道。

周先生一拳擂在桌上:“你嘴放干净点 不然我马上可以请你滚出去!”

海云还没反应过来 鼓着眼看看健将 又看看周先生。

卡罗对父亲咕噜了一长串英文,一面咕噜一面继续以拇指点

着健将。那是支鄙夷而傲慢的拇指。

周先生脸完全青下来：“你干什么去了？！五个礼拜 你干什么去了？！”

健将不语 闷着头。海云知道儿子没出息得十分彻底 但无救到这步田地 她是意外的。她挪到儿子身边：“说呀 你没上学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病了 还是老师种族歧视咱们 跟妈说呀！”海云恨不能为儿子想出所有借口。她用手臂环住健将的肩，脸几乎贴上去瞅他 希望瞅出什么病来。

“他有什么病 没看他刚才吃多少？”周先生大喊道 布满老年斑的脸和手都在打颤，像是随时会厥过去，了结他勤劳兢业的一生。“他以为他这辈子就可以靠我养 吃我的、喝我的 靠我一天十个钟头趴在写字台上 来养他！”

海云看着自己年老的丈夫的额角，一根紫色血管蚯蚓般拱动。

卡罗这时也在看父亲的额角。他轻轻在父亲背上抚两把，又对他轻声讲了几句英文。

海云似乎突然明白卡罗在讲什么。他在撵掇父亲，离间父亲与健将。海云捡起一只青花细瓷盘掼在明晃晃的打蜡地板上。人们全抬头 只见她脸狰狞了一瞬后 去净表情。

“废料东西 杂种 你仗着谁呢 你心对口、口对心 说句实话：这些天你动的什么脑筋 打的什么下流主意呢 当我不明白你 割迷了心窍儿 废料玩意儿！……”

健将完全不懂母亲在说什么 猛抬起头 两眼死死噙住泪。他突然纵身 抄起地上碎作两半的瓷盘 向卡罗砍去 砍到了卡罗额上角，一个细红的月牙儿刹那间晕开 不一会儿 血从卡罗捂在伤

处的手指缝溢出。

海云扑住健将 嘴里念咒似的说：“杀 先杀你妈 是你妈的报应！……”

周先生已打了报警电话。十分钟后 警察们来了。三三两两的街坊在自己院子门口往一五〇张望 蹊跷死静了二十年的这座银灰城堡怎么今晚让警车给热闹起来了。周先生到门口去抱歉，说家里的报警装置不小心被碰响，一场虚惊而已。

周先生和海云商量 送健将去一所寄宿男校 在五百里外 学费极昂贵。海云点了头 周先生肯出这样一笔钱 事情总错不到哪去，至少健将不算亏。

卡罗也被一所三流音乐学院录取，一个星期内就要到东部去了。

周先生悔过似的对海云说：“我陪你的时间太少 我准备马上退休 七十二喽。以后天天在家陪你。我们去欧洲旅行 去亚洲、南美 哎 你想去哪里？”

海云无神地笑笑。她正在整理挤得紧紧的一壁橱新衣，它们中的多数 她从来没穿过。

健将从外面回来 手里有个商场购物袋。“妈！”他叫了一声。

海云回头，见儿子从包里拎出一条夕照红的太阳裙。就是几月前她看中却没舍得买的那条。

“哎呀！……”海云小女婴一样将两只手掌在空中挥几下。

周先生走开了。凡是有健将的地方，一般是没有他的。

惊喜过后 海云问：“哪来的钱 你？”

“打工打来的。”健将答道。他告诉妈 那几个星期的逃学 他

是去找工打了。试了七八家餐馆 终于一家收他做了厨房下手，一小时两块半。

海云这时已剥下了衣服 欲试新装 几乎裸出大半个身体。听儿子讲到此 她眼眶一胀 两大注眼泪倾出来。她不知低吟了句什么 将儿子搂进怀里——她那原始状态的雌性胸怀里。儿子在她赤裸的乳房间一动不动，她又感到十年前那种拥有；这拥有感将支撑往后她与儿子的长相别。

海云穿着新装跑向客厅，正看电视的卡罗和周先生被她一道夕照般的色彩惹得回首。这件不伦不类的一塌糊涂的红裙子使父子俩都不由自主从沙发上欠起屁股，都赞叹与谴责地盯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女人。

健将跟上来替她整理胸前、背后、裙下 完全熟门熟路。

“穿这个……成什么话？周先生自语般说 苦笑。

“放心 我不会穿出门！”海云顶他。

“是不能穿出门。”周先生说。

“我就在家穿穿。穿着玩玩——我有地方出门去穿它吗？”海云说。

海云看着镜中的自己，以及镜子折射出三个男人的神色。她明白自己是美丽的；她明白这美丽对他们白白一种浪费，同时也对他们是无情的一分折磨。

当晚，卡罗埋伏在楼梯拐角。海云觉得他伤疤尚新的面孔那么要她命。她忽然感到这世上都错了 错了便对了。她笑笑 从健将与他冲突，她还第一次对他笑。

卡罗走上来 把嘴唇慢慢触到她面颊上 她脖子上 她不动，没有邀请 也没有拒绝。他说他从她进了这房子 就开始爱她 她

该是他的。

她抬起脸 看着他 感到自己在红色太阳裙下渐渐肿胀。她对伦常天条的无知使她无邪地想要和想给；刹那间，她几乎想回报卡罗 以同样的话 同样的动作。

但她仍一动不动。听卡罗拿千差万错的音调许愿 他将回来，为她回来。

她知道他不会回来 外面多大、多好。健将也不会回来 从这里出去 谁还回来。她有足够的美丽衣裳 将为卡罗和健将美丽地活在这里 哪怕他们在千里万里之外 哪怕他们永远不归。

海云从洗脸间穿着严严实实的睡衣出来，却见她七十二岁的丈夫浑身赤裸‘快 快 快脱！……’他喘着说 意思是这一记来得不易 弄不好就错过了。海云慌了 大把大把扯脱衣裤。他却仍催：“快些 快些！……”他似乎竭力维护着他那珍奇的一次雄性证明，混沌的眼珠亮起来 亮出欣喜、紧张、侥幸和恐惧。

这是海云头一次把肉体呈给丈夫。

她仔细躺平 尽可能不让他吃力。这是她本分的事 她没有道理不高兴做。海云什么也不去想 不去想卡罗 不去想健将 更不去想她爱过的篮球中锋和没爱过的少校。

丈夫的权利进入了她，大事情一样郑重地推动一下，再推动一下。

海云闭上眼 柔顺得像团泥。

这时她隐隐听见卡罗那到处是断裂的钢琴声。

失眠人的艳遇

我在寻找一个人。他究竟是谁我无法知道 相貌、年龄、职业，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里，否则我不可能与他亲近起来。我是在半年前发现这个人的 就是说我与他逐步了解 亲近已有半年。所以现在我非得找他了 非得搞清楚他是谁。在此之前，我得让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刚拿到艺术学位，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一个占据最小一隅的、出出进进挂着谁也不惹的微笑的东方女人。我教一点书 时而到餐馆打打工，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个售货员。我的收入五花八门，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劳与寂寞 抑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

此外，我还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岁这年，我不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像是净光一个人来的跟从娘的产道里爬出来一样净光 没钱、没履历，一切好的恶的附属全被丢在海关狭狭的甬道那边。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

直到一夜 我略微偏脸 看见一大摊黑色在白床单上。我不认识我的头发 但我认识我的失眠。就是这个情形 我的无数辗转惊扰了它们 它们逐渐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 它们开始勒我。

那夜我知道我完了 跟癌症一样 它回来了就不会再走。这个回归 就是晚期。辗转越来越急促 我得频繁地扯开渐渐绞紧的黑发。之后我开开灯 对了 就从那夜 我必须睡在明明白白的灯光里，不想那些漆黑的头发再往我颈子上爬。

凌晨三点，我放弃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温存和耐性，离开了床。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 打开来 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我发觉了它——挺远一座楼上 在与我相仿的高度 有口窗亮着。接下去的一些夜 在我辗转得疯狂和疲惫都到极致时 我会突然想 哎 去看看那个窗，还亮不亮着。它亮着，一夜夜亮下去了。我开始想 这是个不平凡的对称，一个秘密的与我的对称。

如果我把它讲给任何人听 讲到此 人不会再听下去。人会躲开一个无聊透顶的女人远些。包括我曾经的室友。半年前 我即兴地给自己找到了这个独房公寓 在五十层楼顶 月租五百。就那么突然地 我不想再忍受淋浴声、摇滚、国语肥皂剧、煎炸食物的“啦啦啦啦”以及厨房里的蟑螂。按亮灯的一刹 我听得见它们一哄而散。还有地板上的霉斑 它们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每

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翘脚，因为翘脚是在完成功课、看肥皂剧甚至吃饭中进行的。搬家前 我告诉同胞们我睡不着觉。听说我花五百块去买觉，我的同胞对此示出温和的蔑视。他们来美留学有些年数了 已形成一个阶级 我的行为 是种阶级背叛。从大陆中国来的人 都懂得它的严重。

“现在你睡着觉了？”李海澜在校门口碰到我问。李海澜是我的男的朋友 不是男朋友。他也学艺术 先我入学一年 却到现在还没毕业。过去他一直劝我别毕业，一毕业就是失业。奖学金好歹管一口饭。“搬到那么贵的房子里 该睡得跟尸首一样了吧 那么高 什么还吵得着你？”

我们走进学校咖啡室，他从一只塑料袋里掏了一大钢精锅冷面 吃起来，一点也不怕吓着这些美国学生。有人对他瞪眼 他就将锅伸出去：“来点吧 请？”李海澜什么都不怕 在课堂翘着脚发的宏论使他在教授眼里形象优异，思想也优异，因此拿最高奖学金。

“我已经，趁他的脸在钢精锅上俯仰 我翻着小日历卡 数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数字。有二十八个红圈。”整整二十八天没睡觉了。“彻底无眠的二十八个昼夜 李海澜认为称得上个事件了。他听说连续五十天无睡眠 人一定会死 我晚期晚得不剩几天了。

“你不睡你干什么？”李海澜问我。他要是能够不睡他一定开卡车去 都说开卡车开得阔。要不他就画五十元一张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 在每个社会阶层都有销路。“你写小说？”我摇头。写小说跟画花卉不一样，不是你拿了笔，铺上纸它就出得来的。状态不对。那种状态下去写会把天下人都得罪。“不写你干什

么呢？”

“就那样……你说我能干什么 大半夜的？我不知我在斜起嘴角笑 但李海澜说我在冷嘲。我脸虚肿 眼袋低垂 我还能有劲去冷嘲谁。

“你就是太孤独了！”他把钢精锅‘当啷’一声扔进塑料袋 他的课要开始了。“听我的 找个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独了 不然我也不会和声声（他女朋友）搬到一块儿。你到最拥挤的地铁上看看 每张脸都被孤独弄得一模一样！”他站起身：“我们是这样的紧密相处，却又彼此孤独得要死。哪个诗人这样说的。”他走走又回来告诉我：“找个男朋友！”

结果李海澜把事情想得这么通俗。他根本不懂我对他暗示的那口窗：一个物体一种感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

我得去找这个人。

“电话、姓名、邮政编码都没有？”厕所里碰到个女警察 漆黑脸蛋 血红肥厚的嘴唇 真夸张得漂亮极了。她告诉我地址、电话、姓名都没有，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坐在马桶上换下教书的窄裙 套上餐馆的长裤、红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说：“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

我‘哗’一下拉开马桶隔间的门 清醒而坚定地说：“有这个人。”

怎么会没这个人呢？一夜、两夜、三夜 芝加哥那么多窗泯了 燃 燃了泯 它却始终亮在那儿。亮得并不肯定 像灵性和知觉。

我不想和人再讲起它。好比我从不把我最爱的书借给人，人

若不懂,书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认真地悄悄地去寻找。首先要紧的是电话号码。在某个凌晨,我拨通电话,淡说一个:“哈罗”。都会在那一霎感动。原来连孤独自身都不是孤立的,总有一分对称、相伴的孤独。

电话公司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没有邮政编号、姓名,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脸色,步子快乐地下楼去。

我向守门的老爷子问起一幢高度与这座相仿的公寓楼。

“附近,据我所知,这一带没有第二幢这样高的公寓。要么是办公楼?”老爷子说。

我肯定它是公寓楼,说完我推开死沉的玻璃门。

“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爷子在我身后抬杠道。

我朝我认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却未见那楼。它是比想象的远许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绿树都旧了。茸似的雨有点呛人。我怕走坏这双好牌子网球鞋,决定乘几站街车。车上只有七八个乘客,其中一个居然还叫得出我名字。

“不认识我啦,我是虹虹啊,我们在陈老板店里一块做过啊!来,坐啊!”

我记起虹虹来。这个腹上鼓了半只球的孕妇曾经不这么丑,一个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厨房伙计说她的美是头等,任何残羹他都捞出渣儿攒在一起给她带回家。后来虹虹开始向他借钱,再后来饭店丢了一大笔钱,我们都被拉去做测谎试验。终于来了呜呜叫的警车,那个年轻的墨西哥老乡闪手将一勺滚油泼在自己脚上。他被架上警车时,虹虹在厕所里化妆。

“我先生星期日还上班 有挣钱的时间 没花钱的时间!”虹虹两手插在胳肢窝下，胳膊搁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万别抽出手 亮个大钻石出来 偏偏就是颗大钻石 随虹虹手势 它划来划去像颗流星。我又想，虹虹千万别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么价房子 开什么牌子车。马上地 虹虹叹气说她家房太大 院太大 像住深山老林。我还想 虹虹千万别一掷千金请我一顿 我却果然被拽进一家豪华馆子。最后我想，虹虹你饶了我，千万别提“上你那儿看看。”

“你住哪儿？”虹虹在付账后问。

“离这儿挺远。”

“走 我叫辆计程车送你回去 顺便上你那儿看看。”

看了一遭 虹虹的锐气被挫掉不少 我的屋穷归穷 并不如她预期的狼狈。电话闲许久了 偶尔铃响 我扑上去 会先呛一口灰尘。里面越来越少传出我熟悉的声音 亲热的骂 有关买到一件便宜东西的叨叨。谁也不明白每个人怎么就变得孤寡了，不易取悦了 尽管一有人主张聚会 仍是翻天覆地的闹。就像现在 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开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里干吗得有个虹虹。我会在我实在睡不着时打个电话找她解闷吗 我不会。到美国长了，每个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万别，虹虹的苦楚是对洋菜馆的仇恨 若我与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聋子的对话 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你这窗外 要是有树就棒了。”虹虹评论。

我讪讪说 这是五十层 有这么高的树吗 我希望虹虹千万别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远镜。虹虹的眼已经叼住了它们。她向我斜起眼笑，那么轻佻，意思说，我还以为只有男单身汉才玩这勾当。虹虹端起望远镜 脸作着怪。这时天黑了 雨尖里几乎所有灯

都亮着。

望远镜从未帮我把那口窗看清楚些。我想证实那盏灯下并非拱着一帮牌鬼子，八只表情复杂的手从东西南北伸来，桌角摆着来路清白的钞票——他们有的是力气血汗 赚钱不比抢钱难。他们一天天活着 每天都是个开始 每天也都是末日。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这样 从遥远的国度傻乎乎 高高兴兴地就来了。像虹虹和我 手指掐住一个地图上的街名 扎进一家家餐馆 拿准备在舌尖上的英语问：“您这儿要人吗？”

听到个“要”字时 顿时想 什么什么都有了着落。而等我拿着艺术学位走出最艰辛的日子，我发觉自己的一点天赋早已死了。或许天赋是必须死的东西，它的死换来了多种多样的生。我甚至打根上就怀疑我伏在案上，让笔在无数格子上爬的手艺是天赋。

虹虹在十点左右离开的。我送她到楼下，在计程车驶来的瞬间 我一把揪住她胳膊。

“怎么办 我在找一个人！”

“啊？！”虹虹说。

“我失眠整整三十九天了！”

虹虹想了一会儿 坚决地对我说：“决不要吃安眠药！”然后车把这个虹虹带走了。

李海澜押着我到了学校的学生咨询中心。每星期三是健康、心理咨询。李海澜说二者我都急需。我病得很不轻了 不找医生，却上天入地一样找一个人”在李海澜看得好好治了。李海澜有四年没看牙医了 起码起码 我想。在他豁大了嘴笑时 你看得见他萎缩到牙根发黑的牙龈。又萎缩得不统一 参差着 牙更是长长

短短。我们都不能再穷困下去了。李海澜嘴角还翘着牙签 对丰衣足食、定时看牙医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来说 他穷出了风格、样式，穷出了自我宣言，这些正是搞艺术者顶要追求的。

李海澜走后 我发现了他。他也在等着咨询什么。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一年前他就告诉了我。那时他领我办入学登记手续。一年中他给我买过两杯咖啡 教我使用图书馆的藏书显微机，赞美过我的英语、外套、头发 还有其他。

我们都没问过对方的年龄。

“你来做什么？”我问。

“你呢？”他看我笑。

我们同时发觉各自的咨询挺见鬼的。他约我出去走走。傍黑了 去哪儿呢。我喜欢他在过街时下意识地拉拉我的手 过后又有意识地赶紧松开。我还喜欢他在一遇到乞丐时用身子把我隔到另一边。再就是他的一点点神经质、温雅、无侵略性。

“你咨询什么？”他问。我们坐在我打工的餐馆 工友们见我和个“鬼子”一块都装不认识我，也不给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 眼光却充满恭喜。

“我想问问 怎么找到个人 没有姓名、邮政编号。”

“电话呢？”

“也没有。”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失眠者。”这令我惊讶 在此之前 我并没有断定过他属于什么样的人。我想到过他可能是个会计 或一个电脑技工 喜好没完的工作，将一堆字码带回了家，几乎是幸福地度过一个个碌碌有为的夜。在街灯暗淡时 他将掀起长痔疮的屁股 仰起他正在

沙漠化的头，打个长哈欠，有点感动和心醉于自己的律己和不无聊。我更多地想象：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他们在每个世纪、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占据一个彻夜长明的窗。“一个失眠症患者。”我正色地对他说。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失眠是事情的实质。这样我和他的遥遥相望，遥遥地相依为命就有了实质意义。

他用棕色眼睛看着我，眼神告诉我他是把我的荒诞作为一种情调来接受的。

遇到虹虹之后，我再次向那座楼侦察过。是个寂静的正午，我向它出发。途中，我把钱包给了个十七八岁的黑男孩，不然他手里的刀就把我捅了。其实我裤兜里有一枚小型催泪瓦斯，但我没用它。因男孩在接过钱包时说了声极动人的“对不起”。我只对他逃去的背影说：“请扔下我的身份证。”不仅身份证，他一路扔下了我所有的证：医疗证、学生证、借书证、社会保险证。我逐一捡回它们，心很饱满，有了这些证，就证明是有我这个人的。

“哈，失眠者？”他说，用的是英文术语。“这个国家失眠者太多，段看电视上有多少安眠药广告吗？广告不是说，由于赚钱、谋生、债务的压力，失眠者越来越多，广告倒没说，失眠是因为人相互间的疏远、亲近的淡化、孤独感无法得到排遣……”

“你怎么知道？”我说。

他看着我，看着我。像个警察或医生，专门会从人身上看出麻烦和未来的麻烦。

“真的，你看上去不怎么好。”他说。

“你也是？”

“我也是。”他眼神雾掉了说 有时的孤独真那么厚、那么稠。
“不过 你看上去……你到底怎么了？”

“我就是在寻找一个人。听我说……”

他摇摇头 意思是 我理解你的胡闹。在美国 生活之所以便当 是因为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公式。他在发现我这个人的公式，企图拿公式演算我的心理 茫然 = 迷惘 = 理性低潮 = 精神无定性 = 某种癫狂。

“失眠会让人产生臆想 出现一种不真实的境界……”他对我轻柔地说。

这时我们已走在路灯下、灯光中，芝加哥不白的雪花哆嗦着落。我在这一刹那发现他恰恰是高高的、淡旧的 两弯棕色眉弓非常多愁善感，我心里的失眠者就该这模样。

“没有姓名、地址、电话。这个人就找不着吗？”我说。

他伸出手 摸了摸我的脸颊 爱怜极了。

星期五，我照例打一天餐馆。虽然餐馆的活儿会引起脱肛、上火、背肌劳损之类的职业病 以及奴颜媚骨的笑、忍辱负重的站立行走等等，挣得还不坏。进门时，四个工友正围着一张桌在折餐巾。这是上午 我脸上糊了一层厚颜色 在上帝给我的那张脸上造出了另一张脸。他们说不需要人折餐巾了 需要人去冰库扛冰。他们的脸新鲜 与红制服红得不分谁是谁。我突然冒出股愤怒。昨天夜里你们都睡得很好。睡眠 在夜里是个岛 人得渡到那儿去寻求安全。渡不过去的 譬如我 就在夜里成了所有人的异类。你们自然全渡过去了，在那里相会盟结，白天的戒备和敌意在那里全都得到了协调统一 单单撇下我 落伍失群 孤独得这样彻底！

我搬第二桶冰时 他们大声叫我：“作家 老板每天赚一千 只给我们每小时四块五 我们要闹革命 你参加不参加？”

这事你们找我来啦？你们结了伴一同睡得内外一新，你们想到了不平等不公道 你们从未留意到你们那长长的、安全的、正常的睡眠盟结中并没有我？你们撇下我，这个不平等不公道对我更要紧。闹革命 我不喜欢这主意 我一星期的营养不良全靠礼拜五这天补过来。

又听见叫：“作家 老板娘要生孩子 我们祝孩子没屁眼儿 你祝不祝？”

搬第三桶冰我倒了。这么虚弱 我是没料到的。工友们问我怎么了 我的泪一滴滴流下来 怎样启得了口呢 我那不可理喻 见不得人的一点儿眷恋……

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它和我住的那座相仿地高，楼下草坪也颇痢痢 草菊花也是乌紫色。还有那些出入的人 也都牵着狗，安分满足，谁都怕和谁多说一句话。所有住户的名字是按字母次序排列的 密密麻麻 我全不知从哪儿找起。一有人进出 我马上把眼睛从那些名字上挪开。也像我的住处一样，它有繁琐的安全装置 首先得有密码 其次得有许可 任何像我这样的来访目的不明或诡秘的，都被罚在双层玻璃门外枯站。

先是出来个坐轮椅的老头，我想借帮他开门的机会溜进去，他却说：“你等人 等吧。”

再是个中年人，心事重重对我笑笑，并没有问我：需要帮助吗 他是个神职人员 因为他突然打个弯到我面前 给了我一本小册子 叫做：《你是被爱着的》 封面上有个张开双臂的老太爷 大约是个蹩脚画匠理解中的上帝。

在我离开那楼 向巴士站走去时 迎面碰上个人。那人年轻，苍白。他对我说：“嘿！”我才认出 是他。他着运动装束是完全意外的形象。我说：“你也住这一带！”

“去湖边吗？”他说。

只要我再走慢些 就能甩掉他。事情出现了突变 那窗那楼和他似乎一下子有了联系，让我好好理理心绪。

“为什么不呢 和我一起跑跑。来呀 就是一夜不睡觉 沿湖边跑跑 人会得到新鲜的神志 会忽然有种优越于全人类的感觉。否则 没有恰当的睡眠 会感到自卑于其他人。”他说 脚步有板有眼地原地踏着。

我蓦然看见他两眼下的暗晕，这给了我某种线索。

“昨晚你失眠了？”

“失眠在拉丁语中也叫 *Insomnia*。失眠是个古老的病。”

巴士出现在路的尽头。

“不和我一起到湖边了吗？”

“不。”我说。

他向前弹去。我看他跑远，一片冬天的影子滑润地被他拖着。他不健壮的身体被太阳追得更羸弱；越来越细小的他却有了个肯定的轮廓。

李海澜“啊”了一声。“你还活着？”

这已证实了 无医无药可救我 我却依然活着。我显然活过他预言的大限了。

“嘿 我找到那个人了。”我说。

“看见你和一个老美在一块儿。可惜他不是咱中国人 不过你

又不是我的妹妹。”

“就一个名字 还有一个邮政号 找了我好多天！”我兴奋地说。

“你和那个老美怎么了呢 他在学校教法语 收入还行。”

我在想 我和‘老美’怎么了呢 整整一个冬天 我和他每天都会碰一回面，像是我俩谁在盯着谁。

“你得找个伴儿！有个人说说话打打岔什么的，还是很实惠的。”

李海澜认为他已看透了我，看透了整个事情的结局。他没工夫听我解释那个‘老美’和我。还在冬天 他提出送我回家。快进电梯时 我要他等等。他问我做什么 我说 信 他轻蔑似的笑道 你还有信 我说 信也没有 睡眠也没有 什么来切割每一天呢 日子不更过瞎了。他陪我走向密匝拥挤的信箱群落。我常常惊心动魄地打开信箱 它是日子里惟一一个谜。我用手将信箱扫了一周 什么也没有。父母已习惯不给我信 或者说 已习惯不常收到我的信了。正如他们从我的愉快中读出不愉快。我也能从他们的健康中读出病痛。

信箱空的 他尴尬似的笑笑。

在电梯里 他吻我了。他说他爱我快赶上爱他自己了 我没有“嗤”一声笑出来。他有许多年没收到过信了 他的答话机十分负责地替他应接电话。他每天服维他命药粒、给室内植物浇水、长跑、到三个大学教法文和法国文学 他还有个女邻居 总来叩门，要他帮忙拉她衣裙背后的拉链。

入夜了，雪下得大起来。我躺在他怀里，明明白白躺在灯光里。两点了 他说。我将他又搂得紧些。人们都渡到‘睡眠’那个安

全的岛上去了。我问他可感觉地壳在一鼓一瘪地呼吸 落雪一片一片在彼此厮磨？

他竟没有回答，我一下子坐起来。

他怎么可能睡着？他怎么可以与我紧依着，却和所有人一块远远渡去了 这怎么了得 我从未体味过如此彻底的背叛 以及它带给我如此彻底的孤独。我突然想起什么 跃起 扑向窗。在撕开窗帘时 我心里是阵神秘的剧痛。遥远的楼上 那个窗仍亮着。我承认我的不忠贞，但我不是存心的。

那以后 我躲着“老美”。他暗示我们住到一块 我暗示他那夜他睡着了。他对我这个伤心的、带有揭露性的暗示非常无辜纯洁地笑了。

“那个老美哪点不对你路子？长得不错，手指头上没那么些毛 人多斯文！”李海澜说。

“你根本不了解我。”我说。

“你这人很不实际！”

“我是很不实际。”

“不实际有什么正确？！”李海澜 我曾经的室友 在此时凶了我一眼，奔他的课去了。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精神和肉体都被这失眠蚕食得差不多了。我将手臂伸长在肮脏的桌上 头埋在它们之间 摇滚把这个咖啡室弄成了个锻造车间。

出校门我见“老美”等在风里。一点儿不忍和感动 使我几乎又要答应他陪我回家。我还是请他离开了我。我眼里胀着泪 他也是。可他连伴儿也不是；他不能把无眠的长夜分走一半。

这就回到了小说的开始，回到我在寻找的那个人身上。这时我在五十层楼上的公寓里 失尽了一切情、谊、开怀和体谅。我从床上翻身下地 撕开缠满脖子的黑发。这是凌晨两点 我却离睡眠越来越远。

窗帘被拉开 我的浑身大汗顷刻凝下来。一看见那窗 我放心 只要它还在那儿、亮着 它就还是我的。就今夜吧 怎么样 我对自己说。半年来 我总是在这个时间想到他。我终于从那一大片繁密的住户姓名上找到了他的名字，我把它写在一张黄颜色小纸片上 和一些英文生词一块 满满贴在写字台上方的墙上。

这夜我撕下这个名字，又搬出两大本电话簿。我的指尖从无数名字上掠过，气越喘越短。我想 我一定得打这个电话了，名字、电话号码、勇气都来得那么不易。

七位数的号码，我顶多按到五位，手指头就乱。于是我拳起手 只留根食指在外面 信号出来了 我一下又压下话机。那边若出来个“哈罗！”我这头该怎么说 说：“我想认识你。”或者：“我们一直是认识的 你一直在陪伴我……”

对 对。真是这样 你是惟一肯陪我醒着的人。或许这些都是多出来的话，一个“哈罗”就很好了 其他的 看“哈罗”后面的直觉。

结果我没有把这个电话打出去。不知怎么的我还是将打电话的欲望压制了。

第二天早上去餐馆打工 意外地 工友们邀我参加折餐巾。他们在哈欠连天地议论一件事。一个工友在今早开车路过一座公寓楼 见到警察和人群在处理一位自杀者。他从楼顶一层破窗坠落，把楼下被陈雪压了一冬的草菊花砸出个“大”字来。是个男人 年

轻的，像胎毛的软头发给风吹来吹去。那楼上的居民都在周围遛狗 都说不认识他。

当夜 我不再有打不打电话的痛苦踌躇 我躺在床上 将自己身体装进丝质睡裙，心里一遍遍默习工友形容他的模样，我熄了灯的独房公寓里是浑浊的黑暗。

茉莉的最后一日

一幢、一幢、一幢相似的小楼数过去，第二十八幢里就住着茉莉。茉莉后面还有两幢楼，街就没了。接壤的是一大片杂树林，叫橡树公园，乍看一个人影也不见，据说里头干什么的都有：有杀、有奸、有劫，连同野餐的、游戏的、男欢女爱的。有条自行车小道给你走。不久郑大全就从这条小道上来了，找上了茉莉。

茉莉八十岁了。从七十八岁那年，她就没跟人讲过话了。电话上讲话也是一两个月一次。茉莉主要是和她的医生交谈，每回都是同样的话：“感觉还好？”“还好。”“一定要按时吃药。”“药方我已经给你寄去了。”“我收到了。”“买药有困难吗？”“不困难的。”这个国家样样都方便的，因此省了你讲话。茉莉一个月出去买一回食物，配一回药，只要你有钱，不需你费事讲任何话。

茉莉的钱是丈夫留给她的，还有这幢房，还有那辆车。只要不

活过了头 茉莉的钱够花了。茉莉还有些首饰 够她慢慢卖了添到物价飞涨的差欠中去。总之 茉莉活得跟没活一样平静。吃饭看电视预告 吃甜食看电视 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也不要紧 可以成宿成宿地看电视里推销东西 衣服、首饰、工艺品 见终于有了买主 她便惋惜一声：能信推销员的吗？上当啦，你个倒霉蛋儿。

正看着十点的晨间新闻，茉莉忽然想起药还没吃。那是治理她心脏的药，不吃，很快就显出它的灵来。但她跟自己商量，等把这段节目看完吧。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茉莉吃药一向是教条地准时。今天她却破了这教条，她根本意识不到它所含的某种宿命意识。

走到底楼还不停，再往下走，便是郑大全的住处了。地方很潮湿，潮渍在墙上画了地图。郑大全妻子就从隔年的挂历上剪些图景、人像贴上墙去。但不久人像的脸就给潮得扭曲起来。

郑大全是干推销的，一早就背上大包的产品介绍出门。妻子兜着大肚子送他到门口，说：“少背些，你以为有人会看它？”

郑大全笑笑，在她枯焦干瘦的脸上啄了个吻。

在亮处妻子才发现丈夫的西装上有几处油污，领圈磨得能看见里面的麻料里。这西装绝不止二手货了。她没说什么，只问他身上还有没有钱。

“你呢？”他反问。

“你要多就给我几块，一会儿买菜去我怕不够。”

他让大包压得人斜在那里。从皮夹里抽出惟一一张二十元，皮夹口躲开妻子的眼。

“你没了吧？”

“还有。”

“早点回来 晚上咱吃饺子!”她隔着七月身孕的大肚去够他的嘴唇;吧咿”带响地亲了他。他俩一向很要好。

郑大全已走到街上。他心里使着劲:说啥今天也得推销出一件去 说啥也不能让人拿门缝夹我一会儿 不等我话说完 就把我挤出去。得在妻子分娩之前搬到稍微人味些的地方去。

车跑起来时,他忽然来了股快乐,似乎预感到有那么个老茉莉等在他前头。

茉莉其实早从电视上跑神了。她想到这天是她八十岁生日。二十岁时她嫁给路易。路易那时黑头发,不像她,发色完全像金子。他要活到现在 会跟她一个发色了 银灰的。她跟着路易去过亚洲,之后是把全美国住遍了。因此她没朋友,习惯不同人热络,否则住不久离开,你是记着他们好还是忘了好?她不喜欢拖着许多记忆 明知这一世不再见了,干吗去麻烦自己 又是信 又是电话 年末还得圣诞卡。路易说:“圣诞卡总他妈的免不了吧?”他便整盒的卡买回来 打字机前一张张打发 脾气大得吓坏人 似乎那些收他卡的人逼他做这劳役 躲也躲不掉 赖也赖不掉。他们知道你还活着,怎么可以不收到你的卡呢?到现在偶尔还收到寄给路易的卡。他曾经以圣诞卡做了太多“我还活着”的声明 因此他死了十年人们也不拿这死当真。

将电视音量熄弱些,茉莉起身去吃她的药。能感到心脏的饥饿。可半道上 她却听电视里说 前总统尼克松病危 茉莉愣住去听 再次把药给忘了。

一个门上开了个方洞洞，里面是张拉丁种的女人脸。

“找谁？”女人问。

郑大全伸头缩颈地笑笑：“送东西的。”

女人说：“把东西留在门口，你可以走了。”

郑大全再打个千儿：“这么回事——我们公司新出的一种产品……”

女人说：“我没有的第一是工夫，第二是钱。”

“正好啊！新顾客有百分之三十折扣，还可以分期一年付款……”郑大全想抓紧时间多说些词儿。

女人“嘭”的一下关闭了那方洞口。

郑大全只好再次捺门铃。

方洞又打开时那女人说：“你再按一次门铃，我就叫警察！”

“对不起，对不起！”

“你按了三次门铃了！”

“两次！……”

“三次！”

郑大全马上说：“好吧，三次。”他只能先输给她。他低头从包里拿出一册产品介绍，再抬头时，那方洞又闭上了。里面的话是讲给他听的：“如今的推销员都这么有侵略性，像盗匪！”

郑大全想拾块砖头照那门砍过去。想想还有老婆，算啦。在外头给人气死，一想到家里等着个黄脸娇妻，也就能自个对自个说句：“拉倒吧。”他将那份“产品介绍”顺门缝给掖进去，走不远回头，见那东西已给掖了回来。他立定，冲那紧闭的大门庄严地竖起中指。

郑大全对那女人竖起中指，心中念道：“操死你，操死你”的时

候 茉莉正在满屋子找她的药瓶。她从不乱搁它的 却常常找不着它 不好 这回竟找了一个多小时。她自然不知道郑大全今儿是拿她做最后一个攻击目标了。

中午了 郑大全一宗生意也没做成 他饿了 背着大包从橡树公园朝茉莉走来时，感到太阳光暗一瞬明一瞬。

茉莉开门 见门外站着个东方男子 方脸 细皮肤 身子与头比 似乎又小又单薄。

“你好？”郑大全微笑 鞠一躬。他马上认定这个白种老太婆内心暗藏的对于他的邀请。

“请问……”茉莉微笑 尽量去想十多年前某种微笑是怎样摆出来的。

“我是在做一个考察……”

茉莉点头 真拿他当回事了。

“噢 这是我的名片。”

茉莉只得伸手去接。上面印着什么脊椎神经研究中心。就是说这个模样清秀的东方男子是一位科研人员。不过茉莉仍觉得与他谈话的道理不充足，她已想不起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真正缘起是什么。

“谢谢。不过……”茉莉开始关门。

“您别关门哪！”郑大全说。

“很抱歉……”茉莉的微笑开始萎缩。

“请您听我把话说完！”郑大全吼起来。

茉莉吓得精神也涣散了一瞬，竟听了他的，把门开到原先的程度。

郑大全自己也给这吼弄怔了。但马上老起脸皮 将她看住 眼

光是关切甚至是孝敬的。茉莉好久没经受这样的注目，吃不消它所含的温暖。

“我想我应该好好跟您谈谈。”郑大全说，“我可以进去慢慢说吗？”

“不。”茉莉很不含糊，虽是微笑着。

“那好。我一下就看出您的右边肩膀不舒服，是您的床引起的……”郑大全开始讲床与人的脊椎神经的关系。他今天的英语很帮忙，虽然满是语病，却毫不打疙瘩。

茉莉不知道他完全是在豁出去的胡说。她神情认真了，心想，他竟断出我右边肩膀的病痛呢。他却停住不往下多说了，知道自己的瞎话说中了她。但多说就要走板。人活长了脊椎都出麻烦，麻烦多半影响肩膀。反正人一共两肩膀，你说哪一边都有百分之五十的正确几率。

“你说得挺对。”茉莉说，“不过我不会买你的产品。”

“能让我进去喝口水吗？”郑大全问。

“不。”

“我真是快渴死了！”

茉莉微笑：“这不是我的错。喏，那边有个咖啡店。”

还是完了，郑大全想，他妈的，他奶奶的。

“再见。”茉莉说。

郑大全见茉莉真的就要拿门给他挤出去了。他猛地把两根手指往前一送，正让门挤上。他“哎哟”一声惨叫。

茉莉慌了，大敞开门。郑大全疼得抱住手指头，一脸都在抖。

“实在对不住！没注意你的手……”

“没事，我自己也没注意！……”他心想，这苦肉计并不是预

谋是急中生智。

茉莉几乎搀了他进来。生怕他真伤着了，请她吃官司。郑大全这才看清整个的茉莉。她身上一件邋遢的睡袍，一双踩塌了帮儿的鞋。房子很小，气味却很大，是那种孤苦、灰心、活得不耐烦的气味。茉莉请他坐下。他没有，口里直谢。我他妈上这儿干吗来了？惟一能向她推销的，怕是骨灰盒。他将那一大包产品介绍卸到沙发上。紫红的丝绒沙发上每只方垫都被屁股坐成了光板，还沾了些银灰的、蛛网般的枯发。他决定不喝茉莉从水龙头里接给他的水，万一他碰了这房子任何东西，可得记着洗手。

“请坐呀。”茉莉说，将一杯水搁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另一只手把各种纸、账单、减价广告往一边刨了刨。手指上的钻戒闪几闪，像只贼眼珠。

郑大全的目光跟上了它。他想，她并不穷到发臭的地步，她仅仅是活腻了，并不是活不下去。不像他和妻子，活得一身劲头，可就是时时活不下去。

茉莉不知道她的假钻戒给了郑大全那么多希望。她头绪颠倒地向他讲起足球赛、台风、尼克松病危。她猛然意识到多年来淤积的话早堆到了嗓子眼儿。

郑大全并没听见她在讲什么。他浏览这房，它有两间卧室，地下室一定还有一间。妻子要生了孩子后，这套房给他三口子住，正好。想着，他随口问：“您一个人住吗？”

茉莉说：“我丈夫还没下班。”

“噢，您丈夫在哪儿上班？”

茉莉抽象地一指：“不远，路口那个警察局。”

“噢，真棒。”郑大全应着，心里笑得要呛死。您这把阳寿了，丈

夫做警察祖宗？

茉莉又没头没尾聊起路易随军队在菲律宾驻防，曼谷的寺庙和茵香叶儿。郑大全诚恳点着头，一咬牙，一横心朝那死了的、腐烂了的沙发上坐去。

茉莉渐渐活泼，口舌也灵巧起来。她这才了解自己，她放进这么个陌生人来，是想把他制成个器皿，盛接她一肚子馊臭的话。

郑大全伸长腰去那大包里翻什么。

“你拿什么？”茉莉问，戴戒指的手窜向电话机。那上面装有自动报警装置，只需撞它一个部位，警察们就会朝这儿上路。这时她看清他从包里拿出的是一本册子。是本印得精美的产品介绍。她出口长气。

“您的右肩情况很糟。”他用类似风水先生的低回声音说。

茉莉下意识以左手抚摸右肩，听他讲解印在那滑亮的印刷品上的床如何神奇：“看这儿，这是按摩器，一开这个按钮，它马上就会动起来，给你背上来‘马杀鸡’！一次人工马杀鸡你知道多少钱吗？”

茉莉笑笑，表示不想知道。

“五十到七十！”郑大全扬高了嗓门道，脸上是种激烈的煽动，“最贵的到一百呢！一小时，一百块，想想看，假如你有一张这样的床，每天能给你省多少钱？算你每天只‘马杀鸡’两钟头，算算看，一天能省你多少钱？”

茉莉无神地看着他，意思是你高兴多少钱就多少钱吧。

郑大全从怀里掏出一只小计算器，忙不迭地在上面按一通，把它亮给茉莉：“看，是这个数，你一个月能省三千块！”

“噢。”

“三千块呀！”

“三千块。”

郑大全看着她，发现她一丝心也没动。不过他打算放弃，妻要生孩子了，孩子一落地就是钱。你可不能撤退，好歹是攻进来了。“三千块哪！”他感叹得那么深切，眼睛死等着，等她问价儿。

茉莉想也没想去问价儿。她只觉得侥幸，因为这陌生男子不是个匪徒。什么科研人士？你是个满身嘴皮子的推销员。

“你替你母亲买了么？”她随口问道。

“我母亲，我母亲在中国，远着哪！”郑大全淡淡地说，“跟她有七年没见了。”

“七年？！我的主！”茉莉对这话题兴趣大多了，“我儿子活着的时候，每年一次回来看我，有时回来两次！……他得脑癌死了，死的时候和你一个年纪——你多大？”

“三十了……”

“怎么真是一样年纪？他死的时候刚满三十！”

“很抱歉！……”

“不是你的错。”

“您就这一个儿子？”

“就这一个。你能相信吗？他都死了三十年了，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茉莉撮起三支手指头，对它们一吹，如同驱散一朵蒲公英。

“可不。”郑大全满肚子别的心事。

茉莉发现他有眼无神的样子，便问：“你母亲在上海吗？”

“不，她在北京。”

“不过我喜欢上海！”茉莉说。她不知不觉露了原形，多年前一

个无知却偏执的女子。“上海怎样了呢？还在吗？”

郑大全摸不清头脑了：“上海怎么会不在？”

“从日本人轰炸上海，就再没听到上海的消息了。我去过上海，整个上海像‘百老汇’！”

“对对对！”郑大全有口无心地说。

“你住上海什么地方？”

“我住北京。”

“可是我喜欢上海！”茉莉脑袋一挑。半个世纪前她这副神情是很动人的。“你能相信吗？那时我还学会一句上海话呢！”她调动着干瘪的嘴唇，把它们圆起来，又扁下去，不行，她咧出无疵的假牙笑起来：“不好意思，肯定会学不像……”

郑大全觉得一腔内脏都饿得乱拱，发出很丑恶的声响。他想，把这桩推销做成，马上去吃个九角九的汉堡。

茉莉并没察觉郑大全的笑与搭腔都是在为他下一次进攻做准备。她只认为这推销员的笑十分友善体贴。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一张脸如此近地对着她，容她尽兴地东拉西扯。

郑大全急得出了汗，却怎样也插不上嘴。老妇人的话似乎是堵在肚中的棉花絮，此刻全从嘴纺出线来。有的纺呢。妻子这时一定边做活边看天色，一分一秒地在巴望他。妻子七月身孕就那么坠在大腿上，拼装出上百件塑料玩具，直到腿肿得如两截橡皮筒。他非让这老洋婆子买下一张床，她已经耗掉他四小时了！

茉莉停住嘴去想一个词儿，郑大全马上将“产品介绍”推到她面前：“你瞧这个——”那一页满是人的相片：“这些人都是被这床治好了脊椎病痛的！”

茉莉看了他们一眼，说：“是吗？”

“比方她根本站不起来 自从买了这张床 奇迹发生了！……”

茉莉见他手指点着的是张老女人的相片 穿一身“比基尼”，在一棵棕榈下丑陋地扭着臀。

“她是谁？”她突然问。

郑大全一怔：“不知道……”

“你认识她？”

“不认识。可是……”

“你不认识她你怎么能相信她？”茉莉语言激烈并很带辩争性，“你不认识她 怎么知道她不是给雇了去瞎说八道？”

郑大全想 真他娘的 这老太婆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愚钝温顺。

“这绝对是真的 绝对！”他说 眼睛凶狠起来。

茉莉忙向后撤身子 靠到沙发上，“好吧，她无力地说，“就算是真的。”

“你看，它还可以自动升降，变成任何角度，适宜看电视、读书……”

“我从来不读书。”茉莉打断他。

“那好 读杂志……”

“杂志也早就不读了！”

郑大全火上来了 烦躁地嚷：“那你读什么？”

茉莉惊得吞了声：“我……我只读账单。”

“好吧 你可以舒舒服服、享享受受地读你的账单！”

她看看他 畏缩地：“好的。”曾经儿子冲她嚷 她便是这样忍气吞声，怒而不敢言。

“像您这样的新顾客 公司给百分之二十五的折扣。不过我可以给你百分之三十。”

“谢谢……”

“不用。百分之三十是相当可观的了！……”郑大全又在那小计算器上戳着，“您瞧……”

茉莉只得去瞧。她心里却想 我说什么也得马上吃药了，心脏已开始闹事。但她不能走开去找她的药瓶，让个陌生的推销员盘踞着客厅，自己走开，谁知他会干出什么来。退一步，即使药就在手边，她也不会当着外人吃它。在她的观念中，吃药不是一件可以当众做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病是一个人的隐私，当众服药，等同于当众剔耳朵挖鼻孔修足趾。茉莉属于那类不憎恶维多利亚生活方式的人，她不知道有她这种观念的人基本上死得差不多了，她是仅剩的。她焦灼地捏了捏手指，它们已开始打颤。

郑大全感到饿得要瘫。忽然，挂在他裤腰带上的Beeper叫起来，赶忙一看，是妻子在呼他。他屁股往电话方向挪一步，问茉莉：“可以借您电话打一下吗？”

茉莉答：“不可以。”

“我妻子怀孕七个月，我怕……”

“那你马上回去吧。”

“我得先打个电话，看她是不是没事……”

“换了我，我现在就回家。”她将电话机挪到他够不着的地方。

郑大全咬咬牙关，决定拉倒，电话不打了。他不能在节骨眼上放了老太婆。

“刚才忘了告诉您！”他拼命往嗓音中添加神采，“你这样的老年顾客，另有额外的百分之五折扣！这样你可以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折扣！”

茉莉在沙发上越缩越矮。她想，这人前脚走，她后脚就吞药

片。

“这样吧，”郑大全说，“我再给你加百分之五 凑个百分之四十折扣，怎么样？”

茉莉求饶地摇头，她脸上出现一种长辞般的疲惫，以及由疲惫而生的凄婉。郑大全心想 我可不能可怜她 可不能 再加一把劲，就是彻底征服。他裤腰带上的Beeper再次叫起来 他不去理会。他不愿在成功之前分心。

“三千六 去掉百分之四十，”郑大全在计算器上飞快戳点手指尖，“两千一百六 算你两千块好了！”

“两千，”茉莉耸耸肩，“那可真不坏。”她脸上没有任何向往。

“你给两千 这床就是你的了！”

茉莉感到心脏像给什么重物压住，正横一下竖一下的挣扭。她伸颈子喘一口气。

郑大全注视她，觉得她大喘一下是下决心的表现。他觉得事情终于是可以再进一步了 从口袋掏出一支笔，一本收据，一张保险维护单。就在这当口，他一阵晕眩，险些照着茉莉怀里一头栽去。磨嘴皮子是非常残酷的事 至于他和她是同等残酷。他知觉自己脸上仅有的人色全褪尽，连十根手指甲也灰白灰白。

“不。”茉莉说，“两千 不。”

他想上去掐死她。但他仍拿惨无人色的脸对她笑 说：“那您说您愿意付多少？”

“我……”茉莉再次耸耸肩，“两千块买张床 不。让疯子去买吧。”

“我可以给你再降一些价。给你对半打折好了！”

“我的床好好的 三十年了它一直好好的。”

“三十年了三十年你没换过床？”郑大全叫唤起来。其实他和妻子的床是大马路上拖回来的，少说有五十年了，两人上了床情不情愿都往一堆滚，做起爱来床比他俩还忙。“三十年一张床？难怪它拧您的脊椎骨！”他大惊小怪嚷着，同时人瘪在沙发扶手上，起不来了。

连茉莉也看出他的变化。

“你怎么了？”她问。

“没事……”

“你看上去不像没事。”

“就是……非常非常地饿……”他迟钝地把眼珠转向她，“从早晨到现在没吃过一口东西。”

“可我不会给你晚餐吃的，”茉莉以她善良的褪光了睫毛的眼睛真诚地看着他，“因为我自己也从来不吃晚餐。”

“我不会吃您的晚餐。”

“我不吃晚餐已经习惯了。有时我会喝一杯牛奶。不过我得抱歉今天我牛奶也不会喝的。抱歉。”

郑大全沉缓地点点头，表示心领了。他感到那阵突袭的虚弱已将过去。

“怎么样——我给你百分之六十的折扣？”

茉莉感到心脏一点点在胡来了，非得立刻吃药了。

“我说过我暂时不需要这床。”她说。

“其实我给您百分之六十折扣，我已经一分钱也没得赚了！”他说，摊开两只巴掌。

“百分之六十是多少？”

郑大全骨碌一下爬起，将小计算机给她看：“一千四百，只要

一千四床就归你了！”

茉莉闭上眼。郑大全敛息等待。她睁开眼，他马上问：“付现金还是付支票？”

“我说过要买了吗？”茉莉说，已不再亲善。

“是我听错了你？”

“很可能。”

两人都被折磨坏了。天色近黑，郑大全已不记得裤腰上老婆呼叫了多少次。

“听好，我再给你添百分之十的折扣——一千零四十！”郑大全将脸凑到她跟前，没点灯，他想让她看清他脸上的诚意和狰狞。

没有眼镜茉莉却什么也看不见。她拉亮灯，叹口气说：“天哪。”

“一千整！”

“假如你肯降到六百，我就买。”茉莉说，心想，这下我可安全了。

“六百块，您让我赔本哪？！”郑大全喊道。

茉莉笑。好了，你死心了，可以让我清清静静吃我的药了。她撑着沙发扶手，半立起来作出送客姿态：“大门在那边。”

郑大全站起，看了一眼这座活坟，想到自己一生最精华的一段中有七个小时被糟蹋于此了，他突然看定茉莉，带些悲壮地说：“好——六百就六百。”

茉莉彻底痴呆了。

“六百，听清楚了吧，这可是您自个儿说定的价！”郑大全听见自己的嚎。

茉莉咽一口干唾沫。天黑尽了，外面。她已看出他想掐死她的

热望；在这七小时中，这热望不止一次地涌上这东方青年的心、身、两只虎口。她开始在茶几上乱七八糟的纸片里翻找。郑大全盯着她。她加快翻找的速度。支票簿终于浮现 她小心地对郑大全看一眼。

他递上自己的笔。他胜了。他得逞了。没赚多少钱 可还是得逞了。看着这风烛残年的老妇颤抖着手撕下支票的刹那，他拼命克制自己那突然迸发的同情。

茉莉将支票递向他，小小一页玩意儿抖得如同暮秋风里的蝉翅。

郑大全刚离去，茉莉已感到自己的奄奄一息。在刚才兜底翻覆的杂色纸堆里，她发现了药瓶。她将它抓在手心，正要拧开瓶盖 想起一件更要紧的事。她拖过电话机 按了银行的号码 那头是个机器声音 请她等候。茉莉却没有力气等了 对那头喜气洋洋的机器声喊道：“取消……取消……”她想告诉银行取消那张刚开出的支票，却怎样也凑不出足够的生命力将这句子讲完。她横在了沙发上。

郑大全一路飞车到家。开门撞上二楼一位女邻，她正从她家出来：“你你你怎么回事？”她以食指枪口般指住他：“晚啦 打你的Beeper 你怎么也不回话 你妻子去医院啦！”

郑大全那磨去一层皮的嘴霎时成一口洞。

“大出血！早产！没看这地上！”

地板上是一路血滴 从他的地下室延上来。血还鲜着 灯光里晶闪闪的。

拉斯韦加斯的谜语

Las Vegas 我们念“拉斯韦加斯”。四个阴平一个阳平，一共五个音节。每个音节等于你的嘴唇、牙齿都是个重新的启动，而你的舌头，每回都重新弹跳一次，你看：“拉——斯——韦——加——斯”。我们住在这儿的中国人，包括这些住了四代以上的，很少人去打听这个源于西班牙语的赌城名字是什么意思。似乎不必懂得它的词意也无妨于我们记下这串颇复杂的音节，也无妨于我们去诠释它活泼的唇齿运动所形成的谜语。我们是一个喜欢谜语的民族。我们在意的是拉斯韦加斯这五个音节所隐藏的谜底。

我接待的每个赴美考察、访问、交流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在讲到拉斯韦加斯时唇齿极其到位。或许一百四十多年前的那四个中国人头次学说它时就那样到位。“拉斯韦加斯”他们默默念道。似乎冥冥中会意了这套唇舌动作的真正词意，他们回望一眼远近

的沙漠 那温暖的千古荒凉 决定扎下帐篷。“拉斯韦加斯”他们念着 微笑了 然后点上一支黄蜡烛 像是本性中的一个潜伏被突然照亮，他们认定自己与这五个音节间的缘分。然后他们支起小板桌 摆开赌具。

从此，叫做拉斯韦加斯的不毛之地出现了第一个赌场。

在‘发财团’的大轿车上我回头一看 我们这些面孔都是朝圣者的。六十五岁的薛天奉（以下称老薛）坐在第六排靠窗的位置上 那时他对我只是考察团的普通成员，一个神态、动作都过分认真的老书生。他跟我话讲得很少，一开口就知道他讲的这句话已在他肚里给涂改多次了。他穿一件米色丝绸夹克（大多数团员都有这种夹克）拉链特地没拉到领口 露出白衬衣领和黄蓝斜条子领带。老薛身材不高大，是个很有节制地吃喝、天天睡个小午觉、坚持晨跑的人。他连老都老得很有节制：一边一只薄薄的眼袋 腹部一丘轻微突起，基本没有深刻的皱纹。没人会脱口而出地叫他“老头儿”。他问我：“安小姐 拉斯韦加斯是什么意思？”

我领过无数个代表团，好像老薛是惟一个拒绝稀里糊涂接受这词的人。

“是赌城啊！”我脑筋一动不动地说。在我和临时建交的人谈话时 我很会省脑筋。我当时根本看不出这个六十五岁的男人，一个默默无闻的化工学院的化学教授跟我之间会有延长交往的可能性。我是受雇来陪同他们游览的，无历史无未来的三天雇佣期确定了我明朗单纯、少心无肺的外在风貌。

“不过 这‘拉斯韦加斯’总是个意思吧？”

“哎呀，”我欢快地抱歉说，“这我就知道了 不过我可以帮

您打听一下！”

他忙说：“谢谢谢谢！”好像我真会为他去打听似的。

几年后我一听“拉斯韦加斯”就想吐，就会汗毛里飕飕过冷风地反感，那时我才突然想起我许诺过老薛。我这才去帮他打听“拉斯韦加斯”究竟什么意思。词意太简单，就是“小沙丘”的意思。可那时老薛已在它那五个音节的迷津里摸索好几年了。

我记得那个斯斯文文坐在老虎角子机前面的老薛。他一上手是赌一元钱的筹码。后来换成两角五的角子，他两个纤瘦的秀才手指拈起一枚角子，不慌不忙推进投币口，食指在上面停留一瞬。似乎那一瞬他意识到了失误，亦似乎那一瞬使他更深思熟虑。角子坠落的声响之后，又一个休止符，他才去握那根操纵柄。在所有信号飞转起来，颜色和形状混沌流过而形成一個刹那的谜团时，他嘴唇微嚅，默读着那无数萌生和混灭的可能性。然后他定睛向现实的谜底看去，淡淡笑了。似乎无论得失，这谜底都被他无条件地接受。他所有动作都属于一个极有节制的人。三天赌下来，他是惟一一个没有输掉钱的人。然而所有输了钱的人都远比他尽兴，远比他满足，张张面孔都奔放了许多，笑声也豪迈许多。

回程时间将至，人也输痛快了，都松弛着肢体，相互大声打探着输赢，往赌场门口走。车在十分钟之内要出发，却只有老薛一人还坐在原地。

派我去找他。他回头一见我便笑笑说：“开始赢了。”

我说车还有七分钟要开啦，我的意思是，一车人输完了，您在这儿慢慢赢。

他没听见我表面上说了什么和实际上在说什么。他脸一动不动，朝着噼噼啪啪往下砸硬币的机器，等机器一静，他又那样蔫蔫

他却举足轻重地捺进三颗角子，新的一个轮回往复又开始。我说这会无论如何得走了，他再听不见我的话也听得懂我语气的不好听了。他又对我笑笑，决定忍受我而决不屈服于我。

又是赢了一大把。

他说：“瞅见吧？……再让我拉两把肯定把三个‘七’拉出来。”

我说：“都像薛教授您这样 我们可没法管理啦 我在句尾加了个‘哟’以软化语气。”

机器还转它的 继续以它那些颜色、形状、数码在暗中拼凑一个结果。老薛挺括的身体从侧面看不十分挺括，胸部防御性地微向后闪 脖颈略向前 像个恭顺而自有主见的听差。

我终于大声打着哈哈发怒了：“行了行了老薛！”

他的神志被我嚷得一个跌撞 然后回过头 眼里一片黑暗 根本看不见我拼命撑出的笑里那对于贪婪、自私的深仇大恨。

车上又下来两人，来催老薛和我。机器正往那只小塑料桶里猛烈地下硬币 已下了大半桶 却没有停的意思。那两人见这情形全都不吱声了，敬畏地瞪着眼。是对这不停旋转的玩意儿正在做的一个秘密决定的敬畏。一个让偶然和必然重合的，不为我们意志而转移的决定。

“再拉 肯定出三个‘七’！”其中一人耳语似的说 怕吓着专注得面色煞白的老薛，也怕惊动周围正在惨输的人们。

另一人说：“嗨 老薛头好手气来了 妈的 咱输的都跑你兜里去了！”

我往后退一步，闭嘴了。我可不能把这老头和他的好运气活生生拆散。我冷漠地站个“稍息”姿势 手臂抱在胸前 准备好做个局外人。

连赌场的的一个警卫都慢慢晃过来了，看看这帮子中国佬怎么把这机器给笼络了。

两只塑料桶满了，老薛每一把扳上去都不是空的，每次第三个“七”都沉浮不定，却在与另外两个“七”并肩时滑走了。硬币坠落又溅起，发出那廉价金属浅薄的撞击声，热闹、聒噪的好运气。

车上又来三四个人，来看老薛稳稳地向三个“七”攀登，没人催促。司机按喇叭的声音，谁都听不见，听也当喝彩。我换一条腿“稍息”。

老薛却忽然转脸问道：“还有几分钟开车？”

我知道他在问我，却没搭理他。有人回答他：“还有一分钟……”

另一个人马上说：“你表快了，还有两分钟。”

老薛果断地说：“走吧。”

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的节制救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他面无人色地傻笑着，被大家拥上大轿车，似乎最后这份节制几乎要了他的命。亦似乎这份不着边际的恩宠是敬业一生的他无力承受的。他上车后挨到车最后一排，挨着坐下来，傻笑始终在嘴角和门牙上，煞白的面色始终不改。别人替他把所有赢来的硬币兑换了，换成几张钞票。变成钞票你意识到这份赢其实很菲薄。有几个人说：“请客请客老薛发财了！”

老薛满口应允，说：“成啊，钱你们先揣着，付完饭钱有剩再还我。”

那天晚上真是老薛开了二十来口人的饭。饭后也就剩了几个角子。老薛那么伤元气地赌一场还是维持个不盈不亏。

我才发现老薛其实是这个群体里对钱最无所谓的一个。

也就是从拉斯韦加斯回洛杉矶的路上，老薛告诉我他女儿也

在洛杉矶住得离我不远。我奇怪他从何知道我住哪里。老薛马上读懂我脑子里的狐疑说：“听你跟司机唠嗑你告诉他的。”他已把一片小纸掏出，递到我手里。三天里他大概一直埋伏着要给我这一纸地址。

又过了几个月。不记得确切的时间跨度了，用我的时间换算单位又陪各种代表团去了四回拉斯韦加斯或者又挣扎出三个短篇小说来。老薛的女儿忽然跑到我家来“认认门儿”。她说她去“尼蒙马克斯”买东西路过我们这个邻里忽然想到她父亲给过她一张我的地址。我当时随手写了我的地址给老薛，因为在美国住了十来年没有一个人按我留的地址找回来的。就像我每次收到的名片、地址都先在我皮包里呆一阵，呆到临时交往的情面完全冷了我就把它们扔掉。我从来、从来没想到要寻着萍水相逢者留下的一纸潦草地址去“认认门”。

老薛的女儿倒是个可爱人物。她叫薛艾丽丝（我不计较她隐瞒她的中国名字）三十四五岁或更年长些。更年长些，十分钟后我判断。她有着挺古典的脸和气质，一边侧面非常美丽，另一边挺平庸。还有她非常多汁的大眼睛以及介于调侃和调情之间的“东北二人转”话音。上来就没什么生疏感。在美国这种半熟人是正常的关系也最令人舒适。

她说：“我爸说你给他买去痛片都大半夜了。”

我说：“我包里正好有。赌场里容易犯头痛。”

“我爸对你印象特好！”

我真一臊。早知道该对老薛好好些。我问艾丽丝老薛随代表团考察得可还成功回国后可还硬朗。艾丽丝说老薛没有随考察团回国留下了。她口气轻淡、平常使老薛这个不太平常的变

迁平常起来了。我客气一句“有空带你爸来玩”。但我知道我肯定会为这句话后悔。

艾丽丝直坐到我丈夫下班回来才离开。她忽然在出门时问我：“我爸那次去拉斯韦加斯赢了还是输了？”

“好像赢了吧。”

“真赢了？”

“好像是。也没赢多少 还把赢的那点钱都请他们代表团的人吃馆子了……”

她肯定还想问我什么 却明显多了一个心眼子 不问了。这句话很可能是她造访的核心。

薛艾丽丝后来跟我全熟了 才把那句话问出来：“我爸那回没向你借钱吧？”

我说：“没有啊。”尽量不躲她的眼睛。

假如她头次上我家来认门儿就这样问我，我是不用撒谎的。而她把提问延迟了一年，我已经不得不骗她。因为我不久前已是老薛的同盟，向他保证过决不向艾丽丝说起他向我借钱的事。

和艾丽丝认识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拿着她寄的请柬去她家参加聚会，老薛也在那儿，跟着艾丽丝四岁的女儿从一个屋跑到另一个屋。那是赌场阔别后我头次见他。他像是见了乡亲一样直穿过一屋子客人上来跟我打招呼。屋是所豪华公寓，很“雅皮”按“雅皮”规格在楼下大厅和公共走廊挂了雷诺阿、德加、米罗等人的印刷品。我到达时已快八点 比美国所谓的“社交性迟到”和“时尚性迟到”都迟了半小时了。我的手在皮包里翻找多遍 却仍找不到艾丽丝的门牌号，只好到门卫那儿去查住户名单。查遍了也是

没有‘薛艾丽丝’的名字。老门卫坚决地说没有这个女人的。幸而我这时找到了门牌号 立即拿它去驳斥老门卫 他还不放我 去和住户名单上同一号码对号 说：“户主不叫艾丽丝薛！”

“那叫什么？”

“叫什么不关你事。”

我对着他很怜爱地笑了。他一定是退了休又退了休的老门卫（美国许多退休老人去当门卫 然后再从门卫上退休 去另一处被聘做门卫）

“那你打电话上去吧 看看咱俩谁正确。”我说。

“不用打。”老门卫说：“在租房契约上的名字是个先生 不姓薛。”

我先转不过弯来，但马上明白过来了。艾丽丝住的房是别人提供的。是什么性质的提供 我可不想知道。美国大就大在它对于千般百种的生存方式给予冷漠的宽容。还有，我的这个故事毕竟不是关于艾丽丝的。

在聚会上我没有看见提供艾丽丝住房的那个不姓薛的先生。这份提供是慷慨的 三间卧室 巨大的凉台和客厅 象牙色的三角钢琴，老薛抱着艾丽丝的女儿很仓促地和我谈了几句，告诉我他找了份发广告的工作 很轻松 就站在马路上不用动 往每个过往行人手里塞张广告。他说挣的钱够租一间房和吃饭了。我脱口就问：“你不住艾丽丝这儿？”

问完我想，我骨子里还是很小市民的，对别人的事充满关怀和求知欲。

“不方便。”老薛说 然后走开了。

那场聚会之后，我总结老薛和艾丽丝的父女感情很深厚。尤

其是老薛 在讲到女儿时有种骄傲 还有点遗憾 似乎女儿只有那一点点瑕疵，也是由于做父亲的对她期冀过高和太不姑息而显出这点不完美来。

我和薛家父女就从半熟人混成了熟人。一天下午老薛突至，人黑瘦了些，眼珠也缺了些灵活。我马上想到大街上给日晒雨淋的那些发广告 老薛算幸运 退回去二三十年 他前胸后背还得挂上广告牌 成为那些哲学家爱讲的“被物化的人格”。

老薛先问我的车库门现在开关利索不利索。

我说利索利索，多亏你还懂点电机修理，这事指望我丈夫就惨了。……他打断我有口无心的啰嗦 殷切地说：“还有什么我给你修了吧。”

我忙说没了。我家样样东西都欠点修理，但老薛肯定不是专程来让我给他派活的。

“你别客气。”他说。

“我不客气。”我说 知己知彼地笑笑，“你也别客气 有什么事就说。”我其实心里既烦躁又害怕。这么多年拼命地独立自主 争取不欠人情 为的就是不让别人求上我。“别客气 能帮你的我帮你 不能帮的 我马上告诉你帮不了。”我进一步鼓励他。

老薛沉默了。我的烦躁已大于害怕。其实对于薛家父女 我倒从来没烦过。他们属于那种话不多 但话讲出来都不多余的人。老薛举止中的分寸感，那种很自律，很有节制的人所具有的处事待人的准确，以及艾丽丝离群落伍的美貌都形成了蛮好的格调。老薛还有一手好厨艺 我请他做过两次家宴。他做菜一点声响，一点烟都没有。做菜的三个钟头内，他每小时到院子去静静地抽一次

烟，一次只抽半根。左手端个小碟子盛烟灰，之后无痕迹地把洗净的小碟放回原处。

我又催促他两句。他抬起脸笑一下说，不知我能否借他两千元钱。他接着就告诉我这钱将多么事关重大：国内他的学院分了他一套房，但得花几万元买居住权；艾丽丝的妈妈一辈子跟着他胡乱凑合住，家里每张床、桌子都是实心的，下面塞满东西。眼下他把老太太一人撇下，能撇在一个宽敞整齐房子里，他心也安些。

我先答应借钱给他。但我还说了一句：“艾丽丝经济条件不差嘛。”

“她是啊。她有她自己的麻烦，还拖个孩子。我们不能拖累她。如果你为难，可千万别勉强……”他接过我给他的支票，手却一直停在我俩的中间地带，给我足够的时间把支票收回。

我不再说什么，不然成了我不愿借钱给他。

“我一时可还不了你……”他又说，手和支票仍搁在中间地带。这话的恳切很打动我。

“我一时不用这笔钱的。”

“明年我恐怕能把这钱攒出来了。”他又说，手还停在那儿，还在给我时间反悔。

“那你就明年还我！”我不耐烦地笑道，心里大松了一口气。他求我帮的这个忙是帮起来最省力最快的。

他让我答应不去跟艾丽丝说，我说我干吗要去跟她说。

他仍是没把支票收起来。我真不耐烦了说：“我先生马上下班了，别让他看见，他很不喜欢借给人钱。”

老薛这才把支票赶忙揣进口袋。送他出门，看他有点颤手颤

脚地钻进汽车 动作中出现了一些琐碎的磕碰 笑容和礼貌都不太准确了。

过了两个星期，老薛又来向我借五百元，说上次把买房的数目算错了 后来一算 竟还短五百。我没难为他让他费太多解释，“刷刷”地已写了一张支票 爽快地扯下来。这回他收支票的动作快多了。我倒真的想反悔 收回这张支票。不是我茅塞顿开地悟出他借钱的真实目的 而是我家的确不宽裕 付房子贷款剩余的钱，也仅够让月头和月尾接上缝。

我那时不知道他拿上钱第二天就奔拉斯韦加斯去了。他那天在大街上发广告一直站到晚上六点。这个钟点在冬天相当阴暗，不小的风卷起一些鲜黄的纸片。那都是老薛塞到别人手里，又被别人马上扔掉的广告纸片。那种黄颜色黄得真是绝望，鲜亮得命也不要了，不少商店绝望地大减价就用这颜色刷出减价标志。这种黄颜色还让我想到马戏团拉场子的号音。总之老薛就在这些黄颜色纸片营造的秋风落叶的意境中沿马路往上坡走，走到金融区和唐人街的边界，走进最便宜的停车场。再便宜老薛在掏出五元钱停车费时仍心惊肉跳。五元钱的停车费和他值一千五百元的十多岁的“Hyundai”之间有个荒诞比例。但老薛没觉得荒诞 他也不觉得他费了一天工夫塞到大家手里的黄纸片又在一天结束时向他飞回来这个现象有什么荒诞。老薛是个非常认真、对自己正从事的事情怀有信仰的人。

我是很久以后才从艾丽丝那儿知道老薛每周五去拉斯韦加斯，以及他这个惯例旅行前前后后的规定动作。就那样他从金融区开着老“现代”回到家 脱下他惟一一套西装 雇他发广告的美

容店、运动器材店、星相讲座都给了他着装标准 西装、领带、皮鞋。他也很乐意衣冠楚楚地站到大街上 那样他少了些自身的次要感和多余感。否则每个接过广告的人都会给他一瞥目光，那目光告诉他 置于这个社会 他是多么次要和多余。

老薛换上那件米色的丝绸夹克，假如气温低，他还在丝绸下穿两件毛衣，直到丝绸被撑得不再飘抖仿佛棉被面子。然后他从冰箱里拿出一袋面包，取出六片，再从一截火腿肠上削下薄薄三片。他精确地制作出三个三明治 放进三个三明治塑料袋。塑料袋被晾衣夹子夹在一根铁丝上 是被一再用过 又洗干净 晾干的。除了吃进嘴里消化在肚里的东西，老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反复使用的。他自己的新旧循环、废品回收已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系统。

一般在晚上八点十五分，老薛出现在灰狗站。一辆去拉斯韦加斯的灰狗在八点半出发。老薛拎着他的人造革黑皮包上了车。曾经装过讲义、实验报告、胃得乐、一只酱菜瓶改做的茶杯、前门牌香烟的黑皮包现在装着三明治、胃得乐、酱菜瓶子改做的茶杯。他把黑皮包抱在胸口 放倒椅背，一路睡过内华达的沙漠。

到达拉斯韦加斯时，城市的霓虹灯都快闪不动了。老薛走进他头一次结赌缘的赌场，赌客们也都睡眠迷蒙了。老薛却是满脑子的新鲜血液，小跑到柜台去兑换筹码。他第一把总是兑六十六元 数字吉祥。他选一台老虎角子机坐下 将黑皮包放在自己脚背上。

这就开始了老薛与老虎角子机二十四小时的对垒。老薛节奏不变地去扳那根操纵杆，像个守在机床旁、五十年代中国的劳动模范。除了上厕所、兑换筹码 去饮水泉往酱菜瓶里灌水 老薛寸步不离岗位。他的三份三明治在早晨九点 下午两点 晚上八点被

当成三顿正餐。老薛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一分钟在吃饭上。他会连同三明治吞下胃得乐。后来我亲眼见到赌场的苦行僧老薛如何用功刻苦时 才发现我凭老薛性格逻辑而想象的所有动作、细节有多准确。

整一年，老薛借钱的真实用途很好地瞒过了我。我和艾丽丝常见面 她已搬过两次家 现在住一幢两层小楼 卧室有落地窗，可以在懒觉之后呆望大海喝咖啡。从艾丽丝对这屋内陈设的漠然和不爱惜，我大致看出她对那个视觉外的房主的态度。艾丽丝的女儿倒一天一变地成长，她母亲缺乏的世故在她那儿得到了弥补。有时客人中有人背着艾丽丝讲她些是非 讲些刻薄她的笑话，五岁的女孩子并不反目，只静静地听，有时甚至会忽然拿出自己的零嘴给这个人 说：“叔叔 阿姨 吃吧 我省给你的！”

有次我应邀去吃晚饭，进门见艾丽丝和老薛在闹脾气。

“你要钱干什么 你当我不知道你要钱去干什么？”艾丽丝大声对着厨房嚷嚷。

老薛跟以往一样 在厨房里无声无息地当厨 并不嚷回来。

“唉 安 你坐！”艾丽丝来关照我 同时把话题转到她刚看的一部按好莱坞配方制出的爱情电影上。她决不是忌讳我听她的家丑 而是突然就对争执失去了兴趣。就像她对她前夫一样 本来可以在离婚时得到点财产，可她因失去兴趣而放弃了。

老薛用了个木托盘把菜端上来 见到我 他猛一紧张。他一定不知今晚的食客里也有我。

“安 你看她这么大人还整天没大没小……”他指着艾丽丝笑着说。笑得袒护、惯使。但他仍是非常紧张 因为刚才艾丽丝的揭

露性语言已触到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其实我也警惕了，想起艾丽丝没头没脑地问我她爸是否借过我钱。我觉得我和艾丽丝都各掌握老薛的半个秘密；老薛分别把我和她瞒在真相的两端。

早已忘了上下文的艾丽丝说：“真是的 国内现在单位分房还得交好几万块哪！我这不才凑了钱寄到我爸学校去！不然我妈怎么办？……”

顿时地，事情对我已很清楚了。我都不用去看老薛那张变了色的脸，在这个关头去看一张老人撒了弥天大谎又被赤裸裸揭穿后的脸 要残忍要胆量。我不动声色地摆餐纸 见老薛匆匆挪动的脚都是无地自容的。我没办法不去想，他拿了我的两千五百元究竟干什么去了？一年了 他戒了烟 仍是那件米色丝绸夹克 所有举动都带有节衣缩食的痕迹，我实在看不出他有那个本事把一笔对他来说的巨款开销出去。

客人全迟到，老薛在厨房同艾丽丝的女儿谈判：先吃饭还是先看电视。艾丽丝跑去调停谈判 但很快听见她和父亲又争起来。

“你要钱干吗呀！早有人告诉我你把钱花哪儿去了！……”

“谁告诉你的 安？……”

“安？”艾丽丝哇啦一声叫出我的名字：“噢 安也知道？……”

艾丽丝回到客厅，冲我就说：“安你可别帮我爸瞒什么事啊！……”

老薛不顾一切地跑来说：“你找人家安什么别扭 你不该付我钱吗 我是你爸爸 不是你保姆！”

老薛手里端着个粉红塑料碗，身上系着艾丽丝那黑底洒满金黄大向日葵的围裙 米色丝绸夹克颜色很浑了 领口也松垮了。他

的一切都变得很不准确，很不像素来那个要体面的老薛了。

艾丽丝一愣 对我嬉皮笑脸地指着父亲：“爸爸才不要钱呢是吧？保姆才要钱！”

我猜出艾丽丝有去“尼蒙马克斯”花钱的富贵 而没有实实在在的钱。那不可见的主宰者的阴影庇护着她 笼罩着她 她所有的东西都缺乏实实在在的物质感 都是实物投下的影子。她的生活，她的存在 都需要大大地实体化一下 否则便太不具体 太似是而非了。好像这也正是艾丽丝的魅力和奥妙所在，她没有物质世界的世故。

客人们到达时，艾丽丝早忘了同父亲的不愉快，高高兴兴换了一套深玫瑰色的长连衣裙，坐到餐桌上去了。再昂贵的衣服她都不爱惜，洗了手便叉开两只巴掌在裙摆上拍拍。她只要空下来总爱办些莫名其妙的晚宴聚会。

老薛也跟平时一样 话很少 话也很得体。头次见面的客人，他马上举上一张名片。他给名片的姿势、动作从来不偷懒 总要从座位上起身 双手把名片递到人家鼻子下面 头还要低一下 眼从下压的眉骨下看起来 非常谦恭和郑重。他已发了一年多广告了，名片上还是个化学教授。整一晚上 老薛都用很轻的声音说话 希望我听不见他也看不见他因而我也就放弃了内心对他的追究。他知道那一晚上我都在追究他。

终于一天，艾丽丝打电话给我，劈头就问：“你借钱给我爸了？”

“谁说的？”

“你可真有钱哪！”

她的那种尖刻仿佛是我背着她同她男朋友约了会。

我说：“我借了。怎么啦？”

“那你跟我不说实话！我上次问过你！”

“你愿将仇报是不是？”

“你以为你对他有恩 称那点钱够他赌几次 他每星期五去拉斯韦加斯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规矩本分的老薛心里怎样藏着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老薛。那个老薛欺骗成性，并有亡命徒式的对冒险的向往。他眼不眨心不跳地以谎言借钱，再眼不眨心不跳地把欺诈来的钱葬送掉。

艾丽丝接着告诉我，我不是老薛惟一的债主，他还悄悄向她不少朋友借过钱，但大部分人拒绝了他。她说她感谢那些拒绝了他的朋友。言下之意是她怨怪我这样既慷慨又守信最终人财两空的朋友。我的话也不好听了 对她说 为了帮我这个朋友纠正一下过分信赖人和滥发同情心的缺陷，请她尽快偿还我二千五百元。我还补一句：“我先生还指望用它修屋顶呢。”

她说：“哈 你想让我还 借的时候你可没征得我同意啊 我整个给你俩蒙在鼓里一年多！”

艾丽丝在这时候表现出的自我辩护能力和逻辑严谨非常美国式。她一再强调这是美国 老薛是老薛 她是她 子女不继承父母的债务，万一老薛混阔留下遗产政府会继承得比她老薛丽丝多。

我捧着话筒听她把这堂法律讲座继续下去。她话题早已转了，一个劲向我证实老薛的荒唐程度 居然替她的生活担忧 总觉得她的生活危机四伏，所以得抓紧时间赌钱，买个大房子把她救

下来。

我放下电话时想 不管老薛怎样堕落 这堕落毕竟还有个动人的诱因吧。

从此我再也打不通老薛的电话了。像我这样气急败坏，满心鄙薄地给老薛打电话的肯定不止我一个。因此，他不是关了电话铃就是拔了电话线。我向艾丽丝要了她爸的地址，并明白告诉她我要去上门逼债。她痛快地把地址给了我 还嘱咐我别去敲门 就坐在车里埋伏他，他七点半准回。她说这个战术是根据其他吃了闭门羹的债主们而帮我拟定的。她丝毫不难堪，有的只是一点孩子式的幸灾乐祸：我和她父亲不管谁治谁之于她都一样有瞧头。我简直奇怪她脑子里是怎么一个线路。

在一条蛮热闹的小街上找到了老薛的老巢。它坐落在一个弹子房背面的阁楼上。地方不像我想象得那么贫瘠荒凉，街两旁都是店 数了数 两家花店 五家饭店 七家修手足指甲的店。还有一些进门就跌进深而窄的楼梯的那种穴洞般的店，里面经营什么你可以想象。穴口站着个油头男人，一有人路过他就笑嘻嘻上去绑票。马路沿上还有些女孩儿 身材都不错 大家都过冬天她们过着夏威夷海滩的夏天，露出颜色很不新鲜的肌肤。她们都没有笑容 全是一副厌世的表情 看出哪个男人有苗头 她们就擦亮打火机去点叼在干燥唇上的香烟，然后两条鹭鸶长腿迈着又大又傻笨的步子迎上去。她们之间谁也不理谁，似乎同在同一条街上却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因此谁也看不见谁。我从来没见过比她们更孤独的动物。

望着这个陌生的景观，我想一丝不苟的老薛穿着米色丝绸夹

克出现在这里一定精彩。他和这些人也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也可以相互看不见，相互不妨碍。

八点了，我还在等老薛。显然是他先看见了我，把我闪过去了。拐角处我突见他那辆老‘现代’已好好地趴在那里了。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弹子房背后，听自己的脚在露天木楼梯上踏出击鼓般声响。大概因为委屈和愤怒，我大叫起来：“老薛，老薛！”但心里明白没人会来应我。

刚上到第二段楼梯，却见老薛出现在楼梯顶端，眼睛张得特大，下嘴唇也松开了。

“你没事吧？”他对我又大张一会儿眼，才问。这时我看见他手里提了根大棒。

他以为我身后咬了匪盗，一听叫声就出来救我命。他说这地方随时像要出人命。老薛如此的出现让我很意外，也有点感动。我讪讪地笑道：这儿看上去是很戏剧性，我们那类住宅区的安泰，那些看电视吃冰淇淋的寡淡夜晚是对这夜晚的矫枉过正。正因为这里太过饱满的欲望和生命力，才把我们逼得缩在我们太平的地盘上，庆幸我们的本分、我们的乏趣和单调。

老薛没心思听我的哲理和俏皮。他心有余悸，催我快进屋，轻声轻气告诉我他曾听见这街上响过枪。我进了门，他在我身后把那根木棒仔细靠在门后。

屋子是把厨房、客厅、卧室抽象地间隔开那种：出入各个领域，你只能像在传统戏剧舞台上那样写意地区别一番。屋内很冷，没有暖气是一个缘故，其次还因为太清素的布置。

老薛去烧开水，要给我沏茶。我谢绝，他还是要烧，还要翻开一个行李包找好茶叶。他其实是在苦苦往后挨，把他进入杨白劳

这角色的时间玩命往后拖。这屋里没有一样东西可供我翻翻、看看。只有墙上一册挂历，是某个华人银行的公关赠品。我翻看里面的水墨人物画，却看见一个日期上写着：“借安二千五百元，今天到期。”我赶紧不敢再翻了。

我感觉到今晚所发生的事都颇意外，而所有意外都在给我的逼债加大难度。

老薛把茶端到桌上，又说要拿些零食给我吃。他说艾丽丝和她五岁的女儿一样爱吃零食，所以他专门去唐人街为她俩买的，还抽不出空给她们送去……我一迭声说不要不要，我从不吃零食，他还是要去拿。我发现他一再开错柜子，制造些不必要的旅途，让自己枉然地在屋里跑来跑去。尽管他绝望地在延迟做杨白劳的时间，但他从形到神都是杨白劳了。跟我已同在这不足二百英尺的空间内，他还在仓皇地逃债。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跟他有口没心地谈着克林顿的医疗改革和美国单身母亲们四世同堂地吃救济。他还在疲于奔命，却也明白今晚怎样也逃不过去了。

一个休止。我忽然不侃了，他也忽然不逃了，我的心脏都少蹦好几下。我这个催债人比他还可怜，还绝望，还谦卑。我狠狠心，说：“老薛……”

他看我一眼，等我把下面那句话赶紧吐出来，大家好喘气，好活下去。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他用夹子夹在铁丝上的三个三明治口袋。它们被用得次数太多，洗得已不大透明了。我想起艾丽丝告诉我，老薛怎样自律勤俭地赌博，怎样把省下的每一分钱花在赌博中。我心里好一番感叹，如此一个清教徒般的赌棍，使赌博原本所具有的放荡和纵容，以及一切罪恶成分都发生了变化。赌博使这个老薛更加克己，更加轻视肉体最起码的物质需求。

“喝茶吧 这茶不错。”老薛说。在这个当口他已不再希望我把话咽回去 我讲出来 他的愧疚感会大大减轻。

我只好说了。我窝窝囊囊讲了一堆我索债的理由，但听上去都像瞎编的：我父母都在大洋那边生病，我家房顶漏了两个月雨了 我丈夫提升泡了汤 筹等。

他一直点头，一直说：“我知道 我知道。”似乎他在告诉我 我这些话多么无力 对于索债者来说，“请立即还钱”是最仁慈一句话，除此之外的一切语言都是对于负债者良知的额外鞭笞。

“你放心 安小姐。你放心。”他的语气像在哄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 而对我的称呼又回到半熟人的关系中。“我一天也没忘记你在我难的时候帮了我。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人那样……那样无私的帮助的。”

这话他可能一直在肚里涂抹 修改 直到今天拿出来 仍是不尽如人意。他希望他能表达对我的感激，我却感到一份让我极其难为情的，不着边际的奉承，它让我心里那混着愧作的窝囊感越发强烈起来。我不知自己愧作什么 我至此没做错任何一件事 这正是让我悲哀的地方。

“你放心安小姐，下礼拜一我就把钱给你送去。”老薛语气暗淡 却很果决。

我要起身告辞了，赶紧喝两口一直未碰的茶。这是我能给老薛的惟一宽慰了。我又说了些有空还到我家来玩之类的废话，明明知道他不会再来了。

他坚持以那根木棒护送我。我一路走过写意的卧室 餐室 客厅、厨房 实在看不出这两千五会从哪里被榨出来。我悲哀地慢慢走下楼梯，老薛在后面慢慢护送我。街上的热闹和欢乐都成了我

悲哀的一部分，都拓宽和加深了我的悲哀。

礼拜一我收到老薛的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他一礼拜。这是我意料中的。我等着下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一次、二次、三次。也果然都没出我意料。我每星期都收到老薛一封信，解释他何故不能守信用。

一天上午，艾丽丝开一辆崭新的“BMW”来了。车的颜色很好，宝石蓝。她手里晃着一大把钥匙，里面有“Benz”和“Lexus”的标志钥匙牌，都是她曾短暂拥有过的车留下的。她没坐下就给我一沓钞票，说是老薛赢了，先还我一千元。

我厌恶地看着那摊子钞票，怎么看怎么来路不正。

“谁要他赌钱来还我？”我大声说，“要是输了，是不是还得来借呀？”

“我也这么说他来着，他说他再也不去拉斯韦加斯了。”艾丽丝大大方方，毫不介意我瞅着那些钞票的眼神像瞅苍蝇。

“你爸也是个有文化的人，为人师表几十年了，噢，就这么为人师表啊？！”

“可不是。”艾丽丝百分之百站在我一边。然后她又好好笑话一番她爸爸，说这老头也不知怎么了，死活要赢钱给他那个锦衣玉食的女儿买个房子，把这女儿救出来。“安，”艾丽丝对我颠着两只软绵绵的巴掌：“你看是他需要我救，还是我需要他救？”

我跟她说染上赌瘾跟染上大烟瘾一样，戒起来得九死一生，她说她知道，跟染上所有、所有的毒瘾全一个样，住上个好房，开上个好车，也会上瘾，要是走火入魔更是九死一生的甬想戒。她突然看着窗外说，她爸爸了解她的瘾就像她了解她爸爸的瘾。

“不过我相信我爸。他抽烟的年数比我岁数大多了，脱戒就再没见过他抽过。他戒什么瘾也用不着九死一生。”艾丽丝顾影自怜地一笑：“不像我。”

我基本被说服了。老薛是个理性极健全的人，又有很强的自尊心。

“这样吧，我想了一会儿才开口：“我不要你爸还那一千五了。”

艾丽丝一抡柳眉，记不得我是谁了。“哟，是吗？”

我忽然又烦躁起来，怕她跟我再就这事扯皮。我说事情就此结束了，万一老薛再去拉斯韦加斯，也不是因为我逼债的缘故。

不久我听说老薛为我的“豪举”深深感化，老泪纵横了一番，向来斯文的嘴，也赌了些不堪入耳的咒。他说他不混出人样，不痛改前非，决不再见“人家安小姐”。再听人讲到老薛，说他找到个给富豪人家烧晚餐的工作，挣得比发广告多几倍。那年圣诞节前，我收到的第一张卡是老薛寄来的。他还是一副负债者的谦恭口气，说他如何如何地感激我；我赠送他的那一千五百元，他在不久的将来将成倍地报偿我。最后他问我父母是否康复，我家屋顶是否已修缮。

半年多没见艾丽花了，她搬到更大的房子里，男主人这回是“Full Time”不再是“part time”，很少离开房子。这是艾丽丝没召集大家上她那儿吃喝的缘故。还有天大的谣言：艾丽丝要和现任男朋友订婚了。总之，薛家父女的消息都不错。艾丽丝不管怎样大趋势是相对永久且越发荣华富贵。

新年过后，我陪同国内的一个电视采访组去拉斯韦加斯。他

们的采访对象是在美国成绩卓越的中国人，在采访之前他们要最大程度地“感受一番美国文化”，也就是去一趟拉斯韦加斯。既然拉斯韦加斯已被所有来美国考察的同胞们提升为美国文化的象征，我就不便扫人的兴，提出我认识的美国文化，比如自由孤独的爵士乐、黑人的蓝调、安迪·沃浩以及威廉姆·詹姆斯。

拉斯韦加斯在下雪，地方臃肿起来，霓虹灯显得过分堆砌。走出“无上装歌舞”大剧场，我照例把采访组领去赌博。人们都各怀美好的愿望去赌了，我准备到厕所去清静一会儿。那里的灯火、声音至少是正常的。

就在途中，我看见了老薛。仅是他的背影，就让我一眼认准。我绕过巨大的轮盘赌，绕过穿紧身衫迷你裙飞快奔跑着送饮料的小姐们，站在了老薛的侧后，离他仅五步之距。我没有惊动他，就那么眼巴巴看着他的一只耳朵，一小半下巴和一大半脊梁。

从我视野中这些老薛的局部看，老薛没什么变化，仍是清秀斯文、很懂道理的样子。他穿一件淡蓝衬衫和枣红的毛背心，脚背上放着一个黑皮包，膝盖上平平展展搭着一件灰毛衣和米色丝绸夹克。没有一个细节显出赢的急切和输的慌乱。他绵绵不断地填筹码，拉操纵杆，形成了一套不断回旋、无始无终的动作，一个永远可以继续的过程。老薛一月两千元，除了吃和住，所有剩余都填进这个过程，以使它得以继续，得以绵延，永远继续和绵延。

我突然想到，老薛把他女儿和我以及所有人都骗了，甚至把他自己也骗了：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要赢一幢房子给艾丽丝而使她在人老珠黄时不至于无家可归。那是个借口，连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借口到这儿来，来得到这样彻底的解脱，如此彻底的忘我。我不知道。我这样推测老薛可能是我疯了。

老薛却是不疯的、能那样稳健地去接受“输”显然是最平静最清醒的人。他怎么会不清醒呢？他能以三份三明治据说后来连火腿肠也省略了来分割他的昼与夜。他一分钟也没把日子过瞎。

我大约那样站了有一个小时，老薛机器上的灯全亮起来，机器也停止了运转。他赢了，并且赢得不小。老薛回头扫一眼他背后的人们，两个管理人员正向他走来，准备领他去兑款。

老薛在回头扫那一眼时也许扫到了我背道而驰的身影，也许没有。那样的专注在他眼睛里形成一片黑暗，第一次我就注意到了那片长久不散的奇特黑暗。

我想，老薛大概只在赢后兑款那一刻会略微急躁。他急于把那个绵延的过程续接起来，不能让赢中断了它。他很快又回到原地，回到原有的流水般无始无终的动作中去了。

第二天电视采访组要离开拉斯韦加斯。我坐在拉满窗帘的座位上，就在司机座后面。司机最后一个上车，对我说：“有个大陆来的老头儿，是个教授呢，要搭我们车回去。身上一个钱也没了，看他冷得够呛……”

没等我搭腔，采访组的组长说不行，本来座就不宽裕，加上大家赌了一夜，都很辛苦了，回去的路上需要躺一躺什么的，以保障到了目的地尽快开始工作。

司机说：“嘿嘿，我已经答应他啦。他现在去上厕所，马上就回来。大冷天的，老头饭都没吃！”

组长说趁他去上厕所，赶紧走，否则我们这些人心都软，是吧，安小姐？

我点点头。

所有的人都催司机出发，说那一定是个老赌棍了，什么教授。

司机最后问我 你说呢安小姐？

我说那就走吧。

车拐出停车场时，老薛并没有招手。他双手抱着六十年代中国制造的仿革黑皮包，寒冷中鼻尖红透眼圈也红了。他完全还是个我从小印象中清寒而本分的老教师形象。

我塞给司机三十元钱 叫他扔给那老头。老头去拿它吃饭、或乘灰狗，或换筹码，随便。而我会因为给出这三十元而心里不闹了，或许能够同大伙一样补个小觉。

无出路咖啡馆

你从哪儿来 电话里的女人问。我从地铁站来 我告诉她。我从哪儿来不是她的事。最开头从中国来。然后从美国海关 移民检验站。从学校。从图书馆 从带新英格兰州口音的阔老太的一栋大房的拐角。那间专为女佣营造的八尺见方的小屋来。不过这一切最终都得归结到离我七个街口的地铁站。眼下它是我每天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因此她只需明白我从那儿来。我挂掉电话，卡断了她半截子的盘问。

这个陌生女人从我头天搬进来就开始给我打电话。她嗓音是那种流行的沙哑，灰颜色的一字一句。如同那类将歌唱得最体己的歌手 嘴唇就在昏暗的近处 每吐出的字眼都给你一个触碰。因此我没有在刚开始就劈头对她说 错号 或者 你有病吗？

刚回到卧室 电话铃又响。五遍的时候 我冲出去。就在这

我看见了。我的室友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美国女人，粉红的脸上架着白金框架的眼镜。租房经纪人说她是百分之九十的化学博士，剩下的百分之十的论文完成后，她的身份地位头衔将完整。她对室友的选择进行了很久，挑到了我，这场长达一年多的淘汰才有了结局。搬进这里一个礼拜了，这是我俩头一个照面。她先我三步，于是回头向我歉然一笑，拿起电话。听了一刻，她对我行了个优雅的邀请，回她自己屋去了。她的两个粉红的赤足给人很干净的印象。

我抓起电话，听见一段沉寂。“说话呀——找谁？”

“你，别关掉我，像关掉个愚蠢的电视节目。”

又是她。我想把我学会的所有英文污秽词汇详尽地对她运用一遍，但顾虑到室友就在隔壁。

“你到底想干吗？”我咬着牙关问。

“你的脚指头们好吗？”她问。有一点奇怪，她的英文不像其他美国人，在嘴里盘得太多次数，盘旧了。她的很新，每个字都从她唇齿间毫不潦草地形成。

“谢谢，它们很好。”我说。我还能说什么？

“那就好。”

“你什么意思‘那就好’？”

“没什么意思，就是‘那就好’？”

我听出她的预言味道。“你到底是谁？！你从哪儿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

这时我听见一截吹得很美丽的口哨从我室友房里缭绕出来。是电影《幽灵》的主题歌，已过了它催人泪下的有效期。我从来不知肉体器官可以奏出这样完美无缺的调儿，半音，变奏，都标致极

了。还有如此的音量。我瞬间分了心。

“你从地铁站出来，不要顺便到南边的食品店去买东西。所有的蔬菜水果都在下午五点腐烂。”

我不吱声。她怎么会知道我在下午五点走出地铁站口，像是脚指头识途似的，我总是直接拐进路南边的食品店。这女人到底埋伏在哪片阴险的昏暗中，对我每天的行动规律有了如此的知晓？

“你肯定错了。”我说，“我从来不在五点钟走出地铁站。”

“哈，她被我十分低级的谎言逗乐了，你这个袖珍的、可爱的日本女孩。”

这回她真错了。我为她的失误狂喜：“你他妈的见了鬼才把我看成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操，我最讨厌把中国人日本人弄混的白痴！”我把自己弄得极不袖珍，极不好玩弄。语言上玩弄也绝不行。

“对我来说，都一回事——你们都是小小的、光溜溜的，不必剃毛的……”她的嗓音中出现了一种沉溺，自我纵容的沉溺。“你的绿衬衫怎么了？”

“我没有绿衬衫！”我绝望了。

“哈！”她有让让我，不计较我睁眼说瞎话的意思。

我现在身上穿的就是绿衬衫，在腰上系一个结。衬衫我昨天刚买回来。它太大，不过最后一轮减价时你反正找不到合适的尺码。

“你喜欢 Ann Tayfor 的设计？”

她居然连我衣服里层的标签也弄清了。我握电话的手掌黏湿起来。低下头，看着大足趾上的一块黑紫。她这几天关怀无比的，就是这个。我把话筒扔到沙发上，让它自己去喊喳、去密语。每次

只能这样 它会在那里自言自语好一阵 最后只得断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我的室友发现它身首异处，把它还原。

我回自己卧室，身体深处细密地哆嗦着。看表，是半夜十二点。这个异国城市里 我大概是最新一个居民 最亲近的人就是警察了。第二天我七点半才到家 从本地段的警察站回来的。按警察们的建议 我另外装了一部电话 在我卧室。是部不公开注册的电话。除非我情愿泄露 任何人无从得到它的号码。日子开始肃静，开始出现一股清淡的苦闷，是我走出中国后，在所有异国城市过的正常日子的味道。

我的室友的美丽口哨是这所公寓惟一的响动。不知是我回避她 还是她回避我 我们俩极少碰见。偌大个客厅被我俩相互谦让给了对方 从而荒凉下去 偶尔走入 便会惊动在那儿静静滋长的灰尘。稀薄的沙漠在那里渐渐形成 并在向我们的生活蔓延过来。我尽量控制的脚步与动作还是成了这稀薄沙漠的风暴。刹那间，那道斜阳中充满慌乱窜动的尘粒，我惊讶它们有如此的密度。

那部电话静卧着，上面有灰白细绒般的积尘。我的室友基本不用电话。更确切些 几乎没听她讲过话。她动听的口哨省了大家客套、寒暄的时间。

一天夜里 我的电话响了。

“你的脚指头们好吗？”

我条件反射一样将电话扔出去，砸在床对面的墙上。我直挺挺坐在黑暗中 听那没摔死的电话仍在‘噉噉喳喳’。半晌 我拾起它 对它说：“我知道你是谁！”她静下来 等我揭露下去。“我知道你住在哪里！”她一声不响。

“警察们已经布置好了——现在我就打911 你等着！”我大声

说。

“为什么？”在我歇斯底里之后，她轻轻问道。沙哑的感伤从我这端的话筒渗出来，连她那一点惨笑都渗出来了。

她又问：“为什么？”

这一声把我问住了。911来了又能干什么，我这里既没有盗，也没有抢杀人、纵火、强奸，远远发生在别处。911来我这儿扑空吗？

我静默下来，眼睛瞪得要裂了。我的样子一定比这事本身更恐怖。

“我只是想问候你一声。”她说。我听她在无声的一个长叹中伸展一下。“你那些小小的、可爱的脚指头还好吗？”

我才知道人在这种状况下真的会发抖。她像是感受到了我的颤抖。我的颤抖似乎使她受伤——她没想到她对于我是作为一个异物存在的，这样的不可被接受，不可融洽。她本意一点也不是想来对我兴妖作怪。

“别这样……为什么呢？”她说，“我只想跟你认识，你孤零零的，不是吗？”

“谢谢，谢谢了，谢天谢地！……我在黑暗中爆发，狗吠般甩着下巴。

“你感冒全好了吗？”她说，“看来你不相信美国的药是对的。你带到美国来的药够你用十年吧？”

居然连我带的一大包中药都知道。我不是恐怖，我是恐怖得乏透了。我想干脆与这恐怖妥协。于是我换了个声调说：“我们干吗不见面聊聊？”

我的声调是半带调戏的。她那边没声了。我催促几声，她悠悠

地说：“你想让警察见我。”我嘿嘿一笑。

我对于她 也变成了个异物。我的这个新立场有点娱乐感了。
“你怕什么 你不是不怕警察吗？”

她默默冷笑：“当然不怕。”

我和她像两个击剑者在沉稳打转。

“知道你每星期三夜里回来为什么会那么安全吗？”她说，“不是因为警察 是因为我。不然 那将是芝加哥最黑暗、罪恶最多的一条夜路。”她沙沙的嗓音厮磨着我耳边的发丝。

紧接着的星期三夜里，我提前半小时离开教室，向教师递了张小条抱了歉。下了地铁我没走惯走的那条小街。小街一溜是关了门的古玩店。我挑了另一条路走 而不久感到被人跟上了。我扔下沉重的书包便跑，杰出的前舞蹈者的腿没有辜负我。第二天早晨，楼下邻居老爷子敲开我的门，说一个黑皮书包端正地摆在门台阶上 里面有我的学生证 图书卡。老爷子走后 我看看包里 没缺任何东西，而我知道每件东西都被什么手玩弄过了。我突然崩溃 扑倒在枕头上大声哭起来 哭得室友也被惊动了。她轻轻叩着我本已敞开的卧室门 关切地瞪着我。她没戴那副白金眼镜 五官失去了坐标 我几乎不认得她。她一撮淡黄头发直直竖在那里 黑色睡袍下是两条苍白硕长的腿，与她上半截身躯的联系大致是没有的。

我只是哭。她只是同情地瞪着我哭。然后她瞪着我如同失败的渔人 三把两把扯回深水中的渔线那样 把电话线拔出来。

我花了不少的钱注册了一部手提电话。除了我远在中国的父母和几个遥居美国东、西岸的朋友 我绝对保守电话号码的秘密。生活又出现了它固有的安稳，每日从早到晚按时发生该发生的

事。我甚至从邻居老爷子那儿领养了一只猫崽，颜色是种难形容的金黄。我给它取名叫“芒果”。电话里的女人说我“孤零零”。我要破坏她这看法。很快我嗅到芒果身上有别人的气味。它做得滴水不漏。吃我和室友的两份饭食。与她与我它都偷情。一天，冰箱上的留言牌上室友写了信给我：“芒果需打预防针。我已带它去过兽医站。”我在留言牌上作答：“谢谢你。”

十多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听见壁橱的手提包里响起虫鸣般的电话铃声。不可能是她，我对睡眼迷蒙的芒果和我自己说。

我从手提包里取出电话。“哈罗！”我用提到喉口的气说。

“你的脚指头们好吗？”

我的嘴一下松开，下巴脱臼一般。又是沙沙沙的问候、关切。

“上次你邀请我见面，还记得吗？”

“嗯，记得。”我说。一根根神经绷得嗡嗡作响。

“无出路咖啡馆外面怎么样？”她说。

“不，我不想见你。我改主意了。”

“只见一次，就结束。”

“不。”

“你对我不好奇吗？连好奇心都没有吗？”

“没有。”

“只见一面，就整个结束，怎么样？”

“好歹是结束。我很快要搬走了。”

“下月初你要搬走了。”她等着，以为我会问“你怎么知道的？”我没问。“你把猫带走吗？”

“嗯。”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再也没机缘见你了——你这小小

的、可爱的日本女人。”

“中国女人。”

“谁在乎？”她吐出一股酒气。

我清清楚楚听出她的不舍。她不知下面一步怎么走，下面一个暗中做伴的对象何时出现。她又口齿不清地惋惜一阵。她那沙沙的声音该去走红，却糟蹋在我这里。她问我是否一定要走。我说：“哈！”这事到了这里翻个儿了——我成折磨她的人了。

“明天晚上八点在‘无出路咖啡馆’。你不必害怕……”她说。

我打断：“我操我怕什么？！我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常规武器从‘五四’手枪到轻机枪我全能闭着眼把它们大卸八块儿。”

第二天八点钟天还没暗。我坐在客厅看动画片。到了九点，我突然站起来。为什么不去‘无出路咖啡馆’此刻最是醉生梦死，里外全是人行凶是没有地方的。一股莫名的焦灼出现在我心里，我不懂自己为什么牵挂起她来。我找我那把新疆匕首，却怎样也找不见。它是一个男孩送我的，还是在中国做初恋者的时候。他在刀柄上刻着我的名字。

到了‘无出路咖啡馆’时，一个男人正在朗诵自己的诗，尽管没一个人听他。我挨个盯着所有男男女女，知道自己很可能正被盯着。我喝了些啤酒，又喝了些塔克拉杯沿上的盐粒刺在我如一块浮游朽木的知觉上，现实一闪一闪。人们你我纠缠，又宛若他者。我在十点钟左右离开咖啡馆，突然发现一只小动物躺在马路中间，血涂出一道车轮胎的花纹。那是我的芒果。

我提前搬出了公寓。在冰箱的留言板上向室友道了别。我没提芒果的下落，我想她早晚会知道。

几年里我偶尔把这个大体真实的故事讲给人听。一些人认为那个约会我不应错过，另一些人认为我当时应该和我的室友好好谈谈。尤其那个早上 她站在我卧室门口 等我和她谈 等得那么心诚意切。

青柠檬色的鸟

二楼的屋盛了一年的空寂。是香豆去了留下的空寂。一直没人肯租那一间朝南的屋。每次来租屋的人都嫌屋里有气味。那是香豆在里面变老、脱发、偏瘫、最后咽气的味道。洼憎恨人把香豆遗在人间的一段新陈代谢气味叫臭。洼去了佛罗里达参加中的葬礼，同中的侄儿侄媳住了一个礼拜。中是洼少年时一同搭船来美国的朋友。洼该在中的葬礼一结束就回旧金山，那样就不会同香豆错过了。洼的机票是顶顶价廉的那种 规定他住一个礼拜。洼也知道中的侄儿侄媳恨不得洼住到马路上去。其实洼是住在马路上，除了晚上回中的侄儿家去睡觉。洼总是对中的侄媳说自己在外面吃过晚饭了。其实侄媳并不认为洼在哪里吃晚餐是她的责任。就那样把香豆错过了。回来时在波特莫斯广场拉胡琴和下围

棋的半熟人都说注一定度了个很好的假，脸色“炭”^①得多时髦，一定是在佛罗里达的海滩上四仰八叉晒了整整七天好太阳。注没纠正他们那是他不得不在马路上“炭”的。注总是微微一笑。注的这个略带悲伤的笑容使注有种文雅的气质。这些同注认识了多年的人始终没有把对注的一半生疏在相处中去掉。这其中也有注自身的原因，注不知如何将他与人相处中熟识的一半发展开去。还有个原因只有香豆知道，就是注的灰色眼镜下的眼睛实质上已达到了百分之九十的失明，而眼镜也只给注百分之五的视力。熟人在这视力中都是半熟的了。

一年前的五月“炭”得油黑乌亮的注回到他的屋。他的屋在一楼 头顶一片菲薄的天花板之上就是香豆的屋。说是说一楼、二楼，其实香豆住的是和地面平齐的层面，注的屋低于街沿七八个台阶。从佛罗里达回来的注白天夜里听着一层天花板之隔的香豆，然而却连最细微、最轻柔的毛巾软底鞋一步一拖的声音也没了。也没了香豆拉抽水马桶 木梳坠地的声音。总之是那些细琐声音中香豆的日常生活规律、寝食习惯；那声音中香豆的扫扫抹抹侍花弄草的癖好都没了。一个礼拜后，没有了声音的香豆令注心焚起来。他打了十多个电话上去 老式电话铃回声四溅 连隔着一层天花板的注都觉得炸耳。注叫来了房东，房东提着啰哩啰嗦一大串钥匙打开了香豆的门。门一开，一股浑厚的气味一堵墙般地朝着人倾塌而来。清淡的香豆 静悄悄的香豆 却有如此壮阔的死亡气味。死亡的气味竟如此有力量 击昏了乍入室的房东。注不太懂房东的意大利英文，只懂他在诅咒死老太婆招呼也不打一声就

注：炭即英语“Tan”即日光浴。

自作主张死了。整个屋都是发了酵的香豆的死亡，房东雇了一帮人来清除气味。那帮消防员似的人来了三四次，仍是徒劳。每个租房者都嗅得出那中国老娘生前死后其在这屋度了多久。注就在那天接管了香豆的八哥杰米。它已经奄奄一息，钩子形的鸟啄冰冷。注眼看着它一点点有了体温，开始进食，注有点觉得它是复苏的一部分香豆。

注憎恨那些一口一个“死老太婆”的人们。在注心里，香豆就是香豆，是他初识她时的年轻女子，是他每次出海回来隔着马路观赏的那么修修婷婷走下圣玛丽教堂台阶的中年妇人。

直至一年之后，注终于在一个下午听到了香豆的屋轰轰烈烈地搬进一家人来。两口子和一个八岁男孩。男孩叫佩德罗，长有一双典型的墨西哥大黑眼睛，过分的大而黑使男孩的面部表情总是带着轻微的恐怖。男孩佩德罗不像他父母那样壮硕，似乎也将不会有那个壮硕的未来，因为他似乎始终被那沉默的恐怖燃烧着，消耗着。在注仅剩的百分之五的视力中，这个八岁的墨西哥男孩异常美丽。他看不见佩德罗经过缝补的兔唇。缝补是粗针大线的，因此佩德罗的人中远远偏离了他绝对垂直于地平线的鼻梁。这就使佩德罗在不经意瞪着某人或某物时，神情中有了点作祟、阴险的东西。这些在注剩余的那一丝视觉中，都是被滤掉的。注只看见一个长着大黑眼睛的美丽男孩。

从此注的头顶上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生活。香豆以气味对于那居处的占据，顿时被辛辣的墨西哥烹饪给灭除了。香豆生前的宁静、那每一细妙响动之间长长的静止被欢乐的墨西哥音乐、飞快的西班牙语所填满。香豆的床早被扔了出去，现在这张床夜夜都热情奔放地响，咕嘎咕嘎咕嘎，床垫中所有疲惫的弹簧都在拼

死屈伸 支撑它上面的伊甸园游戏。洼想 佩德罗这时会被安顿在何处？很快他弄清佩德罗隔着一层布帘间接参与到父母的活动中。正如洼隔着一层薄薄的天花板插足到这对健康男女的正常生活中去。洼认为那一定是欢乐的 他错过了一生的很大一种欢乐。

洼和佩德罗的情谊是从八哥杰米开始的。八哥跟了香豆有十年了，话是香豆一句一句教的。香豆的细语和耐心使脾气颇大的八哥杰米在两年内学会了二十六个字母 五年内学会了“早安 晚安 我爱你”。到了第七年 八哥杰米已经完全是一口香豆的英语，带汕头口音。香豆死后的八个月，杰米一声不吱，复活节前的一天 它突然口若悬河 洼有一句 它有十句等在那里 电视上报告天气预报 它竟也学会了 带点人的怪腔说：“旧金山海湾地区将有小雨……”

一天洼开了窗子 见佩德罗站在窗边。男孩已经站了很久 大黑眼睛穿过屋内的阴暗瞪着那只青柠檬色的鸟。洼说：“你要进来和杰米说话吗 它会报天气预报。”男孩马上不去看鸟了 冷冷瞟了一眼洼的灰眼镜。男孩大致看出洼的孤苦，贫穷和趋于完整的失明。他看出洼是以那副灰眼镜化妆。佩德罗又仔细看看洼屋里的每件陈设，再去看墙上挂的杂七杂八的丝绒画、招贴画和一个暗淡无光的铜航标，它是从一艘废船上拆下来的。佩德罗还看见高高的一堆旧物，其他东西都看不清，只看见四五个大大小小的电视机搁在一大团旧电缆上。佩德罗对洼屋内的气味颇熟悉，他母亲常带他去“救世军”店铺 那里就是这股墓穴般的气味。洼看出佩德罗对自己严肃地产生了兴趣。洼没有过孩子，所以洼不知道自己原来会如此强烈地喜爱一个像佩德罗这样的小男孩。

洼觉得佩德罗瞪着那双大黑眼睛如同在观赏百货商店的圣

诞橱窗。一个小男孩所能有的贪心和兴趣 都在那双大黑眼睛里。注又一再以诱哄的语气请佩德罗进来同八哥杰米谈谈。佩德罗点一下头，看着注笑了。注当然看不见是什么使这小男孩的笑容那么古怪。几年前缝合的兔唇让注心里一悸地想，这个孩子的笑是怎么回事？佩德罗在留给注那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后就消失了。

第二天，佩德罗被注邀请进门。之后两人就站在杰米的笼子边 等杰米报告天气。注一直叫佩德罗耐心一些 他说佩德罗你别急 杰米和你还要有一段相互熟悉的时间。等了两个小时 八哥杰米一直对注的困窘处境不加体谅，一直保持发瘟般的昏沉状态。注一再、一再地向佩德罗保证 杰米绝对是一只能说会道的八哥，绝对赛得过电视上逗人哄堂大笑的家伙们。其实注比佩德罗还失望 注想 它哪怕讲个“早安、晚安”也好啊。

为了不使佩德罗感觉这一趟来得太亏，注从那一堆电视机里挑了一只模样干净，不缺一只旋钮的电视机送给了佩德罗。但十分钟左右佩德罗的母亲抱着那只六十年代产的电视机回来了。她不会讲英语 只对注“Thank you”同时红着脸直摇头。注懂得她的意思：她不明白自己的儿子平白无故从这个陌生的中国孤老头手里接受一个破旧的电视机是什么意思。

注马上看出佩德罗的母亲肚子里已经有了佩德罗的弟弟或妹妹。偏矮胖的墨西哥女人身上带着一团安居乐业和烧煮晚餐的温暖 这温暖使注深受触动。女人在门口忽然驻步了 因为八哥杰米开口讲起了“旧金山海湾地区一周内的天气趋势”。墨西哥妇人觉得这是个神奇而叵测的地方——这样一个中国孤老头的居处。注看见妇人红亮圆润的面孔变成了儿童。她转身对楼上叫起来：

“佩德罗 佩德罗！”男孩咚咚咚地跑下来。八哥杰米恰好讲完最后一句。洼听见佩德罗的母亲气喘吁吁地上楼梯，一路都在眉飞色舞地向佩德罗讲八哥杰米如何不可思议。

从这以后佩德罗放学后到晚饭前的时间都是在洼这里打发的。佩德罗的父亲是个花园匠，早出晚归。他的母亲一天要替两家人家清扫屋子，擦浴盆，也要到晚饭时间才能回家。洼明白自己被佩德罗的父母占了便宜，他们把八岁的男孩交到一个免费老保姆手里了。洼更明白的是，真正的保姆其实是八哥杰米。佩德罗一直想听杰米好好地报告一次天气，因此他甘愿呆在洼充满阴暗的屋里，甘愿为洼读书。

洼的眼睛无论如何认不清书上那些字了。他叫佩德罗念，他听。洼想，其实佩德罗也像只八哥，吐出的字句和他脑子的理解力完全不发生联系。佩德罗念到“她那粉红色的两粒乳头像两颗草莓糖球”时，脑筋远远跟不上这句话的意义。佩德罗同所有二年级学生一样，不认得的字他们也能够照字母读出大致的音来。百分之八十的词汇都只是被他的唇舌铸轧出个基本形状，这和八哥学舌颇相似。

因此佩德罗不知道自己诵读的这本书是那类叫做“成年读物”的东西。男孩不知道，将嘴唇慢慢送上去，舌尖首先品出那乳头的新鲜。这一句话是指什么。佩德罗不认识也读不出音的字也很多。洼叫他把它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在他掌心上。佩德罗用右手食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在洼的手掌心顶怕痒的地方写着，整个字形成的过程在洼手心上造成的奇特瘙痒，以及那些暗中排列组合起来的字母产生出的秘密涵义，使洼的面孔禁不住漾

出笑容。注在这样笑的时候闭着眼睛，灰色玻璃下佩德罗能看见注薄纸般的眼皮细小而剧烈地抖动。在佩德罗眼中，这个中国老人此刻的笑是非常怪样的。他问注刚刚在他手心写下的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注仍是闭着眼，仍是笑，伸手轻柔地抚摸一把他浓黑带卷的头发说：“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懂了。”

在注闭着的眼皮里，注的视力是完好的。佩德罗读出的每个疙疙瘩瘩的句子都在这完好的视觉上形成图景。图景就这样铺陈出一个故事。就是那类千篇一律的色情故事必有的陈词滥调的描写。庸俗拙劣的描写是必须在那里的，不在那里注这类老单身汉会很失望的。佩德罗单调的童音持续在注的耳际：“他的手轻轻抚摸着她那绸缎一样凉滑的皮肤，感到那柔软的身体已是半溶解状态……”

注断定香豆肌肤的感觉一定是这样的，感谢这书的庸俗作者，他将它兑现成了词藻和句子。二十九岁的香豆走出圣玛丽教堂的圣经装订工厂大门，颈上飘一块天蓝绸巾。她第一次朝注抬起略带责怪的眼睛。宽松而严谨的裙装下，香豆的身体一定是这样“半溶解状态”。到了四十九岁，注依然认为香豆是好看的。出海归来的注总觉得香豆身上招展的裙裾是迎接他的一面旗。注是不懂得恋爱的，恋爱对于注就是在臆想中对那具身体产生一些行动。

佩德罗休止在一个不该休止的地方，大黑眼睛缺乏表情地瞪着这个中国老船员。他已停滞了良久，而注脸上的怪样笑容仍没有浅下去。佩德罗手上的书散发着呛人的霉味，纸页如墨西哥的玉米薄片一样黄而脆。男孩推了推老人，问他是否听见八哥杰米刚才咕啾了一句什么。注倏然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漆黑，惟一可见

的是床对面的窗。窗在洼的视觉中只是一个白亮刺眼的方块。洼一点也没听见八哥说了什么。

佩德罗说：“你没听见吗 杰米刚才对我说了‘哈罗！’”

洼说：“你看我没有骗你吧 杰米高兴起来可以发表演说的！”他要男孩再将刚才的一段重读一遍。佩德罗抗议说那一段他已重复了几十遍。两人扯了一会儿皮 还是佩德罗让了步。他把刚才的一段做了第四十遍重复，不认得的字还是认不得，还是得一个字一个字母地往洼的手掌上写。洼脱落了自齿的牙床不断咬噬 偷吃什么美食似的。“水顺着她的肩流下 流过她的胸 她圆圆的腹，她的身体在一层薄薄水帘之下微微波动起来……”然后便是一连串的晦涩词汇，佩德罗幼嫩的食指将它们一一写在洼黏湿的手心。细小的触动使洼情不自禁发出一声低吟。那些被分别刻画在他掌心的字母 顺着他的知觉爬向他生命的最核心处 在途中形成它们隐秘的连贯。逐渐地 佩德罗所念的每一个“她”都在洼的听觉中成了“香豆”。“香豆的身体在一层薄薄水帘下微微波动起来……香豆碧蓝的眸子升起一片薄雾……”不对，香豆的眸子是乌黑的 直到她偏瘫的那一年 那些眸子才呈出一点灰色。洼执拗地想香豆偏瘫的身体也依旧优美，肯定不像自己这只皱巴巴的皮囊盛着一套大小骨头。香豆那从来没披露的身体一定如书里写的那样既柔顺又倔强……

佩德罗此时在他手心写下了那个最秘密最紧要的字眼。男孩带点阴凉的柔软指尖触在了他神经的根茎上；生命和生物最最致死的敏感须梢上 他人打了个挺 把八岁的佩德罗吓坏了。佩德罗以为这个中国老头已进入了垂死状态，先是用书在老人脸上使劲拍打 依然不见改善 慌得他起身便往门口逃。就在同时 八哥杰

米也惊得呱呱地以它的母语叫起来，一面扑腾着翅膀不断在笼中四面八方地碰壁，一些青柠檬色的羽毛纷纷落下。

洼这时才从沉醉的底部浮游上来，皱纹把他的瘦脸弄得乱七八糟 因而笑容里有了许多痛苦。佩德罗见中国老头没死 断了一口气又续上了。他眼镜滑落到下巴上 两手到处摸索：“佩德罗 书呢 书呢？”佩德罗从地上拾起书 狠狠往洼身上一掼。八哥杰米这时也静下来 侧过脸用一只眼看看这一老一少 然后又侧过脸，用另一只眼再看看这一老一少。然后它口齿不清地说：“佩德罗，佩德罗……”男孩仔细听了一阵，问老人杰米在叫什么？洼听了听说：“好像在叫‘佩德罗’。”老人这时看见男孩拧歪的上唇掀动起来 变成很大很大一个笑容 牙齿雪白刺眼。

佩德罗纠正八哥杰米的发音 直到杰米把“佩德罗”三个音节都完整地吐出来。这天八哥杰米的脾气特别好，佩德罗纠正它的时候它就静静地侧脸瞅着他，样子急切而专注。佩德罗狂喜地蹦蹦上楼，在到达自己家门之前已把有关八哥杰米的号外大声报给了他挺着大肚在灶前忙碌的母亲。惊诧和兴奋使这一向脸色灰白的男孩两颊潮红，更大量的恐怖从他的大黑眼睛中释放出来。他的母亲也被佩德罗稀有的振奋情绪所感染，决定以后天天把佩德罗交给楼下的中国孤老汉去照看。这似乎对几方面都有利。佩德罗的父亲晚上八点回到家时，女人便和他讨论起楼下养八哥的中国老头来。他们在床上紧紧搂成一团，说这个城市住着不少像洼这样的中国老单身汉，他们一生都没有攒够钱娶个女人。男人和女人在这个时候为他们自己的优越处境而备感幸运。他们搂得更紧，把更大的响动传送到一板之隔的楼下，传到老单身汉洼清澈的听觉中。

洼断定房东没有把香豆死后在屋里停留八天的事告诉墨西哥一家人。房东可能压根连屋里死了个叫香豆的老女人都没说。想到此处一阵自谴 连他自己也在心里把香豆叫做“老女人”了。一个守身如玉的女人不可能成老女人的，洼这样决定了。在香豆四十九岁那年，洼对她说他们该住到一块了。她微带嫌恶地笑起来 看着他 意思说 何苦呢 这样隔一层天花板 有什么不好呢？到了香豆六十岁时，一天 她请洼上楼去她屋 然后她用一枝笔在纸上写字给洼看 每一行字都在纸上滑出个大下坡。香豆说：“洼你看 怎么会这样？”她没法把字写在一条水平线上，它们就是一个比一个低地往下滑。香豆哭了起来，洼把她头发稀疏的脑袋捧入自己怀抱。那就是香豆偏瘫的开始。洼在接香豆出院时又说一句：“香豆 不如我们就住到一处吧？”香豆又笑了 右边嘴角向下滑去。香豆的意思是 他们认识得太久了 认识太久的人住到一处会很可笑的。在香豆死后的一天 洼突然悟出 香豆的一生或许也如他一样 是场空等 等的是个洼没见过的人。香豆对那人的空等 由于有了洼对她的空等垫底而显得安全而温暖。洼对香豆的空等 亦由于她对那人的空等而显得凄美而浪漫。大概就是这么个因果逻辑，洼在那天想明白了。香豆花了半生的闲余时间教会了洼阅读，教会了洼讲水手肮脏话之外的英语。当了一辈子圣经装订女工的香豆死时并不知道她一生最大的业绩是把一整本圣经灌入了洼的生命 并使洼有能力阅读各种“成年人读物”。老单身汉洼的正派单纯的生活和其他中国老单身汉于是有了点不同。

从八哥杰米学会“佩、德、罗”三个音节的那个晚上 八岁的佩德罗每天下午三点半准时出现在洼的门口。洼的那本开始解体

的、散发霉腥的‘成年人读物’已给佩德罗读下去一半。一些重要段落注要求男孩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读。有时男孩心不在焉去想八哥杰米哪天才会报告天气给他听。这种时候他就把书念得颠三倒四，于是书中人物的动作也就变得混乱不堪，荒诞不经。注就会哮喘爆发那样强烈而窒息地大笑起来。佩德罗十分讨厌注的这种恶劣笑声，在注这样笑的时候，八岁的男孩有一点感觉到自己吃了这中国老头的亏，被这中国老头给戏耍了。也有一点感觉到注让他念的这本破旧的书所述的是个什么故事。那些陌生字眼在他一个个拼写在注的手掌上时渐渐在他脑际深处拼连起来，一些他不懂得却隐约知晓的意义逐渐形成了。注越来越多地要求他把那些字画在他手心上，每当佩德罗这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在注手心上画动时，注那几乎疏淡得没了踪影的眉宇间便出现一种更怪样的表情。佩德罗不认识这表情，他不知它是种复杂透顶的舒适和幸福。但是佩德罗已感到每天从他口腔经过的这些句子、词汇大致连缀成了怎样的一件事情物。这件事情物八岁的他是不懂的，但他的本能是懂的。

注在感恩节前夕完全失明了。但注还是能看见白天和黑夜的区别。白天是一片白色上有些动或静的黑影子，黑夜则是一片黑色上有些动或静的更黑的影子。凭着这点判断，注戴着他的灰色眼镜，拄着手杖可以到两个路口外的中国菜蔬店去买半打松花蛋和一袋港式全蛋面，或者一袋小白菜、半斤叉烧。注很少吃他判不出质量的东西。注也可以自如地走到四个路口外的波特莫斯广场去听人拉胡琴、吊嗓子、下围棋。这两桩事不需要视觉去做的。注尽量避免作出盲人的动作来：用手杖琐碎地点点戳戳，同时把下巴高高翘起。做过水手的注觉得那些动作在他身上会很没风度。

的。他走到离家门十多步时就听见佩德罗已经等在那里。佩德罗和三个陌生男孩在他窗台上坐成一排，在听佩德罗吹嘘八哥杰米。佩德罗语气明显带有哗众取宠和讨好。他把洼说成是中国海盗，洼想自己的灰眼镜大概挺帮忙营造神秘气氛的。

男孩子们一见洼就知道他绝不是中国海盗。他们瞪着蓝色、灰色、棕色的眼睛，看洼走过来。他们相互戳戳捣捣，暗暗讨论洼是否是个瞎子。他们不知为什么心里非常希望洼是个瞎子，不然洼实在太平常了，不配拥有那么一只神奇的八哥杰米。洼大声跟男孩子们打着招呼，然后男孩子们鱼贯进入了洼那散发着老单身汉特有气味的房间。佩德罗像主人一样将八哥杰米介绍给朋友。洼在一边被忽略得很干净。他挂起盲人所特有的明辨是非的悄然笑容，欣赏着这帮兴奋得手忙脚乱的男孩子们。杰米毕竟是只漂亮的鸟，并长着一个诡计多端的面孔。

佩德罗连恳求带威胁，八哥杰米就是不肯张口叫他一声“佩德罗”，更别提报告天气预报了。它不动声色地将尾翼一坠，一粒白色的粪落在佩德罗的黑头发上，引得三个同伴快乐了三秒钟。佩德罗将抹下的鸟粪揩在洼的破沙发上，继续软硬兼施地逗八哥杰米开口。最终是杰米先失去了耐心，呱啦呱啦地乱嚷起来，音色稍次于乌鸦，人类强加于它的文明半点也不见了。其中一个男孩打着哈欠说，他想回家了。

另一个男孩说，他也等不及八哥杰米的天气预报了。

第三个男孩说，这是个屎鸟，只会吃和拉屎，根本不会说话，他们到这里来受了骗。

佩德罗急了，说八哥杰米说起话来语法比你正确多了！

男孩说，墨西哥人最会撒谎。

佩德罗要哭出来 他指着坐在墙角的注说 注可以证明 我从来不撒谎！注可以证明……

男孩们打断他说，中国人更会撒谎。

注听见男孩们一个跟一个地走了。他眼前的一片黑暗中有个更加黑暗的小影子孤零零立在那儿。他走向那小影子，感到那是条正在深刻饮泣的小影子。注来到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时不比佩德罗大很多，注知道这条孤零零的小影子内心是怎样个滋味。六十多年前的注若有一只宠物如八哥杰米，他也会像佩德罗那样以它去换取一点信赖和友情。这一点八哥杰米是没法懂得的。

当注的手摸索到佩德罗的大黑眼睛边，摸索着去揩那些眼泪时，男孩猛力甩开了他。甩开了这个整天让他读那些污秽词句的中国糟老头。注这时看不见佩德罗的眼睛扩张得多么大多么黑，放射出怎样的两束黑暗的恐怖。男孩的脾气发起来竟比八哥杰米大许多。他也像那孤禽一样绝望地扑腾，四面八方碰壁。注吓坏了 却看不见男孩究竟想干什么。佩德罗扑腾到一个角落 抄出一根木棒照着八哥杰米的笼子便跨过来，两种生物同时发出极惨的“呱呱”声。笼子是铁铸的 古旧了 却怎样也打不烂。注想告诉男孩凡是老东西都是难毁的。而这时八哥杰米不知怎么从笼中飞出来 腿上拖一条发黑的银链。佩德罗舞着比他自己高 与他分量相当的木棒满处追打八哥杰米。注凭着听觉去阻拦男孩，却总是迟一步，结果把自己重重地摔在地上。注绝不想让佩德罗伤害八哥杰米 他认为过去的半年中有佩德罗 有八哥杰米 有他自己 这是个相当美满和睦的组合。

这个时间离邻居们下班归来大约还有四十到五十分钟。

佩德罗越来越怒不可遏。八哥杰米已飞累了，趴在那早被填

了的壁炉边沿上歇息，佩德罗喘了几秒钟突然屏住呼吸，瞄准那鸟便抡过木棒 却听见洼闷闷的一声“哎哟！”

佩德罗看见无数根血注从洼的老脸上流下来，灰色眼镜摔在地上 成了两只空洞的眼眶。男孩愣住了 他就那么愣愣地看着这个中国老头在越来越大的血泊中抽动，发出他听不懂的哀怨之声。

魔 旦

从图片册里的照片上，我完全辨不出阿玫的性别。图片册是六十年代印的，集的照片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移民。阿玫属于三十年代唐人街的显赫人物，当时是十六岁。棕色调的黑白照片上，阿玫模糊得只剩了些特点：眼睛奇大，嘴巴奇小，下额从两颊刹不住地往下尖，成了张美女漫画。阿玫身后，睡莲苑所有的生旦净末丑都在，更不清楚。当时的镜头焦距是对准阿玫一人的。照片下面有一行英文评说，大意是：看这个小美人儿，能相信她是个男孩吗？

我问看守展览馆的老人：这是个名角儿吗？老人说：阿玫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阿玫名字的时刻。

有了名字好多了，我不必混乱于英文的“她”和“他”之间。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学英文晚的人，比如晚过二十岁的，常

在讲‘她’和‘他’时不用心，‘他’和‘她’随心所欲地颠倒 让听众很吃苦。

老人叫温约翰。这名字写在他胸前别的小白牌子上。温约翰说像阿玫这样的奇物，唐人街历史上有过三个。因为前面两个都让戏班子时来运转，所以才会千难万险地找来个阿玫。阿玫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并且一定都长得大同小异，也有相仿的心智、性情，只不过要多少年才能出一个阿玫。老人问我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翻找阿玫。我说 是你告诉我有关阿玫 我迈进这个展览馆时一点也不不知道来找什么。老人有了种上当的微笑。

展览馆有一个大客厅的尺寸 还有两截走廊 两个拐角 都做展厅用，排着图片和实物。整个空间的拼凑使丰富的阴影更加浓重。它的门比街道矮一层 是那种租金最低廉的公寓改建的。看见“中国移民历史展览馆”的招牌时 要么你错过它的入口 要么你就像落进了陷阱一样落了进来。错过它的人是绝大多数。我就是 一脚踩虚落进来的。后来来多了 才觉出阶梯的存在 阶梯是那样陡地一拐，把你认为是下水道出口的地方拐入了展览厅。

阿玫登上旧金山码头时十二岁 只有三年戏龄 手向外一伸，根根指头的功夫都到了。看了阿玫的兰花指 别人的就没法看了。阿玫穿一身白竹布长衫，让移民局的人丝毫不怀疑他同整船的中国农夫毫无关系。移民局长官说话手势很大，阿玫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就跟着他的手转。对于中国戏剧中的“远眼”移民局长官是不懂的。他觉得这个眼神美丽的孩子有点可疑。他想阿玫必是个女孩 扮男装是因为女孩极难入境。“排华法案”排的主要是女人。没有女人的一族人好办 生不了根的。

阿玫不懂一个字却被说话的人深深吸引。他跟随人动作表情的眼睛出神之极 让人感到他是懂的 是更深的一种会意和体谅。这是一切美好误会的最初始。阿玫不肯脱光衣服，三个高大个头的洋妇人把阿玫哄着吓着，认为这孩子是懂装不懂。阿玫磨到了最后也是没让她们把衣服给剥光。后来阿祥来了。阿祥是戏班的领班，他一看见阿玫就愣了；阿玫明明是三十年又来走一遭的阿陆。阿祥很有手腕，当然让阿玫不损一根纤毫地出了移民局检查站。他拍胸脯担保阿玫不是女的 是女的他阿祥头一个退货。他这样担保时移民局长官们使着一种媚眼笑起来，好像恍然大悟的样子。中国有几千年的太监传统 对于中国人的性别 他们给予例外地理解。

十二岁的阿玫很快成了照片上的样子：腰缠得两个虎口上去会指头碰指头 眉毛也拔齐了 只有一线细的影子 嘴巴抿上已够小，涂了色就成了一粒鲜艳欲滴的红豆。

我在街心广场向人们打听阿玫。早晨这里有七十岁左右的老人拉琴吊嗓子。这些老人都很热心地告诉我，他们并没听说过阿玫 而和祥戏院是知道的。和祥戏院改过几次名 但模样基本还是阿玫那年头的。温约翰却坚持说七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阿玫的。那时中国人没几样好东西 除了茶、大烟 就是阿玫。早先的赌和窑姐倒是好东西 都给禁了 怎么会不记得阿玫呢 老人温约翰有些着急 为阿玫冤枉 觉得我从头次进了展览馆就没说过实话。他说 再说阿玫闹了那么大一场事！

我问 什么事呢？

他不吱声地挥着陈列柜玻璃上的灰尘。掸帚是化纤兽毛做

的摩擦中起着细小的静电。他把掸帚小心拿到门外，在空中用力挥打。似乎这是种有益的运动，他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我说可以用袖珍吸尘器处理掸帚上的灰尘。他说当然可以。我想我们俩之间肯定有一个人在讲废话。

闭馆的时间到了，我从下水道冒出来，对下面霉兮兮的暖和依依不舍。上面是旧金山的冬天，雾在下午四点就从海上过来了，只有唐人街的雾不厚，街两边的铺子门脸挨门脸，密集的人群破坏了雾的沉积。

华盛顿街口有个小食铺，简陋得无以复加，里面客人却不少。我猜它一百二十年前就这样简陋。阿玫的前辈俊美无比的阿三那夜戏完之后在这里吃宵夜。就是几次唐人街大扫荡中的一次。食铺老板来同阿三打招呼，说阿三你还不回去，一会儿乱到这里就走不通了。阿三付了账把辫子往头上一缠，长袍一角掖在腰上。他走出铺子不久就碰上了人群。人群举着火把，顺路点了一些他们看不上眼的食摊、房屋、旗幡一样垂吊在楼上的广告等等。还有，晾在公共视野中的衣服、裹脚条子、尿片，店家招牌上拼错了的英文字母，都要拿火去点。

阿三给追到一个垃圾场。追他的三十多个美国汉子都很熟悉阿三。他们叫喊要到阿三两腿之间去摸一摸，证实了就好。阿三是男孩，这太拿他们取笑了。阿三已没路再逃，等死那样等着他们上来。他们就把垃圾场包围起来。阿三突然发现垃圾场是以一棵树为中心而形成的。一棵白杨，直而高，立在垃圾峰峦正中。阿三在一条带毛的臂膀伸向他时一蹿就在树干上了。那个人摸到他光滑阴凉的赤脚，一阵心颤，让那脚溜出了掌心。

阿三爬到了谁也够不着他的树梢。轻盈的阿三仅让树梢添了

些扭摆 没有折断的意思。三十多个人就那样仰着脸和阿三谈判，说他们只想证实，仙女一般的阿三是不是中国佬玩的一个噱头。阿三在这场谈判中一直沉默。远处一点又一点的火在阿三的高度看是连成一片的。三十多个老少汉子七嘴八舌对阿三说，他们全着了阿三的魔 阿三要真像戏班子广告上说的那样 是个男孩 他们会彻底倾倒 绝不继续麻烦阿三 调头撤退。

阿三像被说服了，一点点滑到大树杈上。这里他可以站直身体。阿三把长袍内的裤带一松 裤子降落到树下 他又开腿雄赳赳朝等待答案的面孔撒了泡尿。阿三撒尿的态度和姿势不仅是男孩的 而且是乡下到处捣蛋、惹祸的野男孩的。三十多个汉子不但不守诺 心情更激动了。

我现在当然认识到，旧金山是同性恋大本营，阿三的麻烦在证实他性别后才正式开始。

六十年之后阿玫听说了前辈阿三的惨剧。阿玫的大黑眼珠凉阴阴地盯着领班阿祥。阿祥把阿三的局面已高度戏剧化了。就是通常意念上的“民族仇恨”——一族人和另一族人之间莫名其妙的敌意，在这样戏剧化的重复转述中渐渐变成了不可推翻的历史。阿玫记住了那个结局 前辈阿三坚贞地不肯从树上下来 人们便半带玩笑地点燃了垃圾。白杨树成了一柄巨大的火炬。阿三整个地着起来 从树上坠落到一片火海里 闪闪发光地翻蜷。听到此处 阿玫身上一阵疼痛。

阿玫在旧金山落了户，开始上台唱戏了。他先是唱一些边角的角色 但他的样子，一招一式实在太出众了。领班阿祥也顾不上

等他嗓子完成变音再委派主角给他。这是为什么阿玫后来的嗓音总有些尴尬 在真嗓和假嗓的门坎上。好在一个人注定要出名 什么瑕疵都挡不住。观众听阿玫上来两句唱有点别扭，有点人兽不兽的怪腔 很快就习惯了。似乎某类特殊的辛辣味道 只要一适应它就再离不开它。阿玫对于人们 无论白人还是中国人 有近似“瘾”的功效。阿玫在十四岁就有了阿三和阿陆十六岁才得到的头衔：“金山第一旦”。

老人温约翰说 其实是“关山第一旦”。当年的华人把此地称为“关山”而不是“金山”粤语的发音把“关”与“金”弄混淆了。我遗憾念误的“金山”今天登堂入室成了正宗名字。“关山”其实把那时离乡背井的被迫心情，那种自我流放的苍凉感体现出来了。

现在我不再是无所用心地来打听阿玫的事情。最初我来到这个荒僻的展览馆是为寻找一八七〇年一位中医的蛛丝马迹。直觉告诉我，阿玫或许是更奥妙的一个故事。每个星期我有一个下午的空闲，就搭一小时的车到唐人街边缘的这个展览馆来。展览馆从来就只有温约翰一个人。有时他不跟我客气 坐在那里睡午觉，我便翻阅一些不允许复印的资料图片。我希望翻到阿玫另一些相片。

从展览馆所在的那条街穿进一条小路，便到达唐人街的腹地。这时的人多半是旅游者。再遥远地来 马上就变得像中国一样随随便便 步子边走边瞧的 交通法则也有了大大的弹性。和祥剧院是阿玫当年红起来的地方。我离开它后往西走，上一截坡再往回看 仍是没有形容它的欲望。没有阿玫 这是个平庸的地方。

阿玫就是在我站的这个位置上看见了常常打他埋伏的那个

人。奥古斯特是个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后裔，第一次看阿玫唱的《雷峰塔》大概在他五十六岁的那年夏天。奥古斯特在教堂里供一份职，同时私授音乐课。他在遇上阿玫前过着平静的生活，并有个他极少向人谈起的家庭。人们印象里的奥古斯特个子不高，脸上皱纹密布，一笑就是那个辛酸的笑容。阿玫从饭馆、商店、学校走出来后，在五六步以外回头，便看见了奥古斯特。有次他对阿玫笑了一下。阿玫觉得这个秃顶男人样子不恶，主要那对自卑的眼睛，引起了阿玫的兴趣。那是冥冥中知道自己天性中致命弱点的人的自卑。阿玫当时是在上学的路上。这一点他和他的前辈们不同，他非常想做个银行职员，就像午间到唐人街来吃饭的那些戴礼帽、扎领带的男人们。不知凭了些什么，阿玫认为做个名戏子前景不妙。因此他暗中补习中学课程，打算将来能进入会计职业学校。

奥古斯特老老实实告诉阿玫，他所以设埋伏是因为阿玫和三十年前的阿陆非常相像。阿陆是不明不白消失的，消失时阿陆十九岁。阿玫替阿陆欣慰，三十年后还有如此深厚的一分缅怀。为此阿玫就让奥古斯特送了他一程。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阿玫突然问奥古斯特：“你和阿陆谈过话吗？”奥古斯特说没有。阿玫说：“谢谢你送我。”奥古斯特看着中国男孩两汪水似的眼睛说：“这是本人的荣幸。”

关于阿陆，完全是没有记载的。我不知老人温约翰的“据说”是根据什么。“据说”是永远自由、浪漫、无责可负。据说阿陆在暗地里展开了一场极惨烈的恋爱。为什么说它是“暗地”？因为阿陆知道这恋爱仅次于犯罪。从阿陆走红到他消失，仅仅三年零四个月。温约翰把时间的零头都咬得很死。让他看守这个展览馆真是

物竞天择。他对许多有记载无记载的事都有头头是道的说法。

阿玫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中。他的优雅与其说是他的天性不如说是一种巧合——他与生俱有的气质碰巧符合人们理想中的雅致。他绝不会做出那种事来爬上树朝下面人群哗哗地撒一泡尿。同样的局势换了阿玫他就直接让他们烧死。阿玫有不少女性的优点，比如很爱惜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当他知道奥古斯特对他的认识有一定出入，就千方百计向奥古斯特心目中理想的阿玫去靠拢。奥古斯特说你长得这样美但并不以此洋洋自得。阿玫马上就把心里的那点得意更深地掩藏起来。奥古斯特说你喝茶不像其他中国人把茶叶吐回茶杯里。阿玫于是更小心地吞下茶叶。阿玫像不少女性一样懂道理：美好的形象是必须吃些苦头做些牺牲才能换取的。

这个时候奥古斯特正和阿玫坐在电影院里，等着下一场电影的开场。两场电影之间的音乐陈旧而遥远，像场内浑浊的黄色灯光一样为你预备着心情。阿玫在这半年的每个星期六下午总是由奥古斯特请客来看电影。奥古斯特看电影总是一连看两遍，这样他在第一场电影中感到的要死要活，在紧接的第二场结束后会心情平息许多。他总是用指尖轻轻拍一拍阿玫的手背问他你介意我们再看一遍吗？阿玫便说并不介意。他最初认为奥古斯特不愿承认自己的贪占便宜心理，两场电影付一场的钱。后来他发现这个五十六岁的男人真的有毛病，真的能为电影里的死死活活痛不欲生。到了奥古斯特这个岁数还对逢场作戏的事如此看不透，阿玫觉得是很倒霉的。阿玫自己是戏梦人生，要他再去为别人的戏动心，他一颗心是不够用的。阿玫迷恋电影，恰因为它不是真

的。

我还想象过台上的阿玫。两条欲神欲仙的水袖带起惊鸿般的圆场 眼睛不是美在它们本身 而是美在它们瞬息万变的神采。他的眼睛从全场扫过，马上会抓住对面昏暗中的另一双眼睛。日子久了 阿玫不看也知道那是奥古斯特的眼睛。以奥古斯特的逻辑，他来看阿玫唱戏 是为了让自己看透阿玫。和看电影一个道理 重复看它便渐渐退到了局外，便破除了它的魔咒。然而奥古斯特对舞台上幻化成无数个美丽女子的阿玫，一直被困在意外中。再再重复 再再意外。

这或许是奥古斯特三十年前看阿玫的感受。因为阿陆的生命完全没留任何印痕，我想试试拿阿玫来重演阿陆。

一天晚上阿玫下了台来，打算卸妆，一股突如其来的血从鼻腔奔流而出。阿玫用一只手捂鼻子 血却从指缝狂溢。他想呼救，但灌进嘴里的血要淹死他似的，连喘息也艰难起来。他抓住铜面盆 鲜红的激流落在盆底 发出柔和的敲击声。他主要是怕毁了身上的白衣白裙，这套行头花去他一个半月的工资。铜盆里的血上涨到半指深浅时 门开了 奥古斯特出现在门口。他极少到阿玫的化妆间来 他把这个看成教养。阿玫一手端着盆 另一只手正慌乱地解脱戏服。奥古斯特在阿玫半溶解的视觉中是个幽灵般的影子。

奥古斯特抱着阿玫，在散发着鱼腥的唐人街上东跑西跑地截出租汽车，一身都是阿玫的血 看去极像他刚杀了这美丽的戏子。这样血淋淋的两个人很快招来了警车。警车把他们送进了急救室。一小时后奥古斯特抱着阿玫走出医院。阿玫体重也轻了似的，

绵软地贴着奥古斯特。有洁癖的奥古斯特在荤腥的鲜血气味中阵阵作呕。他在医院附近找到个客栈，把阿玫在床上摆好，开始清洗阿玫和自己身上冷冰冰的血。阿玫在昏睡和昏迷之间，头脸还是杜十娘，两颊各有两片桃形桃红，上端一对叶形黑色是美女面谱上的眼睛。极其对称的桃红、黑色中间劈出一道粉白，它在下端扩展成一个三角形，三角的中心便是那一粒红豆的嘴唇。奥古斯特惋惜那红豆在揩血时给揩去了，不然这张以夸张起始以省略终止的怪诞美貌便完整了。奥古斯特从来没有这份距离和时间上的充分允许，来看脂粉表层和脂粉之下的双重阿玫。

我接触中国传统戏剧，是在六岁。我的两个表姨和一个表姨婆都在我居住的小城的戏班里。她们一年到头穿黑色灯笼裤，看你的眼神绝对不是普通的生物眼神。那眼神刹那间似有一千瓦的亮度，并有个刹那的绝对凝滞，把你摄取下来。她们腰里系一根红布做的带子，中间一段纳了密密麻麻的针线，于是结实过牛皮。红带子从腰前绕向腰后，左手拽住右边一端，右手拽住左边的，再向两个方向用力拉去（同样的方式若去勒一根颈子，那颈子会刻不容缓地断气）。那样勒她们自己的时候，她们脸上几乎杀气腾腾；她们的腰便急骤地在你眼前细瘦下去，细得残酷，不近情理。然后她们戴上两条一米来长的水袖。水袖原本是白的，我看见的时候，它们是种污糟糟的中性颜色。有一个木鱼和一面小锣在某处“嗒嗒嗒嗒”地敲，她们便让两个肮脏的水袖起舞，舞出哭、笑、快乐或愤怒。水袖划出的情绪符号对于我是神秘极了。她们用小嗓咬文嚼字，比画着祖祖辈辈编辑下来的水袖语言，我就那样近在咫尺地看着她们下凡或飞天。真是看不透的一种好看。我最爱看的

却是她们化了装之后的模样。我有个奇怪的习惯，就是看她们化了装之后吃饭。她们每人都有个巨大的搪瓷茶缸，一个长柄钢精勺。她们把混着青菜、咸菜，偶尔有两片腌肉的杂烩饭放在一个大炭炉四周。茶缸出来一种好脾气的咕嘟声响，杂烩固有的香味把整个空气变得潮湿温暖，如同合并了澡堂和厨房。那香味好极了，我从来没体会过那样一股恶馋。我满嘴是旺盛的口水，看着她们戴着美女面谱围炉子坐下，开着我不懂的玩笑，从巨大茶缸中舀出一勺杂烩，精确无误地送入鲜红的嘴唇之间。我说精确无误，是她们轮廓完美的红唇在整套咬噬咀嚼运动中巧妙躲闪，使脸庞的整体画面始终不出破损。我看她们吃饭看呆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似乎吃饭这件凡俗事物接通了戏和现实。

我边想边说地把六岁时的感受告诉了温约翰。老人不知是否在听我这段并不重要的插嘴。他不太相信我这个年纪的人对古装戏会有任何体验，哪怕是像我这样不着边际的体验。和祥剧院偶尔串通一些人，凑一台古装戏，或者从大陆轰轰烈烈请来个戏班子，观众里绝对没有我这年龄的。老人说。他站起身，从我眼前消失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有张枯黄的报纸。他指着上面一张照相馆的肖像照片说：这是离开戏台之前的阿玫。它是一张照相馆的广告，并没有说明这个留分头，穿西装的年轻男子是谁。老人说：照了这张相片之后，阿玫就不再唱戏了。

早晨阿玫醒来，见奥古斯特伏在惟一的桌上沉睡。消耗的黄蜡烛流淌成无数根细小的钟乳石，垂挂在蜡台四周。阿玫突然对此情此景感到扑面的熟悉。它一定发生过的，发生在阿陆身上。阿玫认为，阿陆一定通过什么方式让他看到了这场景。阿玫同时感

觉周身肌肤有种异样的敏感，仿佛是一场伤害使它发生了彻头彻尾的蜕变。或许是阿陆给了他这层毛骨悚然的苏醒：这肌肤不再是原封不动的阿玫的肌肤了。阿陆通过什么让阿玫感知到这一切阿玫不得而知。但他知道这肯定是一次重现，因为他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果然，事情继续沿着阿玫的预知往下排演——一只红蜘蛛在顺着一根看不见的丝上下爬动，隔壁的门‘噔’的一声之后，便响起一对墨西哥男女欢快的拌嘴……然后，就该是奥古斯特醒来的时刻。一点不错，奥古斯特在墨西哥男女的热烈对话中醒来。他醒来的动作使蜡烛最后的火焰刺向空中，然后缩回，熄灭。一切按曾经发生过的在发生，次序丝毫不乱。阿玫尤其觉得这时的奥古斯特眼熟极了：那挣扎于清醒和梦境之间的眼神。阿玫认为，这番挣扎主要是奥古斯特不愿看见那个附在阿玫身上的阿陆。

从这个夜晚之后，有一种秘密的质感出现在阿玫和奥古斯特的交往中。这秘密大概是阿陆，大概是有关阿陆失踪的秘密。这秘密实在是非常秘密的，两人时常会突然陷入深深的无语，陷入茫茫的心事重重，却无法猜测它。似乎也因为这层秘密，阿玫变了。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谢绝奥古斯特的礼物。他十七岁生日时，奥古斯特送了一个玛瑙戒指给他，他不需任何哄劝便收了下来。之后他迫不及待地等着午餐结束，等待奥古斯特告辞，他好去首饰店鉴定戒指的真伪。首饰店的店主却说很少见到这样好的玛瑙，色泽好，金子的成色也足，式样尤其英俊。

从局外人看来，阿玫有了个赤胆忠心的戏迷。名角总免不了一些鬼迷心窍般的戏迷请吃请喝，赠穿赠戴。前辈阿三也有几件不错的首饰是不用问来由的。然而人们并没有看出一种危险的感

情笼罩着两人的交往。连爱上了阿玫的芬芬 都丝毫不感觉不出奥古斯特与阿玫间的情谊将进入殊死阶段。

芬芬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女人。她从来不肯讲自己属于哪个具体的阔佬。阿玫这点知识是有的 芬芬是那种叫做‘外室’的女人。她有一个暖洋洋的丰满身体 脸圆圆的 含羞或发嗔时下巴向脖颈挤去 便出来并不难看的小小双下巴。芬芬认识阿玫 是通过奥古斯特。奥古斯特在十月初的一个下午问阿玫愿不愿意陪他去给一个女人上钢琴课。阿玫便随奥古斯特来到一座有六个公寓的楼房前。正是“印第安夏天”^① 他们一路上坡 到芬芬见到他们时，两人的脸都有一层汗和红晕 出现了一种生物在夏天特有的生命力。阿玫一路上听奥古斯特讲芬芬的乏趣和庸俗 当他看见穿蓝、白水手裙留齐耳短发的芬芬时 意外得连笑也不会了。

奥古斯特很快就后悔了。芬芬隔着他和阿玫用中国话谈笑，两人的交情在几分钟之内就成熟 接着就有了些放肆。奥古斯特虽不懂他们的话 却懂得两人表情和语调里的放肆。他甚至嗅到芬芬身体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膻气 是雌性绽放时的气息。她那一个钟头的钢琴课全是荒废，弹错的指法或音符都是她咯咯笑的理由。笑的同时她必定扭头去看阿玫一眼 看他是否完全懂得了她这一笑中藏的台词。她不断把手心在裙摆上揩 抱怨天太热手直出汗。要不就去理头发扯裙子 浑身无一处是老实舒坦的。课后芬芬更明目张胆地用中国话和阿玫交谈 不只是谈 已是在狎昵地微微抬杠了。奥古斯特一个字也不懂 但他们一顶一撞的那

^① 在美国西部 九月底至十月有一段气温相当高的时日 美国人称它为“印第安夏天”。

份快活，他是懂的。人不必懂鸟兽的语言也能懂它们进入了求偶状态。

芬芬说她去打电话叫些点心来饮茶。奥古斯特马上谢绝了，说他还有下一家等他去上课。芬芬便指着阿玫说阿玫没事阿玫你说你没事对吧奥古斯特看看去留不定的阿玫说他晚上要上台的戏前他一定要睡一小觉、养养嗓子的。芬芬说阿玫的嗓子还用养？阿玫你是哑巴也一样有人来看你戏的！奥古斯特只好独自走了。芬芬连礼貌都不讲究了，她一向送奥古斯特到门口，这天原地一个鞠躬，早早就把送行完成在客厅中央。

奥古斯特并不走远，在街口找了个甜食铺坐进去。他知道这场求偶会发展得很迅猛，这是一切动物的天性，他俩也对此无法。

太阳颜色变深的时候，阿玫出来了，脸上的笑还没有完全扩散。从奥古斯特的角度看，这是个整洁秀雅的东方男孩，一点瑕疵都容不下。而他明白，破绽已经有了。他走上去拦住阿玫，完全确定那些纽扣、鞋带都被打开又重新系拢。一只原先不够服帖的衬衫领角，现在完全归了位。什么都经了女人的手，什么都给收拾妥了。

阿玫对突然出现的奥古斯特毫无心理准备，脸上血色一褪而尽。阿玫说：我以为你去上课了。奥古斯特脸上的辛酸微笑，此刻在阿玫看有一丝狰狞。

你不知道有多危险吗？奥古斯特压低的嗓音漏气似的吱吱作响。

阿玫瞪着清亮的眼睛。他此刻的无辜奥古斯特认为是做戏。他说：阿玫，我以为你早知道芬芬是谁。一个大得谁也看不见的人物在养着这个女人。谁同她有染，谁是在找死。你懂了吗？

他的话阿玫是听进去了，至少他认为阿玫听进去了。他眼仍是瞪着 里面的光芒渐渐熄下去。奥古斯特心想 这就对了。他才十七岁 还没有活够哩。其实阿玫是在把穿蓝白相间海员裙、梳一排幼稚刘海儿的芬芬同奥古斯特说的隐在暗中的大人物联想到一块。联想一再失败。

分手时奥古斯特要阿玫答应他，自此以后不再见芬芬。阿玫点点头 脸上是孩子在接受逼迫时的委屈。这样的乖巧与无助 使奥古斯特深凹的眼里漂浮起一层泪。

我想我知道了一点有关阿陆的结局。其实世间事物也都有一道道微积分潜藏其中 多么复杂难解 只要你不懈地演算 排除重重误差 逻辑最终领你到达结局。因此 我只是从各种访谈、资料查阅中搜集阿陆的数据。逐渐接近答案：阿陆基本是虚构的。

谁会虚构一个阿陆呢？我突然想到，有时人在对另一个人产生不可解释的迷恋时 就把这人想成似曾相识。自欺欺人久了 坚信便建树起来。

老人温约翰从这个下午的第二次午睡中醒来，问我的翻阅可有成果。我的手掌被旧书陈报的霉菌和灰尘腐蚀得毛毛糙糙，也同它们一样陈旧落渣。我把刚才的想法告诉了老人。他受不了“虚构”这个词。他说阿陆绝对是有的 因为奥古斯特对阿玫说过带凶险预兆的话：你不要落个阿陆的下场。

我默想一会儿 问他 你是不是说 奥古斯特在三十年前因为嫉妒而杀害了阿陆？

老人愤怒了 说 奥古斯特从来没杀过人。他那样一个温和的人 天生的软弱。倒并不是因为软弱 奥古斯特看不起凶杀暴力，

他认为那是不可饶恕的粗鄙。若不能征服一颗心，就去制伏一具肉体吗 奥古斯特轻蔑这类人。老人忽然获得了一副绝好的口才。

是被我激出来的。我说 奥古斯特非常非常嫉恨芬芬。老人温约翰说 这是明摆着的。他原以为他送阿玫去急救室的夜晚 阿玫就归他占有了。他对阿玫所有的需求都给予满足，包括阿玫每月定期给父母寄的一笔钱。这笔钱数目不是大得唬人，但奥古斯特也得为此多授十多次钢琴课，或熬夜翻译些宗教文献。后来他发现阿玫并没有把钱寄回故国，因为他根本没有等他赡养的父母。这些奥古斯特都没有动过阿玫的气。连阿玫每月索走的这笔钱究竟做了什么用途都没有过问。近两年中，他几乎忘了自己有个家庭，阿玫让他对他那父亲和丈夫的庄严角色严重渎职。他心甘情愿把自己天性中的要害暴露给阿玫 随阿玫掌握它 触痛它。他不止一次想到离家出走，认为那是他诚实的惟一出路。

我能设想阿玫和芬芬突如其来的恋爱对于奥古斯特是怎样的毁灭性打击。他在第二个礼拜来到芬芬的居处，看到圆形红木小餐桌上有两摊扑克牌，面对面；茶几上有两小堆瓜子壳和两杯剩茶。其实他不需这些物证的 直觉更准确地告诉他 阿玫不仅来过此地，而且他的离去和奥古斯特的到达几乎重叠。空气和光线中都有阿玫，还有芬芬身体散发的那股以甜酸为主的生物气味，也证实阿玫不久前的莅临。

以后的每次授课，奥古斯特都能凭空确定阿玫越来越长的滞留 越来越大胆的亲热举动 越来越恋恋不舍的离别。他甚至看到阿玫美丽的眼神留在了芬芬身上 使芬芬持续地绽放 毫无保留，毫无羞耻地大大绽放。她那据说是唐代美人的身体在彻底绽放时发出的气味使奥古斯特胃部涌动。他不得不与她同坐一张琴凳，

因而他一再压住阵阵干呕。他什么也没教，她什么也没学——都是为了阿玫。

五月的一天 奥古斯特照常来看阿玫做戏。照常 阿玫每出新戏，他都穿上一身隆重的黑色，坚硬的衬衫领使头颅不可能产生任何轻浮和灵活的动作。戏完毕 观众也散尽 他沿过道朝舞台方向走 手杖和脚步在糖果纸、瓜子壳上发出林间漫步般的声响。地上还有一摊摊暗红的槟榔汁 灰白的痰渍。若没有阿玫 这是个多么不诗意的肮脏地方。

这时一个男人走来，一个中国男人。他问 先生你还不走吗？我们要扫场子了。

奥古斯特说他在等人。

那人说 等阿玫吗？

是的。

那人犹豫了一阵 像是把英文先在嘴里摆好。他说 阿玫惹了祸 班主不准他同任何人来往，一下戏就给班主带走了。

阿玫惹了祸？阿玫惹了什么祸？奥古斯特此刻的语音不再像一向的那样静悄悄了。

那人说：我是扫地的。我只知阿玫惹了祸。

奥古斯特双手拄在手杖上想，果不出所料，那个玩赏芬芬的大人物开始对阿玫下手了。他又想 离家出走的时机终于成熟 他要带阿玫远远离开。

第二天 阿玫正在化妆间描脸 奥古斯特门也不敲就进来了，嘴里喃喃两声“对不起”。到了奥古斯特失去绅士风度的时候 阿玫明白这个垂暮正在逼近的男人要孤注一掷了。阿玫精心地画着

已成他招牌的红豆小嘴，一面听奥古斯特控诉他的无信无义，他的卑鄙下作，竟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偷情。

阿玫完成了最后一笔，可以顶嘴了。他从走样的镜子里看着奥古斯特白得发灰的脸上，鼻尖是红的。那发自内脏的颤抖已浮现到眉宇、眼球、两颊以及头发完全脱落而形成一块正常皮肉的头顶。

十七岁的美丽男孩转过一张符号化了的美女面孔。他问：看我——像不像阿陆？

奥古斯特看着男与女之间的这个美丽的小怪物，无言。阿玫从这无言中看懂了，他完全把他看成了阿陆。阿玫一直只知道阿陆有个很坏的秘密下场，但这一刻他从奥古斯特眼里看见他已非常接近那下场的秘密了。

阿玫一支一支地往头上插珠钗、绢花、戴上耳环。阿玫有一对标准的女性耳朵，茸茸的耳垂上两个眼儿。然后他叫来一盆热水，将两只手泡进去。五分钟后拿出来，包在湿热的毛巾中将手指朝手背方向弯去。手像无骨那样柔韧。阿玫的柔韧性是无极限的，浑身都有这种无限的柔韧。然后他又玩了另一套。他人向后仰去，仰向地面，直到两只手抓住了脚腕。他的身体在奥古斯特眼前成了一个残酷的美丽拱形。奥古斯特不敢再看下去，这纤细如幼竹般的身体已不再属于人类，它幻化成了不可思议的图案。阿玫恢复原形时说：我已经知道阿陆的下场了。

我偶然去卡斯特罗街。那是男同性恋者的圣地。奇怪的是，那有一家女性服饰店，里面的所有服饰你不会在其他地方看到，别致极了，带有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女性服饰的神秘韵味。店员

的化妆和发式也少见，至少你不会在金融区的上下班女人身上看见如此装扮。加上店内格局和有些邪味的灯光，每件衣服都有种阴险的美丽。我混在同性恋人口之中，当然只为了进入这个店家。路上有个露天咖啡馆，我放慢脚步，看同性恋人们怎样社交。碰巧就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在和一个男青年默默注视。两人的目光隔着好几桌人碰在了一起。那样温情似水的美丽目光能使发射这目光的眼睛变得异常美丽。因此，我认为这两个正在眉目传情的男性都有着无比美丽的眼睛。

第二个礼拜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老人温约翰。他微微一笑。我说：等我买了东西原路返回，又路过那个咖啡馆，你猜怎么着？老人又微微一笑。我说，他和他已坐到一起去了。

老人说：我一点也不惊讶。

奥古斯特再也找不着阿玫化在浓妆里的眼睛时，他就什么都明白了。他说：阿玫，我知道你爱上了芬芬。阿玫说：没有。他说：你和她做爱了。阿玫的脸在一层粉黛下显出厌烦。阿玫说：随你怎么说吧。

沉闷了片刻，奥古斯特说：我不能看着你去送命。

阿玫不做声，往手上扑奶白色的粉。

这一刹那，奥古斯特做了决定：离家出走。要么带阿玫一同走，要么在阿玫面前把自己结果掉。

就在他铁了心的时候，阿玫抬起脸，眼睛又找到了眼睛。眼睛同眼睛厮磨了一会儿，阿玫说：芬芬很命苦。芬芬把她吃的苦头都讲给我听了。奥古斯特看着阿玫黑而透彻的眼珠抽搐着疼痛。阿玫又说：她很可怜，不是吗？奥古斯特忍了一会儿，忍不住了，说：

那我呢 阿玫表示惊讶——你不是有自由吗？东南西北对你不都是敞开的吗 他的目光摆脱了奥古斯特的目光 说 芬芬什么都不属于自己 她的美丽也是给别人派用场的 这你都知道。奥古斯特沉默下来。

阿祥来催场了。奥古斯特把自己带薰衣草香味的洁白手帕递给阿玫，让他擦掉为暗娼芬芬流在两腮上的泪。他以一种祖父的关爱语气说：你知道阿陆的下场就好。

那之后的两个礼拜，奥古斯特和阿玫都心照不宣，一字不提芬芬。但奥古斯特明白事情绝对没有完。事情的根在黑暗里伸向四面八方。他静悄悄却十分急促地做着离家出走的准备。处理日记，处理多年来收藏的一堆秘密信物。他同时还在起草两封很长的信 说服妻子和母亲 他多么不情愿伤害她们。并要说服她们，把他的消失当作死亡来对待。死亡不应牵涉到一个人的道义、良知 因此接受他的死亡是方便她们 于她们有利。

一切大致就绪了，他在十一月初的这个傍晚来到阿玫的住处。阿玫住在一个腌卤店的阁楼上 进门就是床 出门就是楼梯。阿玫人却不在 留了个字条 说是他去海边了 在海边等他。阿玫这晚不唱戏。

奥古斯特赶到阿玫说的那个海边，却看见芬芬等在那里。按说芬芬是不被允许独自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的。海边肯定远远逾越了芬芬那看不见的牢狱之墙。芬芬穿一身醒目的橙红旗袍，短发收拢在一个极大的假发髻里。芬芬鲜艳醒目 可以去做航标了。芬芬告诉他 阿玫去买便当了 他们三人将在海滩上吃晚餐。这样的时分在海滩上野餐，奥古斯特感到非常蹊跷。最令他吃惊的还不

止于此：芬芬主动给了他一个结实无比的拥抱之后，一只胳膊就留在他的臂弯里。芬芬的肢体贴着他，如同绷带贴着伤口，动或不动都是那种不适的敏感。他很快发现，自己竟与芬芬手挽手在进进退退的海水边散起步来。芬芬不时怨着风大天冷，肉乎乎暖洋洋地贴在他身上。奥古斯特看清她旗袍边沿的图案是细小晶莹的珠子拼出的。他纳闷芬芬怎么把如此盛装穿到海边来了。

半小时后，奥古斯特和芬芬走回来。他突然发现沙滩上除了他和芬芬的足迹之外，有了第三个人的足迹，但绝不是阿玫的足迹。奥古斯特能够识别阿玫留下的任何形式的踪影。奥古斯特迅速地思考事情究竟怎样了。天已经很暗了，海变得凶残起来。奥古斯特断定，第三个人一定在附近。

就在这时，芬芬说：你知道阿陆的故事吗？

她身体更加一团肉地贴上来。她见他在假装没听见。

芬芬说：阿玫说，只有你知道，为什么原因世上就没阿陆这人了。

奥古斯特想：阿玫不是说他弄清阿陆的下场了吗？谁在撒谎？撒这个谎是什么意思呢？他对芬芬说：等阿玫来了我再讲。阿陆的故事若好好讲，应该是很曲折的。

一直到海完全成了黑色，阿玫都没来。奥古斯特把芬芬送到公寓门口。芬芬说她最怕这个时间独自上楼梯。他只得送她上了三层楼。芬芬用钥匙打开门。门开得只够她把自己揉进去。奥古斯特怀疑里面有人。他说他又饿又渴，能否进去喝杯水。芬芬笑着道歉：太晚了，改天好吗？奥古斯特下楼时心里的疑团解开了：芬芬房里绝对有个人。

奥古斯特的尸首是第二天清晨四点被发现的。匕首是从背后

来的刺得很利落 因此奥古斯特的面部表情相当宁静 连密布的皱纹也平展许多。这个地段离唐人街不远 却是个高尚住宅区 清一色的白种人。一年前有个男人带一个姑娘来租房，房东太太一见姑娘是中国人，马上说她无房出租。后来房东太太把房租涨了一倍，让那个叫芬芬的中国姑娘住了进来。据说这个高尚住宅区在奥古斯特发生不幸之前，有五十六年的绝对太平无事。

我想 怪不得阿陆的故事没人知道 惟一知道它的人死了。

我问老人温约翰 阿玫呢？

老人说：阿玫唱戏唱到他从会计学校毕业，真的就混入了穿西服打领带的金融区人群。

老人很狡猾，他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我不得不挑破了。我说：按说芬芬的主子应该对阿玫下手，因为芬芬真正的姘头是阿玫。

老人说 你怎么知道是芬芬的主子 也许是阿玫的主子呢 他老谋深算地看我一会儿 又说 你还是没跟上。

“没跟上”在英文中是说“没弄懂”。

我看看表，早已过了闭馆时间。我赶忙请老人给我办借书手续。温约翰却不慌不忙，一笔一画在借书表格里填写。我留意到他的手。这是双被长久珍重的手 和他整个形象不同龄。我说 能让我再看一眼阿玫那张照片吗 老人一愣 说 我给你看过他那张半身照？我说当然。他说：我怎么会把它给你看的呢？……

我终于为阿陆想出了合理的结局。他和一位富有的白种姑娘恋爱上了。这犯王法的爱情发展到难解难分的一天，私奔便成了

惟一的出路。白种姑娘才十五岁，身上怀着十九岁的阿陆的胎儿。两个年轻人完全沉迷在这恋爱的悲剧因素和叛逆感中。在很远很远的—个海滩上，出现了一具风华正茂的尸体。那个地方离旧金山有九十多里，极偏僻，因此唐人街没有一个人知道阿陆被杀害的事。唐人街的人只当是从来没有一个阿陆。遭了谋害的阿陆被马车载到九十多里外的海滩，再被抛弃。凶手是白种姑娘的父亲雇来的。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凶手是暗恋 或许明恋 阿陆的一个 亦可能多个 白种男子。这个结局我怎样努力都难以使它圆满。它总有不少漏洞。

一天下午，我在唐人街碰到一个十六七岁的东方男孩子。他从我身边一擦而过。我突然觉得他似曾相识。我转身跟上他，叫住他，问他可知道某某食铺的方位。他指给我方向。纯正的英语，嗓音十分清秀。

我远远看见他消失于地面之下。那是他拐进了“华人移民历史展览馆”。

后来我机关算尽，结识了这个男孩。他姓温，他的爷爷曾是唐人区的著名粤剧花旦。直到现在，他的爷爷偶然还会在港口广场吊嗓。

风筝歌

故事总是这样开始的：一位富有、俨如王侯的老父，一位贤淑、集人间美德之大成的慈母，然后必定有一位美丽、娇巧、被宠若掌上明珠的小女。不幸这个故事就这样不免俗地趁着世世代代听故事人的心愿构出了这第一步布局。

故事发生在唐人街飞起一只带歌的风筝那天。洗衣匠们这时送完了洗熨妥帖的衣物、床单、餐布推着空车回来，鱼行已完成了一早的收购，算盘珠上留着湿润的银色鱼鳞，茶食店的伙计正打着哈欠一块块卸下门板，人们就在这个时候看着白亮的早晨海面，上方飞起一只七彩凤凰风筝。风筝上有个小八音盒，丁东丁东地来回奏着一支乐曲。人们就说，是梅老板的囡过生日。一些人便有点黯然地想到，我们原是有飞风筝雅好的一族人哩，原是善于以风筝做些莫名的寄托的一族人哩。

然而眼下只有梅老板一个人有做风筝和放风筝的情致。梅老板年年都有新点子出在风筝上。一回飞了只金黄蜈蚣，一百只脚爪都动。街上的人都看这只风筝带着小调儿一蹿一跌地不断飞得高远，然后想起手上还忙着的事情，便一醒，接着忙去了。只有一个人还站在路中央看，仰着的粗脖子上凸一颗树瘤般的大喉结。骑自行车上学的男孩急打铃从他身边绕过去。男孩回头看了他一眼，认准这三十多岁的鬼佬是个流浪汉。

第二天人们就知道流浪汉肯特先生给梅老板收留了。因为肯特先生从北边沿太平洋一路流浪下来，专为寻找梅老板的太太海伦的。流浪汉肯特先生背着一只英军背囊，穿着美军皮靴，口袋装着十多枚德军的铁十字徽章，走过最密集的珠宝店家，停在了梅老板门朝海湾的房子前。

开门的正是尤瑞卡小镇著名失踪事件中的主人公海伦。流浪汉肯特心想，她并不像镇上人传说的那样丑陋。实际上这初入中年的女人相貌平常，并没有丑得出众的地方。海伦淡灰、近乎银色的眼睛迟缓地推出一个对陌生人的警觉微笑，这微笑是因为流浪汉一口叫出了她的名字。

肯特热烈地说，海伦你大概不记得我了。不过你一定记得你父亲母亲常去的教堂旁边的那个饭馆吧？你父亲常在里面打弹子的那家？——我爹就是那家饭馆的厨子啊！

海伦眨着略微外突的银色眼睛，用力记忆：教堂、饭馆、饭馆里有个黑沉沉的弹子房是没错的……

肯特更热烈地说：你离开家的时候，我在欧洲打仗，回来听街坊说到你……

海伦眼皮一垂，打断这个发出流浪气味的人：你父亲还好吧？

她心里对那弹子房里古老的烟草气味和墙上一只巨大的三文鱼标本都记得活生生的。但她实在想不起那饭馆的厨子是谁。她想街坊们至今还谈论她，是因为她同一年长她二十岁的中国人离家出走是件大大超出他们理解力的事。海伦能够想象她的邮差父亲怎样告诉全镇的人他退回了海伦的每一封信和每一张圣诞卡。然后全镇的人也就把那个跟中国佬跑了的海伦在镇上十六年的生命痕迹全否定了。

流浪汉肯特说，我父亲让我来找你。他说海伦和镇上的人不一样了，海伦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了。

一辆汽车开过来，海伦眼神变得十分紧张。车上下来的男人下巴上蓄着尖尖的胡须。流浪汉肯特想，这个中国佬也不像镇上人讲得那样有张疟疾病的青脸和贼似的小眼睛。依他看来这个中国佬除了瘦小一点之外，和别的中国佬没有任何区别。后下车的女孩却使流浪汉有点心慌意乱，他盯着她像盯着猫与狗生出的奇美动物。女孩大声问海伦是否看见了那只带歌的风筝。她也和一切女孩一样，在陌生人面前总有些失态的活跃，即使这陌生人对自己的流浪身份毫无避讳。这是个十四岁的雅致女孩，半透明的肤色，帽子边缘一圈卷发。肯特想，她之所以完美是她接近真实更接近虚幻。海伦告诉他，这是他们的女儿，叫英格丽特，都习惯叫她的中国乳名，英英。

海伦把流浪汉肯特介绍给丈夫时，把他说成了自己童年的朋友。

被人称作梅老板的人没等妻子说完就摆着手请流浪汉进门。他说，海伦跟我生活了近二十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家乡人。梅老板明白妻子在夸张流浪汉父亲和她父亲的交情。梅老板并没有多少

笑容 但有股说不出的温和 这使流浪了多年的肯特感到踏实。他想镇上的人对这个中国佬的描述欠缺一点客观。

走进院子时，流浪汉肯特觉出混血小姑娘毛茸茸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脸上。她和他的眼睛极短暂地捉了回迷藏。她的眸子黑中带绿，于是它们是他见过的最黑一双眼睛。流浪汉目光里秘密的轻佻使小姑娘感觉新鲜。她看见流浪汉耳朵里有一层很显眼的灰垢 浓厚的头发里残存着海风 眼珠里闪动着走夜路的光亮。肯特的皮靴早被穿垮了，这是小姑娘英英十四岁生命中见识的最顽强最无赖的一双鞋。

梅老板当晚在女儿生日宴会上把肯特介绍给老相识，说这白佬是店里新上任的经理。不过人们已闻说这天早晨的街上走过一个形迹可疑的流浪汉。这几条街上，任何时候出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人，都会在空气中布散一股不安。

流浪汉肯特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梅老板的经理。他穿着当铺买来的灰色西服，常站在梅老板黑沉沉的店铺门口。他总是趁没客人时坐在门口左边或右边的石狮上，令人突然意识到那两只石兽并非庞大、狰狞。坐在石狮上的肯特架起二郎腿抽烟 眼神像是他被心里油然冒出的一个笑话在逗玩着。一有人来，肯特马上会跑到马路当中，说服他进入店内。晚上关门后，梅老板来拿收银箱 肯特便对他说 这两个红木柜该放到那边去 那些彩陶缸该挪到这边来。或者他说 问题就是灯 加几盏灯该多好。

梅老板总是很好说话的样子，肯特说一句他点一下头。然后肯特便脱下西装动手搬弄 颈部粗了 肩背也越发宽阔起来。不一会，店堂便弥漫着他腋下的汗气。不久肯特就免去和梅老板讨论

了。梅老板来到自己越来越陌生的店堂里，只体贴两句“肯特你辛苦，肯特你把店弄成个展览馆了”。肯特把梅老板的主顾也变了，常常是七八个白女人在店堂里听肯特口若悬河，讲秦砖汉瓦唐三彩。梅老板那点欠缺精确的考古知识只需一点一滴，就能让肯特变成深奥神秘的长篇故事。不知是由于肯特对店堂陈设的不断搬弄调换，还是由于他说故事的才能，梅老板的生意活跃起来。在肯特的身份由流浪汉变成经理的第二个月，最难卖动的两张紫檀龙凤床也售出了。梅老板越来越觉得在店堂里自己反而多余，当肯特与白人主顾抽雪茄谈笑风生的时候，他坐没坐处，站没站处。原先雇的两个店员，在肯特来的第二天就被梅老板解雇一个，剩的一个叫北斗，是右手多一根手指的后生，留他是因为他六根手指把算盘打得比别人快一倍不止。北斗给梅老板打发到店堂后面的作坊里，用沥青把新铜钱做成古铜钱。

一天下午，梅老板走进店堂，见英英半躺在红木长榻上，对面一个三角架，有个人猫腰藏在那块黑布帘下，梅老板正要开口叫英英收起这副让他不顺眼的身姿，三角架上的玩意“咔嚓”一声。梅老板想起这玩意叫做照相机。梅老板说：“这是干什么！”

肯特指挥英英变换一个姿势，一面不可开交地回答梅老板，说那人是专请来做广告的，东西卖不动主要是没有广告。

东西不卖，我也不能卖我囡。梅老板急了，连英英也忘了讲。肯特眨巴着眼，看着永远不变表情的梅老板下巴上那撮胡须细细地抖。在一边看稀罕的北斗，用右手上余出的那根手指挖鼻孔，听了梅老板这话，手指忘在鼻孔里。

海伦从店堂后面的作坊走出来。她告诉梅老板广告的事是她同意的，开通的商人谁不做广告？她见丈夫一只手掣在盐掺胡椒

一般的灰色胡须上知道这是他的脾气和主见上来的时候。他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做什么广告？在场的人只有那六指后生北斗听懂了这句话。肯特唯一的灰西装敞开衣襟，露出红黑相间的裤子吊带，一副文武双全的样子。他专心和摄影师小声布置什么，知道这边可以交给海伦去把梅老板弄服帖。

描着碧绿眼圈、涂着鲜红嘴唇的英英两眼晶亮，脸上的红晕从厚厚的白粉下面渗了出来。梅老板对英英突然流露的陌生艳丽感到恐惧。英英的美从来不含有这种锋利。

海伦已开始用“守旧”“古板”之类的词来同梅老板辩论。她提醒梅老板，眼下正蔓延开来的大萧条，之后又是一串新词汇：竞争、积极经营。梅老板心里奇怪，流浪汉肯特先生到达此地才三个月，连一向淡漠处世的海伦也抄起“大萧条”之类的词来了。海伦说，就要进入三十年代了！

三十年代怎样？就是十四岁的图作出这种很不成话的样子去四处抛头露脸？梅老板这样回敬妻子，大萧条又怎样？鬼佬萧条去！

海伦第一次听丈夫当她面把她的民族叫“鬼佬”。她那大致是白色的眉毛变成了红色，红色顺着她奇长一根鼻梁延伸下来，最终连嘴唇和鼻子相接的一带也变得通红。在这浅淡的三十岁女人变颜色的过程中，梅老板听她板眼清晰地说，我希望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梅老板感到浑身发冷，妻子在这时的低调表现出她从不轻易流露的优越感。

连英英也为母亲这句话的低沉和繁文缛节的客套词而不安起来。她一面观望父母，一面接受肯特对她的摆布，以及摆布间他

眉梢眼角飞出的秘密赞美。军旅和流浪给了他一种生动，一种恰到好处、俏皮的俏皮。英英喜爱看他两个拇指不断弹动裤子上黑红条纹背带的模样。这三十多岁的男人所有动作中的不安分都使十四岁的混血女孩产生一阵陌生的快意。这个跟随风筝而来的汉子使英英在每天早晨醒来都有了个朦胧的期盼。

梅老板叫英英立即跟他回家。英英收起被肯特摆出的姿态和表情。梅老板用这种声调同女儿说话在英英记忆中不超过三次，一种独裁的阴森音调。海伦在这语调中面色由红转白，恢复了原有的淡漠消极。

肯特仍是情绪激昂地向梅老板推荐广告的必要性。他用一种走南闯北、混过更大世界的丘八加流浪汉的流畅语言讲着自己对梅老板买卖的推销策略。他不懂得海伦顷刻间陷入的沉默意味着什么。直是卖弄那点俏皮。说英英将来进好莱坞也说不定。

梅老板对肯特不做任何反应。他面孔像生了重病一样发出土色。他叫海伦揩掉英英的小丑面谱，带她回家，又吩咐北斗相帮自己把店堂的陈设恢复原先模样。

肯特眼巴巴看着梅老板将每件东西按他多年一成不变的位置挪动。灰尘在一束孤零零的灯光中狂舞。梅老板对肯特说：去把那盏灯给我熄掉。他这句吩咐完全是对北斗这类以一块钱一天雇来的打杂伙计下达的。肯特以为听错了。摄影师已看出苗头，动作飞快地拆除摄影设备，同时看着同一个店堂在他眼前变得狭窄、幽深。肯特见梅老板以当家做主的大步子走过去，伸手一擦，闭了店堂内惟一的一束光明。尘土也就沉寂下来，慢慢落到它原先的位置。梅老板要肯特去帮北斗搬那个花梨木的老爷钟，说：搬回原先的地方。肯特对着彻底恢复原样的店堂，一连打了三个呼天抢地

的喷嚏。廉价的货品迎着店门摆放，华贵雍容的全被遮藏在店堂深处。肯特被喷嚏的剧烈震动弄得满脸涕泪，他看见昏暗和无序又全回来了，又成了梅老板那个盘根错节、阴森神秘的老店。

肯特非常奇怪，如此混乱的布局，梅老板竟记得如此清楚，每件东西与每件东西的夹缝，都如七巧板那样呈出高度精密的拼合。

梅老板明白肯特的能量。肯特来了的三个月，买卖的利润上涨一倍。然而他更明白肯特所含有的危险。他并不怕肯特偶尔在客厅里和海伦聊几句故乡小镇上的人和事。尽管海伦的父亲否认了海伦，全镇的人几乎都跟着老邮差否认了海伦，仍是阻止不了海伦去以甜甜的酸楚听肯特讲镇上人的悲欢离合。有时海伦把已听过的事又拿出来问，事先已准备就绪的格格笑声在肯特讲到一半时就释放出来。梅老板不是怕肯特和妻子之间可能发生的男女勾当，五十八岁的梅老板不是白白阅历五十八年人世的。他看得很清楚肯特的志向不在于海伦。可肯特的志向是什么，却是梅老板看不透的。因此梅老板感到肯特身上所具有的危险性是他无法设防的。梅老板还感到疑惑的，是肯特在和他大声争辩时声势剧烈地嚷着要辞职，他甚至公开指出梅老板对经商的无知和趣味低下，但第二天肯特又一脸晴朗地穿着他惟一的灰西装出现在店里，就像没看见店堂按梅老板不可理喻的怪癖复辟了那迷津般的经营企图。

梅老板当然也乐得肯特不再提辞职的事。这场重大挫伤被肯特不露痕迹地接受下来，梅老板感到可怕的正在于此：什么样的巨大图谋才能使一个男人甘败如此下风。肯特照常早出晚归地在店里盘点新旧库存，照应那几个已成熟客的白种妇人。没事时他

照样架起二郎腿坐在门口的石狮上，贪吃地耸起肩膀吸着雪茄。梅老板原先说过了三个月试用期一过就给他加三成薪，三个月零十二天了，肯特一字未提薪水的事。梅老板不断向北斗打听肯特这天见了谁 那天做了什么。北斗告诉他 肯特在那几个白种阔太太来的时候，曾差他去两条街外的意大利糕饼店买半磅饼干，再煮一壶茶。

圣诞节前店里忙不过来，梅老板打发海伦去照应珠宝店，自己和英英做两边店的机动增援。一天下午他开车和北斗去送一批客人预订的货品，留肯特一人在店里八面玲珑地应付一帮东部来的旅游客人。肯特微秃的头顶和脸色一样红润，油腻稀疏的发间露出汗津津的头皮。他对正启动车的梅老板挤挤左眼，表示一切都在他操控中，一切都很好玩 也被他玩得很好。

肯特送走东部的客人，正是这个海湾城市最寂寥的时候：雾从海面上岸，高低起伏的街灯着以圣诞披挂提早被点亮了。肯特突然有了种奇特的心情 就是对流浪的向往。他怅然喷出一口烟，看烟同雾如何缱绻缠绵 彼此交融。他脸上升起一个自嘲的笑意。他想到最初是什么使他决定留在这个富有而节俭如癖的中国佬领地。肯特站起身 掸掉衣襟上几星烟末 看着那个使他突然中止流浪的东西正向他靠近。隔着几尺的白雾她叫他 下午好 肯特先生。英英穿一件深红的羊毛裙，一双红白横杠的羊毛袜拉到膝下，袜带上一边一只红色的绒球。她戴的那顶帽檐在额前翻起的丝绒小帽是纽约的时尚瘟疫之一，两年前纵跨大陆一路流行到此地。

英英说 肯特先生 我妈让我来看看你这边是不是忙得过来。极其罕有的谎言使女孩两个黑中沁绿的眸子避着他洞察的微笑。她是自作主张跑来的。她不知道二十年前她母亲海伦以同样的神

情和心情走进小镇边缘的梅记客栈。她也不知道那客栈是最后一幢被镇上人们烧毁的中国人房舍。

肯特的微笑渐渐开放，流浪汉的无拘束和士兵的无责任感使这笑有种特别的热情。他没想到这天早上他给这女孩的一个眼神暗示她竟全领会了。他对她或明显或暧昧的勾引，女孩从一开始就领悟了。三十多岁的肯特是一股辛辣突然进入了女孩纯甜的生活。

这时进来几个客人，一眼便认出英英是广告上的女郎，目光带着缺乏敬意的赞赏把英英围拢住。肯特替英英与他们搭讪，调笑英英很快从不知所措变得自如。渐渐地，被动的抵挡变成了轻微的招惹，是极讨人喜爱的一种招惹。肯特在人们心旌飘摇时一连做成五桩不大的买卖。英英和他隔着一场忙碌长长地对视，目光与目光渐渐锁在了一起。

打烊之前，肯特拿出一只盒子让英英打开它。他说这是他给她的圣诞礼物，但他要它先于所有人的礼物到达英英手里。打开盒子，英英发出一声尖叫，是真正惊喜的尖叫，而不是社交礼数教出来的舞台化反应。英英以亢奋的热烈声音问肯特，他怎么知道她一直在祈得一双溜冰鞋。肯特要她穿上试试。英英说，我从六岁起就希望得到一双溜冰鞋，可我爸说那是无聊玩意儿。梅老板把所有消遣性的体力支出都看作西方式无聊。肯特想，女孩没注意到她把梅老板说成“他们中国人”。她说他们中国人把从不见阳光，从不骑马、溜冰的女孩叫做小姐。她不断格格地笑，跟她母亲当年一模一样的笑，带着对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叛逆的惊然。

那以后的每天，英英和肯特都能在梅老板眼皮下偷得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开始肯特两手插在英英的腋下，从背后抱着她使

她终于尖叫不断地迈出溜冰鞋上的最初步伐。渐渐肯特的手插得深了些 指尖渐渐触向那开始柔软、丰厚的部分。他的两个中指终于完成了一个月的潜伏爬行，首次登上女孩胸部的制高点时，英英猛向他回头，眼睛里有种白热的仇恨之光。那光在他呢喃不清的亲昵诅咒中逐渐暗淡、散乱。肯特把一串不知多少女人、在多少相仿时刻所用的肮脏词汇从牙缝挤出，吐给十四岁的混血女孩。热恋的昏晕使她垂死一般苍白。肯特在这个瞬间宁愿粉碎掌中的女孩和自己。

新年过后的一个傍晚，梅老板从几片店铺收银回来，刚跨进客厅就见后院里有风风筝一般翩翩的英英。英英身上一件短斗篷，被她微风细浪似的溜冰步子招展开来，斗篷鹅黄色的夹里闪出闪进 给梅老板一种从未见过的炫幻感受。他大声叫海伦 嗓音由于震惊而破裂。

海伦捧着永远在进程中的十字绣从楼梯上疾步下来，一手往头上捺帽子。她问是出了什么事情。他说难道你还没看见出了什么事情吗 他用手指点着英英 她哪里还是我的囡 她可以到马戏团挣面包去了！

英英见父母隔着玻璃门在观望她，越发卖弄起来，不时像真正的杂技女戏子那样朝他们飞一个眼。海伦说，英英从六岁就想学溜冰呢。梅老板这才悟过来 英英的皮肤怎么变得黑红发亮 她那长久以来被深深珍藏的半透明肤色就此消退在海风和太阳里。

梅老板随之打听出，英英的一切变化都因了前流浪汉肯特。他把解雇肯特的决定告诉海伦时，海伦只淡淡看他一眼。她明白她在此刻的意见是不作数的。这个瘦小的中国男子一贯的温良、

谦让，是把专横积攒到这类时刻阔绰地运用。海伦也感觉到女儿和肯特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或许已经发生了什么。她知道整个西海岸到处都有肯特这样的人，他们喜欢不费什么事地猎取钱财、机遇和女人。

早晨梅老板把英英送到学校之后，来到肯特经营的店堂。他递给肯特一张支票，面值是肯特三个月的工资。肯特早有意料地一笑，在那支票上很响地吻了一下。他想起这位中国佬或许知道他在英英床上度过一些夜晚。英英戴着满头做发卷子的布条依偎在他刺着一把剑和另外两个女人名字的胸怀中。但这中国佬什么也不点破，照旧温和多礼，请他在四小时之内打好行李从这里消失。

肯特慢慢折起支票，放进他惟一的灰西装口袋里，恶作剧地模仿上流绅士的一丝不苟。然后他戏腔十足地对梅老板说：假如您不介意的话，替我跟英英说声再见了。

梅老板说他会的。

肯特又说，那小镇上的人至今没忘记梅记客栈的瘦小中国店主怎样给撵走的情形；人们谈到那中国佬温文尔雅地勾引了老邮差的女儿时仍是十分遗憾，因为当时他们实在不该让他就那样肢体完整地走了。

梅老板捋着下巴上越发焦干的胡须，将它越捋越尖利。他在肯特眼中逐渐成了早年报纸上的中国佬漫画。梅老板对六指后生北斗吩咐去查看东西有没有少掉什么。

肯特笑嘻嘻点上雪茄，扫一眼清点贵重物品的北斗，对梅老板说，我对任何东西的所有权都不感兴趣。然后他又变成追随风箏来时的步子——那种没有任何正经事等着他去做

了这家幽深曲折的中国店堂。

英英在通往洛杉矶公路边的一家“六角钱”旅店里找到了肯特。

肯特心里有种从来没有过的不适。他想，这离爱情大概很近了。

英英对他说 肯特 随便你带我去哪里。她不知道她的母亲海伦二十年前对姓梅的中国客栈老板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一个月后，肯特把梅老板付给他的三个月薪水花得差不多了。他和英英乘上了南下的火车 在一个小站上跳下来。英英没问为什么忽然不去洛杉矶了。她像孩子一样被肯特牵着手，从一幢一幢带拱形门的西班牙式小楼前走过。英英说，我喜欢这些可爱的房子；我们也会有一幢这样的房子，橘红色的。肯特低头看看她 在这女孩心目里 喜欢和拥有总有必然联系的。英英从来没见过肯特有那么忧伤动心的微笑。她不知那微笑替代了一句话：我对任何东西都不想永久占有。

一天中午，英英伏在背着她行走的肯特背上睡着了。肯特走进一个挂文青招牌的房屋，将女孩放在长木椅上。他请文青匠人将两个中国字文在他的胸口。工序很长也很疼痛，肯特看着血珠儿细密之极，“英英”从抹去的血下显现出来。他很喜欢这两个奇怪古老的文字。他一面让匠人在他皮肉上施手艺，一面看长椅上的英英熟睡。两只苍蝇采蜜般萦绕着她那有些脏的脸蛋，那些用布条子做成的假卷发已完全直了，于是，她中国父亲的一半在她身上渐渐浮现 不断扩张 最终完成了对她神韵气质的占领。肯特掏出最后几个角子让文青工匠去替他跑趟腿，到对门的饭铺去为

午睡中的女孩买一份火腿煎蛋。

等匠人拿着一碟食物回来，肯特已在沿海的公路上搭乘了一辆运草莓的马车，很快在西部荒蛮的太阳下缩小成路尽头的一个小黑点。

马戏班子在海边支起帐篷。三十来岁的混血女郎戴着火红的发套，穿着霓虹灯似的服饰，百分之八十的肉体露在外面。她是马戏团的溜冰皇后。上台前，她总习惯独自走开去抽一阵烟。她抽烟的样子不像她人那样妖冶妩媚，耸起两肩，如战壕里的丘八似的贪馋。

这时一阵丁东作响的音乐细小如童话般飘来。她叼着烟抬起头，看见一只风筝在海天之间。那是一只大雁形的风筝，女郎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初夏的卡通

公园从早到晚聚集着狗和狗的主人们。艾米莉认为他们把最好的一带占领了。当她的露丝很不知趣地非要去凑热闹时，艾米莉总是紧紧勒住它的脖索。有时露丝被勒得直是咳嗽，或像哮喘发作一样进出老人般深沉痛苦的低吼。但艾米莉决不因此妥协，她认为她必须为自己和露丝维持这点自尊。那些狗和人与艾米莉不是一个社会阶层，这是艾米莉的看法。都是些四十岁或五十岁上下的女人们，在公园的上风有一所宽敞的房子。房子必定是有一位女清洁工定时来打扫的；一位如十年前的艾米莉那样沉默寡言的女清洁工。艾米莉猜想那些女人们的孩子大约进了大学或者正进入厌烦母爱的年龄阶段，因此她们在其他的富裕上又添了时间的富裕。

其实艾米莉应该属于这个公园最早的光顾者。早先没有露

丝 她牵的是山姆。山姆与她的婚姻生活中 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她牵着如幼童般蹒跚的山姆到公园来晒太阳，吃被阳光焐热的三明治。那是多简朴的幸福。

露丝仍是挣扎着要往那人欢狗叫的地带去。有次艾米莉犟不过它，它拖着缰绳就冲进了人与狗的上流社交圈。女主人们一齐喝住了自己的狗对露丝的迎接或驱赶。人与狗的静默使气喘吁吁赶来的艾米莉反而紧张。女人与狗们看着这条杂种母狗和这个苗条的亚裔老女人；艾米莉粉红色的裤子微微喇叭形的裤腿和那紧绷绷的白底红格衬衫使她们确定这亚洲女人从七十年代初期便停止了购置衣饰。

艾米莉不愿走近，在十码外唤露丝回来。露丝却不懂得这里气氛的势力与傲慢，也不懂得它之所以没遭欺凌是因为它没有按时打预防针，女人们怕自己的狗与它产生任何形式的接触。艾米莉红着脸 嘟囔着“打搅了”之类的话 逾越了阶级疆界去捉露丝回来。露丝却一再闪过她的手 蹿向一个高大的女人。露丝前爪搭在女人膝上 热烈地伸舌摇尾 因为不懂什么叫“低三下四”而出来个标准的低三下四姿态。高大女人将自己无比袖珍的一只金毛狗儿护在丰厚的腋下 对露丝说：“不行 宝贝儿 别碰我们。”她对艾米莉微笑道：“真是个宝贝儿 充满活力！”那只袖珍狗对露丝的真实毫不领情，在胖大妇人腋下探出一颗发型时髦的小小脑袋，以太监般的假嗓子吠叫起来。

艾米莉与山姆曾经吃三明治的公用野餐桌上摆着花花丝丝的狗玩具和狗点心。还摆了一只花瓶 插了一大束龙舌兰。她们的生活档次和品位是不可妥协的 比如插花这类细节 绝不能马虎，艾米莉抱着露丝走开时这样想。

六月初的一个上午，公园临街的长椅上出现了一个新人物。是个男人，比艾米莉年轻一点，但也有六十来岁了。他脸上留着一星期的胡子，身边搁着一个黑色登山包。听见艾米莉的脚步，他从正读的一本书上抬起头，笑了笑。正是这笑引起了艾米莉的兴趣。它是个很好看的，两只嘴角彻底松开，构成非常饱满的一个快乐心情。艾米莉的笑是受他感染而生发。艾米莉感到自己的笑容也相当不错，多年不运动的一些肌肉运动了起来。

正在男人打算说：“天气多棒”；前天到昨天的雨总算下完了”之类的开场白，一只狗从坡那边跑过来。一只黑狗，肚皮上有些白毛。黑狗一见露丝，猛就煞住四爪，耷拉出来的湿漉漉的舌头也僵在唇间。露丝辨出这是条雄狗，并对自己有了兴趣，它一溜细小轻快的步子迎着黑狗而去，很无邪地绕到黑狗尾部，快速唤着。黑狗却不断调转方向，以使自己能正面对着露丝的面孔。黑狗的两撇白眉毛使它在俯脸看露丝时有种爱怜，是看出露丝低下、杂乱的血缘而生的爱怜。当露丝微欠起前爪，企图去够黑狗的嘴唇时，黑狗像忍受一个孩子的淘气似的，慢慢把脸偏来偏去，温柔地躲避露丝毫不掩饰的挑逗。

艾米莉却为自己矮小的母狗害臊。她用半是埋怨半是袒护的口气说：“露丝，你从来不这样莽撞的，今天怎么回事？”

木椅上的男人说：“彼得，说：Hi露丝！”他眼睛成了两个弯弯。艾米莉从没见过这样会笑的一双眼，她从未料到，人能够仅用眼睛来笑。男人又接着说：“彼得跟露丝说，你很可爱，露丝。看我们的风度怎样，挺古典吧，其实我很会装绅士的，比那帮假模假式的家伙强多了！”他将脖子向斜后方一仰，艾米莉明白他指的是那个上流俱乐部的人狗成员们。艾米莉笑了一下，将自己与世无争

的态度笑出来。

艾米莉说：“露丝 你就不能规规矩矩跟彼得行个见面礼 跟他说，认识你很高兴！”

木椅上的男人说：“彼得 你也该说 很荣幸认识你们 这个整天看书的家伙是我爸爸，他名字叫罗杰，可以知道你妈妈的名字吗 露丝？”他讲着动画片的语言。

艾米莉抿嘴一笑，看一眼木椅上的男人，现在她知道了他的名字。罗杰敞开的衣领形成个三角 露出曲卷的灰色体毛。她想这是她不当心看见的 不是故意的。她的面颊上了血色。她不想破坏罗杰营造的卡通气氛 说：“露丝你说 彼得你的风度真好 我和艾米莉都欢迎你到这公园来。”她想英文就这点好，“你”和“你们”是一回事。两人对视一眼 马上就从对视得到了交往的进展 这进展又给予他们一种温暖心情去看各自的狗。

露丝被脖索控制着，按艾米莉的社交准则，体现着艾米莉的得当与分寸。这反让黑狗彼得变被动为主动了。它向露丝迈近两步，想把矮小的露丝置于自己的胸怀间。矮它一头的露丝向彼得仰起脸，它看见它目光里不再有刚才的殷勤，却有了属于雌性的甜意。

彼得慢慢俯下脸 露丝看出它的郑重 浑身一阵麻酥。露丝第一次发觉雄性有着如此的内在力量。它往彼得身边再凑近些，把邀请和给予表示得更为露骨。而它感到艾米莉一刻不放松地以脖索支配它，使它不得不摆出艾米莉一生中都无法放下的东方式矜持。

艾米莉说：“露丝 该和彼得说再见了。告诉彼得我们每天都得完成一英里的步行。”

罗杰迅速看了她一眼。下午最成熟的阳光把这东方女人的脸弄得很光洁。海里来的风将她一绺灰色头发斜斜缭绕在脸上，使她蓦然看见了年轻的她 那是一份静悄悄的风华 薄而细的皮肤，白、黄之间的一种温暖肤色。罗杰此刻只求他和她的彼此交错能缓慢些。不错过是不可能的，但这失之交臂的过程最好是缓缓的……罗杰记起自己来自什么地方，一个自我取笑在他脸上波动起来。

艾米莉在当夜醒来，一下就看见罗杰的这个笑。它从她看不透的黑暗深处冒上来 那样地 冒上来 那样亮起来。

她清早带着露丝走过木长椅，椅子脚边有个啤酒瓶。是罗杰留下的。她感到一点衰弱 慢慢在木椅上坐下来。椅子扶手上有一摞报纸 昨天的 中间显出被揉挤的痕迹。罗杰或许用它们做枕头在这长椅上躺过。

露丝显出焦躁 向东南西北奔突着。

艾米莉突然想 罗杰在这里过了夜吗 那么他就是个流浪者，当代英文叫“无家者”。她马上否定了自己。他怎么可能是个流浪的“无家者”呢 从没见过那类人背一大包书到公园来读。没看清他读的是什么书，但她觉得它们看去很深奥。罗杰是那么个斯文人物 神情中有种奇怪的天真。还有友善。在艾米莉印象里 所有的“无家者”即便向你求乞 却都抱一种微妙的敌对态度 似乎他们落到那境地你是有责任的。罗杰绝不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艾米莉的目光突然逮住自己那只慈爱的手，它正轻轻抚摸报纸上那块被揉挤的地方。

露丝支着颈子向远处张望，尾巴的摇摆越来越温柔。它认定叫彼得的雄狗不可能失约。它面朝木椅下小径的尽头坐下来，却

没坐踏实 尾尖虚搁在那儿 整个形体语言都是期盼。它不像艾米莉那样，对任何失意的事很快便认了。艾米莉见它从半蹲的姿态慢慢站直 突然向前蹿了几步。它忘了颈上的索套 于是自己把自己勒得前爪悬空地直翘起。

艾米莉轻声说：“露丝 疯什么？！”

露丝知道艾米莉用两种语言同它说话，却不知道女主人在心烦、伤感时讲的这种带高低音调的话叫中文。一年中有那么一天，艾米莉只喂它麦片粥，一丝肉味也没有。这一天艾米莉会在屋里烧一些纸片，露丝不懂那叫纸钱。它只听她轻声轻气对一张相片谈许久 就用这种带音符的语言。

艾米莉见露丝的姿态从焦躁变得趋迎，尾巴毫不含蓄地摇出狂喜来。露丝把这姿态持续了五分钟 突然转身，一头扎回艾米莉怀抱，仿佛它实在激动得受不了了，需要艾米莉与它一同承受顷刻间降临的幸运。

这时艾米莉看见了烈马一样奔驰而来的黑狗彼得。彼得奔跑的样子是拖了载重的。紧跟着 艾米莉就看见了彼得载来的罗杰。他似乎赴约晚点那样，知道对方已等得心里发毛，因此很远就对艾米莉扬扬手：“嘿 艾米莉！”

艾米莉马上注意到他穿着昨天的红格衬衫。也可能是前天或大前天一路穿过来的，衬衫显出一种疲沓。他仍背着那个黑色登山包 它给了他一些少壮气质。他走近艾米莉如同进入办公室 如同一个经理和一个女同事打招呼似的带股昂扬劲头 大声问：“怎么样？”

艾米莉笑笑说：“挺好 你呢？”她见他的一撮灰头发从它的灰色整体冒了尖 是一个别扭的睡姿造成的。

“我 超级!”又那样 他的两个嘴角松弛到极限 给了艾米莉一个百分之百的笑容。“没想到这么早就在这儿见到了你!”

艾米莉告诉他，她和露丝每天三次绕着公园外围的小路遛弯。他假如想探听她的境遇 会听懂她的独居、清闲 以及精神、物质生活的自给自足。

罗杰是听懂了 他看她的目光有了些攻势。他猜她五十来岁，但马上意识到两个种族间常在猜测年龄上发生的荒谬误差。罗杰就拿看年少者的眼光来看艾米莉。他认为艾米莉口中蹦跳的英文字眼甚至使她稚气。艾米莉带一些语病的话里开始有了对他的刺探。他知道自己在这个貌似浑然的东方妇人眼里有不少疑点。但他同时想，管它呢。

刚刚升温的太阳里，露丝和彼得正越来越深地唤着对方。艾米莉拿出一块狗饼干，投给彼得，却被露丝接住了。露丝叼着饼干 扭着腰肢跑回艾米莉跟前 四只矮腿快乐得颠颠跛跛。艾米莉明白了它的把戏 将饼干再投出去 这次彼得明白了 露丝是在邀它加入竞争。它一个跃身 在空中接住饼干。罗杰和艾米莉便陪着两只狗玩起这个单调的游戏来。

罗杰看着狗们说：“你没有孩子？”

“没有。”艾米莉把一脸腴腆朝向跑远的露丝。她觉得露丝的取悦太过明显，它此刻的搔首弄姿或许该归咎于它的低劣血统。她问：“你呢？”

“有啊 这不是？”他手一指追随露丝而去的彼得。他让艾米莉明白他不仅仅是俏皮。彼得属于他已有十二年了 中间有过两年的失散，但彼得自己也认为无论什么都抹煞不去它与罗杰的眷属关系。艾米莉在罗杰聪慧易感的眸子里看见真实的父爱。她想 这是

个多善良温情的侧影。

艾米莉说：“我丈夫临死前的一个礼拜，他突然想去海边。就去了。她知道此刻轮上罗杰来看她的侧影了。山姆曾说她的侧影相当平淡。她看着已开始疲劳的狗们：“就在海边发现了露丝。也不知道它多大了。山姆一定要把它捡回来。”她以侧影对罗杰莞尔一笑。她觉得山姆知道自己很快撇下她，好歹替她找个伴随。她忽然把脸转向罗杰，罗杰已来不及避开一场单刀直入。艾米莉说：“你呢？你退休了吗？”

罗杰说：“你看我退休了吗？”他没有回避的意思，笑容里一点把戏也没有。正是他过分的诚意使他和当代人有种差距，使他显得古怪。“你退休了，艾米莉？”

“嗯。”她已感觉他有某种挫折。这场交往着延续，她会知道那挫折是什么。艾米莉来到这国家快四十年了，懂得如何避免某类触及。她笑笑说：“我退休不退休没太大区别。”这场相处若有任何前景，她会告诉他，四十年来她扫过上百幢巨宅大厦，她和山姆的积蓄够保障她一个没非分之想的晚年。

狗们的相处有些明目张胆了。艾米莉开始不安。罗杰看着它们缠绵，笑笑说：“没问题，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的，它们都太老了。”

艾米莉还是收紧露丝的脖索，生怕会在光天化日下目睹它们的不雅。她用很大气力拽着露丝，感到动了情的雌狗重如顽石。她终于将露丝控制在自己脚边。

这天的午餐是两人共享的。长椅中间摊着艾米莉自制的火腿三明治，还搁了一壶茶和两只纸杯。一顿暖洋洋的简便饭食使两人都昏昏欲睡。罗杰拳起手掩住饱嗝和哈欠，眼中却有艾米莉希

冀看到的满足。罗杰从登山包里取出一本书对艾米莉说：“看我有这么多研究资料要读。生物学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艾米莉明白是告辞的时候了。临别时罗杰说：“干吗我们不去喝杯咖啡呢？明天怎么样？”

艾米莉脸红了，像山姆第一次动她身体的脑筋。她说当然很高兴。很远她回头见罗杰正把头枕在那擦报纸上。艾米莉心里翻滚着对罗杰的种种温柔，扯着一步三回头的露丝走去。

近傍晚时分，艾米莉走出 Kmart。她为明天下午的咖啡约会买了件深蓝带白点的连衣裙。二十多年中，艾米莉只是在涓细地消耗已有的衣饰。她提着购物袋步上公共巴士。她觉得人们都看得出她正处于一场男女交往最紧张的阶段。车上的大部分人都苍老呆滞，曾经的辛劳使他们的形态多少走了样。在遇到罗杰前，她或许是她们的一个。这样想，艾米莉心里一阵恐惧又一阵侥幸。

车经过热闹地带，一条狗的形影在艾米莉目光中掠了一下。她觉得它有些像彼得。她贴近窗口，见酷似彼得的黑狗坐在一个礼品店门口，嘴里叼着个旧礼帽。车恰给堵下，艾米莉看见一个过路人往礼帽中扔了两枚硬币。显然帽子里已盛了不少硬币，狗不得不吃力地抬高下巴。艾米莉一眼不眨地看着这条黑色老狗，她突然想，这一刻他身上或许落着两个人的目光。

艾米莉在下午三点穿上了新裙。保守、有点蠢里蠢气的恋人形象出现在镜子里。裙子陌生的凉滑使她感到微微受罪。她翻出已败色的化妆品，迟迟疑疑地画着一张七十岁的脸。这脸像汽车上的里程表，到了一定里程就停止计数了。她一切就绪等着四点钟的到达。它到了，过去了。艾米莉面对壁钟坐在散发着山姆气味的长沙发上，看着那根一步一顿走动的秒针取消了约会。雌狗露

丝一秒钟的清静都不给她，用爪子飞快搔门，内里出来一种她从未听过的声调，像哭丧，像撒泼。艾米莉想，以后决不带它去那个公园，使它尽快忘掉彼得。

艾米莉自然不可能知道，她失约的那个晚上，几个大汉不知从什么地方一蹿而上，罗杰从一个浅睡中乍然醒来，从他们的制服认出了大汉们是谁。他想叛卖他的人大概就是那个优雅的中国妇人了。他从精神病院消失后，院方在一小时内就和他的家人串通了起来。于是家家户户的邮箱里都正出现着一张寻人启事，上面登着他十年前的一张照片。那是他从生物学家变为精神病者时拍摄的。在罗杰放弃抵抗时轻声对人们说：“请别碰我的狗。”他听着人们怎样执行了他的请求，将四处扑咬的彼得一棍子打入了沉默。他想起一个月前与彼得重逢的情景：他的低劣伪装竟瞒过了弟弟一家，而彼得却认出礼帽、墨镜、胡须下的他。

眼下罗杰所剩的惟一自由就是流泪了。他竟然会爱，会像生物一样本能地去爱一个雌性，一个亦进入暮年的异族雌性，尽管她叛卖了他。罗杰狂热地流着泪，呐喊、挣扎都在这泪水中了。这辆车严酷如囚车，正把他运载回去，回到植物而不是动物的生存状态中去。

人们发现不声不响长辞的艾米莉是四天后。公寓管理员见艾米莉订的中文报累积在她门口。他打开门，见艾米莉穿着新衣裙，脸上化着妆。医生的鉴定是：艾米莉大概死于心率衰竭。没人对这鉴定怀疑，都认为它自然极了，因为这个东方女人即便在年轻的时候，她的温良与那淡淡的风情都似乎由某种衰竭所致。人们忘了那条与她相依为命的狗，更不会知道，叫露丝的狗在艾米莉感

到末日临近时被放逐了。此刻它正坐在那条长椅前，望着小路的尽头。它已学会了翻垃圾筒，靠上流人们狗们吃剩的食渣为生。它不知道世上已不存在一条叫彼得的雄狗。它就那样等在那里，一种优美的意境使它的丑陋和低贱消失了。对于雌狗露丝，整个空气都充满了彼得。

冤 家

女儿出落成个标致女郎，是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下午三点五分。南丝从伊芙圣洛琅女用打火机吐出的蛇芯子般的火苗上抬起眼睛，这样确认了。细长的摩尔烟卷架在她向后弯翘的两根手指之间，精心育植的两支尖细指甲与香烟取成一个准星，使女儿和她心目中十四年来的一个瞄准无误地重叠。璐被她严格地栽培修剪得这样姣好，修长中带一丝美丽的畸形；如她所期的重版了她的青春。南丝在烟卷冒出的最原汁原味的第一线烟中，看着女儿从校门走出来。连走路的态度也是南丝自己的，一种没劲的、腻了的样儿。胯部松垮，胸部轻微向后躲闪，以使脖子与后背形成那根东方曲线；来自壁画或水墨画的那根略带消极、哀婉的淑女线条。璐生下来的第一个小时，她就看出婴儿身上的一些小小偏差是可以不费力就打磨掉的。所指的偏差，是她父亲参加进来的那

一部分。璐一个月时 她父亲往国内寄了封信 里面夹有一张五十元美金钞票。他说他花了几天给孩子想了个名字。过一阵 他又写信来 追问女儿是不是叫他取的那个名字。南丝回信说 五十块就轮得上你来取名字吗？南丝不记前夫什么恨，她太瞧不上他。“他抛弃我？”她对两岁的璐说：“抛弃得好 省得我抛弃他。”后来她对四岁的女儿说：“那样的小男人——博士怎么样？我照样抛弃他。”璐六岁时收到父亲寄来的一千一百块钱 让女儿买钢琴。南丝把钱全数退回去了。然后跟女儿说：“他别以为给了这一千一百块钱 将来你成了钢琴家就有他的份了。”再后来 南丝作弊出国成功了。临行前收到两千元 说是给她娘俩买机票和置衣服的。南丝对八岁的璐说：“他别做梦 给了路费 我们出国的功劳就成他的了？他别做梦。”

“Lulu”，南丝叫一声。她基本上不会英文 但这声“Lulu”叫得是味道不错的。璐向远处眯了眯眼。女儿此刻的六神无主也绝对是南丝自己的。母女俩的自作主张、自有主见谁也摸不透 如同深藏在防御和谦让体态深处的征服一切的野心，是不为人认识的。能看到的 就是这副凄惶可人的模样 眉心往额上拎着 乘车下错了站似的。璐和母亲在每天下午的三点五分见面，这个规矩已实行三年了。不过三年里这是头一次，南丝看到自己对女儿的修剪 矫正大致完成。璐已绝没有同她父亲相像的危险了。璐真是像她十四岁时一样动人心魄的雪白，也有一对刚睡醒的眼睛；眼皮上浅微的褶皱，欲形成双眼皮却终于没有落入双眼皮的俗套。

璐穿十号牛仔裤，硬而宽的裤腿和她四号的细长腿形成可乐的、谁也猜不透的时尚。她的三十多个同学 全都是这副匪样。他们极端的遮蔽极端的无性别装束是为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忽

然会穿起窄小无比、暴露多于掩蔽的“迷你”露着牛痘疤、肚脐，抑或上月刚形成的双乳间浅显的细沟，或不久前才破土的十多根胸毛。他们这年纪只要极端 这极端只是为了强调另一极端。璐像他们一样 蔑视两极端之间的。南丝的男友罗生认为 在这个混账国家，这些混账年龄的孩子们都有着对于正常的仇视，把正常和平庸和愚蠢视为等同。不过南丝想 从今天起 什么也不能把璐的淑雅美丽隐瞒了。

璐走到南丝面前 皱皱眉 斜起目光嘟囔：“你眉毛怎么画那么黑呀？”

南丝当然不会跟她一般见识。她依照自己的道理染红指甲，涂黑眉毛 正如璐有璐的审美原则。但她们其实是一个质地 南丝对此很有把握。璐锁进白色凯迪拉克 等母亲抽完最后一口烟。一般情形下，璐对母亲的亲昵是用挑剔和轻蔑来表达的。

星期三下午四点半，是璐的芭蕾课。璐是十一岁差一个月的时候开始芭蕾课的，跟南丝自己一样。她在国内舞剧团跳过几年群舞 但她希望璐连那程度也别达到 最好就学点皮毛。“我恨芭蕾！”璐用英文说“恨”时很有激情。南丝不在乎地笑笑：“谁不恨？”她和女儿用两种语言说话很说得来，反使她们不针锋相对。别人的英文她不大懂 却懂女儿的。“不过我还是恨它。恨它。”这点璐也是像自己的，恨起来十分认真，爱什么倒是开心的；所有进取发达都是恨在催动，“恨”是桩正经事 而“爱”只需开心 只是一种消磨。

“你想要什么 我要去Macy's退三件衣服。”南丝慈祥地从黑蝴蝶一般的墨镜后面看看女儿，左手柔弱无力地搭在方向盘上，右手去笼络女儿。鲜红的指甲抚在璐的白色脸蛋上。她知道这是

女儿在芭蕾课前的例行敲诈：“你想要什么 妈给你去买。”璐紧咬“恨”字的白齿松开了 懒洋洋地动着敲母亲一笔的脑筋。

凯迪拉克在忙乱的交通里不断停下来。璐伸手在母亲的“路易威登”手袋里翻找胶姆糖。之后塞一张CD到机器里。南丝白了那CD一眼。璐要的音乐都是匪头匪脑 只有前夫那种对女儿的成长毫无教化、也毫不负责的人才会去投其所好地给璐买来：按璐开的清单，一盘不漏地去买。开始他寄 但一旦落到南丝手里 当然是销赃一样销得痕迹也没有，后来他请他两个妹妹开几十英里的车，专程送到璐的学校去。头一次璐在半夜十二点偷偷在自己房里听这类丑恶的音乐时，南丝破门而入。那夜母女俩相互说了些不堪入耳的话 最后两败俱伤又哭到一张床上去了。南丝觉得，前夫对女儿生命先天的参与已被她清除，他却在死乞白赖、无孔不入地参与女儿的后天教化。

璐慢慢有了个好情绪 说：“你要退那件紫裙子？”南丝说：“想来想去还是不甘心——干吗花两百五十八块买呀——过两天说不定减价——干吗急这两天哪？”璐说：“你当时怎么没想到减价？”当时我就觉得这紫颜色特正 特衬我 我一穿上 那帮女售货员都过来了 有一个还问我 是不是做过模特儿……”你能听懂那么多英文？”反正她们是那个意思。南丝一般不计较女儿在兴头上对她的小小戳穿。“那你干吗退呀？”我们一个月买菜钱也不到二百五十八 给车加油也够加十几次了。”璐说：“天天吃了晚饭就啰嗦这两句。”南丝说：“什么时候啰嗦了？”不过她心里明白，她的确在这几天晚饭后自我检讨：把一个月饭钱穿在身上是她持家的一个败笔。“我又不像他们张家人，一个钱在手里都搁不住。”南丝一直把前夫叫“张家人”。这个称呼把所有的低能、怪诞

都提高到血统上去给予否定。她认为这是基因的残次，凭什么博士、博士后都无济于事。前夫的两个妹妹也都硕士、博士了一番，教育是给教育透了，一样的找不着像样的工作，一样的低能租廉价房买二手车。前年新年来请璐出去吃饭也顺水人情地请了南丝。点了几个稍贵的菜，两个女博士对看好几眼，汗也出来了，眼镜都滑到了鼻头上。眼里是典型张家人的窘相，怕钱包里的钱不够招呼。对南丝来说，一切别人看得见的花钱之处，都是正经花销，房子、车、背的皮包、请客、送礼，这些钱都是最正经该花的，都是出汗吐血、打掉牙往肚里咽也得往外掏的钱。尤其请客，就是杀了自己也不眨眼，得那个气派才行。

南丝把紫裙子拿出来，售货员说：“您没看见这收据上的印章吗？是最后减价，不能退。”南丝回头，璐已逃得很远。南丝大声说：“你过来，告诉我她说什么！”璐在这类时候甘愿和她妈根本不相识。南丝看见女儿白得泛蓝的脸上变成红红一层羞恼：“她说我不能退，是吧？凭什么不能退，你给我问问她！”

璐更是一副拔腿状：“人家说不能退就不能退，谁让你当时不问清楚？”

南丝说：“当时我哪儿懂她说什么，你就跟她说，我妈不懂英文，跟她说Sorry，我妈什么也不懂。”

璐站在那里，样子像南丝当众把她衣服剥了。

“过来呀小冤家！”南丝这时看见张家人宁可上当吃亏的没出息德行在璐身上出现了。这就是张家人私下里和璐沟通的后果。璐用那种中学生的厌世和颓唐步子走过来，脸垮着，两肩又懒又烦地晃晃，晃得很大且缓慢，像那种最绝望的Disco高倍数地放慢了动作。璐同女售货员客客气气讨论几句，转头对南丝说：“不能退。”

南丝说：“二百五十八块，又不是二十五块八，讹我们哪？”她知道璐不可指望，横下心拿出自己的英文水准来。她跟女售货员很流利很地道地说了句：“我不懂英文。”接下去就是颠三倒四了，语法是完全免除的。最终她总算让女售货员明白了大意：要么退掉这裙子，要么今天大家都不过日子了。璐看看周围渐渐凑上来的观众，变了姿态，比看热闹的所有人都冷眼，都局外，还偷空瞥向女售货员的眼睛，同她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随她一块耸耸肩，并把眼珠翻上去望望上苍。女售货员有了璐的理解，突然亲切无比起来，对南丝柔声解释这裙子如何皇后般不可一世，这紫色如何是各种冷暖色谱的极致。顶要紧的是，二百五十八其实买的是原价一千三百九十九的货色，您还想降价，难道您忍心我们破产倒闭？

南丝问璐：“她说的一大嘟噜什么呀，骂我呢？”

璐说：“她告诉你原价一千三百九十九。”

南丝说：“一千三百九十九，我发神经啊？”她原路走出商场，原状拎着紫裙子，“二百五十八我都是在发神经——我又不像他们张家人，在中国给中国人欺，在美国给美国人欺。”

璐同她拉大距离，她知道女儿偶尔不高兴听到张家人的短处。南丝从沿途的一些镜子或橱窗玻璃看见自己袅娜如旧日，微微染黄的头发使她比旧日只多一种风情。曾经跳得极马虎的芭蕾，竟都还攒在身軀里，使肌体原先的形态与布局并未随年华流逝而被地心引力所改变。南丝大致消了气。对那女售货员的气，对璐的气，对自己糊里糊涂花出去二百五十八元钱的气。一般来说，不管南丝从何处由何故受来的气，她末了都会气到张家人那里的。而张家人各个不值她去气，顶多值她一声冷笑或苦笑。因此世

道再万恶 南丝总是气不起来的。这就让她有了一大青春保健。她走在璐的右前方 不断停下脚 等璐走近她便摇头一笑：“我真是神经了 二百五十八 等于活活给她们抢了！……”

璐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拿英语说：“闭嘴，好好穿它去美吧。”

在南丝懂得不多的英语中 包括这句“闭嘴”。她觉得这俩字从璐嘴里说出来，尤其魅力无比。璐那细密的晶莹的白牙齿在准确铸压出这俩字时，显出公主般高雅的鲁莽。天生就红雨润泽的双唇 厚薄正合南丝理想的分寸 这一副嘴唇忽然一噉 叫她母亲“闭嘴”没有比这更无邪的样儿了。南丝看着同自己一模一样的嘴唇 咀嚼和吐出这样两个字 两个充满美国式缺心眼的调侃、美国式单纯奔放的粗鲁字眼，她感到一种过瘾。还有那些颗粒完美的牙齿 也和她一模一样。当然 和她没抽烟、没开始因牙周炎而逐渐落齿时的牙齿一模一样。璐说过那么一两回：“你怎么不去看牙医？”南丝的道理很实在 花那种钱——花得谁看得见？！不过她倒在女儿十一岁那年花了千把块，找了个打折扣的牙医，给璐的牙齿做了副矫正器。璐一口天生的整齐牙齿，珠子一样由大渐小地精致排列，使牙医也不忍去赚这笔钱。而南丝认为璐必须戴矫正器 家境好的孩子 各个戴它。南丝悲壮地对 女儿说：“妈吃不起饭也要让你戴的。”这笔钱花出去是看得见的，矫正器在孩子嘴里 等于是妇人们的首饰。

南丝见璐又开始东张西望，脖子又引得老长。女儿已忘了刚才对母亲的仇恨 那副烂漫模样又原形毕露。她步子是散漫的，骨子里却有种悦人的板眼。只要她不留神，她就活活是个十四岁的南丝。璐的好看里是根本没有张家人的份的。一路上经过卖礼品

卖水晶微型雕刻、卖抽象派首饰的店家 南丝都希望璐停下来 看上个什么，她此刻对女儿的心爱也好有个表达。璐走进了一家眼镜店。南丝吃不大准说：“你眼睛好好的……”璐没作理会，只轻声请售货员把一副副眼镜框拿到柜台上来看。南丝看女儿拾起一副白金的 Dun Hill 镜框，手指细细的有些胆怯。一串小银珠子吊着一枚小小价牌 南丝伸目光过去 贵得她不想知道个确切。她说：“这是男式的。”

璐仍不吭声，还是手脚极轻地摆弄着眼镜框。摆弄干透细极的花草标本似的。那手简直就是南丝自己的。璐这时说：“给我二十块钱。”南丝说：“你眼睛不是好好的？”你说的每次上芭蕾课，我可以选一样东西。”我说过不超过十块钱。”上回你欠我 加这回 二十啊！”二十也不够你买这个呀——这是男式的！”“这是名牌 得五百！”还未等南丝的钱包彻底打开 璐的手就上来了。然后她以同样快而狠的动作 把二十元钞票放进自己钱包 走出店去。南丝更吃不准了 跟出来。璐说：“你放心 我慢慢攒。”南丝凶起来：“警告你，你脸上要架那么一副不三不四的眼镜，你可就毁了！”眼镜怎么就不三不四？！”“丑人才戴眼镜——丑人戴眼镜是遮丑 张家人各个都是拿眼镜遮丑！”

女儿又不吱声了，眼睛又六神无主起来，南丝自然明白她心里的主见执著着呢。

九月的一个半夜，南丝坐在床上，两手抱着腿，膝盖支住下巴。她的细长四肢很方便像这样折叠。她想她绝不会主动打破僵局先去找话跟璐说。她望望窗外 过往的车‘刷’的一下；‘刷’的一下，跟沥青路面发出的摩擦声听着像从皮肤上飞快揭下橡皮膏。昨天早上九点来的那个男人是璐的父亲，头发秃掉了头顶的一

块，剩下四周圆圆一圈，同正宗的天主教神父一个发式。有五秒钟 她把他认成挨户串门的推销员。第六秒钟他开口了 问璐在不在。他站在她的西班牙式的拱门洞里 身上没一样值钱的。最值钱的那个博士后学位，也让她丝毫看不出来。她想起十多年前败在这人手里 可真是她一大胜利。她身上的一根金链一块钻石 面孔上的Lancom 面乳和指甲上的蔻丹，以及她身后这座两卧室两客厅、浅三文鱼色的西班牙小楼都让博士后有点眼巴巴的。南丝从一无所有混起，为自己既不靠嫁人亦不靠学位甚至不靠英文就混下这片江山而自豪。除了对那份中文电视台的节目主持工作她轻巧对付 其他事业 如陪罗生打高尔夫或陪郑生骑马 她都尽心尽职，很混出了一些名望。南丝朝这个处于落发季节的职业学生笑一笑说：“哟，你啊 电话都舍不得先打一个？”

“我碰巧来开个会……”

“碰巧我要是不想开门呢？”

“小璐给我打了电话 叫我今天来。”

南丝侧侧脸 把他放了进来。他边认路边往里走。南丝突然快几步 超到他前头。一径的红色仿花岗岩梯阶 她步子不均而踩下半块长睡裙的前摆。她闯进浴室 璐在淋浴。这女孩每早上靠一小时的淋浴醒瞌睡。南丝把女儿扔在地上的睡衣、马桶盖上准备替换的内裤，以及脏的和干净的一共三块浴巾统统抱在怀里，一根布丝也没给璐留下。璐在玻璃门后面熄了水龙头，看着母亲触了电似的动作痉挛，目光中是灼得伤人的激情。南丝把浴室门闭死，听女儿在里面玻璃大叫：“你想干什么？”

博士后这时到达了客厅，将肩上的推销员盛样品的黑布包仍十分敬意地背着。见南丝走来 目光更紧张茫然 像是满心期待下

了飞机 却发现没人接应自己。南丝的面孔浮动起来 运动起一些平时不用的肌肉 笑了个完全异样的微笑：“随便坐吧。”他敬而远之 轻微躬了躬身 表示领情：“不坐了。小璐呢 我们就走。”

“你们私下串通好要出去？”

“你怎么这么说话？”

“那该怎么说？”

“我是她父亲。”

“父亲不是什么官衔 你想做就做 想辞就辞。”

“你的意思是我没尽责任 每次寄钱 你都退回来！”

“退都退回去了 你还好意思来 还好意思暗中挖我们墙脚。看来你们张家人不那么要脸。”

“顾南丝 讲点道理好不好？”

“道理我肯定是讲不过你的 你们张家人学了一大堆学位 就是为了在道理上都讲得通，道理上做得都漂亮，道理上你们不输给任何人。当然不跟你讲道理——你们暗中合计我 把我娶进张家门 又把我踢出去 坑了我一辈子 道理还是你说得好听……”

“就算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我总还是孩子的父亲吧？”

“你连丈夫这份活儿都辞了，我以为你连父亲的活儿一块儿辞了都不干了呢！”

“南丝 你替孩子想一想……”

“就是替女儿想 我才不能让你跟她来往 你是什么东西 你自己好好问问自个儿，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坑了我还没完还要坑我女儿……”说到这里南丝一阵气不够用 颠了一下，哇 地哭出来。

浴室里有声音了。璐‘ 嗵嗵 ’地捶门 喊：“我要出来！”博士后

所剩不多的头发一根根全竖起来的样子，两个厚眼镜片寒光闪烁：“你把孩子关在哪里？”

“我关她？——璐要出来你自己出来！”南丝拿餐纸擦着流到嘴唇边沿的鼻涕。她手很准，不用镜子也不会把脸上的妆擦花。“璐，有人说我把你关在那儿，我关你了吗？”

璐开始捶门，踢门，整个楼的玻璃都咯咯响。这位父亲是一副冲锋状态了。南丝伸手去拎他风衣的后领：岂轮到他来这儿做救世主！博士后并不是她稀薄记忆里那个秀才，甩身就把她甩出去几步远。她也就很合情理地往地上一坍，同时抓起拖鞋砸过去。拖鞋是银色的，有个水晶酒盅似的跟儿。鞋跟儿命中了博士后那清丽如女子的眉毛，不幸错过了他从七岁就开始用来遮挡单眼皮、塌鼻梁的眼镜。浴室里还是‘噔噔’的。博士后更来了拼死搭救的劲头。南丝抓起钢琴上一只水晶刻花酒瓶，马上又想到划不来。打死打不死此人不配这么好的东西。再说是郑生送的，为让她偶尔给他斟斟‘梅姿’或‘柏根底’^①。她的手改道去拿景泰蓝烟灰缸，反正罗生要陪她一块戒烟了。

烟缸砸得不好，准准砸在璐的肖像上。是何生认璐做干孙女那天请人给璐画的。把璐画成德加画中的芭蕾女郎。镜框玻璃迸裂成一朵僵滞的礼花，就差落英缤纷。三人都静了一刹那。又开始和动作时，博士后已到了浴室门口，一掌打在门上。门给打出条缝，立时又被狠命抵住、关紧。随后是一声很脆的金属碰击，璐在里面上了锁。南丝见前夫蒙在那里，脸向着锁着的门缝：“小璐？……”他以一种陌生的笨拙的哄慰姿态，轻叩一阵，轻喊一阵，门

注：Merlo和Bergandy是两种法国红酒。

仍是关得严丝合缝。他扭脸来看南丝，目光已是相当讨教的了。南丝拿出一副冷艳的胜利表情：“是她自己锁的门吧？”

“小璐怎么了？”他不得不接受这份陌生。

南丝看见博士后感情上受的这一记打击更为致命。这就对了。她看着前夫悻悻走下梯阶，心想她即兴设置的隔阂效果极佳。然后她回到客厅，看见前夫单薄的身影不久混入了三个街口外的唐人街人群。她深深感觉他的不重要；他和那一个个拎着塑料购物袋的人群一样对她无关紧要。更无关紧要。

从那以后，璐和她停止了对话。璐连拿她取乐一番，刻薄一番的兴趣也没了。罗生来吃晚饭，璐叫了声罗伯，把嘴角两个酒窝现了现，算是给了罗生面子。南丝递递眼色叫罗生逗她说话，罗生意识到母女间有了别扭。一向风趣的罗生说出很失败的笑话，把他自己窘得哑住。换一天是郑生来吃晚饭。郑生话原本就少，三个人只有开电视吃饭，那里头不相干的话至少也能填些冷场。郑生走后，剩小半杯酒，南丝虽不爱酒却总对爱酒的郑生常剩个杯底子有怨。她仰脖子灌药那样把剩酒喝干净，感觉璐在偷偷瞅她。她讪讪一笑说：“都是很贵的酒。”璐把眼睛转开，还是没话。若在平常日子，璐会有一两句尖刻的玩笑或一番恶心作呕的滑稽表演。

到了第三天晚上，南丝开始失眠。合眼的一会儿全是些活生生的梦。天将亮她浑身酸痛地起床，觉得女儿这样熬她，是没灭净的那点张家基因开始作祟。她洗澡洗头，化了很精细的妆，全副武装去跟璐和解。想到做人做得这样到位，未了还是败给张家人，还得为了张家人跟这小冤家低声下气。一股绝望涨上来，她望着清晨新鲜的太阳，嫩嫩的阳光在她两汪眼泪上打颤。

璐也穿戴好了。一身紧裹的小衣小裙，上黑下白，头发揪在后

脑勺上，用一只蜜色的大夹子夹住。黑上衣与白短裙之间是必定要有个肚脐眼。南丝感到璐今天的装束是很挑衅的。是激她发言的。她威严而祥和地说：“不记得你有这么短的裙子。”璐听不见她，对着粘在冰箱上的小镜挤鼻左侧的一粒粉刺。“挤了要落疤的。”璐仍是主观上听不见她。“挤吧——一个痘一个坑。”若在平时这话要让璐跟她耍半天贫嘴笑闹到叫肚子酸的。这时璐却只在镜子里自我挑剔自我欣赏。南丝一点趣也没讨到说下去只为了自己下台阶：“好了好了你个小暴露狂快上车送了我事还多呢！”南丝搁下手里的咖啡站起身伺候地等着。璐又在镜前磨蹭掉三分钟突然拎了书包“噔噔噔”下楼去了。似乎南丝的等待、伺候、催促跟她都无关她或急或缓自有她自己的钟点。

晚饭是从外面叫的一个沙锅和一个荤炒素。南丝跟里跟跄地摆碗筷右手按着胸口。那样按着显然是帮忙喘气的。璐偷偷看几眼南丝的蓬乱头发，显然在床上与病痛有过一番挣扎。她见母亲连一口饭也吃不动，回床上瘫着去了，每个喘息都带着惨惨的小调儿。璐悄步走进母亲卧室半启嘴唇乱被单里卧的南丝相当垂死地对女儿笑笑。

一夜南丝都听见卧室门不时给无声推开。璐在黑暗里听一会儿母亲旋律单调的呻吟，再惴惴地退出去。璐明白母亲的病痛主要是心碎所致南丝就是要她明白这一点。第二天一早南丝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在厨房忙璐的早饭。璐一进厨房就说：“你脚趾甲什么时候涂成那个颜色啦？”南丝心暖得差点嚎啕。女儿与她的和解每回都是以挑剔开始。博士后已经是她们母女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人物了。

电话账单来的时候，南丝发现有个号码重复出现了起码二十

回 其中有两回超过六十分钟。她把璐叫到客厅。“你坐下。’璐看一眼账单“干吗？”我有话问你。坐好。”我打电话了。”得自相濡以沫的默契使她们之间不必把重要事件、人物具体化。

很大一个冷场后 南丝手按着胸口说：“你知道他是谁人吗？我本来不想告诉你—— 南丝用力抬起眼皮 看着自己的眼睛在璐的脸上朝自己看回来 眼皮上那道折痕深进去。她想看看璐究竟能不能吃得消。然后她决定不管十四岁的女孩能否吃得消了。

“张家人是很混蛋的。学者世家—— 她的冷笑仅是鼻翼向两边一扩张“，又没用又损。他们家肯定早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 帮他把我骗到手 好让街坊邻居 亲戚朋友看见 他挺正常 照样娶媳妇生孩子 然后把我踢掉 把我们踢掉。”

南丝那样用力地看着璐，看着自己端正的鼻梁在璐那里成了精品。她顾不上璐会怎样了。她自己在知道真相时也有刹那的天旋地转。璐这时的目光移向茶几中央的水晶玫瑰球上。罗生带来的两打红玫瑰插在那里，一朵也没开 直接要过渡成干花了。

“他不是个正常的男人。这个秘密我是两年前才知道的。璐的目光在屋内所有陈设 物件上飘飘、落落。母亲的话是一切美丽静物的话外音。

“他是个同性恋。”南丝用冷静客观的声音说。

璐还是看着别处：“造谣。”

“璐 他和一个男人同居了七八年。”

她看女儿这时两双脚跟逐渐抬起，力量逐渐移向脚尖，它们变成了芭蕾舞者的足部雕塑。璐旁观者似的，看着这双脚玩它们自己的。南丝知道璐肯定在天旋地转。

“那又怎样？”女儿忽然向她转过脸 声音不狠 神色里也没有

崩溃的征兆。这倒正是使南丝心烦的。她一时间突发奇想 张家这桩勾当甚至连璐也参加进去了，仅仅她一人是牺牲者。

“璐 你知道？”她看着璐。璐又把眼睛移出她的目光控制。女儿淡漠地摇摇头 没劲的 没兴味的。“他们张家太不是人。”南丝告诉女儿他们是怎么干的：为了向社会提供一个伪证而撮合了一场婚姻 利用一个女人的虚荣 她的出国梦想，“那时舞剧团的都兴找硕士、博士 出国留学的……”她说得手脚冰凉。璐的脸从来没这么个白法。她再次肯定女儿在天旋地转。

璐安静得可怕 眼神不再飘忽 变得很直 似乎在使劲认清这个丑恶的秘密。而她自己 尽管美丽 却是这丑恶秘密的成果。“你想想看，”南丝自语：“他居然还要来做你父亲。”璐起身，一切都让她没劲的样子。南丝却有把握璐垮了。

璐睡了一整天，下午五点被南丝叫起来洗澡、更衣。要赴罗生家的圣诞Party。璐一直没说过话。不过她本来也没太多的话 这是罗生、郑生 以及何生宝贝她的原因之一。璐洗好梳好 穿上南丝替她选好的紫红丝绒连衣裙。她乖得南丝心酸。当然是她明白从此没有一个暗中保护她、顺从她 与她暗中做伴的、大致算个父亲的人可依靠了。也没有张家那一家子的博士们，那两个戴厚眼镜的姑姑暗中做心理靠山来对母亲居高临下了。她楚楚可人，是因为她知道了自己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个丑恶秘密的偶然果实。南丝想到璐如此认识了自己，如此默默地接受了自己，太令人痛楚了。南丝跪坐在茶几边 用一张黑白细格、印有“Sacks Fifth Avenue”^① 的包装纸包装礼物。礼物是跳蚤市场买来的领带、丝巾、

注：美国一家高档商场。

胸针。璐太了解母亲这两下子了。所谓花钱花在看得见的地方 南丝买贵重的包装纸是舍得。

两人上了车后，璐请求南丝去市区弯一弯。南丝在那家眼镜店门口停下来 璐进去了五分钟 手里拿着个黑丝绒盒。南丝一眼认出它是什么 那副五百块的 白金镜架。南丝问她这么贵的东西是做礼物吗 璐说那是她自己的事。她自己攒的钱 可以花在她高兴的地方。南丝顾念璐这一天的心灵摧残 没等女儿请她“闭嘴”就主动闭了嘴。一定是璐送给罗生的圣诞礼物。女儿知道郑生、何生已渐渐退出了画面，不再愿意做罗生的替补。

九点半Party分成小帮小帮的闲话了。罗生客厅的尺寸相当奢华。旧金山海湾地区一百年前造的房才有这样阔绰的空间。这个海湾城市的陆地那时还不像今天这样紧俏。南丝从一小帮人打点到另一小帮。人们都明白 距离升任这房子的女主人 南丝仅是一步之差。而保持这一步距离的并非是罗生 竟是南丝自己。她要女儿看清母亲的孤寡是一种何等纯粹的境界。是牺牲的境界，张家人一手造成的牺牲。她也要张家人放明白，他们一手造成的损害不那么容易就被修复 她一日不改嫁 便让他们一日亏心 让他们欠她。养育璐的工程是南丝心目中最为壮丽的事，她不要任何人来参与。她或许最终会成为罗生Party的女主人 那要等璐完全成形 有着像她一样成熟的世故。

璐坐在壁炉边的地毯上，两条基本成形的腿盘向一侧，身子坐向另一侧。南丝看见她自己的姿态幽灵般附着在十四岁的东方少女身上。璐不在听任何人说话 六神无主地自我消磨着。南丝一手拿银咖啡壶，一手拿银奶罐 走到壁炉左侧的麻将桌边。南丝的前夫碰巧与这桌的两个客人是相识的，因此他在这里已经给人们

叫得很熟。都叫他“张博士后”把那个“后”字叫得花腔戏调 随着就是很坏的哄笑。南丝跟着众人笑。“南丝啊 听说他来旧金山是想找事做？”在北卡罗来纳 博士后是混不下去的。那地方多正统 豫咱们这儿——年年还有同性恋大游行呢！”游行就光彩啦？旧金山的风气就给这种人搞得不成话！”

南丝感觉罗生在说这话时，璐朝这边瞅一眼。

“他去面审的那家公司 老板跟我熟得很。”南丝说，“来我们电视台做过广告的。那老板最见不得同性恋。”

“我要是你啊南丝 就跟老板揍他一本。”一个戴翠镯的女人说。

“我倒也不想敲他饭碗 就怕他住到一个城市来了 对我璐影响不好。”

“你呀南丝 怎么不想想 他坑了你一生 你坑他一回 还不够意思？”一个戴三克拉钻戒的老女人说。

“太够意思了——女儿养这么大 没要他一分钱！”南丝每说到这句话 人都高了一截。“现在冒出他这么个想当爸的来了！”

“要是你啊南丝，就告诉他，女儿没你份，是我偷汉子生的！”翠镯女人说。

“其实啊 也不必去和那个老板通风，”一个细皮白肉的男人说，“老板自己要不了多久就看出博士后是什么货色。这种人我五分钟就看透了！”

罗生说：“我只要三分钟。”

麻将桌“哗啦”一声。南丝一看 有人把深绿桌毡掀起来了，一桌象牙质麻将牌全朝着戴翠镯和戴钻戒的女人泼去。麻将牌泥石流暴发一样 砸在人脸上、头上、大笑未及收拢的前门齿上。罗

生首先认出亡命徒是璐。“这丫头怎么这么捣蛋！南丝两手都中了弹，银器倾翻，咖啡和奶油交融一体，立即被银色地毯饮进。戴翠镯的女人莫名其妙地格格直乐：“璐，你妈没输钱！璐两手抓起桌上残余的麻将，抓得那么满，麻将将从她指丫缝龇裂出来。她脸孔一点也不狠，比平时更没劲的样子。她把两大把上好象牙质地的长方形飞弹照准翠镯女人的鼻梁投去。

“撒的什么野！”罗生叫出一条陌生的嗓门来。南丝从未听过的一条嗓门。她顾不上去看人的伤势怎样，或是罗生的面子给伤得怎样。她的眼睛完全给女儿吸引住了。璐的眼睛黑白反差极大，她却一向认为璐有着与她一模一样的棕色眼睛。博士后的悲哀目光从璐面孔上直射出来。

南丝把璐塞入车内，拿安全带绑了她，自己小跑着绕到另一边。刚开车，璐已松了绑，跑到车后排座上。南丝吼了几声：“给我坐回来！”却像在与自己抬杠，半点结果也没有。璐两只瘦瘦的脚丫鹰似的抓住座位边沿，奇长的腿与上身不合比例地打个对折。两条臂膀抱腿，头抵在膝上，一副蹲监的样子。她梳理光洁的一根马尾辫被南丝适才揪散，一缕头发不知怎么到了她嘴里。璐的样子可怕起来了。

车驶在凌晨的高速公路上，上了山顶，山下的城市灯火比平时密许多。圣诞饰灯在人们睡去后仍喧哗着。

南丝往后视镜看一眼。璐的眼睛垂着，看不出是否对自己造成的那场祸害有认识。有认识也晚了，罗生是不要再看见这个装乖装嗲的小匪徒了。“你给我听着，顾小璐，你现在的样子跟张家人一模一样，恶毒、古怪，看一眼就让人讨厌！”南丝知道，这话说得过分了，但她明白它是最能刺伤璐的。璐尽管对母亲从不以为

然 但南丝非常清楚 她把母亲当作这世上惟一的依傍。她本来也是她惟一的依傍。那亲密只有她们自己懂得。那亲密可以使她们恶言相向 相互任性 相互容不得彼此 相互施虐。璐听了母亲此番仲裁性的话便开始抽泣 然后 抽泣成了狂野的激情的哽咽。

南丝瞥见右边座椅上的那只黑丝绒盒。她伸手将它抓过来。现在事情都清楚了，那不是璐为罗生准备的圣诞礼物。她以尖利的红指甲扯开金色饰带。

“你不准动它！”璐从后排扑过来 扭住她的手。她用英文说：“这是给我爸的！”

这是南丝头一次听她说“Father”。璐把“MY FA-THER”都说成了大写字母 黑体的 报章首条标题似的。

南丝也来了一股野性的激情。她撕开璐的手 打开丝绒盒 果真是价值五百的白金眼镜。五百块 璐得舍去多少个卷筒冰淇淋，多少璐心爱的珊瑚、牛骨、铁皮或者鲍鱼壳耳坠。五百块 可以遮掉那个丑人多少丑。南丝不管璐怎样跟她玩命 掀一下电钮 窗玻璃降下来了 她把眼镜 嗖 地扔出窗外。

璐突然停止了哭泣、抢夺。两秒钟的真空 璐转身去开车门。南丝在她的手扳住门把时及时将 幼儿保护锁 锁住。她大惊自己的反应力还这样年轻。璐却再次朝她扑来了。“Stop the Car! … STOP!”

车在公路边上打个旋，被南丝及时勒住。而它却朝公路内侧的山壁而去。南丝感觉它舞蹈了一下，完成了翻滚。

晨雾从山下的海湾升起。璐从菱形的车窗爬出来，看一眼夜壶形的车，看一眼身前身后冰川般的路，又看一眼母亲草莓状的脸。南丝眼睛睁开，看着璐头朝地脚朝天地沿公路走去。

阿曼达

韩森面孔上一共有三种气色 灰、白、淡青。于是也就有了三个相衬的表情 不动容的五官平铺在那儿 眼皮松弛到极限 目光有点瘫痪。这个表情在她二十四岁时被他看成稀有的宁静（我知道他想用的形容是‘圣母式的’）。这时她四十二岁 佩戴这表情和灰灰的清晨脸色 是令他敬畏的。韩森上班前的脸色转亮 他知道那是她涂了底色。这样就开始了她很正式的法律公司职员的一天 眼睛、眉毛、嘴角 都用着一股力 微笑也带着一股力。他到她的公司办公室去过一回，见她清亮的白脸蛋儿上肌肉饱胀着，语言、笑容 与同事的一两句调侃 都在她白色光润的皮肤下被那股力很好地把握住的。她倒一点不冷落他，忙进忙出不时总会给他偷情似的一笑。只是眼珠子的笑 很霎然的，一个妩媚划过去 只有一次 我在一个Party上 看见韩森对老杨这样迅捷地妩媚过）

但他在她办公室就只敢坐在指给他的那张椅子上，坐得四方四正，心里并不为有这样练达、强干的妻子得意。以后再怎么也不去她的公司了。尽管韩淼那次回来带种怂恿的意思告诉他，公司里两个女实习生说他“可爱”。她是故作怂恿的，知道也不会把他怂恿得怎样，乐得大方一回。他在半夜十二点半下班回到家时，韩淼是洗得过分干净而有种微微发青的肤色。她总是靠在床头看书，发青的脸上，所有对他的不满、怜悯、嫌弃、疼爱都泛上来。她面孔这时真不好看，所有的好看都失了踪。他一般到卧室点个卯就去厕所。小便、刷牙、洗澡，看看韩淼看剩的报。她一般在他进卧室报到时就身子往下一沉，沉进被子里，同时一手熄床头灯，表示她等待他，为他熬夜，情分尽到了。有时她会在被子里对厕所说：“杨志斌，给你留了饭在冰箱里。”

他们一直跟大学里那样连名带姓地称呼对方。有时他想，到老了他俩还会跟大学同学似的。这样反而浪漫，一生一世的做同学。

“杨志斌，这么晚了，烟就不要抽了嘛！”韩淼在床上叫，声音跟办公室里很不同，既无助又权威。对抽烟的恶感，是韩淼和美国女人学来的文明。

他赔礼地说：“就抽一根，上班六个钟头不能抽……”

他在一个办公大楼上班，穿件紫红制服，手里拿个报话器。旋转玻璃门边置张桌子，下班时间过后，进楼的人必须在桌上摊的簿子上签名和记下进出的时间。有什么事报话器是通警察的。上班快一年了，杨志斌不知“有什么事”会是什么事。进楼的人像看不见他一样直接到簿子前签名。有不知规矩的，他只需小叫一声：“Excuse me! ……”那人便拐回来，还是跟没他这个人似的，直冲

那桌子和簿子去，刷刷划上名字。即使他谦卑的手指点出他签错的位置，还是不能使他的存在获得承认。那人抱歉地笑笑，纠正自己，嘴里客套两句。抱歉和客套也不是具体的，有针对的，总之他是在人们大而无当的无知觉里尽职。

韩淼又叫两声“杨志斌”。他有了一点讨厌的心情，却不完全是在讨厌妻子。他走到阳台上。阳台很小，像国内所有人家一样，这阳台是狭小空间的一个挣扎。在美国，他们的居处没那么挣扎的，不过是舍不得阳台冤枉地空在那儿，这里的中国人家都不习惯在空间运用上太挥霍，有车库的人家车库常是盛剩余物资的，车却泊在公用地盘上。实在盛不下，就举办个“Gafsgge Sale”，或是“Yard Sale”。一间车库的东西全倾倒出来，开肠破肚般的，花花绿绿的杂碎铺出偌大一摊，改朝换代的家具、衣服、成年的孩子们曾经的玩具，骑过的自行车，主妇们图便宜买回却不想活受罪去穿的各种高跟鞋。杨志斌逛这类旧物摊子是享受的。他有次买回四张塑料餐椅，椅子腿一条不残，一共才花了四块钱。韩淼听了价钱，快乐得人都轻盈了，利落地把它们擦洗一新。现在这些椅子一只擦一只，擦在阳台角落，上面还放一只装满旧书的纸箱。紧挨那一对仿青铜的天使，也是从某家的“车房拍卖”买的。其余是一些旧厨具、餐具，两个台灯，一对蜡盏，还有一幅镶在镜框里的佛像浮雕。零零碎碎的是些瓷花瓶、水晶摆设、几打音乐磁带和两把吉他。一只没有梳妆台的梳妆凳，粉红夹银花纹的缎面，温柔得不够正派。大部分东西是直接从别家车库搬进这阳台的。没多少花费就把阳台堆个半满，韩淼和杨志斌对这点很知足。至于每添件东西就多一层尘垢的积攒，就少了几度活动半径，他们不以为然。他们还尚待发现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就像那次在迪妮斯家看

到的那气魄很大的空荡，四千尺的屋几乎什么也没有，墙都空出来挂画，地板冷傲闪光，托着无比精细的一块绿地毯，很遥远的，摆了沙发、椅子。一行楼梯旋上去，旋入一个炮台似的小格局。（我听迪妮斯说人睡在那上面。韩森和杨志斌为如此荒诞的空间运用几番交流眼色。从迪妮斯的Party回来，韩森对杨志斌说：“摆两个篮球架，迪妮斯家可以赛球。”杨志斌直是感叹地摇头，不屑评说地苦笑。他们去过现代美术馆，几幅画是大小小几张帆布，上面涂了白颜料，画框却是煞有介事，一点不偷工减料。那时杨志斌刚进入“伴读”角色，到美国不满一礼拜，韩森告诉他，画这些空白的艺术家很有名，这个画派也有说法，叫“Minimalism”，就是表达的无限缩减，简化成零，相反零又是无限的表达。韩森在跟他讲解时，她自己也是没半点心服的。她和他的认识最后统一了，认为那类画家在拿全人类开玩笑（韩森告诉我，迪妮斯的房就让他们想起那派被称为“画”的空白来）。

烟抽到一半，杨志斌想起阳台也不是抽烟的地方。楼上一家人打过两次电话来，请他不要在阳台上吸烟。烟冒到上面去，把三个孩子两个大人给祸害了。电话是和气的，第二次比第一次还和气。女主人他是见过的，见了便笑，牙齿全笑在脸外面。三十八九岁，牙上还箍着金属矫正器。跟她女儿一样，未来会有个矫正过的标准笑容。

杨志斌掐掉烟，很不舍得外面凉而辣的空气，慢吞吞拉开门。忽听见楼上也在开门、关门。楼上人家不知谁又给他无辜地祸害一次。说不定女主人专到阳台上等着捉拿他这股烟味的。脚步在他头顶吱吱地走走停停。听也听得出，那是拥挤热闹的一个家庭，也是不荒废任何一寸领土而放满新旧家具和摆设。也跟他两口子

一样 在憋足劲存钱 存够了去买个带车库带小院的宅子来 好有更大空间去填塞（迪妮斯那样阔绰的空间的确有些不成话，我们中国人觉得住在塞满家什的地方比较安全）

每天早上，杨志斌在韩淼忙乱梳洗时一动不动地醒着。她是免不了搞出颇大响动：冰箱门是甩上的，杯子底也必得砸一下桌面，所有化妆品被拿起被搁下也是非得在假大理石的盥洗台上磕出声响。每一样响动都让他躺得更静止 呼吸也夹紧。韩淼吃完早餐进卧室来换衣服，动作也是响的。卧室里淤积了一夜他俩的气味 此时已成厚厚沉淀 被她的动作搅起一股股风。不仅仅是妻子一个人在响，她只是整个主流社会响动的一个细节。主流社会的每一分子都在同时间，不同空间做着完全统一的一套集体动作。这套动作是程序化的 机械的 因而是极为靠得住的。主流社会成员们在各自小格局里弄出响动其实是遥相呼应的，是被一根无形指挥棒指挥着。因此韩淼响动得理直气壮，她拉抽水马桶的那种果断 带点发泄意味 其实是巨大集体音响的一个细小和声。她是有道理发作的；一个家庭的经济主力完全有道理“刷啦”一下，一拳捅进外套的袖管 将两腿踹进裤腿 两脚登入皮鞋 弄出皮肉与其他无机物的摩擦、碰击之声 都是有道理的。尽管她主观上一点没有发作的意思。韩淼最后看一眼床上的丈夫 目光温存，躺得再死他都觉得出它的软和、温存，如同母兽出猎前对犊子的一个温情回眸。之所以有如此目光，也在于韩淼对自己不幸有如此的动物母性而无奈。因而她一早上的摔摔打打，那与庞大社会主流里应外合的种种响动，以这一温存回顾而收了场。她心疼他：他一表人才，正当年盛，曾在社会中在事业中在女人中处处找到位置，此刻却在这个社会声势浩大地进入趋动程序的早晨，蜷

睡在局外。他浓黑油腻的头发之下 那曾经标致的脸容 过多睡眠形成的永久性睡眠不足，是韩森看不得的。多看她心里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愤怒。不光是对杨志斌愤怒 好像有一大堆东西 比如时运、环境、宿命的暗中摆布 包括她韩森自己 都要对眼下这个令人既嫌恶又怜惜的杨志斌负责。这个胆怯得连在人前说英文的胆量都没有的杨志斌。韩森在他绝望地支吾英语时，偶尔心里会有另一个杨志斌 弹吉他、唱歌 歌是英文或西班牙文 他并不懂词儿 却给他唱得很漂亮。杨志斌学过六个半月西班牙语 就够他拿来玩了。在他那儿什么都是好玩的 弹几下钢琴、吉他 写两首没韵亦没标点的诗 球无论是踢的是打的 他都在行。所有的东西他一玩就会 会了就成功。杨志斌和韩森在大学认识的时候 他身边一圈女同学，他的容貌和才能其次，首先倾倒她们的是他的好玩。

妻子高跟鞋叩地板的声音沉寂之后，杨志斌会好好睡一觉。妻子化了严峻的妆 穿着带垫肩的衣服坐在读《华尔街报》股票章的人群里。地铁载了满满一车皮如韩森这样的律师助手，公司大大小小的经理、秘书，推销部门具有进攻性、征服性的男男女女，银行老老少少的出纳。杨志斌感到妻子以及同类过的是专业生活 而自己却过着业余生活。他什么专业也没有 在专业人员过专业生活时给余了下来 睡觉。他不知该和谁归为一类 大概是十点以后把孩子们推到马路上的女人们。对于她们 他都只能旁观。一天他看见一个女人从马路对面的旧货店出来，推的婴儿车里装满旧衣旧鞋 婴儿被这堆旧物挤到车子最前面 两个腿挂在外面。他想这女人一定是个用人。他马上为自己犀利的洞察得意，紧接着他为自己有了如此的窥视癖好而恐惧。

杨志斌趿着鞋，走到厨房，想收拾老婆早餐后留下的一个盘

子和一个杯子 还有桌面上一层烤面包渣。还是算了 这时忙给谁看。家务常是积存起来 在韩淼眼皮下做 这样不显得他那么游手好闲。转而又想 一个大男人要把家务做给老婆看 以证明自己并非无用 他心里出现个要哭出来的笑意。他拧开煤气灶点了根烟。这时楼上那家的女人正从窗下走过，忽然斜扬起眼睛对他笑笑，说了声“Hi！”紧跟着出来了她的女儿。小姑娘有些肥胖 有着婴儿般无意识嘟起的多肉嘴唇，眼神也未跟上她的成长，与她早熟的身体差距很大，因此她看上去是个误制成妇人的巨大娃娃。母亲和女儿穿得一样没老没少 都是短裙子 短线衫 不当心都会露出肚脐眼。

（我见到这对母女是出事之后 母亲因痛哭无度而鼻青脸肿，女儿正在粉刺的恶性感染阶段，并且两人脸上的妆都给涕泪弄得泥泞了 我无法识辨她们美或丑的程度。）

杨志斌上午十一点钟的这顿饭是早午饭，就着电视节目吃的。他是有什么看什么 有什么吃什么。正吃 听人叩门 再听听，是叩他的门。门开了 楼上那三十八九岁的母亲站在那儿 问他肯不肯帮忙把个床垫抬上来。她的微笑由于牙齿上的金属矫正器而闪烁不定 身体拧向楼梯 只把面孔正正地朝他。她的姿态是半个撤离 半个期待。他没多想就跟她去了。他和女人搬床垫时 女儿不声响跟在后面。近了杨志斌发现小姑娘是混血 那父亲的一半，显然是弱势。母亲说自己叫波拉 女儿叫阿曼达。他顶着几乎全部倾到他这端的分量 说他姓杨。女人倒退的步子踏空一个台阶 借题就笑起来，牙齿的金属矫正器不给那笑任何束缚。他视野边缘的阿曼达很看透她妈那样盯了波拉一眼。波拉笑到尾声时说：“这种活儿我都是自己干 今天是第一次找到帮手。”这个来自东南亚

的形状不错的矮胖女子在他眼里渐渐变得美丽，这使他非常意外。

杨志斌对女人表示，床垫由他一人搬会省事，两人配合不好反而拉扯得很累，他左手越过头顶去抓床垫的边沿，右手向下尽量拉长 钩住另一个边沿 如柱子撑起半片倾斜的屋顶。他的高大与矫健突然就出来了。女人过火地表示惊叹 表示折服。她火一团地不离他前后左右，一会儿一个“当心”，一会儿一个“留神脚下”。

到了她家门口 女人却不让他卸 让他接着往高处走。他并不反对将这顶天立地的造型再持续一阵，便向四楼攀去，骡子似的不打听意图。他来美国做妻子的伴读快两年，从未在人眼中如此有用过。女人驱着他一层更一层地登高，阿曼达仍哑着半启的嘴唇相跟，一直到了楼顶平台。平台上有个小储藏室 对于他又是个意外。女人说房东只给她一个人用这储藏室。她说话时眼珠润滑，要让他明白，给她恩惠的可不止他一人。她顾不上自己前后的话已出了矛盾，几分钟前她还表示她是怎样哀婉无助的一个女子。

储藏室和他家的阳台一样，塞的都是从车库拍卖来的用物和摆设 别人生活的残渣。杨志斌明白这张床垫不会超过十元钱 也可能是夜里从某家门口白拾的。女人问是否耽误了他的要紧事，他说他白天不大有什么事的，除了一周三个下午去移民学校补习英文。她没听懂 请他“宽恕”再说一遍。他那点英文语法马上瓦解 支吾得更可怕 讲到一半就放弃了。杨志斌回回遇到这情形就这样求饶地笑笑 随后便灰心得很，一句话也不想说。几次参加韩森的 Party 都这样 三五句说下来 他感到别人必须屈就地伺候着他讲英语 他要让谁听懂就得累死谁。于是他连忙投降 挫伤的灰溜溜的感觉马上飞涨上去。

当天傍晚杨志斌逆着下班的主流社会去上班，太阳正和他的视线平齐。无缘无故地，他感到有件好事情发生在这个白天里，但并不对自己坦白究竟什么改善了这个寻常的一天。绝不止楼上女人给他的那些笑。对波拉那些笑他是能识破的，女人最便当的能源利用。韩森生来没这类能源，因此他得吃许多苦头去读书，一分艰辛都节约不下。他坐在办公楼大厅里，一直在弄懂自己在为什么秘密而快乐。

九点钟所有办公室空了，就连男女间本分之外的交往也结束了。或公开或避讳地成双或成单地向他有口无心地道“拜拜！”目中无他，仅是手朝他的方向搔几搔。然后收垃圾的老头推一辆卡车拖斗般的垃圾车进来，两脚水般深深浅浅地踏过平滑的大理石地面。他们极少交谈，却有极好的相处。老头有八十岁了（我见过这个叫阿里的老清洁工，基本是一部淫秽粗鄙词汇的活字典），三十年前他在垃圾里发现一包现款，有两千，老头当下就把钱交还了。以后的三十年里，这幢十二层高的办公楼的朝朝代代都拿老头做圣贤人物。他再老再贪杯，做事说话再邋遢，也不炒他鱿鱼。老头的酒气够一个大厅盛的。有人说老头的拾金不昧是醉酒所致。

杨志斌总是替老头打开侧门。老头酒意正发作到好时候，满心都是音乐，口哨吹得如同短笛。吹的是一支东欧波尔卡。老头听过杨志斌流落美国的缘由。杨志斌告诉老头自己是博士妻子的伴读，有个没得挑的知识分子妻子。可老头对他的来历和他成就辉煌的妻子忘得很干净。隔一阵再问：“你见鬼的跑到这个操蛋国家来干什么？”老头从来没懂过一个女博士生的陪读是个什么性质的角色。

杨志斌偶尔想到陪读二字的意思，觉得有趣。伴随或陪衬。一个女人要做状元，她的男人做书童，搭个伴，或者也有壮胆、解闷、哄慰等功用。有他，人们便觉得韩淼是个完整的女人而不是那类女光棍。总之陪读有它次要却不可缺的职责。陪读的本职之外，他顺便挣一份菲薄薪水。韩淼有次看见了他薪水支票上的数目，吃一惊地问：“这就是你一月挣的？！”听去似乎在控诉这社会对他的糟践，亦似乎对他的低能恍然大悟。大学时代，他是中文系的主角，她是外文系的龙套，韩淼占足上风却还拿出是“鸡不和狗斗”的风度，反而心爱她的弱小，渴望她的傍依。从韩淼对他薪水支票上那三位数痛心疾首，他从此便不把薪水支票带回家，直接把它送进银行，尽量无痕迹地让它混入两口之家的公共收支。

（有次我和韩淼及其他几个女友逛商店，扯起各自男人的优劣。女人跟女人常是把男人的自尊一撕到底的。谁说韩淼福气，老杨人多好啊，又帅，这句‘又帅’惹得韩淼脸一长，眼皮耷拉下来。眼下生活，男人的好看似乎从他价值中减掉了几分实惠。）

十一点五十分，杨志斌熄了大厅的灯，赶紧到马路上点上根香烟。一种很内向的快乐来了。它比先前更内向也更快乐。一下子，他想到那桩发生在白天的，无法命名的好事情究竟是什么。阿曼达。阿曼达在霉气烘烘的楼顶储藏室里看他一眼。正在她母亲喳喳地跟他讲左邻右舍谁谁投机现货，谁谁的姘头开本茨车，谁谁家煮猪肚子煮得一个楼污糟气，又说整个楼二十四家房客她就只看得上杨志斌两口子，最是体面、文明。就在这个时候，阿曼达抬起她肉嘟嘟的脸蛋，两只茸毛环绕的混血鬼眼睛直往他眼睛里找。他想不起是否见过比那更真诚简单的眼睛，但也是不无见解——对她母亲坦荡荡的庸俗，她到杨志斌眼里来找同感、同情。

十四岁肥胖的小姑娘的目光是那样绝对的黑白，超过她一身生命的母亲，同杨志斌的目光邂逅并马上达成协议：对这样一个自以为十八妙龄的三十八岁女子，就只好忍受她。怎么办呢？只能忍受。

他觉得一天的最后几分钟里吸的这几口烟异常美味。回家路上他步子迈得不如平素那么快。韩森倚在床头忠实的、礼节性的等待不再那么紧要。夜晚空气清冽，烟丝的苦辣进入他的口腔，在他体内水墨般晕开。那么单纯无辜的眼睛莫测之极，他带着近乎罪过的感觉回味它。这小姑娘是早熟还是晚智，他对此完全无经验。

韩森这天晚上回来得也很晚。杨志斌到家她正在卸妆，脂粉溶解使她五官也随之溶解，一切他所熟识的都变得隐约。她去赴晚会，现在已不再事先通知他。韩森模糊着一张面孔在前领路，领他到客厅去，让他“惊喜”。沙发背上搭着两条一模一样的领带，美国国旗的三种颜色。韩森说：“……还有赠品，我拿了两条领带，本来是赠给女宾香水的。John要香水给他女朋友，我跟他对换了！”她从透明包装袋里抽出领带，在杨志斌下巴颏下比画。这样他一生一世都可以省下领带的开销了。领带在旧货店也往往是最不旧的东西。

这夜是杨志斌先滑进被子。韩森跟了来，凉手摸摸他的脸。凉脚指头圆如冷水珠，触在他也很凉脚上。韩森觉得两个人在这个钟点凑齐不容易。她轻声说：“杨志斌？”他觉得这样的凑齐的确不容易。他把一条膀子抄到她肩膀下面，把她和他兑上缝，等着火候。常常是火候老不到。不过韩森体谅得很，学到博士的女人都没太多生物性的。不行，她也不施施技巧，帮帮他。她这样的女人越

来越表现自己作为女性的兴趣、价值都不在这方面，她已远远超过女性与生俱有的功用。他无望地感到自己越来越不行，而她也明白他不行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俩就把两具身子合得很好，谁都没有下一步想法。曾经杨志斌和韩森都把它当作玩，那是很早的曾经了。

星期六上午，杨志斌去楼下捡免费报纸，在楼梯上遇见了波拉。波拉说：“你唱得那么好哪，还弹吉他呢。我有个朋友开夜总会，唱卡拉OK十八块一个人，其他地方二十呢。”杨志斌搭讪地说：“真的？”她又说：“你唱得这样一流，大概他肯给你白唱的，说不定给你钱赚的。”他想说夜总会这种地方和他无缘，夜晚是他上班时间。何况妻子认为出入夜总会的人都是人品或趣味上有疑点的。但杨志斌知道自己讲不清楚，即使讲清了话也可能是没轻没重的，会伤了波拉的好意奉承。她还在赞美他的西班牙发音，舌头打滚打得多么好。他面孔一烫，笑容似乎被另一些肌肉驱动，有些不适。他想他和妻子的时间老凑不到一块，倒是和波拉凑得很准。

当夜杨志斌和韩森被惊醒。楼上什么东西摔碎了，女人的哭嚎飞溅起来。杨志斌噌地坐起，韩森大睁眼睛，看着微微打颤的天花板说：“人还是牲口，打出这么大的动静？”她一把抓起床头的电话，杨志斌问她打给谁，韩森说：“警察呀——叫他们等天亮再闹！……”她见杨志斌穿着睡衣趿着鞋出了卧室，便扔下电话喊：“你干什么去？”他不答，拉开门往外冲。韩森也是睡衣拖鞋，却已追不上他。杨志斌一步三格登上楼梯，韩森忘了他原是有两条勇猛矫健的长腿。韩森在他身后压着嗓门喊：“少管人家闲事！……”

感到楼上那屠宰般的惨号宽宽裕裕盖没了自己的声音，便只得跟到楼梯拐弯处，看丈夫用发音很次却声气威严的英语请里面的人立刻把门打开。

里面静了一瞬，又翻天覆地起来。伴随肉体撞击之声的是波拉的哭叫：“……你个狗娘养的再碰她一下我杀了你！”然后是一声“砰”！听去像很重却很软的东西被抛起又坠地。坠地的显然是波拉，她接着便敞开嘹亮的嗓音喊“救命！”

杨志斌更重地叩门，喊已变成了吼：“请立刻把门打开！”他来不及分析里面的冲突是什么性质，但他预感到它的乌七八糟的复杂，并且它必定和阿曼达有关。整个楼都被惊动了，二十四户人家都半开了门，一些脑袋和面孔出出进进。这事他们本来并不十分麻烦他们，除了杨志斌和韩淼，这楼上各家不时有内乱出来，也总是关门治理。而由于杨志斌的出面干涉，把这场家庭危机变成全楼公众的事。并且杨志斌讨伐的不是这家人对公有宁静的破坏，而是此门内有一份公道等着他去主持。他第三次叩门时，里面其实已鸦雀无声。

韩淼距他三个台阶之遥，打着又轻又狠的手势命令他撤退。他却感到这戛然而止的寂杳更加不妙，更加需要他揭示出一个究竟。穿着睡衣睡袍的人们在他身后，似乎已通过了无声的选举，正等待他杨志斌的率领，去为这道门内的弱者做主。

杨志斌感到自己代表着本楼的当局。他又一次果断地敲门，喊话：“请立刻开门！”

静杳里，一个男人在门内问：“谁，有什么事吗？”

韩淼很快看了一眼杨志斌：竟像什么也没发生，竟是我们生出事来打扰他们的太平了！她真的怀疑刚才的惨烈呼救是二十四

家人同时发生的幻听。

杨志斌被男人冷静正常的提问也弄得怔了。但波拉刚才的呼喊使他感到一定存在着什么危险，危及胖姑娘阿曼达。那天在楼顶储藏室里，十四岁的女孩决不会平白无故地那样看他一眼。很长很深的一眼。他再次举起拳头 敲出警长的不容分说来。“开开门！”

门竟平静地打开了。一个小个子男人在走廊的灯光里，全楼居民大部分知道他的身份：波拉一家的赡养者。男人虽瘦小却匀称，将波拉这样的女人拎起来再甩出去是不在话下的。他的英文不比杨志斌好，便不妨碍他拿这语言来自如地推销二手车、调情、多礼或无礼。这一口坏语言使他有种别样的生动。他流利地解释了阿曼达如何作恶多端，如何撒谎成性。

波拉此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句：“你这个凶手 你这个屠夫！”

小个子男人就像没听见，对杨志斌所代表的全楼公众道了句：“晚安！就要关门。杨志斌自己也没意识到他会在整个事件趋于收场时来了这一下：突然挤开小个子男人，进入了这个五口之家的内部。和他自己家一样 门厅左边 即是浴室 右边 厨房。小个子男人在反应当中，杨志斌已看见一个几乎裸露的女性身体佝偻在洗脸池边上 冲洗涂了一脸的血。他认出那是阿曼达。背心式睡裙只剩一根布筋挂在肩上，小姑娘左手拉扯着半片前襟，右手捧了水往脸上浇洒。阿曼达听见响动回头，杨志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双眼睛，那纯粹孩子式的受羞辱的眼睛。

小个子男人用他流利无比的坏英语告诫他，私闯民宅他可以请警察的。

杨志斌竟听不懂他呱呱呱地在叫什么，满心都是阿曼达那束

目光给他的酸楚。他突然感到阿曼达和他一样，都是自身存在环境之外的人。这样一个单纯无比的阿曼达，怎么会属于这永远弥漫着椰油、薄荷、茵香等热带食品烹饪气味的居处呢？阿曼达被动地被加入这个五口之家，正像自己被动地被安置在一个丈夫、一个夜晚守门人的职位上。他这时看见了波拉，她在听见杨志斌进门的当口窜回卧室梳了两下头，换了件桃红睡衣，抹了一抹口红。

波拉听小个子男人一再威胁杨志斌要叫警察，手抓起电话便朝男人掷来。另外两个孩子也出现了，一点表情也没有，猫一样的陌生目光盯着杨志斌。波拉欲向杨志斌说什么，嘴角一撇，眼泪落了好几串。

“我教育孩子，她就同我打！”小个子男人说着，提起袖子，给杨志斌看那上面的抓痕。是波拉长而艳丽的指甲留下的。

杨志斌听见韩森在楼梯上叫他，嗓音显得教养十足。

阿曼达仍保持那个姿势在冲洗，几乎给他个脊梁。她是出于自尊。这一屋的人就她还在乎自尊。

电话没砸中小个子男人。他偏一下头躲过了。他和波拉打这类架都打油了。波拉身体一蹶一蹶地叫唤：“叫警察，叫警察呀！”她的样子几乎是快活的，下巴颏、胸脯，整个上半身都送出去，眼看就要招来一场新揍。杨志斌及时挡在了小个子男人和波拉中间，手截住了那只不大却有着足够摧毁力的拳头。杨志斌吃力地将那拳头捺下去，却作出毫不吃力的样子。他抬起头，见阿曼达正看着他，一手扯住睡衣，一手用块湿毛巾捂着鼻子和嘴。毛巾浸透了血。杨志斌头一次感到自己在一个受伤少女眼中的形象，一个很好的父兄形象。

他平息了这对男女，说他可以开车送阿曼达去趟医院。阿曼

达眼睛在浸血的毛巾上方眨巴着 然后 摇摇头。小个子男人一面套上外衣一面说：“送医院也轮不上你送啊。阿曼达 去穿衣服！”

女孩向卧室走去，完全以她自己的节奏。出来时身上换了外出的衣服 鼻子与嘴仍蒙在血巾子里。他关切地看着女孩。女孩把他的关切完整地接受过去。

他回到家时韩森已在床上扁扁平平地躺好了。他挨着她躺下 说：“在我面前还想抡拳头 诶他还不跟玩似的！”韩森没什么态度地躺着。他忽然很想紧紧抱一下妻子。他抱了 很紧 同时有了下一步想法。他感到韩森的消极、温顺就很好。

星期六上午，楼上的小姑娘阿曼达来了。杨志斌正要去图书馆，系了一只鞋的鞋带。女孩不太理会女主人客套的盘问，回她道：“和你先生约好上中文课。”杨志斌这时站在狭窄的门廊里 差点“啊？”一声出来。他、妻子、小姑娘阿曼达此刻在门廊残存的夜色中站成一个队伍，只有阿曼达脸蛋上有大片的光。小姑娘的眼睛是五岁孩子的 那么信赖。小姑娘从什么时候开始 又为了什么 给了他这份信赖，他无从追究，也不想追究。她不能背叛这信赖。他还有种家长般的、护短似的责任感。

妻子转脸对丈夫发出一声惊叫：“怎么没听你说起过？！”

他说：“啊 是。没顾上说。”他越过妻子在暗色里带一层薄薄白光的黑发看到阿曼达那里。女孩圆滚滚的双臂松弛地将一个海蓝的大笔记簿兜着；肉嘟嘟的两颊，神色有种不经意和坦白。杨志斌瞬时有了种情愿，参加到女孩的谎言中去。模样神态如此天使般的阿曼达的谎言能谎到哪里去呢？他对妻子的盘问也变得坦白和从容起来 说：“反正我白天也没什么事。在国内我也教过书……”

妻子迅速转向小姑娘：“我听邻居说，你父亲是中国人。从香港来的？”

阿曼达说：“他是中国人没错。他不是我父亲。”

韩森问：“常来看你妈的那个人，不是你父亲？”她飞快看了杨志斌一眼，意思是：“这戏够大了吧！”

阿曼达说：“他是我妈的前夫没错，但他不是我父亲。”

韩森顺着自己的女人天性，多疑而好奇地紧追下去：“那你父亲是谁？”

小姑娘停顿住了，却并非由于难以启齿。韩森希望杨志斌和她一块欣赏这出戏的新波折。

阿曼达仍是在杨志斌眼睛里找什么。她说：“我父亲不是我母亲的丈夫。但他是我的父亲，没错。”

韩森在心里搭起一道逻辑演算公式，忽然发现小姑娘兜了她一圈。小姑娘毫无谎意，却十分狡黠。她看一眼丈夫，意思是：“多么错综复杂，不好玩了吧？”

杨志斌已迷失在妻子和小姑娘几来几去的某个回合中。他只想小姑娘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信赖给他，女孩又隔着妻子向杨志斌看。这一眼使他看到她稚嫩的内心已经有了痛苦。这时阿曼达说：“我的继父是中国人没错。不过我宁可跟讲得更好听的人学中国话。你们是从北京来的，不是吗？”

韩森说：“噢，原来你们约好了。”她放进阿曼达去脱那只已系好鞋带的鞋。韩森要看看这形势究竟怎么了——楼上那个见人就热络，并且有串门、帮忙、扯生意上的皮条等习惯的波拉很令人头疼，她想弄清杨志斌是否堕落得竟和那个性感的二百五拉扯上了。或许小姑娘是两人拉扯的中介。韩森当时对我说及此事情，认

准主角是幕后的波拉)

阿曼达并没有马上走进来。她平平稳稳脱下白运动鞋，用穿白棉袜的脚把它们轻轻踢到墙根 踢踢齐。然后她走到客厅里，一步一步的 像个迟到的学生而整个教室都静止下来 看着她。韩森和杨志斌就那样静止着。

阿曼达问杨志斌她可不可以坐在地毯上，听说可以，便坐下来。坐得很成方圆的 端正齐整地盘起两腿 两个溜圆的胳膊肘恰好端放在腰子形的玻璃茶几上。韩森想在弄出分晓之后再去看图书馆。楼里传说着小姑娘挨揍的原因：她把一只奇肥的蟑螂放在小个子男人的咖啡里，并一口咬定那蟑螂自己爬进去寻死的。楼里人还传说小姑娘的亲生父亲确是那个老香港厨子，每次来看阿曼达和波拉时总拎一摞外卖的白盒子，沉甸甸的盛满海鲜或肉食。

阿曼达把那个蓝色笔记本打开 纸面爬满黑色、蓝色、红色的中国字。一个字重复好几十遍，下一个字都比前一个字大。字全是一副冥顽模样 无知无畏 偏旁部首都给肢解了。

韩森用中文问每星期上几次课，杨志斌顺口就答：“就这一次——星期六，上午十点。”韩森立刻转脸去问阿曼达 这回是英文：“每礼拜几堂课？”杨志斌看着专注地在簿子上画字的阿曼达，心想 完了 她的回答很可能与自己不同。阿曼达却仰起脸 无邪之极地朝韩森看着。韩森把问话重复一遍 眼盯死杨志斌 让他无法与阿曼达攻守同盟。女孩说：“就这一次——星期六，上午十点。”她以英文一字不改地复述了杨志斌的回答。他想 世界上果真有如此的默契 而不是巧合 便是太珍贵难得了！

女博士兴致与狐疑都消沉了几分。她问阿曼达要不要喝水。女孩说：“有可口可乐吗 多多的冰！”韩森给她毫不推让的爽气弄

得一恼 同时也一乐。这么大的块头枉长了 脑筋如此简陋。进厨房去拿饮料之前，韩森对丈夫摆摆下巴，让他也来。

杨志斌一进厨房，她便关上门，问道：“付你多少钱一个钟点？”

杨志斌说：“咳 再说吧。我闲着也是闲着。”

韩森说：“噢 钱没说定哪？”她神情姿态里出来一种他从未见过的锋利。他想 这就是妻子未来的样子了，一个绝不让自己客户吃亏的女律师。韩森从冰箱取了听饮料 又去取冰块：“我就知道这女人早晚要祸害到我们家来！还好没付你钱，现在你就去给胖姑娘下课。现在就去！”

他眼巴巴看着妻子 走投无路地进进退退 忽然说：“波拉不是帮你买过两张特廉机票吗？”

女博士说那是她犯的第一个错误，从此便给这女人插进一只脚到家里来了。这楼二十四户，各色人种，哪家没她插的一只脚。韩森对这种别的本事没有只有一身女人本事的女人小瞧透了。她手指点着杨志斌说：“你等着 不会有什么好事的。”

她拿一个玻璃杯盛上冰，抓起可口可乐就去了客厅。他跟了出去 也觉得韩森说的‘不会有什么好事’似乎说中了什么。他和这个小姑娘从一开始就有‘不是好事’的征兆。

以后的两个月里，楼上女孩阿曼达每星期六上午来跟他学中文 学毛笔字。韩森照例去图书馆 也照例中途折回来两三趟 不是忘了眼镜就是忘了钥匙，有次实在没什么可忘的，便闯进来拿起门后挂的雨伞。他懂得韩森是为他好 也为她自己好。护着他不让他落入波拉的圈套（韩森说她开始以为小姑娘阿曼达不过是她母亲的一个圈套）

一天下午杨志斌在洗衣房里碰上波拉。她说阿曼达每天下午放学后去给四楼的一家看孩子，挣了钱来上杨老师的课。杨志斌感动得哑了，半小时后才恢复了语言功能，将英文句子在心里结构了又结构，咬文嚼字地对波拉说：“是鄙人荣幸。”

波拉瞠目微笑，不知他指什么。他以为这句话仍不够正确，想重来一遍，记忆里的词汇却流散了一脑子，怎样也捏不出个把句型来了。波拉看他的样子好玩，那么大个子会羞涩成这样，手便抓住他裸露的小臂，看着他眼睛说：“那天夜里的事，谢谢你保护了我们娘儿俩。”

韩森说她决定搬家了。地方她已看好，在太平洋高地的脚下，但说起来可以告诉人家：“我们住在太平洋高地。”那是居住的一个名品牌。据说那里的某一面墙上偶尔出现三两笔涂鸦，立时就会有人打“涂鸦热线”去检举；那种惊动好比在别的区域发生枪战。杨志斌听说此区的房租昂贵，便问韩森看好的那处租金是多少。韩森捋一把他的头发，笑笑说：“你就甭管啦，你操心也没用。”杨志斌马上明白，他每月的三位数工钱原本是不能蒙混过妻子的知晓，无法避免她心里的感慨抑或怜悯的。他托在韩森颈下的胳膊渐渐僵冷。事实上是韩森把近六尺的他搁在她的翼下。于是韩森张开羽翼护着暖着六尺男儿杨志斌的形象在他脑子里怎样也挥之不去。它成了他亲近、爱抚妻子很大的一个打扰。起码这天晚上它很打扰他。又进行不下去了，那个“不行”向他全身输散着一股麻痹，他就只好无进展地搂着她。

韩森还在说着搬家的事。她说那地方是不如这地方宽敞的，不过邻居里绝不会有波拉这样的品种。她还说搬家前东西实在搬

不完 可以举办个“Yard Sale”二手货卖成三手货。她又说：“再不搬 楼上那母女要搬进这里了！”杨志斌不高兴她损阿曼达。不过也只能在心里不高兴，一声不吭。他吭不吭声没什么不同 韩淼挣的钱去付那高昂的代价让他去跻身名品牌人流，现成的好日子，他该有的就是一份现成的感激。

第二天下午，他清扫了房间，又把晚饭烧好，转来转去地思忖 该在哪里抽支烟。韩淼对烟味越来越敏感 晚上回来能大致嗅出杨志斌在白天抽了几根烟。阳台也不行，波拉会打电话提醒她小儿子有哮喘，电话又往往被韩淼接去，波拉口气再软韩淼也认为给这女人在文明教养上钻了空子。韩淼心里，波拉一家勉强可以给划入文明教养的最低等级。

杨志斌便下楼去 先在信箱里取了邮件 然后走到马路上 边看邮件边抽烟。邮件都是毫不具体 毫无个人色彩的。都是从不知是谁的手寄出 寄到不论是谁的手里。没有面目的投寄者称他“亲爱的杨先生”或“亲爱的杨女士”抑或“亲爱的客户”，于是作为收信者的他面目混乱抑或是面目虚无。翻到最后一封，是手写的笔迹 他心一乱 拆信封的手指头竟也乱了。一眼就看见了开头的一行：“亲爱的杨志斌老师”。是阿曼达写的 整封信是英文 只有他的名字是中文。他忙掐灭了烟，将信笺塞回信封，然后四周看看。杨志斌不知道自己这样四周看看是什么心理。

他很快回到自己公寓，房间里有些暗，但他并不愿拉开百叶窗。在床头的台灯光里，他一字一字地读完了这封来自十四岁女孩的信。内容极其简单，就是告诉他星期六晚上她的学校要开一次家长会 她请求杨老师去参加。读是全读懂了 可却是不大有把握这个懂是真懂，没有比这些字句更简单直接的了，就像没有比

阿曼达更直接单纯的女孩了。问她喝水吗 她便大大方方说：“要的，有COke吗？”问她要吃冰淇淋吗 她也不推辞地说：“当然。”说她的衣服好看 她就马上说：“谢谢。”但杨志斌觉得对这个稍稍肥胖的女孩仍欠缺一点懂得。

他在房间里踱了几趟 不知该怎样拒绝女孩的邀请。她的信赖已令他有些吃不消了。拿了这样一份信赖不可能没有后果的。把这样一份信赖接受下来不可能撇开与之相连的责任。要不要这责任呢 杨志斌站定在屋中央 恐惧地想 他对阿曼达从一开始的另眼相待便是出自于喜爱 他居然在那天晚上 波拉的男朋友揍阿曼达时 挺身而出地将这暗藏很深的喜爱暴露出来。也许其他人并非悟到 但阿曼达自己肯定是认识了。在那之后每一次的上课 她眨巴着毛茸茸的大眼睛 把那喜爱一步步证实，一点点加固。

这正是他对阿曼达欠缺那一丁点懂得的地方。而他对自己的不懂却更深 因为除了不安 烦躁 他身心里那股内向的喜悦在游动和循环。门铃“叮咚”一响 真正的扣人心弦。

门外是波拉。杨志斌赶紧出去 省得她进来。波拉穿健身房的紧绷绷的紧身服，一部分肉体被收缩，另一部分肉体无可避免地被挤压得漏于那收缩之外。于是长度不够的波拉身上呈出恶狠狠的肉棱。她问他是否收到了阿曼达的信 笑成很调皮的样子。他支吾着说收到了 可他星期六晚上必须上班。波拉啧啧地说：“阿曼达不要里昂去！”里昂便是那投机倒把卖二手车的小个子男人了。“阿曼达越来越没法和里昂相处了。到了这个岁数的孩子 简直就是小魔鬼 从来弄不清她脑子里是什么玩意儿。我知道 她是嫌里昂不够好看，小姑娘这方面的自尊心都是特别强的……”

杨志斌肯定波拉絮叨的远比他耳朵捕捉到的多。她一再强调

阿曼达对他的尊敬和信赖。这尊敬和信赖令他羞怯却也欣慰。波拉又说：“就说你是阿曼达的伯父好了……”他插不上嘴，面孔上的笑容是明显要把这样神圣的身份谦让出去。他可以有一堆借口，请不出假，妻子不愿意，英文太次，去了也是又聋又哑等于摆设。无意中抬头，他瞥见三楼的楼梯口，阿曼达趴在那里往下看，看着他，眼睛比平常紧张，似乎她或生或死都是他看着办的意思。

他满嘴托辞待他张口时却成了应允。阿曼达的脸立时缩了回去。紧接着他听见她向楼顶跑去，脚步一路撒欢。他不再留心波拉啰里八嗦的谢辞。只想这事怎样才能和韩淼说得通。他想让他喜爱的小姑娘阿曼达再好好地信赖一次，让她天真无邪的虚荣心好好地满足一次。

杨志斌和阿曼达约好在学校的停车场碰头。小姑娘化了妆，高高束起长发，又在脸畔垂挂几绺散发，用发胶做成葡萄藤状，颇牵人心。她看见他马上跑上来，看得出她前一秒钟还在焦心，他会食言。他穿一件从旧货店新买的深蓝西装，仅换了一副锃亮的铜纽扣上去。纽扣是崭新的，从一家车库拍卖会置回了一整盒，包装尚未启封。阿曼达说：“你看上去真酷！”他笑笑，有点担心进入不了角色。

阿曼达这晚上话很多，满口中学生的激烈词汇，他多半不懂，只看她眉飞色舞，比手画脚便很有趣。其实这些表情是波拉的，但在女孩这儿却自然而可爱。阿曼达走得先他半步，他的眼睛避不开地要去看她浑圆的一段脖子，也是茸乎乎的，皮、肉、骨的关系和成年女性很不一样。

一些家长也正朝教室走。一位父亲的手搭在女儿的肩上，侧头听她说着什么。这个姿势是可以借用的。杨志斌便将左手抚在

阿曼达脖子和背交界的地方。女孩看他一眼，他笑得很慈爱。阿曼达很快摆脱了腼腆，接着去讲他们孩子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他的手触摸着女孩那块肌肤，轻不得重不得，似一种享受亦有些受罪。

家长会只开了半小时，是关于一次周末野营的会。散会后杨志斌对阿曼达说：“我先送你回家。”小姑娘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回家。他支吾一会儿，感到要把这事用英文讲清难度太大。韩森知道他星期六晚上若值班的话会到下半夜才回家。现在只有八点，至少要到哪里去混掉四小时。

阿曼达快乐地说：“酷！那我也不回家，我带你去好玩的地方！”

杨志斌知道果真这样事情可能会出在这里。但他又有几分好奇，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快乐谈不上，却有什么使他振奋起来。近两年的伴读生活，杨志斌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振奋。阿曼达领路，他把车一直开到太平洋边。浪很大，铺天盖地。每个浪头蹿起，小姑娘就尖声叫着，往他怀里躲。他敞开西装的前襟，让她把整个身体躲进来。这是个发育过剩、弹性十足的女性身体了，只是小姑娘对它的觉悟还远远落在后面。她在他怀里动弹不停，快活得拳打脚踢，胖嘟嘟的脸蛋表示，这晚的一切都好玩死了。

冷得不堪了，杨志斌被阿曼达领进一个吧。她说她妈妈和里昂带她来过这里。桌子靠窗，可以看见大洋里庞大的礁石被月光照得嶙峋古怪，礁石上淋漓着白花花的海鸟粪便。凶险和美丽有些慑心慑魄。她给阿曼达点了杯梅汁，给自己要了杯啤酒，又为女孩叫了一盘墨西哥玉米饼脆片，蘸新鲜的“嘎楷毛勒”^①。他居然能

注：一种热带果实 Avocado 与鲜辣椒制的佐酱。

独立地称职地点饮食 主人翁似的拿主意 这感觉相当好。阿曼达把主权都交给他，征求她意见时她便快活地点一下头，那神态像小孩学大人 又像大人装小孩。小姑娘的眼睛跟着他眼睛 非常希望他认为她很乖。因此他便给了她一句：“你是个乖孩子。”女孩快乐透了，进一步希望她的一招一式都引起重视和喜爱。显然是从来没人这么拿她当回事。突然间女孩启口道：“我爱你。”

杨志斌害怕了。转念想到这岁数的孩子把什么话都讲得过重 爱这个 恨那个。他一面给自己压惊一面问：“你还爱什么？”小姑娘不假思索地说了一串：BradPitts 哈根达斯冰淇淋、弟弟、妹妹、某某某同学。顿一顿又说 她还爱没有里昂的日子。他问：“你不爱你妈妈吗？”她说有时候还行。

十一点刚过 杨志斌付了账领着阿曼达出来。她说下次还来。他一心一意启动着一九八九年的“丰田”对女孩说他们下月要搬走了 小姑娘顿时静下来 过一会儿她问：“搬回中国吗？”

他忘了“太平洋高地”怎么说 就只好不置可否。

“我巴不得也去中国。”小姑娘说。

他觉出她声音的异样，扭脸看她，昏暗中她圆圆的轮廓像个胖天使。之后 他就看到了一颗眼泪。真想不清楚 这小姑娘会为他心碎。什么时候他已放弃了对付那常常作怪的老引擎。他嗅到小姑娘的发胶和廉价香水的气味。

在回家的路上，杨志斌不敢想象刚才和这十四岁女孩揉成一团的竟是自己。

（韩森对我说 假如杨志斌当晚出门前不对她撒谎 而是照实说他去扮演‘伯父’参加家长会 那事不可能发生的。她说说不定也会让他去。会有一场别扭但最终会让他去的。若是那样 他们就不

必在外面消磨一个晚上，不会出现那样的紧急事变。)

杨志斌在五月十八日这天下午和女孩阿曼达在楼顶储藏室里约会。三个月前他替波拉搬上来的这张床垫竟会派上如此的用场是他当初怎样也没有料到的。一切又正是从这床垫起端的。他和小姑娘的事韩森毫无觉察，每天的话就是嘱咐他如何打包，留什么卖什么。阿曼达星期六来上课，她也不再中途折回窥视破绽。其实已无课可上，小姑娘来了只是眼神呆呆地坐在那里，他抱抱她，她也由他抱，眼神只呆呆的。她看见客厅擦着大大小小的纸箱，忽然问说：“你撒谎。你不是搬回中国。”

他悲哀地看着她，想说有什么不同呢，却想不起这话怎么说了。

小姑娘这样子发呆，仿佛在对整个事态做了反应。这桩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尚未判断出它是好是歹，自己对它是喜欢还是憎恶。她生来就是个反应迟钝的孩子。她看见纸箱子上搁着把旧吉他，走过去，手指弹出‘嘣嘣’的响声。杨志斌把吉他拿过来，唱着弹着。阿曼达听了一会儿，凑到他身边，头伏在他肩上，眼睛更呆。杨志斌觉得这事不三不四的，但也算是一场恋爱。想到‘恋爱’二字，他鼻子猛一酸。

星期日一早，韩森和杨志斌把阳台上的二手货搬到楼门口的马路上去卖。波拉和小个子男人里昂走过，看了杨志斌一眼。他觉得这两人是特地跑来给他这一眼的。韩森跟他嘀咕：“这两个最热衷买二手货三手货的人，怎么今天没胃口了？”杨志斌没心思与她搭档揶揄。

又过了两天，杨志斌一直没见到阿曼达。他忽然想到她的学

校野营的事。又是两天，杨志斌意识到自己已陷入了对阿曼达的思念。这思念强烈、凶猛，每个细胞都在极苦的期盼中鼓胀得要裂开。这是他和韩淼在此地的最后一周，周末韩淼请了几位朋友吃饭，因为这些朋友第二天要来帮忙搬家（我也在被邀之列）。

朋友们到的时候近中午，按了十多分钟的门铃也没人应门。人数渐渐在楼梯口聚齐了。正议论着韩淼如此有谱的一个人竟把大伙给晾在这儿。门却开了，里面走出一对男女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女人和女孩一直在哭，脸上的妆稀里哗啦。韩淼垂头跟在他们后面，对朋友们道歉，说出了件意外的事。今天只好取消聚会，家也不搬了。

杨志斌是星期一晚上被捕的。他自认为的一场恋爱被警方叫做“诱奸”。她以为小姑娘能为自己的身体和感情做主，警方却告诉他，她尚未到做主的年龄。替她做主的是小个子男人里昂，还有波拉。

出庭之前杨志斌一直没有见到阿曼达。从原告席上站起来的年轻女子已是杨志斌不认识的了。她比阿曼达成熟老练，消瘦了许多，婴孩般的胖脸蛋不见了。是个有了些经历和磨难的小妇人，苍白而倦怠，两只眼睛更大，却失去了天然的茸毛，取而代之的，是被睫毛膏做成的黑色荆棘，和她母亲一模一样。那憨态的、无意识嘟起的嘴唇也不见了，嘴唇是精心摆出的形状。年轻女人在受到众人关注时的一丝得意使那嘴角微微使着劲。然而她蜕变成了一个多么美丽的女郎，目中无人地扫视全场。

韩淼这些日子在朋友们家里诉说她和杨志斌的感情。她变得碎嘴唠叨，一说就从大学一年级她初识的那个风华正茂、品学兼优的杨志斌说起。朋友们从来不知道她心底不但没有对自己丈夫

的轻蔑，有的竟是这份根深蒂固的崇拜。她一家一家地跑，说是喝杯水就走，却往往是三四个小时坐在那儿谈那个才貌双全的杨志斌。人们开始有些怕她，尽快告诉她他们手头不宽裕，只凑得出三两百块给杨志斌做律师费用。韩淼为乞来的这点帮忙会潸然泪下，更是停不住口地说她如何理解，信赖杨志斌，他完全是落入了一个陷阱，那对狗男女看中老杨的厚道来陷害他。她一再说起曾经英俊、正派的杨志斌，女人们都默默为他害相思病：“你们不是都看见了，就是到这个岁数，他还是少有的帅，对吧？”人们奇怪，韩淼说起杨志斌的英俊来不再有那点难为情。

开庭前，韩淼对杨志斌说：“不管判你什么，我反正会等你。我知道，这事不能全怪你……”话未尽，眼泪已流一脸。

杨志斌纳闷，妻子这张泪水纵横的面孔没给他的心多少触动。他觉得他真正的痛苦和创伤，她并没有懂。他自己并不见得懂。在和阿曼达度过的那些好时光中，在他有那股深深的喜悦时，他似乎是懂的。

杨志斌的辩护律师是韩淼老板的同窗，曾驳回不少已成为定局的案子。他手里有一件重要物证，就是阿曼达给杨志斌的亲笔信。它可以说明女孩的主动；她远远不是在杨志斌手里“失去童贞，身心健康受到重创”的牺牲品。他至少可以把杨志斌的案子从“诱奸”辩为“性骚扰”。界定两者是“进入”与否。杨志斌听着这个被作为法律术语的“进入”在律师口中来回翻炒，最后炒出个无嗅无味的结论：“进入”没有发生，因为原告缺乏“进入”的证据。就是说，处女阿曼达在何时何地失去了处女身份是完全无法追究的。

在律师呈出阿曼达的信时，阿曼达朝杨志斌望了一眼。这一眼与他俩头一次相望几乎一模一样。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默契

答对。却有一丝不同 那便是女孩目光中的苍凉 对世态炎凉有所领教的凄楚。她美丽的眼睛以这目光发出长而深的叹息。杨志斌几乎恨起这个越说越在理，越在理越不依不饶的律师：他当众把小姑娘的那点隐私出卖了，小姑娘对‘亲爱的杨老师’的情谊和信赖被辜负了。杨志斌于是开始痛恨自己，小姑娘那蒙昧赤诚的信赖怎么如此轻易地就被他这个四十二岁的男人窃取了？之后就是利用 就是辜负 然后是出卖。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背弃那一段美好的忘年情谊 相互残杀……

轮到检察官驳证被告律师了。他说到杨志斌“以教音乐为诱饵”时 被告律师制止住。律师纠正道：“是教中文 不是音乐。”

检察官毫无表情地说：“这是谎言。”

律师问：“此话怎讲？”

检察官告诉全体陪审及法官，女孩阿曼达绝不可能跟杨志斌学中文 理由是 阿曼达不但懂中文 而且精通中文。

律师笑了，是对于荒诞的傲慢笑容。他说：“请问有证据吗？”

检察官示意阿曼达起立，递给她一张中文报纸。他向大家解释 它是当日的报纸。阿曼达挑了一段文艺刊的散文 轻松流畅地朗读起来。那是段优美闲逸的文字 虽被读得字正腔圆 却不知怎的添了一抹异国情韵。

杨志斌木讷地看着少女苍白的侧影，嘴唇那样伶俐。韩淼在他后面 呼吸止住很长一段 再有气喘出时 便像看恐怖片那样带着毛骨悚然的战栗。

杨志斌希望阿曼达再能看他一眼，他或许能从这一眼中得到哪怕百分之零点一的解答。少女却再不回头，于是他离彻底的迷惘又进了一步。

十五个月后杨志斌刑满释放，妻子韩森已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拿到了执照。她说她已准备买一栋房，新的开始在那儿等着杨志斌。他告诉她他是多么领情，不过他已拿定主意回国，回云南老家去。韩森问他是不是觉得在朋友那里抬不起头，他很想说，谁是我的朋友，但他想想，算了，便眼睛看着别处摇摇头。韩森跟我说：“他那样子好可怜哪，就像国内那时候‘冤假错’给整傻了的人！”她伸出手捋了捋他花白的头发，又摸了摸他白胖的脸，告诉他那个阿曼达心理肯定不正常，听原先那些老邻居说，女孩不到十岁就开始看心理大夫，还听说她有一任继父是中国北方人，大概她从他那里学的国语。

就在杨志斌打点行李，办理离婚手续，各处打听买廉价机票的时候，他收到一个电话，是阿曼达打来的。她问他可不可以见一次面。他马上说可以。阿曼达问什么地方，他说市中心购物中心的地下咖啡厅。一秒钟的沉吟，她说好的。女孩嗓音中已完全没了曾经的嘎声嘎气。

阿曼达迟到了十分钟。他见她的惟一目的就想弄清她究竟为什么毁坏他至此。看见一个染了头发、臂膀上刺青的美丽年轻的女人阿曼达，他想想还是拉倒，她成长成眼前这个阿曼达，其中必有他的喂养。她说里昂买了房子，他们搬过去有半年了。他随口问那地方叫什么。她说了它的名字。他心忽地一动，那地方到这里要开三小时的车。阿曼达告诉他，她一清早被她妈差到加油站旁的小店买牛奶。一个加油的人和她搭讪。那人恰是开车来旧金山，她便搭了他的车来了。她笑笑说她身上只有一加仑牛奶的钱。

她坐在小桌对面，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告诉他这些。

这时他忽然意识到 她讲的是中文 无可挑剔的中文。

（今年初，在一次交通阻塞中我发现旁边一辆车内有个面熟的侧影。我落下车窗叫了声：“老杨！”竟真的是杨志斌。他说他在一家中国人的超市做工，并请求我别把与他的邂逅告诉韩森。韩森以为他早已回国，并因此而如释重负。他说我是惟一知道他“黑”下来的人。再想多谈 他那道车流松活了 他的车渐渐消失在前方车的巨大群体中。从此没有任何档案，记录证实他的正式存在。他的非正式存在对于一切人，包括美国的移民及税务系统都是一个秘密。他对自己从前生命痕迹的抹煞，或许是他惟一能获得的自新。我——他秘密存在的惟一知情人意识到 他似乎是自由而洒脱的。在如此广漠而黑暗的自由境界中，他或许连阿曼达带给他的那种深含耻辱的畸恋也不需要了。）